狼女

傑克・威廉遜著
李莫邪 譯

台灣新生報 出版部印行



狼女

李莫邪 譯

台灣新生報出版部印行

狼女

● 定價：一四〇元
● 傑克·威廉遜 著
● 李莫邪 譯
● 台灣新生報出版部印行

她，是女記者？還是女巫？或者是狼人？
他，爲什麼能夠變狼、變虎、變蛇？………
誰是夜暗之子？有什麼可怕的企圖？
科學昌明的今天，這本書逐頁逐章讀來，會令您
如同在嚴冬裡吃冰淇淋，別有一番滋味。

狼女

傑克•威廉遜著
李莫邪譯

台灣新生報
出版部印行

「狼女」的人性歸向

楊震夷

在人羣社會中，彼此相處，自然地產生了各自的意念和作為，雖然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因民族性而不同，但人類的根本心性則一。

孟子認為性善，荀子認為性惡，告子認為無善無惡，揚子認為可善可惡。他們各言之成理，各執己見，在我國思想史上爭辯甚久，且莫衷一是。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人性乃包含了善與惡兩種秉賦：一種是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四大善德；一種是先總統 蔣公所指出的四大惡德「私、偏、欺、疑」。善德是人類對道德尊重的特性，我們稱之為人性，惡德是動物原始本能的共性，我們稱之為獸性。客觀的說，人的心性，是善惡並存、人獸兼具的，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人之為善為惡，用二分法來區分是很難的，因此，東方和西方、古代和現代，不少思想家、文學家討論過這個問題，「狼女」這篇小說，便是以現代社會為背景，透過幻想來剖析人性的矛盾與衝突。在情節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所舉的「勇敢、果斷、恒心」等善

性的一面，也看到荀子所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一面。作者更運用其犀利的筆，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人類心性的發展去向是甚麼？」

「狼女」這個故事中，最後安排了巴威爾其人，當他的精神幻化為翼龍以後，看到自己的屍體而不能自已時，另一個聲音告訴他：「你不再需要這具臭皮囊了！」本來，按照老子的說法：「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及我無身，復有何患？」一切人生問題，皆由於有身體之各種需要而來，一旦這個身體沒有了，自然一切問題便不存在了，那裏還會有憂患呢？可是，精神脫離了軀殼，只是解決了軀殼的問題，並沒有解決精神的問題，那麼，這個精神的去向是甚麼呢？

——作者安排他的精神隨雌狼而去，跟着她馳向林中的黑暗深處。因為他是人、也是獸，最後仍是獸性強於人性的？

——還有別的去向嗎？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熟慮的問題。

在尋求把精神安置在適當的處所之方法中，禪的弟子們，在不肯作傳播的悟境經驗裏，有一段這樣的述說：

「啊！我遺失了肉身的境界，我當然還留着一張皮囊，可是我感覺我是站在宇宙中心……我看見許多人朝我而來，原來全是一個人的化身，全是我自己。我以前從未認識這個世界。我以前一直相信我是被創造出來的，現在我必須改變我的意見，我根本不是創造出來的，我在那一刻就是全宇宙，沒有個人的存在。」（註）

從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想像那「見性」的神秘經驗，是一種喜悅的感覺，那種認識，當非日用語言所能詮釋和表達的。

如此一個精神去處，是不是個好處所，如何在小說中表達？也是值得研究和討論的。

「狼女」之能引發人們一些聯想和探討的興趣，除了原作之立意深刻外，譯者李莫邪先生因幼讀教會學校，英文造詣極深，且國學修養亦厚，故譯筆流暢，而且完全中國化，是為傳神的重要因素。

也許有人會說這篇現代神怪加科技的小說「荒誕」了些，「子不語怪離亂神」呀！但站在另一個立場，人文主義發展至今雖使人覺得滿足，但並無法令人感到完全滿足，要不然，作者便不能無拘無束地任創作思想奔騰於自由的曠野，而且發人深省！

註：赫士唐史密斯（Huston Smith）著「人類的宗教」一書中，引述「禪學筆記」（Zen Notes）第一章。

狼女　目錄

封面設計　楊震夷

第一章 穿白色皮大衣的女孩

巴威爾站在待洛堅新建機場航運大廈的外面，滿懷希望的守視著烏雲密佈的天空，等待那裏的機影出現，這時候有一個女郎走近他身邊。他突然感到一陣寒意，上下牙齒竟打起戰來。這是沒有道理的——除了剛才刮了一絲潮氣甚重的東風。她看起來又冷又艷，使人有種像流線型電冰箱的感覺。

她有一頭價值連城的似火紅髮，她的皮膚白皙柔嫩，臉長得很甜却表情嚴肅，這更證實了他剛才的第一印象——這是個難得一見的大美人。她的目光和他相遇，她那略嫌大了點的嘴巴微微的笑了笑。

巴威爾轉臉向着她，有點緊張。他再打量了一下她帶着笑意却表情嚴肅的目光，她的眼珠是碧綠色的。他全身上下的打量着她，想找出她使他感到寒意的原因，但發覺到她也是同樣程度的迷人。他過去的經歷使得他對女人有點厭惡，他一直認爲任何女人都是打動不了他的心的。

她身上的軋別丁套裝剪裁合身，一眼就看得出價值昂貴，而且是很技巧的强調出她眼睛的顏色。爲了防寒，她外面套着件白色的厚毛短大衣，他判斷那是北極狼皮的，也許是經過了漂白的。

但這隻小貓可不尋常。

她帶着一隻蛇皮手提袋，兩隻提把套在手臂上，就像隻蹲伏的大海龜。手提袋是打開的，而小貓很舒適的把頭伸了出來。這是一隻很可愛的小黑貓，頸上還有一個紅色綢帶打的蝴蝶結。

這構成了一付動人的圖案，但這隻對着天空安詳眨着眼睛的小貓，和目前的情況並不適合。這位女郎看上去，也不是那種喜愛養寵物的典型。

他盡力想忘掉一和她照面時所有的那股寒意，而在想她怎麽會認識他的。克拉頓地方不大，記者們都有來往，而一頭紅髮更是你不容易忘掉的特徵。他又看了看她是否眞的在注視着他，的確眞的是。

「是巴威爾吧？」

她的聲音簡潔有力，這種發自喉頭的渾圓柔柔的聲音，和她的頭髮和眼睛同樣的逗人。

「我是巴威爾，」他承認着說：「克拉頓明星報的跑腿。」

他帶着以往所沒有的興奮，還多添了這麽一句。也許他是希望找出他爲什麽會打戰的原因，他不想讓她就此離去。

「我的編輯要我今晚一石二鳥，」他告訴她說：「首先要訪問的是華上校，他穿了廿年軍衣，還喜歡聽別人喊他的頭銜，這次他是辭職回來競選參議員的。但他在未見到陶普瑞以前，他是不會對報紙發表多少談話的。」

這位女郎仍然靜靜聽着，那隻小黑貓眼對着外面的閃光打呵欠。一小羣接機的朋友和家屬，圍集在機場的鐵柵外邊，鐵柵那面一些穿白色制服的工作人員正忙着準備飛機降落事宜。但這位女郎的碧綠眼睛一直還盯着他的臉，她輕柔的吐出滿帶魔力的聲音說：

「另一隻鳥是誰呢？」

「一隻大鳥，」巴威爾說：「人類研究基金會的孟德博士。他預定在今晚到，和他那個小遠征團，乘包機從西海岸飛到這裏。他們剛從大戈壁沙漠回來——不過，也許妳知道他們的事？」

「不知道，」她的聲音使他嚇了一跳：「他們是在幹什麽的呢？」

「人類學家，」他說：「戰前他們曾在蒙古挖掘過古蹟，等到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以後，他們又打破一切外交上的困難又回到那裏。寇山是孟德博士的得力助手，曾在派駐中國的戰時代表團服務過，所以他懂得那裏的規矩。我不完全知道他們到那裏去找什麼，但那一定是非常特殊的東西。」

她似乎對他的話很感興趣，於是他又繼續說下去：

「他們都是本地人，冒了這多年蒙古沙漠中的風霜危險，總算在今晚要到家了。人們判斷他們會帶着某樣會震驚世界人類學界的東西回來。」

「那會是什麼呢？」

「我今暗的任務就是要找出那是什麼？」巴威爾仍然驚奇的打量着她。那隻小黑貓愉快的在對他眨着眼睛。他怕她會離開，吞吞吐吐的費了好大的勁才問出一句：

「我們以前見過嗎？」

「我是你的對手，」她的神色突然變得不再那麼冷漠，她的聲音也變得友善起來。「我是貝茜玲，克拉頓『呼聲』報的。」她將左手上的一本小黑色記事本顯示給他看。「我曾受到警告要防備着你，巴威爾。」

「啊，」他笑了笑，一面向航運大厦玻璃門內的一小羣旅客點點頭說：「我只怕妳也是在同好來塢或者是百老滙的旅途中，在這裏作短暫停留的。妳眞是在『呼聲』報的嗎？」

他注視她那頭似火的紅髮，傾慕的搖了搖頭。

「我沒有見過妳。」

「我是新人，」她承認：「事實上我是在今年夏天才得到我的新聞學位。星期一我才到『呼聲』報，這是我第一次眞正出任務。」她說話的語氣，很像孩子在說知心話：「我怕在克拉頓沒有多少人認識我，不過……我確是在這裏出生的，而從小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去了。」

「我是個新人，」她輕柔的說：「而想在呼聲報能幹好，所以這次對孟德的探險，我得寫一份好的報導。這聽起來也許古怪嚇人，但的確在大學裏我沒學到多少理論。假若我要問一些愚蠢問題，你不會介意吧？」

巴威爾注意到她的牙齒：那又白又硬，是那種牙醫廣告上畫的一個啃着骨頭的牙齒典型。他忽然閃過一副畫面：她咬着一根紅色的骨頭，那一定非常動人。

「你眞的不會介意嗎？」

巴威爾驀地從思潮中驚醒過來，他微笑着看她，現在算是會過意來。她是個新手，對報紙這個行業所說的把戲還很陌生，可是她却精明得像個吸血鬼。加上她帶着的那隻小猫，更增加了她孤獨無依女性的形像，只要看到她那帶着祈求的眼神和那頭令人愛憐的頭髮，任何男性也無法抗拒。

「小姐，我們是對頭，」他盡可能嚴厲的提醒她，她帶着哀怨的眼色看他，但他仍然保持那種決斷的口氣：「同時妳的名字也不可能是貝茜玲。」

「我叫貝蘇珊，我只是認爲茜玲這個名字寫起來好看點。」她碧綠的眼睛變得黯淡起來，眼神中充滿了祈求：「拜託，談談這個探險隊的事情，假若各家報紙都想訪問孟德，他的探險一定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故事很精彩，」巴威爾同意的說：「他整個的探險隊只有四個人，我敢肯定他們經歷了不少危險，就是像這樣往返去那個地方好幾次，這都是很冒險的事，不過寇山有些中國朋友，他們一定會有所幫助。」

她用一支小巧的自來水筆，在那本黑色的小記事簿上畫着符號。她雪白的雙手優美流利的滑動，使他想起某種活潑而易受驚的野生動物，這眞是件怪事！

「中國朋友，」她一面寫一面喃喃着說，接着她又仰起臉懇切的問：「是眞的，他們帶回來的是什麽東西，你是否有一點概念？」

「一點都沒有，」他告訴她說：「今天下午，基金會的某個人打電話給『明星報』，說是他們有一項熱門新聞——某件科學的重要聲明。他要求派攝影記者和科學撰稿者來，但『明星報』對太深的科學沒有興趣，於是就派我來同時採訪華上校和探險隊這兩項新聞。」

接着他在腦子裏却在思索某個神話中女人的名字。那個女人和貝茜玲一樣動人，可是根據傳說中，她會把她迷信的人變成醜陋的野獸。她的名字好像是……茜爾斯！

巴威爾明明知道自已沒有把這個名字說出聲來，可是這個女孩的臉上却露出一股詭秘嘲弄意味的微笑，眼神中也帶着點惡作劇的味道，這使他閃起一個想法——也許就是這些使他想起那個傳說中的女巫。

他感到一陣不舒服，極力想擺脫這種聯想。他曾經讀過一點佛洛伊德的作品，也略讀過佛瑞塞爾的「金紋首架」。他明白這類傳說是象徵着先民的希望和恐懼，以及表現某些違背他自已良心的怪念頭。但這到底是什麽，他却並不想知道。

於是他突然笑着說：「我會盡力告訴妳一切，那怕我的老闆在『呼聲』報上也看到我同

樣的報導，會扭斷我的頸子。或者是我來幫妳寫出來好不好？」

「謝謝，我的速記很好。」

「好吧，孟德博士在十年前，是克蘭頓大學的名人類學家，後來解職創立了他自己的這個基金會。他不是你們所謂的專家，他也從不爲自己吹嘘。但他任何同事都會告訴你，他差不多是目前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類學學者。他是生物學家、心理學家、考古學家，也是社會學家和人種學家——他似乎懂得他最偏愛的研究目標：也就是人類的任何事情。他在基金會裏也是主要負責人，籌募和花費經費都是由他一手負責，但很少公開他實際上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戰前他去了三次戈壁沙漠，戰爭爆發後中斷，等戰事一停他又急着趕了回去，他在戈壁沙漠的西南部挖掘古跡。他可說是全部時間都打發在這最乾燥最險惡和最炎熱的沙漠上。」

「說下去，」這位女郎急迫的催促着，鋼筆放在她那本小記事簿上：「對他們在找什麽東西，你是否有點概念呢？」

「俗話說，我們同時開始，但最強的人獲勝！」巴威爾笑着說：「不管怎樣，孟德博士在這上面花了廿年的時間，他所以組成這個基金會，就是爲了要找到這樣東西，這是他引以爲終身的工作，這樣的人要是引以爲終身的工作，這件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鐵柵外面，一小羣旅客突然騷動了起來，一個小孩興奮的手指着灰色的天空。帶着潮氣的風，傳來那震耳欲聾的機聲，巴威爾看了看手錶。

「五點四十分，」他對這個女郎說：「班機要到六點鐘才會來，因此這一定是孟德博士的專機提早到達了。」

「已經到了？」這個女孩的碧綠眼睛突然發亮，似乎是和那個用手指飛機的小孩同樣的緊張：「你認不認識其他的人？和孟德博士一起來的那些人？」

巴威爾在腦海中出現了一連串的回憶，他又見到了三張一度是非常熟悉的面孔，而這些候機者嘈雜的聲音，使他回憶起多年來常在他記憶中出來的那些聲響。他點了點頭，心裏有點感傷。

「不錯，我認識他們。」

「那麽告訴我有關這些人的情形。」

貝茜玲簡短的話，打斷了他的回憶。她等着他回答，鋼筆還放在記事本上。他明白他不應對一個『呼聲報』的對手，將他所有的背景資料全盤托出，但是她那頭似火的紅髮，以及她大眼睛裏的那股熱情，將他心裏的這股勉強消除了。

「這三個和他一起去蒙古沙漠的，是寇山、史克禮和季瑞斯，他們都是我多年的好友，當孟德博士還在那所大學裏任教的時候，我們都是同班同學。而且我和寇山同時都住在孟德博士的家裏，我們都選了孟博士的課，還有……」

巴威爾猶豫一下，有陣舊時的創痛從心底油然而升。

「說下去，」貝茜玲輕聲的說，她同情的微笑，使得他再能繼續說下去。

「你要知道，孟德博士早就在召集他的門徒，雖然是在我畢業以後，他才成立這個基金會，但他一定是早就想到挑選人才，然後加以訓練，以備供在戈壁裏搜尋之用，不管他到底是在搜尋些什麽。」

說到這裏，他不知道爲什麽，突然又感到說不下去了。

「不管怎樣，我們這四個人都選了他的課，他開的是所謂『人類科學』這門課，我們都很崇拜他，他也爲我們都申請到獎學金，而且盡力的給我們特別指導。並且在他暑假到中美和秘魯去作實地研究的時候，也總是帶着我們一起。」

貝茜玲的銳利眼神，使他覺得有點不舒服。

「威爾，那你又發生了什麽事呢？」

「我因爲某種原因被他丟掉了，」他囁嚅的承認：「但我始終不知道爲什麽，因爲我對這項工作也非常有興趣，我喜歡所有這類的工作，而且我的學業成績也比寇山要高，在第一次到戈壁沙漠中去挖掘時，我給了他們很大的幫助。」

「那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呢？」這位女孩毫不放鬆又問。

「我始終不知道，」他强忍住那股怨氣：「某種原因使得孟德博士不喜歡——我一直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麽。在我們大學四年級要結束的時候，孟德博士給我們幾個人，全部來了一次血型試驗，準備要我們從事另一次現場考古旅行。但有那麽一天，他把我喊到實驗室去，告訴我，我用不着準備去了。」

「但這是爲了什麽？」女孩喃喃的說。

「他不願意告訴我爲什麽，」巴威爾低沉的說，心裏又爲那舊時的創傷感到一陣絞痛：「當然他看得出我受到刺傷的程度，但是他却不願意解釋。他只是顯得很煩躁，似乎這件事也傷了自己的心。不過他答應我，會幫我找到任何我希望從事的別的職業。這就是我所以到『明星報』工作的由來。」

「那麽你這些朋友就都跟着到蒙古去了？」

「就是在那年的夏天，」巴威爾說：「這是基金會的第一次遠征。」

女郎用那雙碧綠的眼睛一直打量着他。

「但你們四個人仍然是朋友？」她問。

「不錯，我們一直是朋友，只是我對老孟德有點不滿，因爲他一直不肯告訴我，爲什麼他不要我。不過我和寇山這三個人，倒是沒有任何成見的，我每次和他們碰面時，他們對我都很好。我們過去在暑假時騎着騾子，顚顚簸簸的去到了墨西哥、瓜地馬拉和秘魯去考古時，寇山一直稱我們四個爲『四騾夫』的。即使孟德博士告訴過他們爲什麼把我踢掉，他們也從來沒跟我談到這個問題。」

巴威爾不安的由這女孩閃亮的頭髮，看到那陰沉的天空，雖然還看不見飛機，但已聽到引擎的吼聲。

「他們都沒有改變，」他說，「不過我們是分道揚鑣了。孟德博士將他們訓練成他人類科學中不同學門的專家，引導着他們到沙漠去找某樣東西，他們沒有多少時間和我泡。」

巴威爾吸了一口氣。

「貝小姐，」他突然的問，想以此來結束他那段過去失敗的回憶：「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她的眼神中亮起一點嘲弄。

「也許這只是瞎撞瞎猜着的吧！」

巴威爾又打了個寒噤。他瞭解自己是具有一個「新聞鼻子」，能夠直覺的感覺人性的動機以及將發生的一些事情，這是種他無法分析或是計算的才能。但他知道這不算太稀奇，他相信大多數成功的記者都具有這種稟賦。不過在如今充滿了懷疑主義的時代，人們除了相信機械性的物質主義外，對這是聰明的否認掉了。

這點微妙的直覺，曾經對他大爲有用。當孟德博士還沒踢掉他以前，那年暑假的考古旅行中，它就曾引導他找到不只一處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史前古跡位置。這只是因爲他似乎能知道，那些原始的獵人會喜愛在那裏設營，或者是在那裏爲他們的同伴挖掘墳墓。

不過一般來說，這種無法自我控制的稟賦是害多於利。這使得他對他周圍人們所想所做的瞭解得太清楚；使他一直都受着警覺的困擾。這除了他是喝醉了的時候，他酒喝得太多，而且他也知道很多新聞界的人都是如此。他認爲這種神秘的敏感就是一半原因。

使得他第一眼看到貝茜玲就打寒噤的，也許就是這種無形的本能。雖然現在他對她那頭

似火紅髮和那對長而熾熱的眼睛已不再有所警惕。她猜得到他的名字，也並不全然出乎意外，除了是太過份了點。

是太過份了。巴威爾微笑的看着她，想放鬆一下他這種本能上的緊張。毫無疑問的，她自己的編輯一定向她說過，他想要她採訪的故事以及她要怎麽個做法。也許她就是喜歡用她那雙大眼中的混合着無邪和狡滑的眼神，使得男人無法抗拒而又感到煩人。這種古怪的矛盾，只要你能發現得到，通常都有它明確的道理的。

「看，巴威爾，請告訴我他們是些什麽人？」

她熱切的向航運大厦鐵柵外面的一小羣人用頭示意的問。一個瘦小的男人激動的向陰沉的天空揮手。一個小孩哭叫着要看，她母親將她抱了起來。他們後面跟着一位高大瞎眼的婦人，手上牽着一條褐色大德國牧羊犬帶路。

「假如妳有瞎猜的本事，那何必要問我？」

女郎帶着歉意的笑了笑。

「威爾，我很抱歉，眞的我是才回來不久，但我在克拉頓有些老朋友。而我的編輯告訴我，你曾經幫孟德工作過，這些人都一定會來接飛機，我相信你認識他們，我們是否可以和他們談談呢？」

「假若妳喜歡的話，」巴威爾不想堅持：「那跟我來。」

她掛上了他的手臂，儘管她穿着皮大衣，但當她的手臂觸及到他的腰間時，他仍然感到像觸電一樣。這個女孩使他有所改變，他曾經認爲自己對女人是無動於衷的；但她熱情的誘惑，再加上那股使他感到不適的古怪感覺，深深的煩惱着他，只是他不願意讓她猜透。

他帶領她經過了航運大厦，在一部打字電報機旁邊站了下來，他問那位忙碌的報務員說：

「是孟德博士的飛機嗎？」

「照計劃是的，威爾，」報務員點了點頭，接着又向風向風速指示器皺了皺眉頭：「儀器着陸。」

不過等他們再走出來到滑行道旁邊，他還是看不到飛機的影子，滑行道的路面在陰暗中似乎更爲黯淡。

「威爾，好了，」女孩滿帶希望的用頭示意着那些在等候的人問：「他們是什麽人？」

巴威爾很奇怪自己的聲音竟有點顫抖起來。

「那個拉着狗，戴着墨鏡，單獨站着有着一臉寂寞的女人是孟德博士夫人，一個很親切優雅的人，雖然她眼睛瞎了，但還是個很有才華的鋼琴家。我和寇山在大學讀書住在她家時，她對我很好，我會幫妳們介紹。」

「那她就是孟洛娜了？」她聲音低沉，似乎顯得很緊張：「她戴的飾物好古怪。」

巴威爾聽了她的話有點不舒服，他轉眼又看到這位盲目婦人身上。她站得很挺直，靜靜的，神色有點寂寞，但却高傲。和往常一樣，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他費了一點工夫來注意她的飾物，這只是因爲他對它們太熟悉了。他帶着微笑轉臉向貝茜玲說：

「妳的意思是指她戴的那些銀質飾物？」

女孩點了點頭，她的眼睛還注視着孟德夫人白髮上的銀梳子和黑色衣領上的銀佩針。她那牽着狗的白晳看上去仍很年輕的手上也戴着銀戒指，甚至在狗的皮項圈上，也大量的釘着銀釘。

「也許這看起來是有點古怪，」巴威爾承認：「但我從沒感到奇怪，因爲她喜歡銀子，她說她喜歡銀子的這種冰涼的感覺，妳知道的，觸覺對她很重要。」他看了看女孩板着的臉又問：「怎麽囘事？妳不喜歡銀子？」

「是的，」她鄭重的說：「我不喜歡銀子。」接着她又很快的對他笑了笑，似乎是爲她的發愣道歉。「請原諒我，我曾聽到過孟夫人，你是否能告訴我一點有關她的事情？」

「據我所知，卅年前她和孟博士在格林哈文初次相遇時，她還是個心理分析醫生的護士。她很能幹，當時她也一定很漂亮。孟博士將她從一件不愉快的戀愛事件中拯救出來，這詳細的情形我就沒聽說過了。然後他使得她也對他的工作發生了興趣。」

女孩靜靜的聽着他說話，眼睛又一直注視着孟夫人。

「她參加了孟博士的課，然後本身也成爲一位人種學家，」巴威爾繼續說：「他每次的探險，她都會跟他在一起，直到她瞎了眼睛。這差不多也是廿年左右的事了，從那以後，她就非常平靜的住在克拉頓了。她有她的音樂，還有一些親密的朋友，我不認爲她還參加任何她丈夫的研究工作。大多數的人都認爲她有點古怪，但我認爲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

「告訴我這件事。」女孩要求說。

「他們那次是在西非，」巴威爾緩慢的說，他囘憶起那次去尋找某些使人難解的已失踪的過去的瑣碎遺跡的遠征：「我想孟博士是在爲他現代人開始是發源於非洲這個假設去尋找證據。而孟夫人正好藉此機會，去奈及利亞『鱷人』和『豹人』部落社會中去收集點人種學

的資料。」

「豹人？」女孩碧綠的眼睛似乎是瞇了起來，而顏色變得更深一點。「那是些什麽樣的人？」

「這是一種食人教派，據說他們可以變成豹子，」巴威爾對她的緊張發出微笑：「妳要知道，孟夫人那時正準備寫一篇有關『變狼妄想症』的論文；這是原始部落中，共同的信念，認為某些人是可以將自己變成食人的野獸的。」

「真的？」女孩緊張的小聲問：「告訴我怎麽囘事！」

「所變的都是當地最凶殘的野獸，」巴威爾繼續說，他急欲保持她的興趣，而很高興的發現到，他在孟德那裏所學到的一些枯燥東西，最後還是派上了用場。「譬如說在北方國家裏的熊，亞瑪遜流域的美洲虎，歐洲的狼，以及非洲和亞洲的豹子或者是老虎。我不知道這種迷信為什麽會流傳得如此之廣。」

「非常有趣。」女孩笑得有點邪門，似乎暗中在感到滿意一樣。「但孟夫人的眼睛是怎麽一囘事呢？」

「她從來不願提起這件事，」巴威爾放低了聲音，深怕這位瞎眼的女人會聽到。「我所知道的，都是孟博士所告訴我的。在我還沒有給他踢走以前，有一次我們在他書房裏談到這件事。」

「那麽，他說了些什麽呢？」

「那次他們深入奈及利亞內部設營，」巴威爾說：「我相信孟夫人是在找『豹人』食人部落和亞杉巫醫所熟悉的豹子，以及某些美洲部落民族的『森林幽魂』之間關係的資料。」

「還有呢？」女孩輕聲的問。

「據孟德說，她不過是試着想獲取土人的信任，而問到有關他們宗教儀式的一些問題，問題是問得太多了。因此他們的挑夫感到不安起來，其中有一個還警告她防備豹人。但她還是繼續走下去，由於要調查，她進入了一個禁忌的山谷。她在那裏發現到孟德感到興趣的人工製品。他沒說出這是些什麽東西，於是他們就移進山谷裏去設營，接着事情就發生了。」

「怎麽樣？」

「當晚他們正走在小徑上時，有隻黑豹從一棵樹後撲向孟夫人。據孟德博士說那是一隻真正的豹子，而不是披着豹皮的土人。但我猜想這件巧合是那些土著挑夫所受不了的。他們都跑掉了，在孟德還沒能開槍把牠嚇走以前，那隻黑豹已將孟夫人撲倒地上。她的傷口受到

感染，當然我想是在孟德未能送她到醫院以前，她是幾乎要死掉了。

「這是她最後一次和他遠征非洲，而他就此也就從未再去過非洲，我相信他是放棄了靈長類動物是非洲發源的觀念。在這件事以後，妳還能怪她似乎有點古怪嗎？受到豹子的襲擊是個很殘酷的悲劇……對不對？」

他偶爾望望貝茜玲一眼，只見她板着的秀臉上，帶着一種使他震驚的表情——一付熱切而殘忍的得意神情。是否陰暗和從大厦裏射出來的强烈光線，而使得她本來就和一般人不同的表情顯得這個樣子呢？她對他這付吃驚的樣子笑了笑。

「這沒有什麽殘酷，」她輕鬆的小聲說，似乎她並不太關心孟夫人這場不幸。「有時候生命是會開些古怪的玩笑的。」她的聲音又變得嚴肅起來。「這一定是次嚴重的打擊。」

「我知道是的。」巴威爾對她的關懷態度感到一種安慰。「但這沒有使孟夫人崩潰。她的確很吸引人，她一點都不自憐，而有着幽默感，很快妳會忘掉她是個瞎子。」

他拉着女孩的手臂，感到白色皮衣的柔軟和光滑。那隻小黑貓從蛇皮手提包裏，對他眨着碧綠的大眼睛。

「跟我來，」他催着她說：「妳會喜歡孟夫人的。」

貝茜玲不肯跟他走。

「不要，威爾！」她堅持不肯的小聲：「拜託不要！」

但是他已經興奮的喊出來：

「孟夫人！我是巴威爾。報紙派我來採訪妳先生遠征的消息，現在我要妳和我最新結交的一位朋友會一下面——一位非常動人的紅髮女孩——貝茜玲小姐。」

這位瞎眼的孟夫人熱切的轉臉向着他發話的方向。她已經快六十歲了，却依然保持着年輕的苗條身材。自從巴威爾第一次認識她的時候，她那頭濃密的頭髮就已全白了，但她的臉如今由於興奮和寒冷而發紅，似乎是結實紅潤得和少女的臉一樣。巴威爾看慣了她常戴的那付不透光的墨鏡，反而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

「好啊，喂，威爾。」她美妙的聲音中充滿了愉悅的熱情。「很高興能認識你的朋友。」她將短短的狗皮帶交到左手，伸出了右手問：「妳好，貝茜玲小姐？」

「很好，謝謝您。」女孩的聲音雖甜却冷漠，而且她對孟夫人所伸出來的手也沒有握。

孟夫人因爲困窘而臉發紅，巴威爾狠狠的拉了一下這女孩的皮大衣袖子，她面無表情的擺脫了，他偷看了她的臉一眼，只見她已緊張得面無血色，而嘴大大的張開着，她碧綠的眼

睛瞇了起來，變得更黯淡了，一直瞪着孟夫人的大手鐲。巴威爾極力想挽救這個局面。

「說話小心點，」他裝着輕鬆的向孟夫人提出警告：「因爲貝小姐是幫『呼聲』工作的，她會用速記記下您所說的每句話。」

孟夫人笑了，這使得巴威爾鬆了一口氣。她似乎並未察覺到貝茜玲的失禮。她偏着頭傾聽了遠處隱約有點機聲的天空，她焦急的問：

「他們還沒有降落？」

「還沒有，」巴威爾告訴她說：「但報務員說，他們已經在準備降落了。」

「他們安全着陸以後，我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她不安的對巴威爾說：「自從孟德走了以後，我一直擔心得要命，他身體不太好，可是堅持要去冒這種可怕的險。」

她瘦小的雙手在顫抖着，拚命的緊拉着狗皮帶，使得她的手指關節都發白了。

「某些埋藏在地下的東西，應該是讓它們埋藏在地下的。」她喃喃的說：「我曾力勸他不要再回阿拉山去發掘那些東西，我怕他是找不到的。」

貝茜玲很注意的在聽，巴威爾都聽得見她緊張呼吸的聲音。

「妳害怕？」她鋼筆放在那本小筆記本上問：「妳預期妳的丈夫會找到些什麽？」

「沒什麽！」孟夫人似乎有所警覺，用力吐出了這句話：「眞的，沒什麽。」

「告訴我，」這女孩嚴厲的堅持：「你說不說都一樣，我相信我可以猜得到的……」

她低沉的說話聲突然變成了一降尖叫，接着倉惶的向後退。只因爲這隻牧羊犬的皮帶已脫離了孟夫人的掌握，這隻大狗已一聲不發的衝向這嚇得半死的女孩。巴威爾拚命的用脚踢，但牠越過他，呲冽着白森森的牙齒。巴威爾轉過身來，抓住拖在狗身後的皮帶。這女孩本能的伸出兩臂，揮着蛇皮手提包，以防這隻狗咬着她的喉嚨。這隻狗凶猛而一聲不發的又想撲上來，可是巴威爾已緊勒住了皮帶。

「土克！」孟夫人喊着說：「土克，囘來。」

這隻狗還是一聲都沒吠的，很服從的慢慢走囘孟夫人身邊，巴威爾將皮帶交囘到她正在摸索的手上，然後她將這隻滿身毛還豎立着的狗拉到身邊來。

「威爾，謝謝你，」她沉靜的說：「我希望土克沒傷着你那位貝小姐。拜託你告訴她我非常抱歉。」

但巴威爾注意到，她並沒有責怪這隻狗。這隻棕色大狗，緊靠着她黑色的裙邊站立，一直惡毒的注視着貝茜玲，這女孩臉色蒼白渾身發抖的退向航運大厦。

「這隻可惡的狗！」一個矮小瘦削的女人，從人羣先頭轉了囘來，用她帶着濃重鼻音的話駡：「孟夫人，現在妳可會記住了，求求妳別老是帶着這隻狗，牠越來越壞，總有一天會傷到人的。」

「不會的，烏小姐，」她柔和的小聲說：「土克是訓練來保護我的，而且我隨時也都需要牠，牠不會襲擊人，除非那個人想傷害我。」她又傾聽着響着機聲的天空問：「飛機還沒有降落？」

巴威爾對孟夫人的舉動感到困惑和震驚，因爲他根本沒看到貝茜玲有什麽不懷好意的表示，他急忙走囘貝茜玲的身邊去。貝茜玲正站在燈火輝煌的候機室玻璃門旁邊，她撫摸着小猫，一面在喃喃着說：

「安靜點，乖乖，那隻壞大狗不喜歡我們，但是我們也用不着怕牠。」

「我很抱歉，茜玲，」巴威爾不安的說：「我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威爾，這是我的不對，」她向他歉意的笑了笑：「我不應該帶着可憐的小菲菲，靠近那隻又大又兇殘的狗。」她碧綠的眼睛閃亮：「多謝你把牠拉開了。」

「土克從來沒這樣過，」他說：「孟夫人要我向你道歉……」

「她眞的這樣說了嗎？」貝茜玲看了瞎眼的孟夫人那邊一眼，她的眼睛裏毫無表情。「讓我們忘掉這件事，」她輕快的說：「飛機快降落了，我想要你告訴我一點有關其他那些接機者的事情。」

在孟夫人身邊，有一小羣人圍着，都滿懷希望的注視着雲層低密的天空；如今那裏已爲這座城市的萬家燈火所染紅。

「好的。」巴威爾也高興正好藉此而忘掉剛才的不愉快事件。「那個鼻子尖尖的女人，是孟夫人的護士烏小姐。她自己才是體弱多病，多數的時候還是孟夫人在照護她。」

「還有其他那些人呢？」

「那個剛點上煙斗的老紳士——嘿，他緊張得連火柴都不會擦了——是老季班恩，他是瑞斯的祖父，也是他唯一的親人。他在『明星報』大厦對面的中央街擺了個報攤。在孟德博士未幫瑞斯弄到奬學金以前，瑞斯唸書的費用一直是由他所提供的。」

「還有其他的那些人呢？」

「穿長大衣的矮個子是史克禮的老爸，那個神情高傲的黑髮女人是史太太，他們在布魯克林開了一家裁縫舖。克禮是他們的獨子。克禮只知道『工作』和『女孩』，不過他還是常

懷念他們。自從克禮這次遠征，他們一直焦急得不得了。他們寫給我的信都有十多封，想知道我是否有他們兒子的任何消息。他們是乘早班飛機到這裏來接兒子的，我猜測他一定是打過越洋電話給他們。

「其他的那些人大部份也都是朋友，還有來自基金會的人。那位是大學人類學系的費教授，還有這位是負責基金會的班博士。……」

「那個碧眼金髮的美人是誰？」貝茜玲突然打斷他的話問：「她在對你笑呢！」

「洛娜。」巴威爾輕柔的說：「寇山的妻子。」

他和寇山是在同一個晚上認識洛娜的，也就是在克拉頓大學註册週的迎新晚會上。十四年的時光，已使得她充滿友情的眼神黯淡，而且微笑得也像個年長的婦人了。但現在她興奮的在等候着她丈夫，看上去幸福得又像昔日那個對一切新奇事物都感到激動的大學女孩。

巴威爾帶着貝茜玲走到她身邊去，很小心的繞過孟夫人那隻虎視眈眈的狗。洛娜又滿懷希望的看了天空一眼，然後牽着女兒蓓蒂走上來迎住他們。

寇蓓蒂今天剛五歲，而她也以此爲傲。她長着母親的碧眼金髮，但紅潤結實小臉上的方下巴，却是寇山的翻版。她還在向後扯，不高興的望着黑暗的天空。

「這麽冷的晚上，爸爸在天上是不是安全呢？」

「當然安全，親愛的，現在他們不會有事了。」但洛娜熱情的聲音裏，却並不像她想裝出來的那樣愉快，她又帶點焦急的轉向巴威爾說：「威爾，你認爲他們是否還會延誤，我們已等得不耐煩了。我不該在寇山的書房裏找到那本有關阿拉山地方的書看，從那以後，我連覺都睡不着了。兩年的時間眞長，我怕蓓蒂都不會認得她父親了。」

「媽媽，會的，我會認得的。」這個孩子說話的語氣和寇山的脾氣一樣果斷。「到了！」巴威爾聽到飛機輪胎摩擦着跑道的聲音，他也感到了別的候機者所有的那股緊張。他向洛娜笑了笑，分享她那種放鬆心情的愉悅。「他們安全着陸了，現在他們就要進入滑行道。」

他拉着貝茜玲皮大衣的袖子，仍然注意着孟夫人的那條大狗。牠站在女主人身旁，不懷好意的瞪着貝茜玲和那隻藍眼睛的小猫。

「洛娜，這是貝茜玲小姐，她是『呼聲報』的我可憐的同行，妳告訴她任何話，她都可能引用來對付妳。」

「眞的，巴先生！」

貝茜玲帶着動人的輕笑，提出了這句抗議。不過當兩個女人的目光相遇時，他似乎看到

某種敵意，就像金屬物和磨輪相碰，發出一陣火花那樣。她們都帶着天使般的甜美握手。互相說：

「親愛的，好高興看到妳。」

巴威爾明白，她們互相仇視得很。

「媽媽！」小蓓蒂熱切的喊：「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這隻好可愛的小猫？」

「不可以，乖乖——不要！」

洛娜趕緊抓住這位孩子，可是她那隻粉嫩的小手早就急切的摸到猫身上去。小黑猫貶了一下眼睛，脚爪撲抓起來。這孩子痛得唉了一聲，可是她頑强的忍住了。蓓蒂退回到她母親身邊。

「啊，寇太太，我很抱歉，」貝茜玲含糊的說。

「我不喜歡妳。」蓓蒂輕視的大聲說。

「看哪！」季班恩跛着脚走過他們，興奮的用煙斗指着黑暗深處：「飛機已滑進滑行道了。」

史家的人跟在他後面追他。

「太太，那是我們的克禮！克禮從隔洋的殘酷沙漠裏安全回家了。」

「媽媽，快點來嘛，」蓓蒂不耐的拖着洛娜的手：「爸爸回來了，我也會認得他的。」

孟夫人跟着這一羣興奮緊張的人後面，依然高傲、挺拔而沉默。雖然是有矮小的烏小姐扶着她，還有那隻大牧羊犬神氣的走在她身旁，但她似乎是完全是孤獨的一樣。巴威爾看了她戴着墨鏡的臉一眼，那上面的希望和恐懼，使得他很快將目光掉到一邊去。

「非非，你是個白痴！」貝茜玲責備的拍了拍小黑猫：「你破壞掉我們的訪問。」

巴威爾有種想追上去向洛娜解釋的衝動，他想告訴她貝茜玲只是個陌生人。他對洛娜仍然有點難以忘情。有時候他會這麽想，假若那次迎新會上，是他而不是寇山拉她作舞伴，那他的生命又會有多大的不同。但貝茜玲的眼神中又出現了笑意。她的聲音帶着點歉意：

「我很抱歉，威爾，眞的我很抱歉。」

「沒什麽關係，」巴威爾說：「但這隻猫是怎麽弄來的？」

她的眼睛又變墨綠色，看起來是出奇的緊張，似乎是某種秘密的恐懼使得她的瞳孔都放大了。這使得他也感到一陣緊張，她似乎是在玩某種困難而危險的把戲。他眞的不能瞭解，當然，一個初出道的記者，對首次的重大任務也許會心情緊張。但貝茜玲似乎不會這樣，而

且他所見到的她的表情，不僅是畏縮而已，而是一種絕望。

巴威爾稍停了一下他的打量，短暫的一會工夫，這女孩蒼白緊張的臉又恢復了血色。她拉伸了小猫頸上的紅綢帶，熱烈的向他笑了笑。

「菲菲是我艾姑媽的猫，」她低聲的說：「你要知道，我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她今天和我一同出來，開着車子去買東西，而把菲菲交給了我。她會在候機室等我的。對不起，現在我就要去看看她是否已經來了，我要在還沒有發生別的事故以前，擺脫這個小東西。」

她離開了他，匆匆忙忙跑進燈光輝煌的大厦裏去。巴威爾以目光通過玻璃門追隨着她，他感到有種困惑夾雜着不安的好奇。就是她跑起來的這種優美的姿態，也深深吸引着他。她有一付不馴的神態。

巴威爾想忘掉這種內心的矛盾，他是既受她吸引，她却有點戒意。於是他追上洛娜和那羣接機者，守視着那架專機滑行在滑行道上。他感到倦了，也許他酒喝得太多，以致傷了身體。他的神經似乎也接近崩潰邊緣，對貝茜玲這種女孩有所强烈的反應，對他來說是很自然的，那個男人不會如此？但他決定抑制下這個反應。

隔了很久，洛娜才將放在飛機上的注意力移轉到他身上。

「那個女孩對你很重要嗎？」

「剛見面的。」巴威爾猶豫了一下，在考慮該怎麽講：「她……很不尋常。」

「不要讓她對你成爲重要，」洛娜很快的接上說：「她是……」

她停頓下來，似乎是要找個字眼來形容貝茜玲。她臉上熱情的笑容消失了，她下意識的伸手抓住小蓓蒂，把她拉到身邊來。她沒找到這個字眼。

「威爾，不要！」她喃喃的說：「拜託！」

滑行道的飛機引擎聲蓋住了她的聲音。

第二章　會殺人的猫

兩名穿白制服的工作人員，正推着活動機梯，等候着讓乘客下機。不過這架大客機却停在離航運大厦足足一百碼以外。巨大的引擎安靜了下來，令人有股窒息的感覺。

「邁可！」孟夫人微弱着急的喊聲突然打破了沉寂：「誰看到邁可沒有？」

老季班恩一馬當先跑到客機前面，瘋狂的揮動着煙斗叫他的兒子，可是沒有他的兒子回答的聲音。史家夫婦跟在老班恩身後，也叫喊着克禮，但見不到克禮出現，都急得哭了。洛娜抱起了在一旁蹣跚的孩子，緊張的把她抱得緊緊的。

孟夫人和她的大狗被丟在最後，身邊還有那個神情緊張的小護士，貝茜玲離開以後，這隻狗再也不顯得那麽猙獰。牠用友善的目光看了看巴威爾，接着就不再理他。

「飛機停得很遠。」他告訴孟夫人說：「我不知道爲什麽，但孟博士和其他的人一定會很快出來和我們見面的。」

「謝謝你，威爾，」她對他感激的笑了笑，不安的神情暫時消失時，她的臉變得光滑年輕起來：「我好爲邁可擔心！」

「我明白的，」巴威爾喃喃的說：「寇山告訴過我有關阿拉山的情形，那處沙漠簡直使得死亡谷在相形之下都成爲了綠洲。而且我知道孟博士的健康情形不太好！」

「不，威爾，全不是這回事。」她瘦而挺直的肩膀不安的聳動了一下：「邁可心臟不好，哮喘病一年比一年糟，但他仍然是精力充沛，而且他熟悉他的沙漠，我指的完全不是這件事。」

她瘦小的手緊拉着牧羊犬的皮帶，巴威爾明白那一定在顫抖。她又將這隻大狗拉回到身邊。她輕柔的撫摸着這隻狗光滑的頭，然後又摸了摸她狗項圈上那些銀質的釘子，似乎她從這些銀質物品的冷度上，可以得到一種觸覺上的快感。

「你知道的，我過去一直和邁可在一起工作，」她細聲的說，「我見得太多了。」她瘦小的左手很快的舉了起來，似乎是想揮落那些難以忘懷的恐怖，也似乎是遮住一下她黑色的墨鏡和鏡後的創痕。「我知道他的理論是什麽，也知道戰前最後的一次探險中，寇山在阿拉山那處埋在地下的舊巡墟中幫他找到了什麽。這也就是爲什麽我勸他不要再回去的原因。」

她突然停止說話，側耳傾聽着。

「威爾，現在他們在那裏？」她低沉的聲音裏帶着恐懼；「爲什麽他們還不來？」

「我不知道，」巴威爾對她說，他自己也有陣不安：「我眞的不懂。飛機就是停在那裏等着。他們已放好了機梯，機門也打開了，就是沒有人出來。基金會的班博士却反而上了飛機。」

「他會找出原因的？」孟夫人抓緊了狗，轉向航運大厦，又側耳傾聽着：「那個女孩到那裏去了？」她警覺的把聲音再壓低：「就是那個被土克撵走的女孩。」

「到裏面去了，」巴威爾說：「我很抱歉有任何不愉快的事發生。貝茜玲很可愛，同時希望妳也會喜歡她。說眞的，孟夫人，我看不出任何理由……」

「但是這裏有一個理由。」這位瞎眼的女人執拗的說。她的臉緊張而蒼白。「土克不喜歡她。」說着她又拍了拍這隻大狗的頭；巴威爾看到牠靈活的眼睛還瞪視着航運大厦，似乎是防備貝茜玲會轉回來。「土克明白。」

「但是，孟夫人，」巴威爾抗議說：「妳是否太過於相信土克了？」

她用瞎眼瞪着他，樣子有點嚇人。

「邁可訓練土克來保護我，」她嚴肅的說：「牠攻擊這個女人，是因爲牠知道她……不好。」她僵硬的手指在佈滿銀釘的狗項圈上顫抖着。「威爾，你得記住，」她低沉的請求說：「我敢肯定那個女孩很迷人——非常迷人，但是土克能看出她的眞面目來。」

巴威爾不太舒服的向後退。他在詫異，黑豹的爪子破壞了她的視力，是否同時也留下了難以醫治的精神上的創痕。她的擔心根本是不合道理。他很高興見到基金會負責人瘦長的身影，從寂靜的飛機裏走下機梯。

「班博士下飛機來了，」他說：「我想其他的人也會跟着下機了。」

孟夫人屏住了氣，他們靜靜的等待着。巴威爾等待着看到寇山雕像般的頭和長着碧藍眼睛的臉。他也期待看到黑瘦的史克禮，從他眼鏡後面輕皺着眉頭，同時他也在腦海中描繪季瑞斯的形像。儘管他目前的學術地位，他始終看起來像一個粗壯的粗人。他的腦海中又出現了孟博士本人，面色紅潤，體格健壯，禿頭突下巴，溫和的眼睛裏，專心要想的事太多，而總是顯得那麽冷漠。

但是他們都沒有出來。

「邁可在那裏？」孟夫人嚴厲的輕聲問：「還有其他的人呢？」

「我沒見到他們。」

巴威爾儘量將語氣說得平淡些：「而且班博士似乎是把飛機周圍的人都撐開了。現在他往這邊走過來了。」

「班博士！」她尖銳的喊聲把巴威爾嚇了一跳。「什麽事躭誤了邁可？」

正想跨進航運大廈的班博士，停住了下來。巴威爾看得出他滿臉的心事，但是他的聲音很使人放心。

「他們都很平安，孟夫人，」他告訴她說：「他們都已準備好下機的，不過我怕要有點躭誤。」

「躭誤？」孟夫人倒抽了一口冷氣：「爲什麽？」

「孟博士要爲這次遠征結果發表一項聲明，」班博士耐心的解釋：「我猜想他的這些發現非常重要，所以想在離開機場之前就將它們公開。」

「啊，不行！」孟夫人左手恐懼的扶上喉嚨，她白色的銀戒指和銀手鐲閃起寒光，「他一定不能這麽做！」她啜泣起來：「他們不會讓他這樣做的。」

班博士困惑的皺了皺眉頭。

「我看不出是什麽研究聲明會引起這麽多麻煩，」他輕快的說：「但我向妳保證，妳不需要擔心有任何危險。博士似乎在爲某種麻煩操心，實際上是個什麽麻煩，我也猜不透。他要我去找警察來保護他的人和他的發現，一直到安全的發表完他的聲明。」

孟夫人高傲的搖了搖頭，似乎表示對警察的保護的輕視。

「妳不必擔心，孟夫人。」班博士堅決的表示：「你先生告訴了我該做什麽，我就會把所有的事情做好。我已安排好記者在他下機時作訪問，所有的記者都會經過搜查，保證沒帶武器，而且有足够的警力來制止任何可能的干預。」

「警察是一點用都沒有的！」孟夫人悲憤的喊着說：「請回去告訴邁可……」

「我很抱歉，孟夫人，」班博士有點不耐煩的揷口說：「但博士告訴了我該怎麽做，我得立刻完成這些安排，他要我趕快——似乎他覺得躭誤就會有危險發生。」

「是有危險，」她淒楚的點了點頭，手又緊抓住狗的項圈。「去吧！」

這位皺着眉頭的基金會負責人大步跨向航運大廈，巴威爾快步趕上了他，滿帶希望的探他口氣：

「克拉頓是個寧靜的小城，班博士，你認爲孟博士預料會有什麽麻煩？」

「別問我，」班博士厲聲的說；「你也別試着亂放砲。孟博士不願有任何事先的走漏消

息或者是記者的憑空猜測。他說這是件大事，他要民衆直接得到這個消息。『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和『美聯社』的人員現在應該是到了，我還要盡量找一個電臺記者來。每個人都將發佈這條今年最熱門的新聞。」

「也許，」巴威爾冷靜的小聲說。因爲他學會了討厭精巧安排的新聞發佈，他要等着瞧。在他漫步通過航運大厦時，他偶然在一處電話亭裏面發現貝茜玲那頭鮮明的紅髮，但附近却看不到有像艾姑媽的這類人。他提醒自己對這個女人也得防着點。

他在候機室的便餐櫃臺上，喝了兩杯熱咖啡；但他感到心頭有陣涼意，比那外面陰濕的東風還要冷，直到擴音器裏宣佈班機已到達時，他這陣寒意還沒有完全消失。他匆匆忙忙的去找華上校。

班機滑行過孟博士那架沒有燈光的專機，在航運大厦對面停了下來。有兩三位商人先下機，接着是一對在夢境裏的蜜月夫婦。最後華上校神氣十足的走下機梯，當他對那位無禮的空中小姐，吹噓他在華盛頓的關係時，他那破鑼般的喉嚨倒滿動人。

華上校爲「明星報」的攝影記者擺了一個誇大的姿勢，可是在巴威爾要訪問他時，他什麽也不肯說。他只說他將和他的老朋友狄普瑞開次競選策略會議，但這些話不能列入紀錄。他請巴威爾隨時到他的律師事務所去喝咖啡，可是現在他沒有話可奉告。他盡量突出他那不算突出的下巴讓攝影記者拍照，然後鑽進了一部計程車。

巴威爾明白，狄普瑞會提供競選策略，而且會雇一個人來撰寫適當的訪問記錄。有關華上校只是狄普瑞政治野心的傀儡，這倒可以成爲眞正的大新聞，但「明星報」不會要。巴威爾放過了華上校，匆匆忙忙的又趕回到孟博士的專機前面。

「媽媽，我好害怕！」他聽到小蓓蒂的尖銳聲音從人羣中響起，還看到她緊握住洛娜的手臂：「我爸爸發生了什麽事？」

「爸爸沒事，」洛娜聲音中帶着猶豫的說：「乖乖，等着就是了。」

三部警車在鐵柵外面停下，六、七個穿制服的警察，伴送着已不耐煩的記者和攝影記者，走向那架巨型專機。其中的兩名警察轉過身來擋那些焦急的親友向後退。

「警官，拜托！」孟夫人近於瘋狂的喊着說：「你們一定要讓我留下，孟博士是我的丈夫，而他有危險，我必需就近來幫助他。」

「對不起，孟夫人，」這名警察一付公事公辦的樣子：「我們會保護妳丈夫的，但我看不出任何道理要如此緊張，基金會要我們淸查機場，除了記者以外，都得退出去。」

「不要！」她尖聲大叫。「拜托，你們不明白！」

這名警官抓住了她的手臂。

「抱歉，」他說：「請安靜的跟着來。」

「你們什麽都不明白，」她小聲的說：「你們幫不上忙……」

這位警官堅持的將她帶走了。

「媽媽，請留下來，」小蓓蒂倔强的細聲說：「我要看爸爸，我也會認得他的。」

洛娜本身也嚇得像個小女孩，她轉身背着航運大厦的燈光。史太太發出一陣嗚咽，接着伏在她丈夫的肩上哭了，老季班恩在另一個警察的臉前揮動着煙斗，聲音氣得發抖：

「警官，你聽我說，我已禱告了兩年，祈求我的孫子會從那個倒楣的沙漠裏活着回來。而我孫子現在待在飛機上的時間，比他們從紐約飛到這裏的全部時間還要久，看老天的份上，警官……」

巴威爾抓住了他憤怒得想揮拳的手臂。

「最好是等一等，季老爹。」

這位老人跛着脚跟在别人的後面，嘴裏還在咕噥着駡人。巴威爾拿出採訪證，警察很快

捜了他的身，然後參加到機翼下面的記者羣中去。他發現到貝茜玲就站在他旁邊。她長着紅髮的頭，突然轉了過來。有一陣子工夫，他覺得自己好像感到一陣緊張，似乎是見到某種野獸在作勢欲撲一樣，她對他笑了笑，她狹長的碧綠眼睛裏，閃着熱誠和歡愉。

「喂，記者先生。」她輕柔的聲音裏，眞還有點喊同行的味道：「看樣子我們找到頭條新聞了，看，他們已經出來了！」

寇山領頭走下機梯，就在這緊張的第一眼，巴威爾也看得出他是變了。他方下巴的臉孔曬黑了，金色的頭髮也幾乎變成了白色，他一定是在飛機上刮過臉，但他身上的舊卡其衣服是又髒又皺。他的樣子很疲憊，似乎不只是老了兩歲。

這其中一定還有着某種原因。

跟着在他後面下機的三個人，都有着同樣的神情。巴威爾在詫異，他們是否都生過大病。孟博士在硬涼帽下的蒼白大臉，瘦削得使人害怕。也許他哮喘的老毛病，或者是他惡作劇的心臟，又在困擾着他。

巴威爾不安的在想，在這凱旋的一刻，即使是病得再重的人也都會微笑的。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親友身邊，而且完成了如此偉大的工作！但所有這些顯得疲憊憔悴的人，

却是一付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們甚至對歡迎他們的人，連揮揮手笑一笑都不肯。

史克禮和季瑞斯跟着孟博士走下飛機。他們身上穿的也是破舊的卡其服，他們顯得又黑又瘦，而且是面色凝重。季瑞斯一定聽得到他老祖父在航運大廈裏面又吼又鬧，但他沒有任何表示。

他和史克禮兩人抬着一個漆成青色的方形木箱，他們是用箱子兩邊能轉動的皮把手在抬。巴威爾認爲，這正代表那個在遙遠村子裏的工匠，有着精巧而細心的手藝。箱子上面還釘着粗鐵片，手工製的箱扣環上還加上了一把大鎖。這兩個疲憊不堪的人，爲箱子的重量壓得伸不直腰來。

「小心點！」巴威爾聽到孟博士在發出警告；「我們目前還不能失去它。」

這位憔悴的人類學家緊張的上前來扶住箱子，直到抬的人將它平安的抬下機梯，他才移轉了注意力。就是在這以後，他招呼他們抬到那些等待着的記者前面時，他的手還是一直扶着它的。

這些人都在恐懼着什麼。

巴威爾感覺到，他們不像征服了未知之域而凱旋歸來的勝利者，反而像一羣沉默的老兵，沉默的遵守着紀律，堅定的走向一場不可挽囘的戰爭。

「我想知道！」貝茜玲小聲的說，她狹長的眼睛瞇了起來：「我想知道他們是否眞找到了？」

「不管他們找到的是什麼，」巴威爾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這個發現似乎沒使他們太高興。要是純基督徒的話，一定會認爲他們是跌進地獄裏去了。」

「不，」這個女孩說：「人類並不太恐懼地獄。」

巴威爾看到寇山的目光轉移到他身上，但那一刻所有的奇特緊張，阻止了他向他打招呼。他只揮了揮手，寇山也只微微的點了點頭，寇山板着的曬黑了的臉上，仍然保持着那股絕望而含有敵意的戒備。

孟博士在那羣等候着的記者前面停下來。在他等候着那兩個年輕人抬箱子上來的時候，鎂光燈不斷閃亮在刮着風的黑夜裏。巴威爾端詳着他那張出現在鎂光燈中的臉。

他看得出來，孟博士已崩潰了，而寇山、克禮、瑞斯却仍然是堅强的，不管這恐懼重擔的根源是什麼，它都只有使他們更團結更冷靜和更堅强。但孟博士却已經垮了，他疲憊不穩的動作，就顯示出他的神經已承受了這個負擔，而他深陷下去的臉更是神情恍惚。

「各位先生，多謝你們的等候。」

他的聲音低沉沙啞而且時斷時續。由於鎂光燈的耀眼，他下陷的眼睛，可怕的在面前人們的臉上轉動，並時而警惕的看着那兩名警察身後的人，他一定看到那羣站在航運大廈門外的人當中，有他帶着褐色大狗的瞎眼的妻子，但他沒有管她。他又回頭看了一眼身後三個保護着那個沉重箱子的同伴，臉上出現欣慰之色。

「你們的等候將證明出是值得的，因爲……」他沙啞的聲音，在巴威爾聽來是非常的急促，似乎是深怕會突然被打斷一樣：「因爲我們有件事情要告訴全人類。」他喘了一口氣：「各位先生，這是可怕的警告，因爲一些最最邪惡的目的，已經被埋藏壓制了很久。」

他緊張的做了一個僵硬的手式。

「現在我必需告訴全世界——假若說出來的時機還沒有過去的話——因此請記下我要告訴你們的話；假若你們辦得到的話，還要請你們將我的聲明傳播出去，請將我們帶回來的證據攝影成紀錄。」他用脚上破舊的靴子踢了踢那木箱：「假若你們辦得到的話，請今晚就印成鉛字，就在廣播中傳遠出去。」

「保證辦得到，博士。」一個電臺記者笑着舉起了他的麥克風。「這是我們的事，我錄好音，卽刻趕回廣播室，只要你的話有什麽政治問題。我想你是要對中國的局勢發表點你的看法？」

「我們在中國看到了慘烈的戰禍，」孟博士嚴肅的對他說：「但我不是要談這些。我所要說的比任何戰事新聞還要重要，因爲這可以幫助各位瞭解爲什麽要發生戰禍。我將解釋很多人們從來不知道的東西，以及許多我們被教會要拒絕承認的事情。」

「好的，博士。」這位廣播記者調整好他的裝備：「開始。」

「我要告訴你們……」

孟博士咳起嗽來，又深深呼吸。巴威爾聽到了他費力的氣喘聲，並且看到寇山憔悴的臉上閃過一陣驚惶。寇山拿了一條手帕給孟博士，他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巴威爾却正緊縮在他的大衣裏，站在潮濕的東風下發抖。

「各位先生，我要告訴你們某些驚人的事情，」孟博士又沙啞的繼續下去：「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僞裝和看不見的敵人，一個邪惡的家族，他們混跡在眞正人類的中間，隨時準備做壞事，却不會遭到懷疑。這是個隱伏的敵人，比任何你們所謂的陰謀破壞國家的第五縱隊還要隱密。我要告訴你們『黑色彌賽亞』——夜暗之子——將來的消息，他一旦在眞正人類中

出現，這就是人類要發生大動亂的朕兆。」

這位疲憊憔悴的老人又痛苦的喘着氣。

「各位先生，準備接受一次震驚，這是個可怕的消息——開始你們也許會懷疑，就和我先前一樣。這眞是可怕得要人難以相信，但你們也得和我一樣，必需加以接受。等下你們會看到我們從阿拉山史前古塚帶回來的埋葬物。」

「我們的發現已解決了很多難解的現象。」說到這裏，他凹陷的眼睛又感激的看到那護備着木箱的三個人身上，並且微微的向他們鞠了一個躬：「我們已發現到一些謎底，這些都是所有科學所不能解答的——但對某些神秘的事物來說，這些問題却是如此明顯，是屬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不過我們大多數的人都甚至感覺不出它們的存在。」

「各位先生，爲什麽有罪惡？」孟博士沉重的臉上滿佈着痛苦：「你們是否曾意識到過不幸後面的邪惡動機？你們是否曾爲世界的混亂，戰爭的陰影和家庭的不和，感到過困惑？看看每天報紙上的犯罪新聞，你們是否對人類的窮凶極惡感到震驚和恐懼？你們中間是否有些人，某時候還會對自已內心中的悲劇性的分歧感到詫異，這時候你會明暸到在你的下意識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個罪惡的泉源。」

「你們是否詫異……」孟博士說到這裏嗆得彎下了腰，他吃力的呼吸着，顫抖的雙手緊壓在身體兩邊。他的臉上出現不祥的鐵靑色。他用手帕掩着口咳嗽，然後又擦了一下臉。等到他重新說話時，他的聲音更緊張沙啞，變得更尖起來。

「我沒有時間來一一列舉出我們生命中所有的罪惡之謎，」他喘着氣說：「但是——請注意！」

巴威爾爲一種邪惡而難解的緊張意識所困擾，他不安的環視着周圍的人。只見一個攝影記者正將一卷膠卷放進攝影機裏去；那個廣播記者正在忙着弄錄音帶；而那羣忙碌的記者，却機械式的在筆記。

貝茜玲站在他旁邊發呆，雙手緊揑着蛇皮手提袋，緊得兩手都發白。她碧綠的眼睛，一直叮着孟博士帶着病色的臉，顯出她慣有的那種專注。

巴威爾心頭掠過一陣驚詫，爲什麽貝茜玲會使他感到害怕？而她對他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主要的原因又在那裏？有什麽吸引力比那頭火似的紅髮和他對她模糊的恐懼更爲强烈？她心中又有多少孟博士所謂的善，她裏面又有着多少邪惡和人天交戰？

但她一直未注意到巴威爾，而仍然瞪視着孟博士。她蒼白的嘴唇微動，白皙的雙手凶猛

的扭轉着蛇皮手提包，彷彿那是個有生命的物體一樣，巴威爾感到不安，因爲看到她的手指都彎成爪子狀。

這位喘着氣的老人終於緩過來一口氣。

「記住，各位先生，」他吃力的喘着氣說：「這不是一時的幻想，而是卅年前我就懷疑到的一個事實。一次可怕的事件，使得我讀完了佛洛伊德的全部作品，他對心理學上潛意識的新發現，只是對人類思想和行爲的一種透視性的描述，還不是對我們所見到的罪惡的眞正解釋。

「我當時是一個執業的精神病醫師，在顧哈文醫院服務。我放棄了我的醫師生涯，只因爲我懷疑到的眞理，對我以往所學的都是一種嘲弄；使我一切幫助精神病的努力，都成爲一種殘酷的贋品。不幸的是，我和老顧哈文醫生也發生了相當激烈的爭論——目前顧哈文醫院的顧院長就是他的兒子——這都是爲了這次的不幸事件。

「於是我轉向別的方面，想找證據來證明我所恐懼的事情，但找不到。我到國外去研究，最後接受克拉頓大學的教職。我極力想讀通人類學、考古學、人種學……以及所有具有眞正人類天性的科學。我的研究使我逐件逐件的發現一些事實，可以證實一個人所應害怕的恐怖事情。」

這位病容滿面的老人又在深深吸氣。

「很多年來，」他痛苦的小聲說：「我都試着單獨工作，你們一定會明瞭我的用意，同時找助手也是多麽不容易。我甚至容許我心愛的妻子來協助我，因爲她已經知道了我這項秘密，她因此而失明！由於她這次的偉大犧牲，更證實出我們一切的害怕，都是有確切的根據的。

「不過我終於找到我能信任的一些人，」孟博士蒼白的臉出現了短暫的笑容。他空洞的眼神，又再轉到那三張嚴肅緊張的臉上一下：「後來我就訓練他們來分擔……」

這位老人聲音又嘶啞了，不得不停止下來。他彎下腰，臉色蒼白的掙扎着呼吸，寇山扶住他以防跌倒，一直等到這陣劇烈的痛苦過去。

「原諒我，各位先生，我一直爲這病所苦。」他說話的聲音似乎微弱了一點；他無力的用手帕擦着爲汗水濕遍了的臉。「請忍耐我一下，」他喘着氣說：「我會盡量的講快點——我必需說清楚這件事的整個背景——假若你們想完全明瞭的話。」

寇山在他耳畔小聲說了點什麽，他沉重的點了點頭。

「我們有一個理論，」他嘶啞的聲音加快，似乎是在趕時間。「但我們需要證據，才能向眞正的人類提出警告而使他們有抵禦的力量。我們所需的證據只有在過去的灰燼中才能找得到。十年以前我放棄了大學的教職，去搜尋這人類和半人類的舊時出生地，要去找具有說服性的證據。

「各位可猜想得到我們所經歷的困難和危險，我沒有時間將它們一一舉出。蒙古幫匪搶刼了我們的營地，我們差點因缺水而死，也幾乎給凍死。然後是戰爭把我攆了出來，當時我們正好找到了第一個人類尙未進化完成時期的位置。」

他又沉重的呼吸起來。

「常常有些情況顯示出，似乎那些黑暗之子早知道我們懷疑到他們，總想在我們未暴露他們以前，就把我們除掉。美國國務院不讓我們回國，中國政府總想不要我們進去，而共產黨却把我們當間諜扣留，直到我們說服他們，我們是在追求比軍事情報更重要的東西爲止。人和大自然都在和我們作對。不過我却有這些堅強的孩子陪着我！」

這位老人又彎下腰去，忍受着另一次的痛苦。

「最後我們找到了我們所追尋的東西，」他勝利的喃喃着：「同時將它從那個位置帶回家來。」他又用靴子再度踢了一下他三位同伴所護衞着的那隻草綠色的木箱。「我們帶來了，它就在這裏。」

他再度的直起腰來，奮力的吸氣，痛苦的掃視着他前面這些人的臉。巴威爾和他呆滯下陷的眼睛作了短暫的接觸，在那裏面他看到了可怕的急迫掙扎和恐懼神情，他明白這個長期來的朕兆。孟德博士拚命的痛快的說出這件事實，可是怕人們不相信，不敢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各位先生，目前還不要定我的罪。」他費力的啞着聲音說：「假若所有這些事情的預防措施證明出是不必要的話，請各位原諒我。等你們明白了事情以後，就會諒解的。現在你們都差不多準備好了，我必需簡短的說完其餘的話。在我被制止以前，我一定要說出這個消息。」

他長滿斑點的臉扭曲顫抖起來。

「各位先生，雖然這有危險，你們中間每個人，每個聽到這個消息的人，都有致命的危險。但我還是祈求各位聽…因爲我仍然希望……傳播這項事實眞相，在他們還未能殺戮過多之前完全制止，…爲了打敗那些神秘的族類。」

孟博士又彎下腰顫抖，奮力的呼吸着。

「這是在十萬年以前——」

他說不出話來了。他雙手瘋狂的揑住喉嚨，似乎是盡力在想開道出氣口，他喉管裏「喀洛——喀洛」的在響。他扭曲的臉和成爪狀的雙手也變成了紫靑色。他搖晃着跪了下來，跌入寇山的懷裏，仍然在張着嘴想講他已講不出的話。

「這是不可能的！」巴威爾聽到寇山震驚的低語：「不可能——這裏不應該有貓的！」

巴威爾憤怒的看了貝茜玲一眼，只見她一動也不動的僵立着，瞪視着這個喘着氣的探險者。她的兩眼瞳孔在夜暗中擴大，變得非常黑非常古怪。她板着的臉孔，白得和她的白皮大衣一樣，上面沒有任何表情。她雙手緊揑着她的蛇皮手提袋，凶猛的在扭曲着。

但貓在那裏呢？

手提袋如今是合上的，他再看不到裏面那隻快樂的黑貓了。不過那個受驚的人爲什麼不喊別的，獨獨叫到貓呢？

巴威爾在寒冷的東風裏打起冷戰來，他又望回到孟博士那裏去。

寇山和史克禮已將這個在死亡中掙扎的人放平在地上，寇山脫掉身上的卡其布襯衣，疊起來放在孟博士的頭底下當枕頭。但季瑞斯仍然守在木箱旁邊，兩眼轉動，充滿了警覺。似乎是箱子裏面的東西，比這位老探險者最後的痛苦還要重要些。

孟博士命已垂危，他雙手揮動掙扎着吸氣，最後無力的垂了下來。他長滿斑點的臉色已變得鬆弛，臉色也成爲蒼白色。

他掙扎的踢動了幾下，最後又靜靜的躺了下來。似乎眞的有一個絞首器的鐵箍，在他的喉嚨上旋緊了，他是窒息而死的。

「退後點！」寇山大聲喊着：「他因缺乏空氣快要死了。」

一道鎂光燈眩目的響起。警察在推那些擠近搶鏡頭的攝影記者往後退。有人在高聲叫救護車，但孟博士已經不動了。

「邁可！」

巴威爾聽到這聲尖叫。他看到瞎眼的孟夫人從警察守圍着的航運大厦遙衝了出來，這隻大狗還跟在她身邊，她快跑着，似乎是眼睛又復明了一樣。一位警官想制止她，可是大狗沉默的露露牙齒，就把他嚇退了。她跪到屍體旁邊，顫抖的手指摸索着死人長滿斑點的臉和蒼白的手。她手上的銀戒指和銀手鐲在燈光下閃着寒光，滴滿了她由墨鏡後面空洞眼眶中所湧

出來的眼淚。

「邁可，我可憐的無知的人！」巴威爾聽到她使人心酸的喃喃聲：「爲什麼不讓我和土克來保護你？難道你看不出他們已經接近了嗎？」

第三章　狼形白玉簪

躺在滑行道上的死人沒有答覆這陣痛苦的喃喃聲；這位縮成一團的瞎眼婦人也未再發出任何聲音。巴威爾揮了揮手，示意要其他的記者後退，他的喉嚨似乎有東西哽住，背脊上也覺得涼涼的。他沉默的轉臉向着寇山。

寇山的那雙碧眼，空洞的瞪着他面前的人。他只穿着一件汗衫的身子，到處都冷得起鷄皮疙瘩。他似乎全未注意到這些嘈雜的記者，當巴威爾把大衣脫下來披在他身上時，他開始也沒有任何表示。最後他才冷漠的說：

「威爾，謝謝，我想天氣是很冷。」

他屏住氣，轉向這些新聞記者。

「各位先生，有一件新聞要告訴你們，」他平靜的說，「孟博士的死訊，他是位著名的人類學家和探險家，請注意別把他的名字拼錯了。」

巴威爾一把拉住他緊張的手臂說：

「寇山，什麼東西殺死他的？」

「驗屍官會說是自然死亡。」他的聲音依然平淡不帶感情。但是巴威爾感到聲音裏的僵硬。「你知道的，他多年來都有哮喘病，而在阿拉山時候，他又告訴我們他心膜瓣有毛病，而且是在我們出發以前就知道的。你會明白，我們的遠征並不是去野餐，不適合他這種年紀而有病的人。我們都感到相當累，我想這次他那老心臟是受不了這種緊張了。」

巴威爾看了地上的屍體和正啜泣着的那婦人一眼。

「告訴我，剛才孟博士最後想講的是什麼？」

寇山費力的嚥下要說的話，他的碧眼也躲開巴威爾而轉看到寒冷的黑暗中去。等到他目光再轉回來看到巴威爾時，他披着大衣的兩肩聳動了一下，在巴威爾看來，這似乎是要抖落像那件黑色大衣一樣蓋在他身上的恐懼。

「沒什麼，」他沙啞的喃喃說：「眞的沒什麼。」

「哈，是寇山嗎？」巴威爾身後有一個人厲聲喊着：「你現在可不能再向我們說推辭的話了。」

寇山又嚥了一口氣，猶豫了一下，顯得很不高興。

「痛快的說出來，寇山！」這位電臺記者要求：「你總不能說所有的這些前後發生的事情，一點都沒什麼吧。」

寇山點了點頭，似乎是在考慮。

「我怕沒有什麼值得作頭條的新聞。」他方下巴的臉上那股悲懼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種憐憫的表情。「你們知道的，孟博士已經失去舊時的精確性了。沒有人能懷疑到他工作的正確性和創造性，但我們曾極力制止過他，不要用這種帶着喜劇味道的態度公開發表。」

「你的意思是說，所有關於你們在蒙古的發現的談話，都是一種瘋狂的插科打諢？」這位電臺記者憤怒的咆哮起來。

「正好相反，」寇山安撫他說：「孟博士的工作是既正確又重要。他的理論和我們所找到的支持這些理論的證據，都是值得人類學界每個職業科學家所注意的。」

寇山一直不敢看這位老人的屍體和那位沉默的婦人。他盡量使他緊張嘶啞的聲音放得平靜些。

「孟博士的這些發現是非常的重要，」他以率直的口氣說：「我們其餘的人都勸他，無論如何要以通常的方式來發表，以正式論文送到某個已被承認的科學團體去。現在由於這次

悲劇，這更毫無疑問的，將是我們將來要採取的方式。」

「但這老人一直在暗示着某種危險，」一個攝影記者又插進來：「暗示着某個人不想要他說出來，而就在他要說的節骨眼上，他失去了知覺。這他媽的眞巧，寇山，你不會就這樣被嚇倒吧？」

寇山緊張的吸了一口氣。

「當然，我們有點緊張，」他沙啞的承認說：「但有什麼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他有敵人在現場？」他下陷的兩眼又看到夜暗中去，似乎是在找尋這個看不見的敵人。「沒有，」他堅決的說：「孟博士在此時此地死，只不過是一個悲劇性的巧合。也許還算不上巧合。無疑問的，心臟發作是由於他自己興奮過度。」

「但他所說的『黑暗之子』是什麼意思？」這個電臺記者插口說：「他所謂的『黑色彌賽亞』又是什麼意思？」

寇山憔悴的臉上勉强擠出了一點笑容。

「孟博士喜歡看偵探小說。他所謂的『黑暗之子』，我認爲只是一種象徵的名詞——也許是擬人化人類的無知。他喜歡用描述象徵的詞句，而且他也想使他的這次講話，顯得戲劇性一點。」

寇山向着木箱點了點頭：

「各位先生，這裏面就藏着你們的新聞。我只怕孟博士選擇了一個不幸的宣傳手段。不管怎樣，人類進化的學說不再是頭條新聞。知道人類起源的各種詳細情形，對像孟博士這類的專家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會引起大街上行人的興趣——除非是將它戲劇化。」

「該死的！」這個廣播記者轉過身就走：「這個老傢伙讓我白跑一趟。」一輛救護車開到了飛機旁邊，他守視着瞎眼的孟夫人向她丈夫作最後的告別，巴威爾很高興她看到那些此起彼落的鎂光燈光。

「寇山先生，現在你們的計劃是什麼？」一個穿着黑色服裝，長着一張鷹臉的人問。巴威爾認得他是一個專爲某個通訊社報導科學的記者，「什麼時候你們才會給我們末宣佈出的餘下部份。」

「不會很快，」寇山耐心的轉過頭去，讓一個攝影記者拍照，在那些毫不留情的閃光燈中眨着眼睛。「你明白的，我們都感到孟博士話說得太早。我想我所有基金會的同事，都同意，我們從阿拉山帶回來的東西，將放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裏作詳細的研究，並參考孟博士

所有的筆記和論文，然後我們才能作某些宣佈。在適當的時侯，基金會會發行一本專著來說明他的研究工作，這也許需要一年的時間。」

在不耐煩的人羣當中，有個人嘴裏發出不禮貌的響聲。

「不管怎樣，我們都得到了一條新聞。」這位科學記者高興的銜着他笑。「假若你喜歡這樣，我們將就僅有的資料來說。我已經能看到聳人聽聞的標題——『史前的咒詛奪去了盜墓者的生命』」。

「你們高興發表什麽就儘管發表。」寇山又張望了一下黑暗的四周，巴威爾看出他內心的不安。「不過目前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聲明發表——除了我代表基金會，爲這次的使各位洩氣的悲劇事件道歉。我希望各位在寫孟博士的時候，手下留點情。等到他的工作全部發表以後，他的確可以和佛洛伊德和達爾文並列爲少數在人類學上的榮譽人物。他是眞正的偉大，卽使是有時候有點古怪。」

他帶着倦色的臉上出現了堅毅的神色。

「這就是我或者是任何我們的人所可以奉告的。」

這些攝影記者在他堅毅的臉上，用掉最後一隻鎂光燈泡，然後都開始收拾裝備。這個電

臺記者捲好了電線，拿下了麥克風。這些新聞記者勉强在以這場模糊而未解決的事件，來撰寫他們的新聞稿。

巴威爾尋找貝茜玲的人，只見她正進入到航運大厦中去。他猜想她是偷偷溜去打電話到「呼聲報」，將這件新聞告訴她的改寫人。但他自己的交稿限期是午夜十二點，是爲「明星報」的早版而寫，他還有時間來解決這個孟博士的死亡之謎。

他衝動的上前去抓住了寇山的手臂。這位高大的探險者，先是因爲這出其不意的接觸，輕叫着閃躲了一下，接着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在這場悲劇性的折磨以後，他當然是有點神經過敏。巴威爾將他拉到一邊，和他走向機尾部份去。

「寇山，這是怎麽一回事？」他低聲的問：「你拖長延後的時間是不錯的，但做得還不够好。老孟德的前後經過都是眞的，你們也是專心奉獻而毫無怨言，但你們在怕什麽？」

寇山的碧眼注視着他的眼睛，眼神中充滿了憂鬱和憤怒。巴威爾在想，他是在研究他，想發現他裏面某種隱密僞裝的敵人。寇山打了一個冷戰，將寬濶的肩膀縮在他由巴威爾所借穿的那件嫌緊大衣裏，不過他疲憊的說話聲，倒還相當鎭靜。

「我們都怕有剛才所發生的那件事。」他堅持着如此說：「我們都知道孟博士有病，我們從海岸飛行到這裏來，必需爬過冷鋒面，而這個高度一定壓迫了他不良的心臟，所以他堅持要在此時此地發表聲明，也許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

巴威爾搖了搖頭。

「這幾乎可以說得通了，」他緩慢的說：「但哮喘病發作通常都不會致命，同時心臟病的發作也不是事先可以預料的。我不得不相信，你們是在害怕着某種別的東西。」他又抓住寇山的手臂：「寇山，難道你不相信我？我們不仍舊是朋友嗎？」

「不要做傻瓜，威爾，」寇山顫抖緊張的聲響，破壞了他强裝出來的鎮靜：「我不認爲孟博士完全信任你，他所信任的人很少。當然我們一直是朋友。」

他不安的聳了聳肩，目光避開了巴威爾懷疑的眼神，轉向到那個鎖着的箱子上，史克禮和季瑞斯還緊張的在箱子兩邊警戒着。

「現在我必須走了，威爾，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們得安排孟博士的遺體，照顧這口箱子，還得將行李運到基金會去。」他脫掉那件大衣，顫抖着對巴威爾說：「威爾，多謝，你需要它，而我有件大衣在飛機上，現在我得走了。」

巴威爾接過大衣來，又催勸着說：

「抽點時間去看看洛娜，你知道她帶着小蓓蒂在等着和你見面。」他指了指航運大廈的燈光。「老班恩也在那裏等着見瑞斯，而季家老夫婦從布魯克林趕到這裏來迎接克禮。」他的聲音也帶着憤怒：「寇山，這是怎麽一回事，難道說你們就抽不出一會工夫去會會你們的家人？」

寇山的眼睛又變得憂鬱起來，似乎內心有着隱痛。

「威爾，等我們能去看他們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去看他們的。」他停下來在破爛的行李堆裏，找出一件舊皮夾克和一隻從飛機上搬下來的柳條箱。

「老天，威爾！」他沙啞的低語着：「你不會認爲我們不是人吧？我已兩年未見到我的妻子和小孩了；可是我們得照顧孟博士的箱子。」

他不耐煩的想轉身走。

「寇山，等一下。」巴威爾又抓住了他的手臂。「我還只問一個問題。」他放低了聲音，低得好讓救護車邊和卸飛機的人聽不到。「那隻貓和孟博士的死有什麽關係？」

「嗯？」寇山的手臂顫動了一下：「什麽貓？」

「這就是我想知道的。」

寇山面色不佳的臉變得非常蒼白。

「在他臨死的時候，我聽到他在小聲的說，可是我沒看見貓。」

「寇山，那又是爲什麼？」巴威爾緊接着又問：「貓又有什麼關係？」

寇山仔細打量着他，眼睛瞇了起來，顯得有點怪怪的。

「孟博士的哮喘是因爲過敏，」寇山嘶啞的喃喃着說：「一種對貓毛皮的過敏；他曾經作過敏感試驗，而證實了這一點，每次他走進一個曾經養過貓的房間裏，靠得住一定會哮喘發作。」

說着他又驚恐的吸了一口氣。

「威爾，你在這裏看到了貓？」

「不錯，」巴威爾點了點頭：「一隻黑貓……」

他感到寇山是嚇呆了，而此時他又看到貝茜玲由航運大厦裏走出來。燈光照在她的紅髮上，他的走路姿態迅速有力而優美，就像某種在森林中徘徊着的野貓。他不明白爲什麼會想到這個譬喻。她憂鬱而熱情的眼睛發覺到了巴威爾，她愉快的笑了。

「在那裏？」寇山急迫的低聲問道：「小貓在那裏？」

巴威爾注視着貝茜玲秀長的眼睛，某種感覺使得他決定不告訴寇山她帶着一隻貓的事。對她的某種感覺打動和改變了他，但他又不想去對這種感覺下定義。他以一種低而快的聲音，含糊的結束了他的話：

「在航運大厦外面的某處地方，就在飛機還未到達以前出現的，我沒注意牠跑到那裏去了。」

寇山瞇着的眼睛裏，似乎是因懷疑而變得嚴厲起來。他張開了嘴，彷彿要問點別的問題，但他看到貝茜玲站在旁邊，他又把話嚥了下去。看在巴威爾眼中，似乎他像一個打架的人彎下腰，防備一個可怕的對手。

「那你就是寇先生了！」這個女孩輕柔的驚呼了一聲：「我正想請教你一件事，是爲『克拉頓呼聲報』的，假若你願意同答的話，你們這隻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呢？」她秀長的眼睛熱切的打量着那隻鐵皮綁着的箱子和守護在箱子旁邊的那兩個人：「是幾斗鑽石？還是一張原子彈的藍圖？」

寇山的神情就像戒備着的拳擊手，他輕輕的說道：

「我怕沒有什麽使人驚奇的東西，我敢肯定，沒有什麽能引起報紙讀者興趣的東西。這些東西丟在馬路上，你都不會去檢的。就只是一些古老的骨頭和零零碎碎的爛東西，都是在史前時期就丟掉不要的。」

她溫柔的望着他笑起來。

「拜託別這樣，寇先生，」她抗議說：「假若你們的箱子沒有價值，爲什麽……」

「對不起，失陪！」寇山突然厲聲的說了一句。這個女孩拉着他的手臂，但他擺脫了。他頭也沒囘的走到了那兩個守箱子的人身旁。

寇山指着航運大厦旁邊那些焦急等候着的人羣，低聲的向一個警察說了點什麽。巴威爾站在貝茜玲身旁，眼看着季老爹和史家夫婦以及洛娜，走囘到了飛機旁邊。這位動作很快的老人，在和他英俊的孫子握手。史太太哭倒在她瘦削戴眼鏡的兒子懷裏。史先生雙手抱着他們母子兩個。

寇山就站在木箱旁邊等待着洛娜，他飢渴似的吻着洛娜，將小蓓蒂用雙手舉起來。這個孩子現在是笑了，但她吵着要父親的手帕，拚命的擦她剛才哭過的淚痕。洛娜想拉她丈夫到一邊去，可是寇山一下坐到木箱上，把孩子抱在膝上。

史太太雙手抱着兒子，突然開始大哭起來。

「也許箱子裏除了他說的東西以外，是沒有別的什麽。」貝茜玲在巴威爾的身邊小聲說：「但他們和老孟德却都願意用性命來保護。」她秀長的眼睛又望着機場燈光上面的黑暗天空。「這是不是很好笑嗎？」她微聲低語着：「假若他們眞的是這樣的話。」

「但這並不太好笑。」巴威爾不滿的說。

又是什麽東西使他打起冷戰。也許是剛才他借大衣給寇山的時候，他自己着凉了。他站得離開貝茜玲一點，因爲他不願意接觸到她光滑的白色皮大衣。他不禁又想起了那隻小貓。這個紅髮女孩有可能是這個極其殘忍的女兇手，但他想到這點，心裏又有點不舒服。

巴威爾不喜歡女兇手這個名詞。他在警察局裏，看過太多的女罪犯，可是從來沒見過像貝茜玲這樣艷光照人的。但如今是有一個人死了，是由空氣中傳播的貓皮蛋白分子所殺的，它的效果和絞刑手的繩子一樣。而這個身材高挑動人的紅髮女孩，應該爲這隻貓的存在而負責。

當他無意中再去看貝茜玲的手提袋時，巴威爾更是嚇住了，手提袋已經不在。這個女孩的目光似乎也在隨着他的目光在動。突然間她的目光黯淡，臉變得和她穿的皮大衣一樣白。

「我的手提袋！」她攤開空空白白的玉手說：「一定是在我忙着寫新聞稿的時候，放在什麼地方了。那是艾姑媽送給我的，我必需找到才行，裏面還有一樣傳家之寶——一根白玉簪。威爾，你願意幫我找一找嗎？」

巴威爾陪着她走到剛才救護車的地方，然後又在候機室的電話亭找了一下。當在兩處都找不到手提袋的影子時，威爾一點也不覺奇怪，貝茜玲人精靈而且不迷糊，不像是丟東西的人。最後她看了一下她鑲鑽錶面的手錶說：

「威爾，不要找了，」她輕鬆的說，一點也看不出難過的樣子。「眞多謝，也許我根本沒丟掉，而是在我還小貓給她的時候，她連手提包一起接過去了。」

巴威爾極力在臉上不表示出鄙視的神態，但他仍然懷疑根本是否有艾姑媽這個人的存在。他看到當孟博士躺在地上掙扎的時候，她的長指頭拚命的在扭這隻手提袋。但是他沒把這件事說出來，他對貝茜玲不瞭解。

「謝謝，威爾，」她說：「現在我要打電話回報社了，假若我搶了你的先，那要請你原諒。」

「要看完整事實，還是得看『明星報』。」巴威爾笑了笑，引述了他報紙的一句口號：

「我還有午夜以前的時間，可以用來找出他們帶回去的那隻草綠色箱子裏裝的什麼，以及老孟德死的原因。」突然間他的笑容消失了，某件事使他嚇了一口氣：「我……我能再見到妳嗎？」

他注視着她光滑的白皮大衣，困難的等着她的答覆。他極其希望和她再見面；他不知道是因爲他有點懷疑她殺了孟博士，還是他非常希望再見她？她皺了一下眉頭，接着她發出微笑，他才感到鬆了一口氣。

「威爾，假若你喜歡的話。」她的聲音充滿了柔情：「什麼時候呢？」

「吃晚飯——今晚如何？」巴威爾盡量不露出內心的狂喜：「九點會不會太晚？現在我要去找出基金會到底怎麼處理那隻神秘箱子，然後我還得寫我的新聞稿。」

「九點不晚，」她愉快的說：「我喜歡夜，而且我也得守住這隻箱子。」

她秀長的碧眼瞪着看那三個疲憊的人的時候，眼神又變得陰沉起來。那三個人正小心的在將箱子裝進班博子的車子裏去。他們的家屬就站在後面看着，一個個都是一付困惑沮喪的樣子。巴威爾觸及到貝茜玲的白皮大衣，他又在冷冽的寒風中顫抖起來。

「九點？」他嘶啞的說：「在那裏見面？」

貝茜玲突然揚起畫過的眉毛，詭秘的微笑。

「今晚？威爾，」她輕哼着說：「洛娜會認爲你昏了頭。」

「也許我是昏了頭，」他摸了摸她的皮大衣，强忍住那股寒意：「這對我來說也是件打擊——即使在她丈夫和我鬧翻了以後，孟夫人一直還是我的朋友，我的確感到難過，但寇山會照顧一切的。我希望妳能決定和我一起晚餐。」

他的心裏還在想：我還希望妳會告訴我，爲什麽要帶那隻貓到這裏來？爲什麽妳要虛構一個艾姑媽？同時妳有什麽理由要孟博士死？又有什麽感覺使他屏住了氣，他滿帶希望的等着她答覆。

「假若我能够抽得出時間的話。」她露出潔白的牙齒笑了笑：「現在我得用跑步的了；我必需打電話給報社，然後我要問問艾姑媽。」

她眞的跑走了。他在想，她跑起來的樣子，眞像某種野性動物。他守視着她走進電話亭，微微的感到有點奇怪，以前沒有任何女人能像她這樣使他激動，她清脆柔美的聲音依然縈繞在他的腦海裏。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收緊下巴，伸屈了一下手指。忽然間他希望自己未曾喝過這麽多的威士忌，而使得自己身材更好一點。他現在還看得見電話亭裏貝茜玲的白色大衣，他又打了一個冷戰，也許他是受涼了。他下了決心，轉過身走了。他在懷疑，假若他發現到貝茜玲是兇手，那他會有什麽樣的感覺。

寇山和他的同伴已經將木箱放在班博士的車子裏運走了，洛娜和其他的人留了下來，又垂頭喪氣的囘到了航運大厦。史太太一直在抽泣着，史先生笨拙的盡力在安慰她。

「太太，沒事了，」這位矮小的裁縫輕拍着她抖動着的肩膀：「克禮會囘到布魯克林來和我們相聚，他不是爲基金會做了這麽偉大的事嗎？他一定會知道，妳把家裏上上下下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到處都擦得亮亮的，散布着食物的香氣。他也知道我們已幫他買了來囘機票，但最要緊的還是我們對他的這份愛。太太，不要再哭了。」

「難道我是在意這些清理和準備好的食物嗎？甚至我是在乎這布魯克林來囘的機票嗎？我的先生，我是在怕那隻埋在沙漠裏的可怕的東西。他們裝在草綠色箱子帶囘來的那些邪惡的古老東西。我的克禮甚至連它的名字都不敢提！」

她顫抖的兩臂緊抱着她的丈夫。

「我現在害怕，我的先生！」她哭喊着說：「那隻裝這些東西的箱子，要搬到寇山的家裏去。它已經殺害了可憐的孟博士，我怕它還會害死寇山和洛娜。我更害怕它也會要我們小

克禮的命！」

「太太，拜托，」史先生盡量想使她放輕鬆些：「克禮說妳眞是個老糊塗。」

但他的玩笑並沒有生效。

洛娜抱着小蓓蒂，兩手恐懼的將她抱得緊緊的。她面上充滿了空虛和沮喪，甚至連巴威爾她都未注意到。蓓蒂困惑的眨動着眼睛想整理好洛娜的金髮。巴威爾聽到她在柔聲的勸她母親：

「好了，媽媽，不要哭了！」

老季班恩的臉上雖然沒流淚，但那股悲傷感動得巴威爾忍不住叫了起來：「季老爹，跟我一起走，我開車送你回市區。」

「多謝，威爾，但我沒什麽，」這位老人勉強擠出了一點笑容。「不要擔心我，我明白瑞斯將箱子安全送達寇山的家裏以後，他就會來看我的，當然我感到失望，但我沒事，該死的，我還是像小羊一樣的生氣。」

巴威爾又回頭看了電話亭一眼，只見貝茜玲仍然在裏面。他追隨着心裏的一個預感，很快的走到航運大厦後面的一個大垃圾桶旁邊，在那些破爛的報紙和糖果包裝紙下面摸索着，他還摸到了一頂爛草帽。

也就是這同樣的預感，使得他挖掘出成百條的新聞；這種本能，不知道發自何處，但的確是奇妙的存在着的；狄普瑞稱這爲一個好記者必備的條件，這就是所謂的「新聞鼻子」。有一次他向顧倫博士提到這件事，這位溫文爾雅的精神病學家告訴他，這只不過是潛意識中的推理活動。顧倫這種隨便的解釋，並不完全使他滿意，但他越來越信任他的預感。

在那頂破草帽底下，他找到那隻蛇皮提包。

綢帶子的兩端散飄在握把的兩邊，破爛而扭曲，就像在緊張的指頭上纏繞過的一樣。巴威爾很快的打開手提袋，裏面是那隻艾姑媽小黑貓的軟綿綿的屍體。

紅綢帶在牠的頸子上打了個死結，緊得幾乎要把牠的小腦袋拉斷了。牠粉紅色的小嘴巴是張開的，小舌頭伸了出來，藍色的眼睛突了出來，這隻小貓是非常技巧的勒死的。在手提包的白色襯裏上有一小滴血跡，這又使他發現到另一樣東西。

他用食指撥動了這軟綿綿的小屍體，發覺到在牠黑色的髮毛中間，掃着某樣堅硬的白色東西。他小心的拔了出來，等他就着大厦散出來的燈光下一看，他忍不住輕輕的吹了一聲口哨。這就是貝茜玲所遺失的傳家之寶——白色玉簪。

在玉簪的裝飾部分，是刻成一隻奔跑着的小狼形狀，裝上兩隻發亮的青色孔雀石做眼睛，手工做得非常精巧非常的像。巴威爾忍不住在想，這隻小狼看起來就和貝茜玲一樣的纖細和優美。

玉簪的搭鈎是打開的，那根堅硬的鋼針就是插入這隻貓的體內的。他拔出來的時候，有一滴烏血跟着流出來。他在想，這一針一定是插入了貓的心臟。

第四章　巫　女

巴威爾很早以前在孟博士的班上，曾經聽過有關原始人類巫術的理論和行爲，但他對研究這所謂的神秘科學沒有興趣，因爲這沒有研究的必要。但如今這隻黑貓和那位老學者死於同時，而且死的方式也完全一樣，一定是貝茜玲殺死這隻貓的。就是不管孟博士是否死於所謂敏感症的時髦的新生物化學的神秘手法，她是否有謀殺他的企圖呢？

巴威爾相信她是有這個企圖的。

但他對這件事又要做些什麽？第一個衝動是想將這隻蛇皮手提包和它裏面裝的這樣使人不安的東西，帶到寇山的家裏去。也許他可以用這來作爲敲門磚，讓他能看到那隻木箱裏所裝的東西，但接着他放棄了這個念頭。巫術對像孟博士這類的學者，也許是個會產生豐富成果的研究對象；但要是告訴寇山，一個畫了眉毛塗了寇丹的現代女巫，就在一個現代的美國城鎮中玩弄巫術，他聽了一定只會大笑。

寇山那份冷漠傷了他的心，此外，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太願意將貝茜玲扯進這個事件中

來。

不管怎樣，也許她並沒有殺害這隻小貓，說不定是那些來看飛機降落的小孩，其中有一個下了這個毒手；也許她眞有個艾姑媽。不過，只要她決定和他吃晚飯，他對她就能多瞭解一點。他明白，他必須結束這種折磨着他的懷疑。

於是他打好主意，將白玉簪的血跡在手提袋的白襯裏上擦掉，而將它放進了上衣口袋裏。他又將蛇皮手提袋合上，塞囘到那頂破草帽的下面。他短暫的想了一下，要是收集垃圾的人看到這隻手提包，會有什麽樣的感覺，他再一想，對他們這種神秘的事也許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在他急急忙忙趕囘燈光明亮的航運大厦中時，刺骨的寒風，又使得他打起了冷戰。烏雲低垂的夜，似乎突然間顯得格外的黑。他擦了擦汗濕的雙手，只聽到一陣撕裂的聲言，再低頭一看，手帕已被他自己撕成了兩半。

在貝茜玲走出電話亭時，他熱烈的迎了上去。她的臉紅紅的，也許是因爲她剛完成一件「呼聲報」的重大任務，所以興奮成這個樣子。的確，她看起來絕不像一個兇手，但他仍需要找出，她爲什麽要帶隻小貓來，以及她是否勒死了牠，而以這種巫術使得孟博士的呼吸和心臟停止作用。

「弄好了嗎？」他喊了她一聲。她碧綠的眼睛裏閃閃發亮，她衝着他發出一個微笑，似乎是充滿着熱烈的友誼。他滿懷希望的頷首示意他在停車場的那部老爺車說：

「我可以開車送妳囘市區嗎？」

「抱歉，我的車子停在那邊，」她似乎是喘着氣在說：「艾姑媽有一場橋牌聚會，所以她乘公共汽車囘去了。」

「哦，」他盡量隱藏住他的失望，或者是盡量不顯出他對艾姑媽眞實性的懷疑：「那麽有關我們的晚餐約會如何？」

「我打過電話給艾姑媽，她說我可以去。」她愉悅的微笑使他感到溫暖。

「那太妙了！」他低聲問：「妳住在那裏？」

「狄羅津公寓二樓C室。」她告訴他說。

「啊！」他忍不住大吃了一驚。那家豪華的公寓旅館，又是狄普瑞的另一項投資事業，而巴威爾還在「明星報」上寫過文章爲它吹噓。他知道，那裏面最便宜的套房也得花兩百美元一個月。以一個初出道的記者來說，她是過得太好了一點，除非眞有這個艾姑媽，而且她

還是非常有錢。

「不過我會和你見面的，」這位身材高挑，滿頭紅髮的女孩似乎未覺察到他的驚詫，同時她溫柔低沉聲音裏所包含的某種東西，也使他忘記了這一點：「我們要去那裏呢？」

「樂布山怎樣？」他滿懷希望的提議，雖然那處郊外的夜總會，對「明星報」記者的薪水來說，的確是太貴了。

「我很喜歡那個地方。」她愉快的說。

他陪着她走進夜風裏，來到她停車的地方。這是部栗色帶褶篷的大轎車，他不安的在心裏估計了一下，這部車在黑市裏要值四千美元。初出道的記者，沒有幾個開得起這種豪華的車子。他暗暗希望，但願這是屬於艾姑媽的。

他打開車門，她很快坐了上去，穿着白色皮大衣的姿態，就和他口袋裏那匹白玉雕的狼同樣的優美。她握了他的手一會，她冷而有力的手指的觸摸，就和她的聲音一樣，使人興奮。他壓制住想吻她的衝動，怕那樣一來，會弄糟整個的事情。他的呼吸加快了，不管她是不是兇手，貝茜玲都是值得認識的一個迷人的女孩。

「再見，威爾，」她輕語了一聲：「九點再見。」

巴威爾開着那部戰前買的老爺車，到了市區大辦公室裏，寫出他爲「明星報」採訪的這段新聞。一面寫着，他一面對現代新聞稿的簡潔和公式化非常高興。

「著名的人類學家孟德博士，人類研究基金會的創辦人，剛由兩年對阿拉山沙漠史前遺址採勘回國，昨晚在本市飛機場去世，戲劇性的未說完他要向新聞界發表的這次遠征的新發現。」

這是新聞稿的第一段，他繼續又寫了些這場悲劇的簡單經過，和他自已知道的事，以及從驗屍所檔案中所抄來的一些生理資料，他很高興，這種老套的訃聞式東西，沒有地方可以揷進去有關貝茜玲或是垃圾桶的那隻死貓的事。

發完稿，他急匆匆的又趕回他那部老爺車前面，坐上駕駛座以後，才發現到自已是兩手空空的，忘了買酒。他想起好幾個月打從「明德」酒吧經過，都沒停下來進去喝一杯或者是帶瓶酒回家了。今後貝茜玲對他或酒也有好處。

他住的地方是兩間簡陋的房間，位置於麵包街一幢破舊的兩層樓公寓，廚房和浴室倒是齊全的。這幢房子而且太靠近工廠，好處是房租便宜，房東太太也不在意他喝了多少酒。

他修好面洗了澡，在找一套看起來在樂布山不會太寒傖的襯衣和衣服時，忍不住快樂的

吹起口哨來。貝茜玲可能就是他需要的那種女孩。到了八點四十分，他已經出得門來，忽然聽到房間裏的電話鈴在響。他急忙又回房接電話，心裏深怕是貝茜玲又決定不和他見面了。

「是威爾嗎？」電話裏是一個平靜的女性聲音，但語氣仍然有點兒緊張：「我想和你談談。」

這不是貝茜玲，於是他心頭一寬，他立刻聽出這是孟夫人的聲音，清晰優雅，平靜甜美，一點都沒顯示出她所遭遇到的震撼。

「你能不能開車來我這裏，威爾？」她問：「立刻來。」

他皺着眉頭看了看手錶。樂布山離中央街有四十條街口的距離，還要過河已在市區以外了。而老孟德的寓所却正好在大學校園的這一頭，離中央街的反方向有四十條街口的距離。

「現在不行，孟夫人，」他囁嚅的說：「當然我願意做一切能使妳寬慰的事情，我可以在早晨來，或者是今晚稍晚一點，但現在我有個不能失約的約會……。」

「哦，」孟夫人的聲音裏似乎充滿着痛楚。受話器裏沉寂了一會，然後孟夫人平靜甜美的聲音輕柔的問：「和那個姓貝的女人？」

「是和貝茜玲。」

「威爾，她是什麽樣的人？」

「哈！」巴威爾倒吸了一口氣。你不得不對孟夫人說實話。雖然她有這麽大的悲慘遭遇，但她對周圍的事仍然是觀察入微。「只是個初出道的女記者。」他說：「是晚報的，只在今晚才遇上的。土克似乎不太喜歡她，不過我認爲她相當漂亮。」

「別這樣！」這位盲目婦人抗議說，接着她又急切的懇求：「取消你的約會，威爾！或者是別管她，直到有時間來和我談了以後再去。行不行呢？拜託你！」

「很抱歉，」他費力的喃喃着說：「我眞的不能，孟夫人。」他忍不住在語氣當中帶着點反感：「我明白妳不喜歡她——而且妳的狗也不喜歡她，但我發覺她很討人歡喜。」

「我相信你是喜歡她的，」孟夫人平靜的說：「的確我是不喜歡她，但這有一個極佳的理由，只要你有時間來聽，任何時候我都可以告訴你，因此請有空就開車來。」

他無法告訴她他對貝茜玲發生興趣的全部原因，他自已對這些原因還無法充份明瞭。但一股憐憫油然而生，這位瞎眼的婦人正是在悲痛之中，他爲自已的不耐感到內疚，於是他囁嚅的說道：

「孟夫人，我眞抱歉，一有時間我就會去看妳。」

「威爾，自己小心一點！」孟夫人甜美的聲音顯得很急迫：「今晚和她在一起的時候，自己得小心一點，因爲那個人計劃要傷害你，而且是可怕的傷害！」

「傷害我？」他不相信的低語：「怎麽個傷害法？」

「明天來，」孟夫人說：「我會告訴你。」

「請現在解釋一下……」他倒抽了一口氣，只聽到電話已掛斷了。他將聽筒放了回去，又呆立了一會，懷疑着她的話到底是什麽意思。他想不出她說這些話的動機，除非她將她們狗和貓衝突的事，變成了她們之間的仇恨。

他回憶到，自從他認識孟夫人以來，就覺得她在情緒上有時候很古怪。平時就和任何明眼人一樣，沉靜正常，在朋友和她的音樂之中，生活得非常有生氣，甚至常常表現出歡愉。但有的時候，她丟掉了她的鋼琴，也不管她的朋友，似乎只想和她那條大狗爲伴，以及玩撫一下她戴着的那些古怪的銀質飾物。

巴威爾認爲，她這種古怪的性情，一定是那次非洲事件的後遺症，像這次孟博士的突然死亡，又喚醒了她舊時的恐懼。他一定得在明天早晨去看她，盡他一切的力量去安慰她這種沒有理由的恐懼。他還告訴自己要記住，把那兩張自動唱機的唱片帶給她，那是寇山和洛娜要他帶給她的。

但現在他要去和貝茜玲見面。

樂布山夜總會的酒吧間是一個半圓形玻璃牆的房間，隱藏着的燈，散發出一種黯淡令人憂鬱的紅色，座位全是青色不銹鋼皮椅，太過方正，坐起來不太舒服。整個酒吧的氣氛是時髦、不愉快而使人厭煩的，巴威爾在想，也許這是它有意造成的，這可以逼使顧客多買點酒喝來忘却這種氣氛。

貝茜玲坐在一道紅色燈光照着的拱門下面的一張小黑色桌子邊，連她發出的微笑也是紅色的。她白色的皮大衣已脫了下來，隨便的扔在旁邊的一張椅子背上。她坐在方正的椅子上，看起來非常舒服，似乎是周圍嘈雜的氣氛，一點都沒有吵到她。的確，她長長的鵝蛋形臉上，現出一付滿足的神態，就像隻貓一樣的安詳。

她身上那件相當暴露的晚禮服是深綠色的，這強調出她略微有點斜的碧綠眼睛。巴威爾甚至根本未想到穿晚禮服或燕尾服來，所以有很大一會工夫，他對那已經穿了一年的西裝感到難過，而且這套衣服穿在他瘦長的身上，也顯得太鬆了一點。但貝茜玲似乎沒在意，而他過了一陣子，也只顧欣賞她原先藏在白色狼皮大衣下面的優美身材，很快也把這件事給忘掉

了。她白皙而豐潤的肌膚似乎會引起他無止境的慾望，而也就是這使得他想起了孟夫人的警告。

「我可以叫兩杯鷄尾酒嗎？」她問。

巴威爾要了兩杯鷄尾酒。

他隔着桌子凝視着她，靠得是如此之近，他可以聞到她身上的幽香。在酒還沒拿來以前，他就已沉醉在她火紅的頭髮和眼睛裏的沉鬱裏；也沉醉在她似笑非笑的那股熱誠和她完美的胴體上。他發覺到自己很難再想起他的行動計劃。

她略帶沙啞的甜美聲音，使得他想忘掉懷疑她是兇手的這件事。不過他知道，除非他明白了眞像，他是永遠忘不掉的。在他內心中有着狂烈的不安，光明的希望和黯淡的恐怖一直在交戰者，他平靜不下來。

當開車在那座長橋上走者時，他就想好了盤問計劃。對他來說，動機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點。假若她根本不認識孟博士，沒有要傷害他的理由，那麽他整個的猜測都變成一件無聊的幻想。即使是貓的意外出現，導致了這件致死的敏感症發作，這件不幸的巧合，在法律上不會有麻煩，也不會使他有所不安。

巴威爾不願再想到另一面的可能上去。這位纖長的紅髮女孩在對着他微笑，時而藉着一隻脚或噴煙暗示着他們特殊的友誼，似乎是她所要提供他的，已超出了一個寂寞牢騷的記者所能夢想到的。因此他不願辜負她這番美意，他得讓她喜歡他。

他不願再去找動機了，他不敢再試着去找出她爲什麽希望孟博士死，不過，數十個未能解決的謎，仍然纏繞在他心頭，每一個這種難解的謎，都會在她的微笑上投上一道陰影。誰是孟博士的「神秘敵人」，誰在等候「黑暗之子」的降臨？

是否貝茜玲是某個陰謀集團的一份子？在這個動亂的戰後世界，很多國家和民族以及仇恨哲學，却仍然在爲生存而戰鬭。科學家們每天都在一件接着一件的發展致命武器，這件事是很容易描繪得出來的。

假設孟博士和他這小組人，在返國的漫長旅途上，經過亞洲戰場，無意中得到能辨認出某個陰謀團體的身份和它的目標，然後裝在這隻木箱裏帶回來，所以才如此小心。他們想傳佈出警告，可是在孟博士未能說出威脅的名稱時，就先死掉了。

是貝茜玲殺掉他的——他無法全然逃避掉這項最後的結論，不管這是異想天開的意外事件，抑或是曾經縝密考慮過的謀殺，她用蛇皮手提包帶到飛機邊的那隻小貓，無疑問的是這

次殺人的工具。他不喜歡這種推論，但它的確有可能。

他們的鷄尾酒來了，她擧杯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她是旣熱情又眞實，而且離他如此之近，他盡力想擺脫懷疑爲他帶來的緊張。他告訴自己，不管怎樣，這完全是他的幻想。在這個世界上，像刀子、毒藥、手提機關槍這類有效的謀殺武器多的是，沒有那個眞正想殺人的凶手，會利用一隻黑貓皮毛上的蛋白分子塵，掉在受害者經過的道路上。他安慰自己說，沒有任何講求效率的現代殺手，會用這種拿根綢帶勒住貓的頸子，而用根針刺進牠心臟的謀殺辦法。

除非那是……

巴威爾搖了搖頭擧起杯來，他帶着勉强擠出來的微笑，和貝茜玲碰了杯。他對孟博士死的可能原因想得越多，它們也就使他越不舒服。他決定專心一意的從事目前這更爲吸引人的正經事，就是和這個他平生所遇到最迷人的女孩相處。

但她要是個女巫，那又該怎麽辦？

他又補充想了一句，假若就是她用絞死小貓來制死了孟博士，那又該怎麽樣？不管怎樣，他對他這種生活也受够了，一個星期八十個小時，爲了狄普瑞那家爛報紙工作，薪水只勉强够付伙食和威士忌的錢。每天他還得喝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便宜酒。

貝茜玲也許是他更够刺激的一個避難所，卽使她自認爲是個女巫。

在他們碰杯的時候，她凝視着他，眼睛有着一種冷冷的挑戰神色。

「怎樣……威爾？」

他靠過那張八角形小桌子。

「爲……我們的今晚乾杯！」他靠得她如此之近，使得他呼吸都感困難。「茜玲，請告訴我，我要知道有關妳的一切。妳待過的每個地方，妳所作的每樣事情。妳的朋友和家人。妳有過什麽夢，對吃早餐喜不喜歡。」

她殷紅的嘴唇緩緩浮起一股狡黠的微笑。

「你應該弄淸楚點，威爾，女人的神秘就是她的魅力。」

他忍不住又再注意到她似編貝的牙齒。這使他想起愛倫坡的一篇神秘小說，那裏面提到一個男人，一直爲一種可怕的衝動所縈繞——他想拔掉他愛人的牙齒。他奮力的想擺脫這個不合時宜的聯想，開始又擧起他的杯來。他的手忽然起了一陣顫抖，白色的酒灑潑在他的手指上。

「太多的神秘使人害怕。」他小心的放下了酒杯，「我眞的有點怕妳。」

「這樣的啊？」她守視着他擦掉手上的酒，臉上的微笑似乎帶惡毒，似乎她是在內心中嘲弄着他。她說：「眞的，威爾，你是個危險人物。」

巴威爾不安的垂下頭去，淺啜了一口酒。在今晚以前，他一直認爲他懂得女人，對她們懂得太多，可是貝茜玲困惑住他了。

「你要明白，威爾，我是極力在編織一個幻想，」她冷漠的聲音帶着那股無聲的嘲笑：「你使得我非常快樂的得到了它，現在你眞的要我將它弄碎？」

「我眞的要，」他冷靜的說：「茜玲，請。」

她點了點頭，似火的紅髮灑滿了紅色的燈光。

「好吧，威爾，」她輕快的說：「爲了你，我要脫下我的假面具。」

她放下了酒杯，傾身向着他，兩條渾圓的手臂交叉在小黑桌面上。她赤裸的玉肩和胸部靠他都是如此之近。他微微的能聞得到她身上那股天然的幽香，那種清爽的香味，不帶點人造香氣的味道。他慶幸自已不要做香皂製造商廣告的對象。她稍帶沙啞的聲音放低了，很合乎他自已的冷靜。

「實際上我只是一個農夫的女兒，」她告訴他說：「我是在克拉頓郡出生的，我父母在河邊有處小牛奶場，就在鐵路橋的外面。每天早晨，上學時，通常我都得走半個小時的路去搭校車。」

她淒涼的笑了笑。

「好了，威爾，這樣撕碎了我珍貴的面紗，該使你滿意了吧？」

巴威爾搖了搖頭。

「還沒沾到邊呢，請繼續下去。」

她白皙的秀臉上，顯示出煩惱的神色。

「拜託，威爾，」她輕柔的請求着：「我不想再多告訴你我的什麼了，至少不是在今晚，這張面紗是我的保護殼，沒有了它，我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不要逼着我撕碎它，沒有了它，你可能也就不會喜歡我了。」

「不會有危險。」他的聲音變得近乎冷酷：「但我要妳說下去，妳看得出來，我仍然在害怕。」

她輕啜着鷄尾酒，冷漠的碧眼不斷端詳着他的臉，她的眼睛裏已沒有了笑意，她皺了一

下眉頭，然後又溫和的笑了。

「我警告你，那有點難聽。」

「我可以受得了，」他向她保證。「我要瞭解妳，這樣我才能更喜歡妳。」

「我希望如此，」她笑了笑說：「事情是這樣的。」

她不斷在變動神色的臉，此時做了一個不高興的鬼臉。

「我父母不太合得來，眞的，所有的麻煩都出在這裏。」她低沉的聲音中帶着勉强，時而高時而低的：「我父親……但不必在這裏詳細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全都挖出來。那年我是九歲，母親帶着我到了加州，父親照顧其他的一些孩子。這就是我幻想後面那個醜惡貧賤的背景。」

她激動的乾了杯。

「你要知道，她沒有任何贍養費，」她冷漠的聲音變得憤恨起來：「母親又恢復了她自己的姓，她工作來養活我們兩個人。她當過侍者、售貨員、速記員、汽車旅館的女中，還有電影臨時演員。最後她得到一些小角色來演，可是這對她也相當的困難。她是爲我活着，而且盡量想我長大以後，變得比她更精明點。

「母親對男人沒有好印象，當然她有足夠理由，因此她試着使我將來能保護自己，她將我變成——哦，她叫我是母狼。」她編貝似的牙齒微露，苦笑了一下：「威爾，至於我呢，母親勉强着讓我求完了學。所有這些年來，她還一直在付保險費，等她死了以後，我得到了幾千元的保險金。這多年過去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照她教的那樣做了……」

她做了一個鬼臉，勉强笑一笑。

「這就是我的描述，威爾，我是一頭殘酷的捕捉獵物的野獸。」她猛的將空酒杯推到一邊去，這個動作極爲激動，也含着相當鄙視的意味：「現在你還會喜歡我嗎？」

他不安的在她銳利的眼神下轉動了一下身子，眞感激這時候侍者上來解了圍。他又要了兩杯鷄尾酒。

貝茜玲帶着嘲弄的意味低聲問：「在我可憐的破碎的面紗後面，所隱藏的這個醜惡的眞實，是否使你少害怕我一點了呢？」

巴威爾勉强想笑，却笑不出來。

「以一個捕捉獵物的野獸來說，妳條件是太棒了。」他盡量放輕鬆的說：「我只希望『明星報』的薪水能公平的發得再高點。」他不安的聲音又出現了强硬的意味：「但我所怕的

是別的一些事情。」

他瞪視着她，因爲他意會出她白皙完美的身體帶着一股無法形容的緊張。她秀長的眼睛戒備的瞇了起來，就是她身上那股幽香，對他現在也似乎帶着警告意味。似乎她眞變成了一頭捕捉獵物的野獸，在桌子那頭蹲伏着，兇殘而想要人命。她及時來的微笑，也除不掉他這個可怕的印象。

「好吧，」她的聲音有點沙啞緊張。「你怕的是什麽？」

巴威爾一口呑下了杯中的餘酒。他手指激動的不斷敲着桌面。他注意到他的手放在她手旁邊，顯得多麽粗大而多毛。他內心在交戰着——還是那股幻想中的希望和絕望的懷疑之間的衝突——難過得令人受不了。同時有一種大膽的衝動，在逼着他把眞相全部說出來。

「茜玲……」

他制止住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氣，因爲發現到她鵝蛋形的粉臉，已變得又陌生又冷漠。她秀長的眼睛戒備的瞇了起來，似乎是她早已聽到他所想說的話。他勉强自己說下去：

「茜玲，我怕的是有關發生在機場裏的事。」他俯身向着她，又有什麽使得他顫抖起來。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滿含着指責的說：「妳殺了那隻小黑貓——我發現了屍體，妳用這來害死孟博士。」

他本意是等着她强烈的否認，他已準備好面對她的勃然大怒。由於事先缺乏準備而有的狂怒，正是他所希望的，因爲這表示小貓或者是其他某個孩子弄走而殺害的。但當他看到這個女孩臉蒙在雙手中靜靜的啜泣，他知道他的希望已全盤落空了。

他注視着她閃亮的紅髮，緊咬着嘴唇，她的絕望和痛苦表情如此的眞，這像把利刃插入了他的胸膛。他受不了眼淚，所有他殘忍的懷疑，現在全部變成幻夢，他眞是個十足的大笨蛋，他連艾姑媽的小貓都不該提起。

「茜玲，眞的……」他囁嚅的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當那個撲克臉孔的侍者放下兩杯新端來的鷄尾酒，收起那兩隻空杯子和兩美元鈔票以後，他又坐了下來，他極其想撫摸一下茜玲因哭泣而聳動的裸肩，安慰一下她受到的刺傷。突然間，他感覺不再在意她做了些什麽，反而他有着一股巨大的好奇，使得他想要知道爲什麽她要這麽做。

「拜託，茜玲，」他低聲的懇求着：「我非常抱歉。」

她抬起頭來，含淚的眼，靜靜的注視着他，兩腮上還沾滿了淚痕。她輕輕搖動那頭紅髮

，帶着失意的微垂着頭。

「這麽說你知道了。」這是她最後的一句表白，說得恨恨的。

巴威爾衝動的想握住她的手，可是她縮了回去，無力的垂在膝上。她坐在那裏靜靜的注視着他，一付柔順絕望的樣子，臉上的化粧被破壞了，甚至還顯得有點狼狽，她如今是眞的揭開了面紗，抑或這只是一付新的？

「我什麽都不知道。」他急迫的聲音充滿了焦慮和激動：「這只是一場惡夢——的確有很多事情，我不敢相信，也不能够明瞭，我——」他眨了眨眼睛，費力嚥下一口氣：「我沒想到會傷害妳到這種程度。茜玲，求你相信這一點，我喜歡妳……非常非常的喜歡……那麽，妳是知道孟博士怎麽死的了。」

她的淚眼無力的垂了下去。她在綠色皮包裏找出一塊手帕，皮包很配她裙子和眼睛的顏色。她擦去眼淚，又在臉上抹了點粉。她心不在焉啜飲着鷄尾酒，而他看到她細長手指揑着的杯子，在不停的晃動，最後她嚴肅的抬起臉來。

「不錯，威爾，」她的聲音低沉而莊重：「你發現到我的事，再要哄你，那已經沒有用了。事情眞相是很難說的，而且我知道說出來一定會使你煩惱。威爾，我是個女巫。」

巴威爾半站了起來，隨卽又坐了下去，緊張的搖晃着手裏的鷄尾酒，他眨眼看着她那傷心而帶着渴望的臉，猛然搖着頭。他吸了一口氣，張開嘴，隨後又緊閉起來。最後他氣急的問：

「妳在說什麽鬼話？」

「那就是我說過的話，」她冷靜的對他說：「我還沒告訴你，我父母爲什麽爭吵——我不能告訴你，但這就是他們吵架的原因。我是個巫嬰，而我父親發現到了，我母親是一直都知道的，而且她是站在我這一邊的。要不是她支持我，父親早就把我殺掉了，因此他把我兩個都攆走了。」

第五章　事實真相

貝茜玲俯身到桌面，她板着的粉臉，緊靠着他的臉，兩張臉同時浮動在藍色的煙霧和酒氣裏。來到樂布山夜總會的老顧客，都已習慣了這股暖暖的霧氣。她沙啞的聲音是低沉的，她秀長的眼睛，帶着痛苦和緊張，凝視着他受驚的臉，似乎是在衡量她的話產生了多大的衝擊。

巴威爾在內心中有股奇特的麻木感覺，就像是喝了大量的威士忌，他感到麻木，但也有種溫暖的盼望。他嚥着口水，又打開嘴呼吸，接着焦急的點着頭。他不太敢說話——他不願向這女孩的自白挑戰，但他不能接受。

她煩憂的粉臉上微微現出笑容，神情輕鬆了點。

「你要知道，」她緩慢的對他說：「我母親是我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年紀輕得足够當他的女兒。我明白她從來沒愛過他，我始終也沒有眞正懂得爲什麽她要嫁給他。他粗魯令人討厭，而且從來都沒有什麽錢。的確，她自己就沒按照她爲我立下的規則那麽做。」

巴威爾取出一支香煙，他不願打斷這女孩的談話，而且他在想，假若她知道了他內心的緊張和興趣，她就不會再說下去了。他緊張的手需要找點事情來做。他把壓爛的香煙盒遞到她面前時，她搖了搖頭，她緩慢平靜的繼續說下去。

「我母親曾和別一個男人相愛過，她從未告訴我那個男人的名字。這也許就是她爲什麽有這場婚姻和她對男人如此看法的原因。我父親也從來沒做點什麽使她愛他，也許他知道另一個男人的某些事情。我知道他懷疑我，不是他的女兒。」

巴威爾點上了香煙，小心的不讓手指顫抖。

「我父親是個嚴厲的人，」這女孩繼續說：「實際上他也是個清教徒，他是屬於老賽倫教派的。他雖然沒正式祝聖過——他對這一套也不太同意——但他每星期六常在街頭傳播他自己這種嚴格的信仰，只要能有幾個閑得無事的人願意圍着他聽，他隨時就傳起道來。他自認爲是一個正直的人，要警告這個世界脫離罪惡。實際上，他像魔鬼一樣殘酷，他對我就是殘酷的。」

往事舊恨，又在這女孩蒼白的臉上蒙上一層陰影。

「你要知道，我是個早熟的孩子，父親和他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就不是。我在三歲

的時候就能看點書。我瞭解別人，似乎是我能正確的意識到人們想做什麼，以及會發生什麼事情。父親不高興看到我比那些哥哥姐姐能幹，那些女兒他能肯定是他生的。」

她又微微笑了笑。

「我想我長得也不錯，這是我母親常常告訴我的，無疑的，我驕縱虛榮，有時候對別人也很小氣。所以，我一直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和，而我母親站在我一邊和他們及父親對抗。當然他們都要大得多，但就是在當時，我在找辦法整他們的事上，就顯得非常能幹。」

她鵝蛋形的臉變得非常的白。

「我也會整父親，」她低語道：「我經常在他面前炫耀我的紅髮，當時顏色還沒有現在這麼深，我母親把它梳成長長波浪形的。正好他和母親頭髮都是黑的，而現在我相信另外一個男人一定是有頭紅髮。我當時只知道我頭髮的顏色會逼得他生氣。在我五歲的時候，他第一次喊我巫童，把我從母親懷裏抓過去用鞭子抽。」

她碧綠的眼睛沉鬱毫無表情。在巴威爾看來，就像琥珀似的堅硬，爲那段無法忘懷的舊恨變得殘忍起來，她的臉除了紅紅的嘴以外，其餘部份都白得像放在另一張椅子上的白皮大衣。她低沉而急促的聲音裏帶着憤恨——他在想，殘酷得就像阿拉山沙漠中炙人的熱風。

「我父親一直恨我，」她對他說：「他的孩子也是如此。不，我始終不相信我是他的。他們恨我，因爲我和他們不同。因爲我比這些女孩任何那個都漂亮，比這些男孩任何那個都要聰明，因爲我能做些他們沒人能做到的事情。不錯，那是因爲我當時已經是個女巫。」

她狂烈的點了點頭。

「他們都合起來對付我，除了母親會保護我以外，我抓到機會也就予以反擊。我從聖經裏知道女巫的故事。我父親每次吃飯時都要唸上一章，然後說上一大堆感恩的禱告，才肯讓我們吃飯。我曾問過許多有關巫師能力的問題；母親告訴了我一點，另外我從一個接生婆那裏知道了不少。她是個古怪的老婦人，在我一個已婚的姐姐生孩子時，她來幫她接過生。當時我是七歲，我就開始實施我學會的一些東西。」

巴威爾坐在那裏傾聽着，半帶着不相信，可是仍然聽得入了迷。這個女孩緊張的臉緊靠着他，浮動在藍色的煙霧裏，表情配合着她的說話，閃動着舊時的痛苦仇恨和偶爾有的歡樂，她嘴唇帶着陰沉意味，却仍然奇特的可愛。

「我開始玩些小花樣，就如同一個孩子想玩的。後來發生了第一次的嚴重事件，那時我差不多是九歲。我的哥哥海利有條狗，名字叫泰吉，不知爲什麼，泰吉一直恨我。只要我想

摸他，他就會咆哮發威，就像那個姓孟的女人那條醜陋的狗一樣。我父親說這是我是巫童的另一個朕兆，我來是為了上帝要懲罰他。有一天泰吉咬了我，海利笑我，說我是個邪惡的小女巫。他正是要放泰吉追我——這就是他說的話。但是我告訴他，我會顯示給他看，我眞是一個女巫，我告訴他我唸唸咒語泰吉就會死，我眞的這樣做了。」

她秀長的眼睛又瞇了起來，鼻孔似乎也收縮起來。

「我想起那個老接生婆所告訴我的一切，我編了一些要泰吉死的咒語，在家庭祈禱的時候小聲唸出來。我在牠的毯子上收集了一些毛，吐口水在上面，然後放在廚房的爐子裏燒掉。於是我等着泰吉的死亡。」

巴威爾盡量想放鬆使她痛苦的緊張。

「你只是個孩子，」他喃喃的說：「只是玩玩而已。」

「泰吉在第二個星期就瘋了，」她平靜的說：「我父親不得不槍殺了牠。」

她的平靜，似乎比尖叫更為嚇人。巴威爾不安的移動了身體，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巧合。」他喃喃的說。

「也許，」女孩臉上現出嘲笑的表情，似乎看到他在開始害怕了。「但我不認為如此。」舊恨的陰影又籠罩着她的臉：「我相信我的法力，海利也相信了。當他告訴父親以後，父親也相信了。我奔向母親，當時她正在做針線。父親把我拖到外面，又鞭打了我。」

她說話說得出神，顫抖的修長指頭端起了酒杯沒喝，反而又放了回去。

「父親殘忍的傷了我的心，我覺得他既野蠻又不公平，在他鞭打我的時候，我喊着說我還要這樣做。等他一放開我，我就眞的設法去做了。我偷偷跑進了牧場，在最好的三條奶牛身上拔下了一些毛，還有我父親剛買回來一條準備繁殖的公種牛，我也在牠身上拔下了一些毛。我吐口水在這些毛上，用根火柴在穀倉裏燒掉，我又唸了一些咒語。」

她秀長沉鬱的眼睛，在煙霧中顯得迷濛。

「差不多一個星期以後，這條公牛突然倒斃了。」

「巧合，」巴威爾低聲喃喃着說：「這一定是巧合。」

她殷紅的嘴唇做了個歪曲的微笑。

「據獸醫說是溢血性敗血症，」她輕柔的說：「那三隻母牛也死了，此外還有一隻最好的一歲大的小母牛和兩隻小公牛全部死了。我父親想起我喊出的威脅話，而且海利看到我在穀倉後面挖坑，海利告了密，而父親鞭打我，一直打到我承認我是試圖殺這些牛。」

突然，她好像貓般的迅速優美動作，乾掉了杯裏的酒。她一雙碧眼直瞪着巴威爾，看了又看，似乎她從未見過比他更使人緊張的東西。她顫抖的手指旋轉着酒杯，細細的杯脚斷了，酒杯跌在地上，跌得粉碎。她看都沒看一眼，繼續又說了下去：

「那是恐怖的夜晚，威爾，父親要所有的孩子都到那個已婚的姐姐住處去；爲了逃避巫術的沾污，也爲了避免上帝的憤怒，只留下他和母親帶着我整夜祈禱。父親說要讓我受到罪惡應得的報應。」

她塗着寇丹的手指，還在撥弄着已破碎的杯脚。

「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天夜裏。母親哭着爲我求饒——我記得她跪在他面前，跪在地板上的碎玻璃上，似乎他就是一尊發怒的神。但是他對她的祈禱却沒多大注意，他只是在那間小房間裏轉來轉去，大聲問着問題，以及喊着一些殘忍的對母親和我的指責，有時候他就着臭味薰人的煤氣燈唸着聖經上的話，他一再反覆的唸着那可怕的一節：『你不能讓行邪術的人活着。』」

爲了怕她戰抖着的手指被破玻璃割着，巴威爾將杯脚從她手中拿走，她似乎也一點都未發覺。

「這樣弄了一整夜，」她細聲的說：「父親要我們跪下祈禱。他在地板上轉來轉去的啜泣，一面咒罵着我的母親。他一會又把她拖了起來，打得她滿屋亂轉，警告她不得掩護一個巫女。最後他將我從她懷裏抓了過去，又再鞭打我，直到打得我半死，然後他又唸着聖經的這句話：

『你不能讓行邪術的人活着。』」

她停頓了下來，秀長的眼睛注視着他的手。巴威爾也低頭看，只見他手上有着一滴鮮紅的血珠。他小心的將碎杯脚丟到煙灰缸去，用手帕擦掉血珠，又點上一支香煙。

「假若不是母親最後打他，使他不得不放開我，他一定會把我打死的。她拿起一張椅子打他的頭，把椅子都打碎了，可是看樣子並沒有傷到他多重。他把我丟在地板上，去取靠在門邊的獵槍。我知道他想把我和母親都殺掉，於是我唸了咒語來制止他。」

她嘶啞的聲音停止了，她困難的吞着口水。

「咒語生效了，就在他摸到獵槍的時候，他就倒在地板上。後來醫生說他是腦溢血，他們告訴他最好是學會控制他的壞脾氣。他永遠也沒有學會，因爲在他出院的那天，聽說母親帶着我跑到加州去了，他就氣得病發而死。」

巴威爾突然發現到侍者已清掃掉地上的碎玻璃，並且換上了兩杯新的鷄尾酒，他眞還嚇了一跳。貝茜玲非常渴似的舉起杯子喝。巴威爾在扁扁的皮夾裏又找出了兩塊錢。同時他在想，晚餐帳單什麼時候才會送來。他也啜飲着酒，小心的控制着自己不要打斷她的說話。

「我始終不太淸楚母親的信仰是什麼。」她自己說出這個他想問而又不敢問的問題：「她愛我，我認爲她能够原諒我任何的事情。她只要我答應，在我們安全脫離父親的家以後，我絕不要試着再來這一套。在她活着的這段時間，我是沒再玩過。」

她放囘空酒杯，她白皙的指頭還握着酒杯不放。

「母親是對的，你也會喜歡她的。威爾，你實在不能罵她不相信男人，她這一切都是爲了我。好多年過去了，我想她幾乎能忘掉在克拉頓的往事了。我知道她是想忘掉的。她從不談往事，那怕在拜訪在這裏住過的那些老朋友的時候。我明白當她知道我是什麼——眞正的我的時候，她一定是震驚得要命。」

這個女孩的眼神中恨意消失了；如今是變得水汪汪的，大而沉鬱，充滿了激情。「我一直遵守我的承諾，不再玩巫術的把戲，」她輕柔的對他說：「但是沒有東西能制止我明白在我裏面覺醒而逐漸發展的法力。我沒辦法不感覺到別人的思想，沒辦法不預知未來要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明白那就是我們所謂的新聞鼻子。」

她鄭重的搖了搖頭。

「比這還要進一步。」她平靜的說：「另外又有些事情發生了，就是我不需要再施法術，不需要有意施展法術，但是我情不自禁的就會做出一些事來。」

他傾聽着她的話，一面盡量不讓她看出他在發抖。

「在學校裏有一個女孩，」她說：「我不太喜歡她，她太聰明伶俐，老是喜歡引用聖經和干涉別人的生活，就像我那些姐姐一樣。有一次她贏得了一項新聞獎學金，那也是我一心一意想得到的。我知道她是用欺騙手段得來的，我忍不住希望她倒點楣。」

「那麼，」巴威爾深深吸了一口氣：「事情發生了？」

「是出事了，」貝茜玲柔聲的說：「正當她準備領奬學金的那一天，她忽然病了。她不管怎樣要掙扎着去禮堂，但在半路上就暈倒了。醫生說是患了急性盲腸炎。她差點死掉。假若她……」

她秀長的眼睛直瞪着巴威爾，幾乎變成了黑色，他在她眼神中看到了那些可怕的囘憶。

他也見到她白嫩的胴體在暴露的晚禮服裏顫抖着。

「你可以說這是另一件巧合。威爾，這也是我所要想的。因爲我並不是眞正恨這個女孩。我想當時我難過得快發瘋了，一直到醫生說她會好起來，我才好過點。但這不是唯一的意外事件，其他的事件不斷的在發生，都和這幾乎一樣嚴重，於是我越來越害怕自已了。」

她的聲音更低了。

「威爾，你不明白嗎？」她幽怨的眼睛在哀求他明瞭：「我不是有意施法術，但在我裏面的法力一直在發生作用。當這些表面看來是意外事件，總是隨着一個人的行動和願望發生，這就已超出了巧合的領域，你不明瞭嗎？」

巴威爾點了點頭。過了很大一會，他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最後他沙啞的說：「我想是這樣。」

「請試着從我的立場來看，」女孩輕柔的要求：「我並不想做一個女巫，我是生來如此的。」巴威爾的手指緊張的敲打着桌子。他看到侍者聞聲走了過來，他不耐煩的揮了揮手要他回去。他嚥了口唾液，不安的說道：「茜玲，等等，妳不在意我問幾個問題吧？」

她不作聲的聳了聳肩，臉上出現了不愉的神色。

「請原諒，」他說：「也許我不得不問……我的確想……」

「現在我已告訴你了，」她輕柔的微語：「還在乎什麼呢？」

「還有些事情關係妳我很大。」

她粉臉上顯出了憂鬱，但這一次她讓他隔着桌子握住了她的手。他急切的問道：

「妳是否將這些事情跟某個可能瞭解妳的人談過，譬如說精神病專家，我意思是說，或者是像孟德這類的科學家？」

「我有一位朋友，他瞭解我……，他認識我母親，而且我認爲他在我們困苦的日子裏，常常都在幫助我們。兩年以前，他逼着我去找顧倫博士，你認識的，就是在克拉頓這裏的小顧倫博士。」

巴威爾强壓制住自已渴望多知道這位朋友情形的醋意。他用手緊握着女孩無力的冰涼小手，但他表面上很平靜的點點頭。

「我認識顧倫，」他說：「我曾經訪問過他一次，那時他父親還和他在一起工作，我是爲『明星報』的醫藥特刊寫顧倫醫院的報導。一般認爲顧倫醫院是美國最好的私人精神病醫院。他……？」

焦慮使他底下的話說不下去了，他不得不吞了一口口水。

「他告訴了妳些什麼？」

她蒼白的臉上，出現了一絲輕蔑的嘲笑。

「顧倫博士不相信巫術這回事，」她緩慢的媚聲說：「他想給我作精神分析。我每天花一個小時躺在他辦公室的沙發上，告訴他有關我的一切，這樣弄了將近一年。我盡力想合作，你不得不合作，是吧，每個小時四十美元。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他，他還是不相信巫術這回事。」

她格格的小聲笑了出來。

「顧倫認為用二乘二等於四的原理，就可以解釋宇宙中的一切。他始終堅持你施了某種咒語，只要等的時間夠長，總會有某種意外事情發生。他大言不慚的告訴我，我是在潛意識的欺騙自己。他認為我有點神智不清——一種狂想症。他不願相信我是個女巫。」

她殷紅的唇上微微嘟起，帶點詭祕的意味。

「連我表演給他看了，他還是不信！」

「表演給他看？」巴威爾緊接着問：「怎麼個表演法？」

「狗都不喜歡我，」她說：「你知道，顧倫醫院是在鄉下，而每逢我下公共汽車的時候，在田間亂跑的狗，都會追到路上來向我狂吠，一直追着我進屋子。有一天我對這厭煩了，於是我就決定表演給顧倫看看。

「於是我帶了一小團粘土，和上轉角處一張長凳底下的泥土，那處地方是那些狗常停留的。等我進到顧倫的辦公室後，我將這團粘土，塑成五條狗的模型。我小聲唸了點咒語，拍了拍這幾條狗模型，然後將這些模型在地板上摔碎，接着我就要顧倫看看窗子外面。」

女孩秀長的眼睛中閃爍着笑意。

「我們等了十分鐘。我指到窗外那些狗，牠們是隨着我到醫院裏來的。牠們在周圍停留了一會，對着窗子狂吠，然後都跟着一條小母㹴犬跑了——這條小母狗一定是在發情期。

「牠們都跟在一起跑上公路，正好這時來了一部速度極快的車子要轉彎。司機想轉向，可是已來不及了。車子壓上牠們，而本身也滑出道路翻了過來。所有的狗都死了——我很高興司機沒有死。」

巴威爾不安的搖搖頭，又深深喘了一口氣。

「那顧倫說什麼呢？」

「他似乎很高興。」貝茜玲神秘的笑了笑：「原來這隻母狗是屬於住在路邊一個按摩醫生的，而且那些狗還會把地上刨得亂七八糟。他既不喜歡這個按摩醫生，也不喜歡那些狗——可是他仍然不相信巫術。」

女孩搖了搖她一頭的閃亮頭髮。

「他說，這些狗都該死，因爲按摩醫生的那條母狗碰巧弄散了皮帶，並不是因爲我的咒語，他並且說我並不是眞想放棄我的精神變態，要是我不改變我的態度，治療不會有什麽進展。他說我天生是幻想狂，他爲了這個小時另外又多收了我四十美元，接着我們又進行精神分析。」

巴威爾吐了一口濃煙，在室內的煙霧裏，不安的在方正的座位上移動身子。他看到侍者在一旁帶着祈求的眼光看着他們，可是他不再想要酒了。他懷疑的看了看貝茜玲，她短暫的興奮已經消失；臉上似乎顯得疲憊而憂鬱。她緩慢的從他手中抽出了她冰涼的手。

「威爾，那麽你認爲他是對的了。」

他抓着小桌子的桌沿。

「老天！」他急速的喃喃着說：「就是妳有點神經不正常的趨勢，這也沒什麽了不起，妳已經活了這麽大！」

一陣憐愛從他心中油然而升，他將憤怒轉移到她那些昔日不幸遭遇上。他恨她頑固的父親，竟逼着她接受這種可憐的狂想。他感覺到一種迫切想保護她的衝動，他要幫助她恢復正常的精神狀態。他開始覺得這處擁擠酒吧熱而混濁的空氣，使他感到窒息。他咳着嗽以掩飾內心的柔情，顯示太多的憐憫，只有更冒犯她。

她平靜的說：「我明白我有點精神不正常。」

巴威爾在想：於是妳作出所有這些瘋癲事來。他不知道該怎麽說，他需要時間來思考——來分析她古怪的自白；來核對所有這些不可靠的遁辭和孟德死亡的這個事實的矛盾之處。他看了看手錶，向餐廳點點頭說：

「我們可以吃晚飯了吧？」

她熱切的點頭說：「我餓得像頭狼一樣！」

這句話提醒了巴威爾，使他想起艾姑媽古怪狼形的白玉簪。她以一種貓似的巧妙動作在拿她身邊的白皮大衣，可是他沉重的坐回到椅子上去。

「讓我們再喝一杯酒。」他向侍者打了個手勢，又叫了兩杯雞尾酒，然後才轉回頭來面

對她有點驚詫的臉。

「時間很晚了，」他說：「但還有一件事我必需要問的。」此時他見到她緊張的粉臉上，又重浮起那股疲憊的危險神色。他吃力的問道：

「妳殺死了那隻小貓？」

「不錯。」

他雙手緊捏着桌沿，連指關節都發白了。

「是妳導致了孟德博士的死？」

她滿頭的紅髮，在室內的煙霧裏微微點動：

「而且他是死了。」

她這種理所當然的說話聲調，使得他背脊都發涼。她深綠色的眼睛昏暗；她的鵝蛋形臉龐就像是一付毫無生氣的蠟製面具。他猜不出她心裏在想什麽，也猜不出她內心的感受。他們之間互信的橋樑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道危險的深淵。

「不要這樣，茜玲……」

他的聲音顫抖，充滿了同情。他明白她的寂寞，他迫切的想安慰她，想接觸到她寂寞的苦心。但是他這種激動的努力，並沒有滲透她帶着敵意的防禦工事。巴威爾把聲音放得和她一樣的淡漠不帶感情：

「爲什麽妳要殺他？」

她囘答的聲音低沉而單調，就像是來自遠處城堡的呼喊。

「因爲我害怕。」

巴威爾揚了揚眉毛。

「怕什麽？」他問：「妳說過妳連他都不認識，那他怎麽會傷害到妳。當然，我還對他有點舊恨，那是因爲他組織基金會的時候，把我踢出了他門徒的小圈子，但不管怎樣，他只是個科學家，挖掘是爲了知識。」

「我知道他過去在做什麽。」女孩的聲音依舊嚴厲淡漠：「威爾，你要知道，我一直在想瞭解自己和我裏面與生俱來的法力。我在大學裏沒選修過心理學，因爲這些教授似乎都錯得近乎愚蠢，但我幾乎讀遍了所有類似我這種情形的記載。」

她的眼睛光耀像晶瑩的孔雀石。

「你是否知道，孟德是巫術研究上的一位傑出權威？」不錯，他的確是的。他知道全部

巫師受壓迫的歷史，以及其他很多的事情。他研究過每個原始民族的信仰；而且這些信仰在他來說，並不僅是些荒誕不經的傳說。

「譬如說你是知道希臘神話的，那裏面充滿了神與凡人女孩中的愛情故事。幾乎所有的希臘英雄，都被認爲是帶着非法的神的血統；海克力士、帕修斯以及其餘的人，莫不是如此。這些人都有着超凡的力量和天賦。的確，在多年以前，孟德還寫了一本專論，來分析這些神話都是些種族的記憶，以流傳這個身材高大的石器時代歐洲原始人和殘忍的猿人之間的衝突和血統混和。

「但你在他手下工作過，威爾，你一定知道他興趣的廣泛。他挖掘古墓、測量骷髏頭，將破碎的瓶瓶罐罐又湊囘原狀，而且繙譯那些古老的銘文。他也在追尋現代民族之間的差異；他化驗他們的血，測驗他們的反應，分析他們的夢。他對每件事物都存着開放的態度，其中有些事物是不合一般科學家的觀念，而被他們所摒棄的。他在別人還沒想到這兩個名詞以前，他就已經是傳心術和研究個人對羣體影響方面的權威。他爲了追尋他所想要的東西，試遍了所有的途徑。」

「那倒是眞的，」巴威爾說，「那又怎麽樣了呢？」

「孟德對他所寫的東西，一直是非常謹愼的，」女孩淡漠遙遠的聲音繼續在響着：「他以無關緊要的科學名詞，掩飾他眞正的本來含意，以避免在證據完成以前刺激太多的人。最後，在十多年前，他已避免發表任何東西，甚至把早期專論的書都買囘來燒掉，不過他已經是寫得太多了。我知道他爲什麽這樣做。」

當那個動作遲緩的侍者，爲巴威爾唯一的一張廿元鈔票找了錢來的時候，貝茜玲停止了一下談話，下意識的啜飲着酒。巴威爾在想，這是第三杯了，不，這一定是第四杯了。但她喝下去仍然聲色都未動。在侍者離開以後，她又以同樣的單調聲音繼續說下去：

「孟德相信巫術。」

「廢話！」巴威爾開始發作：「他是個科學家。」

「但他仍然相信巫術，」她堅持的說：「這就是爲什麽使得我今天害怕的道理。大多數所謂的科學家，排斥眼見不到的證據，但孟德用他畢生的力量，想把巫術歸納入科學的基礎上。他到阿拉山沙漠去找新證據。如今我由每件發生的事情，以及那些人臉上的表情，和孟德開始講話的小心態度，我知道他已找到了他所要的東西。」

「但並不是這囘事！」

「威爾，你不相信，」她淡淡的聲音裏又浮起了點嘲弄的意味：「大多數的人都不相信。這種你們都不信的事實，正是我們最大的掩護，因爲我們是人們的敵人。」她殷紅的嘴唇，無限俏皮的向他撇了撇：「你可以看得出爲什麽人們一直是恨我們的，這是因爲我們不同，因爲我們生來就有比一般人有更大的力量——但還是大得不够！」

在她半自言自語的說出這些話來的時候，她碧綠的眼睛中又燃起仇恨的怒火。但沒有多久，又回復到那種沉憂冷漠，毫無表情的神態。但巴威爾一眼之下，就已看到了那裏面赤裸裸的凶殘表情——這種使他無法忘記的瘋狂的表情。他不安的垂下了眼睛，大口的喝乾了他杯中的鷄尾酒。

「孟德想把我們揭發出來，於是人們就可以毀滅我們，」她冷漠的聲音突然尖銳起來：「這就是爲什麽我今夜要害怕的道理，也許他已經發明了一種科學方法，可以用來辨別出巫者。我記得他在多年以前，寫過一篇有關血型和內向之間的關係；『內向』這個表面無關緊要的科學名詞，實際上他眞正的意思是用來指巫者，威爾，你還不明白嗎？」

她低沉沙啞的聲音，突然帶着點祈求的意味，同時她眼神中那股冷漠也已消失。也許是她受了酒精效力的影響，她已完全撤除了一般矜持的障碍。如今她兩眼中散發着熱情，聲音也變得親切起來。

「威爾，難道你看不出來嗎？今晚我是爲了生存而戰鬪。你能够怪我用出全身這點可憐的法力，去對付那個又偉大又精明的孟德博士這種敵人嗎？只因爲他是我的敵人，就和那個愚蠢的牧場主人一樣，所有眞正的人類都是我們的敵人。這不能怪人類，我明白這一點，但是威爾，這又能够怪我嗎？」

她秋水似的眼睛裏含滿了淚水。

「威爾，我是不得已的。在第一個巫者被第一個野蠻人類追逐用石頭打死的時候，這場麻煩就已開始了。這還得繼續下去，一直要等到最後一個巫者死掉。隨時隨地，人們都一定會遵照舊約聖經那句『你不能容忍行邪術的人活着』這句話去做。」

「威爾，這就是我，」她痛苦的喃喃着說：「你要揭開我美麗的面紗，不滿意我按照一個人類女性的外表行爲——雖然我不能說人類女性行爲有什麽壞，是你要看我面紗後面的眞面目。」

她沮喪的又要拿她的白色皮大衣。

「我就是這樣，」她平靜的對他說：「一個所有人類都在追獵的敵人。老孟德就是個殘

酷的人類獵人，精明的獲得了每種科學根源，來追踪和消滅我和我的族類，假若我施點法術來救我自己，難道你還能怪我嗎？假若這套法術發生了效果，難道你能怪我嗎？」

巴威爾移動身子想站起來，頹然的又坐了下去。他搖擺了一下身體，似乎是想擺脫她明媚眼神、閃亮頭髮和帶着祈求聲音對他的吸引。

「妳的族類？」他嚴厲的重複她的話：「那麽妳不是單獨一個人了？」

「我是完全孤獨的。」

巴威爾傾身向前，冷酷的追問：

「孟德提到一個『秘密』的敵人，妳認爲他是指……巫族？」

「他的意思如此。」

「妳還認識其他的巫者嗎？」

她遲疑了一下。兩眼呈現出沉思，臉上却是一片茫然的神情。

「沒有，」突然間她全身都顫抖起來，他明瞭到她是在盡量想强忍住眼淚。她以先前同樣冷漠死板的聲音問：「你一定要逼我？」

「我很抱歉，」他低語着：「但是現在妳既然已告訴了我這多話，妳一定得繼續告訴我所有的事情，不然，我怎麽能下判斷？」他雙手緊揑住桌沿：「妳是否懂得孟德所說的『夜暗之子』這個領袖卽將來臨的意思？」

他似乎看到她臉上閃過一絲微笑，過程太快，使他無法肯定她笑過沒有。她優美的兩肩又聳了聳。

「我怎麽知道？」她說：「你的問題就這麽多了吧？」

「還有一個問題——然後我們就吃晚飯。」

巴威爾凝視着她，想穿透她眼神中的那股屏障。「妳是否知道引起孟德敏感症發作的蛋白分子是什麽？」

她眼中的敵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眞正的驚詫表情。

「敏感症？」她的聲音中帶着困惑：「那是和乾草熱以及消化不良有關，對不對？當然我不知道。說眞的，威爾，我並不認識孟德本人，只熟悉他的作品，我不認爲在今晚以前，我會見到過他。」

「感謝上蒼！」巴威爾長長的鬆了一口氣。

他站了起來，深深吸了一口酒吧的濁氣，感激的對着她微笑。

「這是場相當殘忍的拷問，」他說：

「茜玲，請原諒我，但是我必需明瞭這些事情。」

她仍然坐着，臉上却未像他那樣現出笑容。

「我已經原諒你了，」她疲憊的說：「我們可以省掉這頓晚飯了，願意的話，你隨時可以走。」

「走？」他很快抗議的說：「小姐，妳已答應賜給我這個夜晚。妳又說妳餓得像頭狼，而且樂布山莊是以它的牛排出名。我們晚飯後還可以跳舞，或者是在月光下開車兜風，妳要我走？」

她眼神中那道嚴厲的屏障撤除了，他看到那裏面柔情的亮光。

「威爾，你是說，」她輕柔的低語着：「甚至在我的面紗後面，看到我古怪可憐的面目以後，你還……」

巴威爾微微笑了笑，接着突然大聲笑了起來。他的緊張，現在是完全雲消霧散了。「假若妳是女巫，我已經完全在妳的法術控制之下。」

她微笑着站了起來，漸漸變得高興起來。

「威爾，謝謝你，」她讓他幫她拿着白皮大衣，他們開始往餐廳走去。「但是，」她沙啞的低語着：「只是在今後，你是否能幫助我忘掉我是……我是什麽？」

巴威爾愉快的點了點頭。

「天使，我願意盡力。」

第六章 變化成狼

他們待在樂布山莊，一直到打烊的時候。牛排美極了。他也感到，伴奏的樂隊似乎是單獨爲他倆而演奏；貝茜玲擁靠在他懷裏，舞步輕盈而美妙，使他想起某種野生動物。他們談的都是音樂和酒類的輕鬆話題，他似乎忘了她是個危險人物，除了她那頭迷人的紅髮。大多數的時候，巴威爾也作如此想。

不過，她編貝似的雪白牙齒閃亮，却時時會使他記起口袋裏那根狼形白玉簪。他知道那一定是她的，可是他不太敢拿出來還她。她秀長的碧眼，不只一次的使他震驚，使他想到孟博士的死亡之謎還未解決，而心中時時浮動着不安：她離奇的自白，只又增加了一個新難題。

他想開車送她回家，可是她自己栗色的敞篷車就停在夜總會後面的停車場。他送她到車子旁邊，幫她開了車門，當她要坐上駕駛座上時，他衝動的抓住了她的胳膊。

「茜玲，妳知道的……」他猶豫着，不知道該講點什麼。不過她臉上帶着笑意的期待，使得他不得不說：「我對妳有種我所不懂的感覺，一種很可笑的感覺——我無法解釋——」

他又停頓下來。她的粉臉抬起離他很近；他想吻她，可是他又想先說完那句話。

「有種今晚以前我曾和妳相識的奇怪感覺。」他的語氣興奮，帶着點探索的意味：「妳似乎是共同屬於我倆某種東西的一部份——那種古老而似乎非常重要的東西——。我有種妳喚醒了沉睡在我裏面的某種東西的感覺。」

他聳了聳肩，他說不出個所以然。

「我想告訴妳，」他低語着：「可是我無法精確的抓住這個意念。」

她在黑暗中微笑，愉快的在哼着剛才跳舞時的一段歌詞。

「也許那就是愛。」

也許是的。巴威爾自認爲的最後一次眞正的戀愛，已經過去了多年，但他回想到當時的情形，似乎也絕不像這次這樣使人煩亂。他仍然在害怕，倒不是怕那個似乎在等着他吻的那個紅嘴唇女孩，甚至也不是怕她裝成的那個廿世紀的女巫。只是感到她喚醒了他裏面某種古老的記憶和力量，這使他有種古怪而可怕的感覺。他無法將這形諸言語，但他忍不住又打起冷戰來。

「風依然很冷！」他沒有試着去吻她。而突然近於粗魯的，他將她推進車子，關上了車門。「謝謝妳賜給我一段美妙的時光。」他盡力想掩飾他情感上的交戰，於是他的聲音也變得輕快而冷淡。「我明天到田羅津公寓去拜訪妳。」

她坐在駕駛座上看着他。她櫻唇還掛着的神秘淺笑，似乎是表示她明白她在他心上所引起的煩亂。

「晚安，威爾，」她輕柔的說。接着發動了引擎。巴威爾守視着她的車子開走，手上在摸着口袋裏的狼形白玉簪。他感到有點奇怪，爲什麼他不敢將這交還給她。凜冽的夜風侵襲着他，他困難的轉過身走向他自己那部爛車子去。

巴威爾爲「明星報」採訪了孟博士葬禮的新聞。一場簡單的儀式在第二天的下午兩點舉行，雖然風向轉變成向南吹，但天氣已轉得非常惡劣，只有他瞎眼的寡婦和幾位大學和基金會的知己朋友參加了下葬儀式。

史克禮和季瑞斯都在抬棺木的行列裏，看起來緊張憔悴，令人奇怪的是寇山竟然沒來。巴威爾走到洛娜身邊，她是孤獨站在靠近孟夫人的地方，而孟夫人仍然是由護士和那隻大牧羊犬陪着。他關切的問着：

「洛娜，寇山病了嗎？」他注意到她嚇了一跳，似乎是從沉思裏驚醒過來。「我認爲他是會來的。」

「喂，威爾，」她對他笑了笑。儘管寇山和孟博士態度對他變了，洛娜對他一直都很友善。「沒有，寇山很好。」她說：「他只是待在家裏看守他們從亞洲帶回來的那隻草綠色木箱，你能猜到那裏面裝的是什麼嗎？」

巴威爾搖了搖頭；他猜不出來。

孟夫人一定是聽到了他們的聲音，因爲她很快轉向了他們這個方向。巴威爾在想，她的神情緊張得出奇。她戴着墨鏡的臉沒有一點血色；她抓着狗皮帶的手指，顯得非常緊張。

「是巴威爾嗎？」她尖銳的叫着說：「是不是你來了。」

「孟夫人，是的，」他說，一面停下來心裏在找安慰她而又不會激起她悲痛的話，但她並沒有等他說出來。

「威爾，我一直想見到你。」她急迫的說：「我希望對你的幫助不會太遲，能不能今天下午到我家裏來——四點鐘怎麼樣？」

巴威爾吸了一口氣，注意到她臉上那股堅決的神情，這股神情幾乎消除了她臉上的悲傷

，而將那種憂傷忍耐的甜美，轉變成一種可怕的表情。他想起她爲了貝茜玲而警告他的那個電話，他又不免驚奇起來，孟博士的死，在她心上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四點鐘，」他答應說：「孟夫人，我會來的。」

在四點差五分時，他的車子停在大學路孟家那幢紅磚房子前面。這幢房子看起來很破舊，基金會除了別人的捐款以外，還消耗掉孟博士絕大部份的財產。百葉窗需要修理了，久未修剪的草地，到處都有光禿禿的地方。他按了按門鈴，是孟夫人自己開門迎接他進去。

「威爾，感謝你來。」她低沉優美的聲音，似乎顯得非常鎮靜。雖然她臉上還充滿了淚痕，但她並沒有爲悲傷所打倒。她的動作帶着自信，就像眼睛沒瞎一樣。她關上門，指着一張椅子要他坐下。

他站立了一會，環視了一下這陰暗老式的客廳，這是自他和寇山當學生的時候，在這裏寄宿時就已熟悉的。鋼琴上面是一大盆玫瑰花，花香充滿了整個屋子。他看到花上有一張名片，上面寫着寇山和洛娜的名字。那處帶雕花的舊式壁爐裏閃爍着瓦斯火，那隻大狗土克正躺在壁爐前面，充滿戒備的黃眼睛緊緊盯住他。

「坐下來，」孟夫人輕柔的催勸：「我派烏小姐上街買東西去了，因爲我們得單獨談談。」

他有點困惑，也相當不安的在她手指着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我需要你知道我非常難過。」他囁嚅着說：「孟博士在他獲得最偉大勝利的一刻死去，眞是出人意外。」

「他不是病死的，」她輕輕的說道：「他是被謀殺的，我想你也知道，威爾。」

巴威爾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不願意和任何人討論他的懷疑和煩惱，至少在他自己未打定主意如何對待貝茜玲以前，他不會願意。

「我也有點懷疑，」他承認，「但我不明白。」

「可是昨晚你見過了貝茜玲？」

「我們在一起吃晚飯，」巴威爾說。他注視着走近他面前的這位瞎眼婦人；她身材高挑挺拔，黑色的套裝剪裁合身，她的一隻手放在鋼琴上面，臉上的神情和動作都帶着如此確信的意味，使他感到有些微的反感。他帶點防衛的口吻說：「我明瞭土克似乎是不太喜歡貝茜玲，不過我倒覺得她滿特別的。」

「我就怕你會這樣想，」孟夫人的聲音裏似乎帶着沉重的憂慮。「但我和洛娜談過，她

也不喜歡這個女人。土克不喜歡她，我也不喜歡她，這裏面是有着原因的，威爾，你應該知道。」

巴威爾不安的在椅子上坐直了。孟博士的寡婦和寇山的妻子憑什麼來幫他挑女朋友，但是這句話他沒有說出來。土克在火爐前面騷動了一下，惡毒的黃色眼睛一直緊盯着他。

「那個女人不好，」孟夫人低聲的說：「對你更不利！」她微微傾身向他，她銀質的項鍊和粗大的銀手鐲閃放着寒光。「我要你答應我，不要再和她見面。」

「孟夫人，爲什麼！」巴威爾想笑，並極力的不想回憶貝茜玲古怪的自白。「你是否明白我現在是個大男人了？」

他這句幽默話並未帶來孟夫人的微笑。

「威爾，我的眼睛瞎了，」孟夫人的頭微微傾斜，似乎是她能看得見他似的。「但並不是對所有的事情都看不見。從你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就分擔我丈夫的工作，在他所打的那場古怪寂寞的可怕戰爭中，我也曾盡了一番力。現在他死了——我相信是被謀殺的。」

孟夫人的聲音哽咽住了。

「而你那位迷人的新朋友貝茜玲，」她非常輕柔的說：「就是這個殺害我丈夫的神秘敵人。」

巴威爾屏住氣想抗議，但他明白他無話可說。一股受驚的衝動，使得他想爲貝茜玲辯護，但他想起孟博士死前的氣喘，以及那隻被勒死的小貓和玉簪；同時他還想起了她自己的自白。他將話强嚥了下去，只是不安的喃喃着說：

「我無法相信她會這樣做。」

孟夫人直直的站立，臉色嚴肅。

「那個女人殺了我的丈夫，」她的聲音變得尖銳起來，那隻大狗不安的站了起來跟在她身後：「不過適可已經死了，我們已無能爲力，如今是你又處在危險之中。」

她慢慢走向巴威爾，伸出雙手，他站起來，沉默的握住。她那雙手又涼又緊張，緊緊的握住了他的手。

「拜託，威爾！」她低聲說：「聽我的警告！」

「眞的，孟夫人！」他試着想笑：「貝茜玲是個非常動人的女孩，我又沒得過神經過敏症。」

她冰冷的指頭在顫抖着。

「貝茜玲不會殺你，威爾，」她平靜的對他說：「你的危險不是死而是別樣的東西，比死還要難過。因爲她要改變你，引發你裏面的某種東西，那本來是絕不會驚醒過來的。」

這隻大狗全身的毛聳立起來，靠到她黑色的裙邊。

「威爾，她很壞，」她的一雙盲眼不安的盯着他：「我能看到她裏面的邪惡，而且知道她想把你變成她的邪惡族類。你能像邁可那樣死掉還要好得多，而千萬不要追隨她所引導你的可怕道路。威爾，請相信我！」

他放掉她的手，怎麽也忍不住發抖。

「不要這樣說，孟夫人，」他心頭不舒服的抗議：「我只怕無法相信妳的話，我認爲孟博士的死，也許只是由於興奮和疲勞過度，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而且還有病，我怕妳是想得太多了。」

他滿懷希望的走到鋼琴旁邊。

「妳是不是想彈點什麽？這對妳也許有幫助。」

「我現在已經沒有時間放在音樂上面了。」她緊張的拍拍那隻狗的棕色大腦袋：「因爲我要參加寇山他們打那場邁可未打完的戰爭。現在你是否要聽我的警告，離開那個姓貝的女人呢？」

「我辦不到，」不管他怎麽想忍，聲音裏還是出現了反感：「她是個可愛的女孩，我無法相信她會做任何壞事。」

他盡量把聲音放緩和些：

「不過我是眞的爲妳難過，在我看來，妳是胡思亂想得太多了。我並不是說我能幫得上多少忙，因爲妳本身就是這種想法。但妳的確需要幫助，爲什麽妳不去看看顧倫醫生呢？」

她氣憤的向後退。

「不，威爾，」她小聲說：「我是全然神智清醒的。」她細長的指頭又緊抓住了狗的項圈；這隻大狗挨緊了她，敵意的注視着巴威爾。「我不需要心理醫生，」她輕柔的對他說：「我只怕你才需要——你再不和貝茜玲分手的話。」

「孟夫人，抱歉，」他突然說：「我得走了。」

「威爾，不要！」她尖聲大叫：「不要信任……」

他只聽到這幾個字。

他開着車子回城，但他沒有心思做採訪的事。他對孟夫人瘋瘋顛顛的警告全不在意，他

眞的是想到貝茜玲的公寓去拜訪，可是不知爲什麽，他又打消了這個主意，他想去看她，可是白天還是驅不散他對她的疑慮，這折磨得他眞難受。最後他離開了採訪部辦公室的時候，想到現在去拜訪已經嫌時間太晚，他感到一陣並不愉快的輕鬆。

他在對街的酒吧停下來喝了一杯酒，然後又帶了一瓶回他那間在麵包街的寂寞公寓。他在想，沖一個熱水澡，也許可以藉着酒精來使他輕鬆。在他脫衣服時，他發現到口袋裏的狼形白玉簪。他呆立了很大一會，心不在焉的把這件小東西放在他汗濕的手掌心裏翻來覆去的看……他想知道其中的奧妙！

這隻狼是用孔雀石做的眼睛，顏色就和貝茜玲的眼睛一樣——在她最疲憊最緊張的時候的眼睛顏色，牠在奔跑着的四條腿，以及正咆哮着的頭部，手工都雕得非常精緻。由於這塊白玉上的磨損，他明白它的年代已很久了。這是件非常奇特的小飾物，手工的精巧也是他從來未見過的。

突然他想起了貝茜玲的白狼皮大衣，他開始懷疑，對貝茜玲來說，狼可能是種象徵。他在想，顧倫博士一定會發現到她是個非常有趣的心理分析目標。他突然想到，是否能看到顧倫那裏的有關她的病歷表。

他搖搖頭，眨了眨眼睛，試着想擺脫這股幻覺——他彷彿覺得這雙孔雀石的狼眼睛，也在不懷好意的對他眨動着眼。他站在衣櫃旁邊，衣服已脫掉一半，有點昏昏沉沉的感覺。這根該死的白玉簪幾乎把他給催眠住了，他急促奮力的作了抵抗，有種想將這根白玉簪丟進衣櫃抽屜裏去的衝動。

這眞是有點不對勁。當然他自已承認是有點害怕貝茜玲，但他一直是對所有的女人都有點怕——也許顧倫博士可以告訴他這是怎麽一回事——即使是最容易接近的女人，也總是使他感到有點不自在。女人越注意他，他也就越感到害怕。

他安慰自已說，他對這根簪子所有的徵兆，並不表示有什麽，而只是因爲這樣該死的東西代表着貝茜玲。正如顧倫告訴過他的，最要緊的是把威士忌戒掉，這才是他全部的麻煩。假若他順從這股衝動將它丟掉，那只是表示承認他相信貝茜玲的自白——她是個……。他不能接受這一點。

他小心的將白玉簪放進衣櫃上一隻香煙盒裏，和他的扣針、舊懷錶、爛鋼筆和一些用過的刮鬍刀片放在一起。他對貝茜玲所有的這種不愉的感覺，却無法就這樣輕易的放開。他無法逃避這個念頭——她眞的是一個……唉，連女巫這個名詞他都怕想起。

他只願意這麼說，她是個天生有點與衆不同的人。他記得在大學裏曾閱讀一些有關「萊茵實驗」的東西，那些頭腦清楚的科學家都證明，有些人能以超乎肉體感官的某種能力來領悟這個世界。這些實驗顯示出，某些人可以直接對或然性加以控制，而不需要利用任何身體上的能力。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却不行。貝茜玲也許就是這種與衆不同的人，不過程度表現得更極端一些。

他回憶有一次在人類學的課堂上，孟德離開本題談到或然性這個名詞。這位目光如電的老學者說，或然性是現代物理學上最主要的一個觀念。他認爲自然法則都不是必然性的，只不過是建立在平均的統計數字上。他說，他書桌上的一個紙鎭——一個奇形怪狀陶土塊，這一定是他從某個羅馬廢墟挖出來。圓形發亮的頂上，是一隻母狼在餵建立羅馬的兩兄弟的奶——所以能平穩的放在桌上，只是由於在震盪着的原子或然的互撞，在任何刹那間，只要有一點而具決定性的或然出現，它就可能從似乎牢靠的書桌上掉下來。

巴威爾明白，這些現代物理學家，對用或然性來看整個宇宙，是非常感到興趣的。

原子的穩定是或然性，而在原子彈中原子的不穩定也是或然性，直接用心智來控制或然率，這的確將開闢一個可怕的力量的途徑來，而「萊茵實驗」似乎是證明這種控制能成立。

他不安的在想，貝茜玲是否天生異稟，有這種心智上的力量能控制或然性的行動。

他告訴自己說，這似乎不大可能。但老孟德本身就主張：在這個由統計數字組成的宇宙，沒有一樣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最不可能性的不可能，也只不過是最或然性的或然，巴威爾不耐煩的聳了聳肩。打開了淋浴龍頭——這個新物理學，以它的不確定定律，以及對所有一般都已接受的解釋事物和時空的舊定律的否定，再加上它的原子彈，使得物理學就像老孟德的死一樣，成了一個一團黑的謎。

在淋浴當中，他又在想，那塊陶土紙鎭對孟德有着什麼意義？建立羅馬的兩兄弟英雄是由母狼餵大的，這個傳說在種族的記憶上又有什麼意義？巴威爾自己也想不大出來。

他懶洋洋的用毛巾擦乾了身子，喝了一杯睡前酒，帶着一本雜誌上了床，但是他的思想却一直縈繞在那些使他心煩的問題上。爲什麼孟德和他的同伴，在機場費了這大事所作的戒備仍然是嫌不够？他在想，這顯示出這場危險甚至還比這四個恐懼者所能想像的爲大。

某些事情還比那個漂亮紅頭髮的女孩還值得警惕。

假若貝茜玲是個女巫——他不得不這麼想——那她後面一定有個更有法力却沒有這樣漂亮的人在操縱，也許這是另外一些超心理學實驗，用不同的方法來發現與生俱來的天賦，而

發展出能以心智控制或然的科學技巧。假若是這樣的話，他們一定是有組織的，準備在某個時間試驗他們的法力，等候着一個期待已久的領袖——「夜暗之子」的出現，然後帶領他們作魔鬼式的反叛。

巴威爾的眼睛發痛，不得不閉上，這時他看到了那個卽將來臨的「黑色彌賽亞」的形象。一個高瘦甚具威儀的身形，站在一堆破碎的岩石中間，穿着一件帶有帽子的黑色長袍，樣子極爲恐怖。他很想知道，他的臉長得怎麽樣——以及貝茜玲爲什麽要微笑。他屛息的偷窺到帽子底下去，想看看那張臉他是否認識——一具白色的骷髏頭在對着他獰笑。

他驚醒過來，但這陣驚懼倒不是因爲那場惡夢，而是由於他內心中一種無法解釋的渴望。他的後腦有點痛，他又喝了第二杯睡前酒來緩和。他打開了收音機，裏面正開着油腔滑調歌唱廣告，於是他又把它關上了。突然間他覺得非常想睡。

但是他又怕睡着。

他無法瞭解他床上那種模糊的恐怖。

那是一陣緩慢爬來的警兆，似乎他自己明白，當他一睡着，這種恐怖就會完全把他抓住——但這又不是純然的害怕。裏面還混雜得有一種刺激他的渴望，以及想逃避他所厭惡的一切的期待和勝利感覺。

他也不能完全瞭解他對貝茜玲的看法——而這種感覺似乎是前面那種感覺的一部份，他認爲對貝茜玲應該有着一種驚懼。不管怎樣，她要不是她自己承認的女巫，她就應該是個妄想症的病人。不管她是其中的那一種，幾乎可以確定孟博士的死是她所引起的。但目前縈繞在他腦海裏的，却是她喚醒的他內在的某種可怕、危險而受到束縛的東西。

他拚命想把她撐出腦海，但辦不到。的確現在打電話給她也嫌太晚了，而他又不敢肯定她是否願意見他——儘管這陣朦朧的恐懼逼使他想見到她。他上了鬧鐘的發條，又上了床，睡眠已經降臨，他無法抗拒。

但貝茜玲在喊他。

她的聲音在他聽來好清晰，壓過了所有模糊的市聲。就像一隻敲打着的金鐘，聲音比偶而傳來的汽車喇叭聲和電車的隆隆聲更能入耳，一波一波的傳來，就像她孔雀石似的眼睛所發出的碧光。然後，他感到似乎他可以看到她在這沉睡的小城的那一頭的臉。

只是她不再是個女人。

她急促嫵媚的聲音仍然是人類的聲響，她秀長憂鬱的眼睛已經變了，不過還帶着同樣的

奇特。但她那件白色狼皮大衣，却很明顯的是成了她身體的一部份。因爲她已變成了一頭白色母狼，狡猾、機智、有力。她清晰的女性聲音，在黑暗中呼喊着他。

「來吧，威爾，我需要你。」

他還能覺察到他房間裏裂縫骯髒的牆壁；還能聽到鬧鐘有節奏的「滴答」聲；甚至還感覺得到他身下沙發墊的舒適硬度，同時他還聞到了自窗外傳來的那些工廠的硫磺味。的確他並沒有睡着，但這陣呼喊却是如此眞實，使得他不自禁的回答出來。

「喂！茜玲。」他帶着睡意喃喃的說：「我明天眞的要去看你，也許，我們可以再去跳舞。」奇怪的是，這頭母狼似乎能聽見他的話。

「威爾，現在我就需要你。」她清晰的聲音回答着說：「因爲我們有工作要一起去做——某些不能躭誤的工作，你必需立刻來。我要顯示給你看如何變。」

「變？」他吃力的說：「我不要變。」

「你得變，」她說：「我相信我丟掉的傳家之寶——那根狼形白玉簪是在你那裏，是不是？」

「是在我這裏，」他低語着：「我是在那隻被殺的小貓身上發現的。」

「那麽現在拿到手上來。」

巴威爾睡意朦朧的感覺到自己起了床，走到衣櫃邊，摸到那個裝零碎東西的香煙盒，拿出了白玉簪。他模糊中還在詫異，她怎麽知道白玉簪在他這裏，他帶着它又笨拙的爬回床上。

「威爾，現在聽我說！」她廻盪的聲音在黑暗的空間中呼喊：「注意，我現在要告訴你怎麽做。你一定得變，就像我已經變了一樣，這對你並不困難。今後你可以像狼一樣的奔跑；像狼一樣的追踪；像狼一樣的殺人！」

她似乎在黑暗的迷霧中越靠越近。

「現在起來走，」她催促着：「我會幫助你的，威爾。你是頭狼，而你的形狀就正像你手中的玉簪。現在放鬆，讓你的身體流動……」

他模模糊糊的在驚詫，對或然性的心智控制，如何能將一個人變成四條腿的狼；她的意思很明顯的是要他變成一頭狼，但他頭腦昏昏沉沉的，似乎沒法去多想。他抓緊了那根玉簪，盲目的盡力服從，他身體產生了一股奇怪而痛楚的激流——他似乎扭曲到從未經歷過的姿勢，而且用到了以往從未用過的肌肉。突然間痛楚使他躺倒在黑暗裏。

「威爾，繼續努力，」她急迫的聲音，從令人窒息的黑暗中陣陣傳來：「假若你現在放棄，你就只變了一半，那你就會死。可是你能辦得到的，讓我來幫助你，一直到你能解脫。現在繼續，照着你的樣式，讓你的身體變化。對了……你在流動……」

突然他自由了。

他忍受了一輩子的這些痛苦的束縛，突然之間都擺脫了。他輕巧的跳下了床，靜立了一會，嗅着這間小房間的氣味；衣櫃上的空酒杯，散發着威士忌强烈的酒味；浴室裏的香皂味；髒衣服堆上的汗臭和霉味，這個地方是太悶了，他需要呼吸點新鮮空氣。

他迅速的爬到開着的窗戶前面，不耐煩的抓着窗簾上的掛鈎。過了一會，掛鈎打開了，他跳落在窗外廢花圃潮濕的泥土上。他搖了搖身體，聞着泥土清新的香味，心裏充滿着感激。接着他走過人行道，進入路邊一處滿溢着油味和橡皮味的垃圾堆裏。他注意的傾聽着母狼的呼喊，向街那頭似飛的奔去。

自由了……

他不再像以往那樣，被囚禁在那具行動遲緩笨拙、容易受到傷害的兩足臭皮囊裏。他舊時的人形，現在對他似乎是完全陌生了，並且似乎是非常可怕。的確，輕捷的四條腿是要比兩條腿來得好些，而且他感官上的那件令人窒息的外衣，現在也已完全脫去。

自由，快捷，强壯！

「威爾，我在這裏！」那隻白母狼在沉寂城市的那頭呼喊着：「在大學校園裏……請快一點！」

他聽到了她的呼喊，而且是早已在奔向那處校園。但突然一陣固執的衝動，使得他轉頭向南奔馳在商業街上，奔向火車站調車場，奔向廣闊的原野。他要逃避這些從工廠溢出來的化學廢氣；這些廢氣在整個城市上空，像一層燃燒着的棺材覆蓋布，令人窒息，令人難以忍受。同時他也想探索這個新形體的力量和限制，這都要在他和那隻狡猾的母狼面對面之前完成。

他沿着倉庫區的人行道輕快的奔馳，偶而停下來聞聞倉庫貨堆中散發出的咖啡味和香料的香氣。當他在街轉角處看到一個打瞌睡的警察時，他也會突然間抑制一下自己。跑到明亮的燈光下時，他會轉頭奔向最近的黑巷子裏——這個莫名其妙的警察，一定是認爲眼睛發花了，但這也是個他試槍的好機會，而且一頭沒帶口罩的灰色狼狗，的確也是個不錯的捕獵目標。

但這位警察只打了個呵欠，直瞪着眼看他，還丟了一個帶着臭味的香煙頭在他前面的街道上，他疲憊的又再繼續他的巡邏，在倉庫門口停了一下，檢查了一下門。巴威爾轉過身來跑到了他前面讓他看清楚點，但這個警察仍然沒看到他。他跑出了這條臭氣衝天的街，興奮的根本忘了問爲什麽。

他跑過調車場一部喘着氣的火車頭前面，向西順着公路疾奔，他要逃離這潮濕的水蒸氣和那堆發熱的金屬物。他跳進使脚發燙的瀝青路面旁邊的一條溝裏，他感到他富於彈性的脚爪下面，泥土清涼而濕潤。

「巴威爾！爲什麽你還不來？」

他聽到身後那頭母狼的呼喊，但是他還不準備去理睬。秋夜裏的清凉，使得他全身舒暢。一陣晚風吹來，掃走所有在道路留下的車輛行人刺鼻的氣味，而爲他帶來了農村和森林的氣息。

他沉醉在這些潮濕的蘆草和腐爛樹葉的芬芳裏，甚至他還喜愛那陣陣灑落在他毛皮上的冰凉露珠。遠離了那部火車頭噪雜的喘氣聲，他能聽得到田鼠爬動的「悉索、悉索」聲，同時他閃電似的揮動脚爪，還抓住了一隻蟋蟀。

貝茜玲還在叫他，可是他還是不理她。

他因喜悅而興奮起來；這種清晰使人顫抖的喜悅，是他以往從未感受的。他抬起頭來向着西沉的殘月，發出一陣顫聲的喜悅長嗥。在一排樹林後面的某處，一隻狗也開始恐懼緊張的狂吠。他嗅了嗅寒冷的空氣，聞到這個世仇的氣味，雖然是非常微淡，但還是令他作嘔的難聞。

他嗥了回去。狗類應當明白，不能向着他亂吠。

但這頭白母狼的呼喊又起，突然間變得更急迫了。

「不要浪費時間在一隻喪家之犬身上，巴威爾。我們今夜還有更厲害的敵人要對付，我在校園裏等着，而且現在我就需要你。」他勉强轉頭向北跑去。

夜暗在他兩旁流動，那隻發怒的狗的吠聲，遠遠的丢在他身後。只一會工夫，他就奔過田羅山，奔上河邊的高地；在那處高地上可以俯瞰到整個城和狄普瑞的工廠。樹林外面的大房子裏，有着燈光照射出來；但馬廐旁邊却搖晃着一隻燈籠，也許是那些馬伕在照顧一匹病馬，他聽到一陣輕微的馬嘶聲，他停了下來，嗅着那股强烈令他愉快的馬身上的氣味。

「巴威爾，快一點！」貝茜玲在懇求。

他不甘願的奔向城市裏的嘈雜和强烈的臭味去。不過，現在他聞到了母狼身上的那股氣息，就和松樹一樣的清香。他的勉强消失了，他滿懷渴望的奔過那些寂靜無人的街道，奔向大學校園去找她。

在這些擁擠房子的某處，有一隻狗發出了警惕的吠聲，但他沒去管牠。她的氣味在引導着他，最後她從校園的長青樹叢裏奔了出來，在潮濕的草地上迎住了他。她狹長的眼睛裏，閃爍着歡迎的光輝。他嗅了嗅她甜美芬芳的强烈香味，而她在他嘴邊吻了一個響吻。

「威爾，你遲到了！」她從他身邊跳開。「你已浪費了太多今夜的時間，我們還有敵人要去對付，現在走吧！」

「敵人？」他瞪視着她光滑潔白的皮毛，感到有點困惑。在南方某處剛才他經過的路上，有隻狗在狂吠。他向南掀露着牙齒。「妳是說這個？」他低聲問：「狗？」

她碧綠的兩眼邪惡的閃爍着。

「誰怕這些下流東西？」她露了露白森森的牙齒：「我們的敵人是人類。」

第七章　書房中的陷阱

這頭白色的母狼奔跑，巴威爾在後面跟着。他不知道現在是什麽時候，但他知道夜已過去了不少。街道都寂靜無人，除了偶而一兩個晚歸的摩托車騎士，以驚人的速度閃了過去。大多數的紅綠燈也都熄掉了；只有在校園的轉角上，中央街和公路交叉處的黃燈還在閃亮。他追逐在那隻輕捷的母狼後面，不安的叫道：

「等一下，我要知道我們要到那裏去。」

她優美的避開了一輛呼嘯而來的車子，而那位駕駛人似乎也沒看到她。她以一種輕快而凶猛的姿態在奔馳，一面回過頭來看着巴威爾。她紅紅的舌頭拖了出來，潔白的牙齒微露。

「我們要去拜訪你一些老朋友。」她笑得很惡毒：「寇山和洛娜。」

「我們不能傷害他們。」他激烈的抗議：

「我們爲什麽要把他們當……敵人？」

「因爲他們是人類，所以他們就是敵人。」白母狼對他說：「是死敵，因爲寇山和老孟

德從亞洲帶回了那只箱子。」

「他們是我的朋友，」巴威爾堅持的說，他不安的又小聲問：「箱子裏是什麽東西？」

她狹長的眼睛在跑的時候，機警的瞇了起來。

「某些要我們族類命的東西——這也就是我們要去發現的，」她說：「但這只箱子仍然在寇山家裏，不過他已準備在明天搬到基金會去。他已經把基金會的頂層打掃好了，準備放這只箱子。同時還雇了警衞，安裝好一切防備我們的措施。這就是爲什麽我們要在今晚出擊的原因。我們今晚要看看箱子裏面的內容；摧毁他們從那處史前古墳所帶回來的任何對付我們的武器。」

巴威爾在跑着的當時，也感到打了一個冷戰。「那類的武器？」他不安的低聲問：「什麽東西可以傷害我們？」

「銀子就能，」白母狼說：「銀刀和銀子彈——當我們有空閑時間，我會告訴你爲什麽。但這只箱子裏裝的東西，一定比銀子更要命——而夜過得好快！」

他們通過了閃亮着的黃燈，奔馳進一道道臭味所形成的牆——工業區所排出來的廢氣；某個焚化場發出刺鼻的燻垃圾的濕煙；麵包店的撲鼻焦味；河對面包裝工廠，也傳送過來一陣陣惡臭。人類呼吸排出來的難聞氣息，也從那些寂靜的屋子裏滲發出來。

她轉離了公路，穿過校園的拐角，奔向基金會的廣場；在廣場的外面，就是寇山家那幢小房子。散布着落葉的草地，是巴威爾脚爪下清涼舒適的墊子，樹葉在微微「沙、沙」作響。同時他善聞的鼻子，又聞到一連串新的氣味，這些氣味如此複雜錯綜，差點使他忘了他們前面的任務和危險。

草地和小徑上仍然散佈着學生的體臭，那是他們白天待在這裏所遺留下來的。人類的體臭聞起來腥臭，帶着點腐肉味，和他身邊跑着的這位同伴身上的清香芬芳氣味大不一樣。化學試驗室裏的氧流化合物散出惡臭，而公路外面農學院的實驗牧場裏的肥料，却傳來一陣陣沁人脾胃的香氣。

基金會是一幢帶着尖塔的混凝土建築物，高高的矗立在草原和籬巴中間，一共有九層。巴威爾忍不住懷疑了一會，這個頑強的老孟德到底有什麽秘密目的。他不眠不休的努力，克服了他的年齡和病痛的障碍，建立起這處堅强的城堡，然後搜遍了人類的發源地，去尋找人類學上的寶藏，放在這裏收藏作研究。

白色優美的塔尖已上了新漆，散發着松節油和亞麻子油的味道，中間還夾雜着淡淡令人

不愉的氣味，巴威爾辨別不出那是什麽。頂樓上的窗戶射出燈光。一陣突然明滅不定的藍色强光，使得他緊張的向後畏縮了一下，這一定是從焊接槍裏發出來的。他又聽到一陣電鋸的咆哮和木匠釘東西的釘槌聲。

「他們在連夜工作，」她說：「假若需要我們公開對付老孟德，事情就太糟了，但我們沒有時間來顧慮這些細節了。現在我只怕我們走過頭了——寇山一定知道我們想幹什麽，因爲他已將頂層改建成對付我們的堡壘，我們今晚一定要得到那只箱子！」

在風裏開始傳來史教授的牧羊犬的嗥聲。

「這是爲什麽？」巴威爾警覺的問：「人類似乎看不見我們，而狗却常常被驚動。」

「大多數的人都看不見我們。」她告訴他說：「我想，眞正的人類都不能。但是狗對我們有種特別的感覺——一種特別的仇恨。那個最先養狗來對付我們的原始人，一定是和老孟德和寇山這類既可怕又精明的傢伙一樣。」

他們來到松林街一幢白色小平房前面，這是寇山新婚的那年，他爲洛娜所蓋的。巴威爾還記得那次在他們新屋落成的慶祝晚宴上，酒喝得太多了，這也許是用酒來痲醉他自己的失意。母狼帶着他機警的圍着寂靜的屋子和汽車間周圍轉了一趟，不安的傾聽着嗅聞着。巴威爾聽到有陣輕微的呼吸聲從一處窗口傳了出來，接着他聞到了後院沙堆上小蓓蒂的氣味。她經常是在那裏玩的。

他輕輕在喉頭咆哮了一聲，跳到白母狼的前面：

「他們不能受到傷害！」他激烈的抗議說：「我對這一切都弄不懂——好像是開玩笑一樣，只是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寇山、洛娜、蓓蒂都是。不錯，寇山的動作是有點可笑，但他們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母狼伸着舌頭微笑。

「寇山和洛娜兩個都是？」她碧綠的眼睛裏露出嘲弄的意味。「但他們都是危險份子。」她向後蹲了一下，靈巧的耳朵豎了起來，在風裏嗅着。「在那只箱子裏的東西，一定是比我們所有的小咒語都要來得有法力——不然他們絕不敢這樣輕視我們。」

他仍然擋住了她的路。

「但我並不認爲現在就必需去傷害他們，」她說：「他們倆都是眞正的人類，除非我們願意讓他們看到，他們根本發覺不到我們。我們要找到破壞掉的是箱子裏裝的東西。」

「那好，」巴威爾有點不願意的作了讓步：「只要我們不傷害到他們……」

一陣狗的味道衝入他的鼻孔，屋子裏面突然響起了一陣小狗的尖吠。母狼恐懼的跳了回來。巴威爾忍不住打着寒噤，感覺到自己的皮毛都倒豎了起來。

「這是蓓蒂的小狗，」他說：「她喊牠作金妮的。」

母狼咆哮着說：「明天她就會喊牠死狗。」

「不要弄死金妮！」巴威爾大聲說：「蓓蒂會傷心的。」

紗門「碰」的一聲，一團白色毛聳聳的東西跑了出來，瘋狂的吠叫着。母狼驚恐的躲開了牠。牠又撲向巴威爾。他試用前脚掌推開牠，可是牠的牙齒瘋狂的咬進他的前脚掌。

痛楚驚醒了他體內潛伏着的野性，這使他忘掉了對小蓓蒂的顧慮。

他向後蹲又再向前撲。他强而有力的顎咬住了牠的頸子，然後左右搖擺，直到牠再叫不出來。他將牠丢在沙堆上，用舌頭舔掉牙齒上的狗毛。

白母狼在發抖。

「我不知道有這條狗，」她不好意思的小聲說：「當我傍晚到這裏來看寇山在弄些什麽時，洛娜和孩子都出去了，這隻狗一定是跟着她的。」她纖細的身體仍然在打戰：「我不喜歡狗。牠們曾一度幫助人類征服了我們。」

她又偷偷的走向後門口。

「我們現在得加快動作——夜暗已過去了太多。」

巴威爾試着想忘掉小蓓蒂會哭的事。

「白晝？」他警惕的問：「那是否有危險？」

白母狼很快轉過身來。

「我忘了告訴你，」她急切的小聲說：「你絕不能在白晝變，或者是天亮以前沒有變回來，因爲當我們在變的時候，任何强光都會使我們疼痛，很可能造成傷害；尤其是陽光，那會要我們的命。」

「爲什麽？」他不安的問：「光爲什麽會造成傷害？」

「我也常常懷疑，」她告訴他說：「我有一次曾對我們中間的一個人談起過；這個人在物理界還是大大有名。他告訴了我他的理論。那聽起來很有道理——不過現在我們最好還是去找那只箱子。」

她用她靈巧細長的前爪打開了紗門，巴威爾領先進入了後門。小屋子有點悶熱。室內的空氣裏，有着濃重的油煙味，而且還有着防腐劑刺鼻的氣味，這一定是洛娜用來清洗浴室的

。另外室內還有着寇山、洛娜和小蓓蒂溫溫的體臭味道。不過這些味道全給那隻死了的小狗令人嘔心的惡臭所蓋住了。

他們在廚房外面的狹窄客廳裏停留了一會，傾聽着動靜。一具大鐘在「滴答、滴答」的響，冰箱的馬達突然在他們身後響了起來，聲音大得要他們吃了一驚。在他們頭上，他能聽到寇山大聲打呼和洛娜較緩慢較安靜的呼吸聲。小蓓蒂在育兒室的床上不安的翻身，睡夢中還在模糊的囈語：「金妮，回到我這裏來！」

母狼躍向育兒室的門，靜靜的掀露着牙齒，但是這孩子並未完全清醒。巴威爾緊跟着母狼，爲蓓蒂擔心。她轉過身來對着他，露出白森森的利齒微笑。

「看樣子寇山是睡着了！」她的聲音帶着緊張的喜悅：「我想他是完全精疲力盡了。運氣不錯，你是在門外弄死那條小雜種狗，他一定是認爲我們來的時候，牠會驚醒他們的。現在去找那只草綠色箱子，我想是應該放在他書房裏的。」巴威爾輕輕走向書房的門，站起來試着用前爪轉門把，但沒有辦法打開。他退回到地板上，猶豫的望着白母狼。

她站立着傾聽動靜，向育兒室低聲咆哮，這時候他聽到蓓蒂在說夢話。一陣對孩子的强烈關切，感動着巴威爾；他對寇山和洛娜昔日的感情，逼使他放棄這個古怪的計劃，而要設法在這頭母狼沒傷害到他們以前，把她弄出屋子。不過，這種短暫的人性衝動，在他新存在形式的强烈慾望的衝擊下，很快就消失了。

「我去找寇山的鑰匙，」他提議說：「他一定將那放在褲袋裏面的……」

「等一等，你這個白癡！」他已走向臥房，母狼一口咬住他的頸子。「你會把他吵醒的——可能還會碰到陷阱。他的鑰匙也許用銀環保護着，我們摸了會中毒。我看到那只箱子上的鎖就是用的銀質的，同時我不知道在寇山手上還握着什麼其他的武器——也許就是他們從古戰場挖起來的那些要命的遺物。在那一伙我們的人是打輸了的，而且我們不需要鑰匙。」

巴威爾對書房鎖着的門眨了眨眼睛，眞有點弄不懂。

「站着別動，」她小聲的說：「我看我還得多告訴你一點有關變形狀態的理論——假若寇山還沒醒的話。我們這種能力很珍重也很有用，但附帶的也有它的限制和懲罰，假若你不注意，你會很容易就毀滅掉自己……」

突然臥房內床墊發出了「支格」聲。她停住了說話，機警的轉過身來，碧綠的眼睛閃閃發亮，光滑柔軟的耳朵豎立了起來。巴威爾聽到洛娜睡意惺忪的聲音，他感到一陣涼意，這樣一來，他可能被迫傷害到她。

「寇山？」她問：「寇山，你在那裏？」接着她一定是發覺到寇山就睡在他身邊，因爲床又「支格」作響，而她模糊的喃喃着說：「寇山，晚安。」

等到聽見鼻息聲又恢復均勻時，巴威爾不安的小聲問：「爲什麽我們不需要鑰匙？」

「我會做給你看，」白母狼說：「但首先我要告訴你一點有關我們這種解脫狀態的原理，免得你害了自己，你一定得明白有些危險……」

「銀子？」他說：「還有白晝？」

「這項理論是把所有這些連貫在一起，」母狼告訴他說：「我所懂的物理學還不够解釋全部技術上的細節問題，但我的朋友將這些歸納成重點，聽起來倒非常簡單。他說，心智和事物中間的連接點就是或然性。」

巴威爾心動了一下，想起了老孟德課堂上的話。

「生命中的事物，並不只單是事物本身，」她繼續說：「心智就是一樣獨立的東西——他稱它爲『能的綜合體』——是由身體的原子和電子的震盪而產生的，但它卻能藉着原子或然性的連鎖反應，而控制原子和電子的震盪。我朋友用的是更專門的術語，但主要的觀念就是如此。」

「生命能之網是由身體提供養份的；平常它也是身體的一部份。我朋友是個相當保守的科學家，所以他不願意提是否眞有一個靈魂，能在身體死了以後仍繼續存在的問題。他說，對這個你提不出任何證據。」

她碧綠的眼睛裏現出詭秘的笑意，似乎是她還有很多知道的道理沒有說出來。

「但我們裏面的生命能的基本型式就要比人類强得多——他的實驗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比人類更具變動性而對物質的身體更少依賴性。他說，在這種解脫狀態下，我們只要將生命之網和身體分離，而利用或然性和任何別處的原子接連在一起就行了。他說，空氣的原子是容易控制的，因爲它裏面的氧、氮和炭氣，都是同樣在我們體內產生連鎖反應的原子。而這就解釋了這些危險的道理。」

「銀子和光？」巴威爾說：「我還是不太懂……」

「光的震盪可以危及或者是摧毀這心智之網，」她告訴他說：「它們干預到它本身的震盪。當然，在我們處於平常狀態時，物質的身體會保護它，但當我們解脫時，透明的空氣卻一點也不能給它掩護，所以千萬別在白晝作解脫！」

「我不會的，」巴威爾打了一個冷戰：「但銀子怎麽會傷害到我們呢？」

「也是震盪作用，」白母狼小聲說：「在解脫狀態，是沒有任何普通物質會是我們眞正的阻礙，這就是我們爲什麽不需要寇山的鑰匙的道理。我知道，門和牆看起來似乎是再眞實不過了，但木頭大部份都是氫和炭原子構成的，而我們的心智之網，就可以抓住那些震盪的原子而通過它們，幾乎和通過空氣一樣的容易。其它有些物質比較難以通過些，但只要稍費點力也就行了，只有銀子是絕對例外，這一點我們的敵人也知道。」

「啊！」巴威爾倒抽了一口冷氣：「那是怎麽一回事呢？」

不過他對她的話並沒有完全注意聽，因爲某種感覺使他想起了瞎眼的孟夫人；她粗粗的指環和手鐲；她式樣古怪的古老胸針和銀項鍊，以及她在那隻大狗頸子上，都套上了有銀刺的護圈。某種感覺使得他灰色的狼毛倒豎，不禁打起冷戰來。

「不同的原素有着不同的原子數和不同的電子震盪週期，」這頭白母狼還在繼續說：「我朋友都解釋過了，可是我記不得那些術語。不過銀的震盪對我們不合適，沒有或然性的連鎖作用。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自由心智無法通過它，也無法利用它來作我們的工具。反之，銀子的電子震盪和我們的相衝突，因此銀子是有毒的，威爾，別忘記，銀子是可以殺死我們的武器。」

「我不會忘記的，」巴威爾不安的回答說。

他搖擺了一下身體，可是搖不脫緊抓住他心頭的那股寒意。白母狼又靜立傾聽着屋子裏的呼吸聲，一隻前脚優美的提了起來，一付戒備的樣子。他很快的靠近到她身邊。

「我不會忘記，」他說：「但我想知道妳那位物理學家朋友的名字。」

她突然對着他笑出聲來，紅紅的舌頭伸得長長的。

「威爾，嫉妒了嗎？」她柔聲的嘲笑說。

「我想知道，」他神情嚴肅的堅持：「而且我還要知道那個即將來臨的『夜暗之子』的名字。」

「威爾，你眞的想知道嗎？」她笑得更厲害了：「你會知道的，」她答應他說：「但要等到你有表現來證明你自已的時候。不過我認爲，你現在能明白解脫狀態和它的危險也就足够了。現在趁寇山還在睡，我們趕快去工作。」

她又走回到書房門口。

「現在你明白了，」她低聲說：「我能幫你通過這道門，我朋友教過我如何弄順那些雜亂的震盪波，否則那眞還會形成障碍。」

她碧綠的兩眼，全神貫注的盯着門的下半部；這使得巴威爾又想起老孟德上課時所講的或然性。他說：所有的物體大部份都是虛空的時間，只有原子震盪時發生的衝擊，才保持住那塊小陶土不從看來像實體的桌子上掉下來。宇宙中沒有絕對的事物，只有或然性才是眞的。而根據貝茜玲那位不知名的朋友的說法，心智之網就能控制或然性。

「等一等，」母狼小聲的說：「跟着我來。」在她碧綠兩眼的瞪視之下，書房的門的下半部已溶化成一片霧似的非實體。一會工夫，巴威爾就能看到鉸鏈上的螺絲釘和鎖內的一切機械裝置，就好像看X光透視一樣。然後金屬體也消失了，而這頭身材纖細的母狼，靜悄悄的就潛入了門裏。

巴威爾有點擔心的跟在她身後，似乎遇到了輕微的阻擋，還感覺得出木板的存在。他感到似乎有點什麽東西，在他小心鑽過去的時候，輕輕刮着他的狼皮。一跨進門裏，他就嚇得低沉的咆哮起來。這頭白母狼也嚇得後退，緊靠在他旁邊。

因爲在房間裏，有着某樣要命的東西。

他站在那裏嗅着找危險的來源，室內充滿了紙香和墨水味，另外還有書架上的書所發出的腐爛氣味；更强烈的是從一處書橱中傳出來的樟腦味，再加上寇山書桌上的煙絲香。曾經有隻老鼠在那些書後面待過，他還能聞得到牠所遺留下來的味道，但是那股嚇着他的古怪强力臭味，却是來自書桌邊地板上的一只綁着鐵皮的舊木箱。

這是一種刺鼻的腐爛臭，就好像是某樣埋在地下發霉已久的東西的臭味，使他起了一種難名的驚懼，這使他想起基金會塔頂上的那股難聞的氣味，白母狼緊張的站在他身邊，掀牙露齒咆哮，眼睛裏充滿了怨恨和恐懼。

「這就是那只箱子，」她輕輕的說：「這就是老孟德從沙漠中我們族類墳場裏挖出來的；這項武器曾經毀滅過我們的人，現在寇山又計劃再用它。我們必需要毀掉它，而且是在今晚。」

但巴威爾搖擺了一下身子，戒備的往後退。

「我認爲這樣不好，」他不安的喃喃着說：「我呼吸困難了，這股臭氣一定是有毒，讓我們退回到外面空氣流通的地方去。」

「威爾，你不是懦夫，」母狼翹起了嘴唇，似乎想對他用激將法。「箱子裏的東西一定比狗或者是光、甚至是銀子更要命——我們的人可能都會碰到所有這些東西。我們必需弄掉它，不然的話，我們的族類又將面臨毀滅。」

她向前蹲伏，身上的白毛倒豎，她向着那只大箱子慢慢移動。巴威爾聞着那股莫名的氣味就想吐，但只好不情願的跟在她後面。這股臭氣灼傷了他的鼻孔，他搖擺着，心底裏升起一陣寒意，使他全身發抖。

「箱子鎖上的！」他喘着氣說：「寇山一定預料到……」

接着他看到母狼蹲伏在箱子旁邊，那對狹長的眼睛緊瞪着箱子，而他想起了她能控制原子或然作用的能力。木板全成了霧狀，現出所有旋在上面的螺絲釘，螺絲釘接着也消失了，接下去是釘在箱上的寬鐵皮和粗鐵扣環。白母狼突然吼了一聲，全身猛然的打起冷戰來。

「銀子！」她氣咻咻的說，又縮回來緊偎着他。

這是因爲消失的木頭是夾層，裏面隔着一層白色金屬，那溶化不掉。箱子裏發出臭氣的東西還是看不見。

「巴威爾，你的老朋友都很能幹！」母狼咆哮起來，白森森的利齒閃閃發光：「我知道這只箱子很重，眞沒有想到有一層銀夾層。現在我想，我們必需找到鑰匙把鎖打開，假如鎖再打不開的話，我們只有燒掉這幢房子。」

「不行！」巴威爾打了一個寒噤：「至少在他們睡着了的時候不行！」

「你那可憐的洛娜！」白母狼嘲弄着他說：「爲什麽你要讓寇山娶她？」她突然板起臉來說：「放火是最後的補救辦法，因爲火光的震盪對我們也是要命的，首先我們先找找鑰匙看。」

他們又爬回門外去，又聽到了那邊臥室裏睡夢中的囈語。巴威爾突然聽到一陣鈴聲，在他此刻敏感的意識中，似乎是整個屋子都在震動，白母狼又跳向寇山零亂的書桌旁邊。這陣驚人的鈴聲停止了，於是他明白這陣鈴聲是來自桌上的電話機。

「那個笨蛋現在還打電話來？」白母狼又咆哮着，聲音嘶啞，帶着急迫和恐懼。巴威爾又聽到床響和洛娜朦朧的說話聲。這間靜悄悄的屋子，似乎突然間變成了一關閉起來的陷阱，他急着要想逃出去。他知道，再來一次電話鈴，就會將寇山吵醒，於是他躍向門口的黑暗處，回頭喊他的同伴說：

「讓我們離開……」

但是這頭母狼早已又蹲伏下來。她輕輕的一躍，就跳上了書桌，在電話還未響第二次時，她不動聲色的將受話器拿在前爪裏。

「不要作聲！」她小聲的命令着：「注意聽着！」

室內寂靜無聲，桌上一只座鐘「滴答、滴答」的走着，顯得特別的響。巴威爾又聽到寇山充滿睡意的聲音，似乎在問什麽，接着又打起呼來。厨房冰箱的馬達也停止了轉動聲。他聽到受話器裏一個細小的聲音拚命的喊：

「寇山？」這是孟夫人打來的：「寇山？你能不能聽得到我講話？」

巴威爾聽到臥房裏傳出一聲呻吟；寇山太疲倦了，睡得不怎麽樣好。

「洛娜，妳是洛娜嗎？」巴威爾聽到受話器裏微弱的聲音，充滿了緊張和恐懼。「寇山在那裏，要他打電話給我，洛娜，好不好？我有點重要的事要警告他，告訴他是有關巴威爾的事。」

白母狼蹲坐在受話器旁邊，掀露着她長長的利牙，就像要摔碎電話似的。她柔軟光滑的耳朵豎立，優美的在傾聽着動靜；而她狹長的兩眼瞇了起來，閃着怨恨的綠光。

「是誰？……」電話裏微弱的聲音似乎是害怕得說不出話來。「是寇山？」聲音微微有點喘：「洛娜？爲什麽你不說話？」

電話發出一聲微弱的尖叫，叫得如此嚇人，巴威爾眞怕會傳到臥室裏去。「卡答」一聲，孟夫人那頭掛斷了電話。白母狼丟下了受話器，跳回到巴威爾身邊來。

「這個老孟德的壞寡婦！」她有點氣喘的說：「這個女人知道我們的事太多了——就是因爲看得太多，所以她的眼睛瞎了。我怕她的知識會使得箱子裏的東西對我們更要命。」

她長長的耳朵垂了下來，接着她又咆哮起來。

「巴威爾，我們還有一樣工作要做，」她輕柔的說：「我想我們最好是在姓孟的那個女人能和寇山說話以前，把她給除掉。」

「我們絕對不能傷害一個瞎眼的老婦人！」巴威爾强烈的抗議：「而且，孟夫人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白母狼低聲的責備着說：「巴威爾，你還有很多的事需要學習，」她似乎想到什麽，她的聲音又變得沉重起來：「尤其是你就是她所要出賣的人……」

她搖擺一下身子，跌落在舊地毯上。

「茜玲！」巴威爾觸摸了一下她冰涼的嘴。焦急的問：「茜玲，什麽事情？」

母狼纖細的身體躺在那裏發抖。

「……我們掉入了陷阱！」巴威爾必需蹲伏下來，才聽得到她微弱的低語：「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麽你的老朋友寇山，敢於將後門打開讓不速之客進來，而自己却在床上睡覺。這

只草綠色箱子是個餌……他一定知道我們打不開它，而裏面裝的東西就是這個陷阱。」

巴威爾幾乎忘掉了箱子裏發出的那股刺鼻的臭味，開始時它是這樣的難聞。他抬起頭來又深深的嗅了幾下，味道似乎要輕得多，而且似乎聞起來非常舒服，他昏昏沉沉的又再聞。

「不要再吸它了！」母狼瘋狂的低聲叫喊着：「毒氣，寇山用來殺……我們的。」她在地板上顫抖着，而他幾乎聽不到她的低語：「我們必需離開箱子，假若我們出得去的話，就不找你那個親愛的朋友姓孟的女人……」

她癱瘓的躺着不動了。

「茜玲！」巴威爾大叫：「茜玲！」

她還是沒有動。

第八章　黑暗中的獵狼人

巴威爾把母狼纖細的昏迷身體搖擺着，顫巍巍的伸開四條腿，勉强支持着不要倒下去。

他又嗅了嗅木箱裏那樣東西的氣味，這樣神秘的東西，歷史比人類的記憶還要悠遠，長期以來都埋在沙漠裏，和被人類殺害的他們族類的骨頭埋在一起，這樣東西現在又要殺害他了。而且它的味道，此刻似乎變得芬芳甜美；他昏沉沉的在想着，爲什麽剛才會那麽難聞。

他又吸了一口。

他想倒在這正在入睡的母狼身邊，他感到非常疲倦，這股古老的異香似乎驅走了他一切的煩憂、緊張和厭倦。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準備躺了下來。可是白母狼還在地板上顫抖，而且他還聽得見她微弱的低語：

「威爾，離開我，在你未死以前——逃出去！」

這使得他稍微清醒了一點，而注意到她的危機。他喜歡這股古老奇異的香氣，但它却在要貝茜玲的命。他必需把她弄出去到空氣流通之處。他咬住她的後頸，費力的拉向那處缺口

，原來那裏是書房鎖上的門，已被貝茜玲所溶化掉了。

但一陣驚詫控制了他整個人，他不覺口鬆開，母狼軟綿綿的身體也掉了下來。路又沒有了，原先那道門又出現了。黑色的螺絲釘，金屬的鎖，以及木板門的輪廓，一切都又恢復了眞實。這處死寂的書房，眞變成了一處陷阱，而且機括已經引發了。他昏昏沉沉的只想得到這麽多。

他無力的向門上撞去，可是門又把他彈了囘來；門就和它看上去那樣一樣的堅固。他記着囘想老孟德課堂上的話和她朋友的理論，所有物質都是空虛的，沒有任何東西是絕對的。他的心智是一張能之網，可以利用或然性抓住門的原子和電子。它可以順理形成障碍的游離震波。

他費力的在思索——可是門依然還是層阻碍，躺在他脚邊的母狼仍然是躺着的，他自已也是勉力支持着不要倒下去。那股木箱裏發出來的古老異香，氣味似乎是越來越濃了。他的呼吸急促，舌頭也拖了出來。這股古老的香氣，會解除他一切的痛苦和煩憂……

母狼在他脚邊微弱的呻吟着說：

「注視着門。打開門上的木板……我會盡量幫你的忙……」

他搖晃不定的瞪視着看來結實的木板；他盲目摸索的，想再把它溶化掉。他心裏在唸着：只有或然性才是眞的；但這只是些廢話，門仍然是好好的擋在那裏，此時他突然感到母狼身上起了一陣顫抖，她在盡量用力，於是他也試着配合她的行動。逐漸逐漸，就在這種盲目的摸索的方式下，他竟能擁有了一種神奇的控制和延伸意識的能力。

木板上出現了一個空洞，他懷疑的又將它加以擴大。母狼的四肢都在顫抖，似乎要僵硬了，但這個缺口還是太小。他在這股香氣的襲擊中，搖晃着身子又再試了試。缺口大了點，他叼起母狼，蹣跚走到門前，順着那個缺口鑽了出去。

箱子裏散發出來的香氣已聞不到了，有段時間，巴威爾還想着要囘去，然後他突然又充滿了厭惡。他躺在狹小客廳的地板上，難過得想吐。在他身後鎖着的書房裏，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說話聲，那是因爲母狼沒掛上受話器，接線生在電話裏不耐煩的喊着。然後洛娜的叫聲突然傳了過來，聲音含糊，帶着睡意和恐懼。

「寇山……寇山！」

寇山不安的翻身，床又「吱格、吱格」的響起來。巴威爾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喘着氣拚命的呼吸着新鮮空氣。他在叼起昏迷的母狼的時候，突然又吸到一口門縫裏漏出來的那股

異香，一陣難過想吐的感覺又使他差點站不穩。

他叼起了母狼，將她癱瘓的身體摔在背上。她的重量雖然很輕，在這種情況之下，卻也使他腳步蹣跚，混身發抖。他腳步不穩的爬回洛娜氣味乾淨的厨房，推開木門上的紗門走了出去。

他想，現在他們是安全的脫離了寇山古怪的陷阱了。他在背着母狼跑着的時候，還不安的抖了抖他全身的長毛；他無法完全逃脫那股異香的令人作嘔的記憶。不過，晚風的清涼將這股氣味從他的鼻子清除了出去，他的力量又恢復了。

他沿着來路將母狼背到了大學校園，將她放在打了霜的草地上，東方已顯出了曙光，鎭外遠處的公鷄也發出了啼聲，某處有一隻狗正在狂吠着。黎明的危機已接近，但他不知道對貝茜玲該怎麽辦。

他絕望的開始舔她的白毛皮。她纖細的身子突然顫動起來，他鬆了一大口氣，接着她身體起伏，又開始了呼吸。她軟弱的搖擺着站了起來，喘着氣，紅色舌頭伸得老長，眼神中充滿了恐懼。

「多謝你，威爾！」她還在打戰。「太可怕了，假若沒有你救我出來，我已經是死在你那位老朋友的陷穽裏了。」她猙獰的眼睛又瞇了起來。「箱子裏那樣東西厲害得連我做夢都沒想到。我想我們是沒辦法毀掉它了。那我們只有攻擊所有想用它的人——直到它再被埋藏起來——讓人遺忘的埋在沙漠的墳場裏去。」

巴威爾不情願的搖了搖他尖嘴的狼頭。

「攻擊寇山？」他細語道：「還有克禮和瑞斯？」

喘着氣的白母狼不懷好意的對他笑了笑。

「威爾，現在你和我們是一夥了，」她對他說：「你再也沒有人類朋友，因爲所有的人類都想殺死我們，假若他認出來我們的話。我們得在死以前，毀滅這些『夜暗之子』的敵人，不過寇山是名單上的第一名，要不是電話鈴響我們已經把他給除掉了。現在我們要去解決掉老孟德的寡婦，必需趕在她告訴寇山你的事以前。」

巴威爾退了回來。

「不，不能對孟夫人這樣！」他呼吸急促的說：「她一直是我眞正的朋友，儘管孟德變了。她是如此慷慨和仁慈。只因爲她是眞正的人類，妳就忘了她是個瞎子？」

「但你不是眞人，威爾！」

白母狼對他笑了笑，突然又變得嚴肅起來。

「我也不認爲這個寡婦是眞正的人類，」她平靜的補充了一句。「我認爲她正有着够多的我們的血統，所以她也尤其危險，這也就是爲什麽必須在她告訴寇山以前，我們要把她除掉……。」

「不！」巴威爾低聲强烈的抗議：「我不能去傷害一個可憐的老太婆。」

「她並不是這麽好纒的，」這頭漂亮的母狼還在喘氣。「她從老孟德那裏學會了太多，同時她在非洲也見識了不少。你看到的，她就知道戴着銀飾來對付我們。除了那隻孟德訓練的醜狗以外，她一定還有其他的武器。她會不好對付，但是我們必需試……」

「我不幹！」

「你會幹的，」她對他說。「威爾，你必需做你得做的事，因爲你已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到了夜裏你就解脫了，所有你人類的本性，都跟着你的軀殼留在你的臥床。今晚你得跟着我跑，就像過去所作的死亡競賽一樣，我們要去捕獵人類。」

她在嘲笑着他的緊張。

「走，威爾，乘天還沒亮。」

白母狼跑了起來，巴威爾所有的這點微薄的人性拘束，也跟着剝落了，他跟着她奔過草地，感覺到脚下的薄冰在清脆的破裂。他們對這個睡的城市每一個響聲、每一股氣味都充滿了戒意，甚至是過路的牛奶貨車引擎裏冒出來的廢氣，現在他聞起來也覺得芬芳，因爲他聞過了在墳場挖囘來的那樣東西的氣味。

在校園西邊的大學路上，他們來到這幢舊磚屋保養不良的草坪。當巴威爾看到前門黑色喪誌，他向後退了幾步。可是那頭身材纖細的母狼，從他身後超前而去，她身上那股淸香，將他殘餘的良心不安一掃而空。

只因爲他的軀殼已丢得很遠，而他人性的枷鎖已經解脫。這頭光滑柔軟的母狼就在他身邊，既活潑又興奮。現在他是和她走在一起的，他們都是追隨「夜暗之子」的人。他在她身旁的門柱邊停止下來，等待着大門的溶化。

「孟夫人不該受害，」他不安的低語：「她一直對我很慈祥，我常常到她家來，而且是請她彈鋼琴給我聽；通常還是彈的她自己所作的曲子，曲調奇特，悲傷而優美，的確，她應該有個乾淨而舒適的死……」

他身邊的白母狼驚動了一下。他鼻子裏也聞到一股微微的腥臭，非常刺鼻和令人厭惡

——這是狗的味道。他的頸毛豎了起來，而在他身邊的母狼皮毛倒立的咆哮。她碧綠的兩眼盯着門上，對他的請求沒作回答。

巴威爾蹲伏在她身邊，只見門底部消失成霧狀的非眞實。一下他就看清楚了門裏他所熟悉的房間，黑色的壁爐架，黑色的孟夫人的大鋼琴。他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同時看到一個模糊身影的移動。彈簧鎖「喀」的一聲，一道門突然打開了。

母狼向後縮到他旁邊，不出聲的掀露着牙齒。

打開的這道門裏冒出了各種氣味，比他所見過聽過的任何東西還要來得快來得實際。他聞到壁爐裏燃燒瓦斯，微微有點衝鼻的味道，也聞到鋼琴上大花瓶裏，玫瑰花在發出濃郁的香氣。他還聞到孟夫人衣物上濃重的樟腦味，以及她身上那股暖暖的辛辣氣味。同時還有這最濃最重的狗的氣味。

狗的臭腥，雖說是比寇山箱子裏東西排出來的氣還好一點，但仍然使得他又想吐。這使得他感到一陣比人類還要古老的恐懼，也激發起他一股種族間的仇意。他的毛倒豎，嘴唇掀開；他的腳收攏，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蹲伏下去準備對付這已記不清年代的世敵。

孟夫人走出了這道幽暗的門，她那條皮帶拴着的大狗，緊靠着她身邊，四腿僵直，小聲的咆哮着。孟夫人穿着一件黑綢長睡袍，站在那裏顯得特別的纖長挺拔。遠處映來的街燈光，照在她粗大的銀指環和手鐲上閃閃發亮，在她手中，還有一把閃着寒光的銀匕首。

「幫忙我！」蹲伏在地上的母狼小聲的說：「幫我將她放倒！」

這位緊抓着匕首和狗皮帶的纖瘦瞎眼婦人，一度曾是她的朋友，但她却是人類。巴威爾蹲伏在這頭掀牙露齒的母狼旁邊，肚皮貼地，向着他們的獵物爬去。

「我會試着咬住她的手，」白母狼輕喘着氣說：「你就上去咬斷她的喉管；要在她來得及用那把銀匕首之前。」

孟夫人在門口的陰暗處等候着，那扇在她身旁的門板逐漸又變成眞實。她咆哮的狗緊拉着皮帶要向前衝；她把牠拖了回去，抓住了牠的項圈。她蒼白瘦削的臉，看上去既疲憊又憂鬱。她的頭偏着，而巴威爾因怕她看到他的一種錯覺，全身都抖了起來。

「巴威爾，」她輕喊着他的名字，聲音仍然是那麼慈祥；她的語氣中帶着一種痛心的責怪：「我早知道你的危險，而且也試着警告你遠離這個狡猾的小巫女——但我沒想到，你的人性竟喪失得這麼快！」

巴威爾羞得滿身發熱。他向後退，轉過身來向正在向前爬的母狼吼出一聲抗議。但她猙

獰的咆哮使得他又不敢作聲了。

「威爾，我很難過，想不到眞是你，」孟夫人沉痛的聲音依然如此溫柔：「但是我知道你已向你的黑色血統投降，我一直希望你能够控制得住它的。並不是所有帶着黑色血統的人都一定是巫者。威爾，我明白這一點，但我看錯了你。」

她停住了一會，神情凜然的直立着。

「我知道你在這裏，巴威爾！」他想她是握着那把銀匕首在戰抖，他看得出來，這把銀匕首是由餐桌刀改打而成的。「而且我知道你想幹什麽。」

她那隻黃褐色的大狗又緊拉着項圈往前衝，牠凶猛的黃眼睛注視着爬行的母狼的每一個動作。孟夫人戰抖的手緊拉住牠的項圈，她那對帶着墨鏡的瞎眼也向這邊緊盯着。

「我知道，」她憤憤的低語：「但我並不是這麽容易被殺的！」

這頭蹲伏着的母狼向巴威爾笑了笑，然後又向前爬近了一些。

「威爾，準備，」她吸了一口氣說：「在我咬住她手臂的時候！」

威爾收脚蹲伏，測量着孟夫人喉嚨的距離。他擺脫了那股殘餘的勉强心情，因爲他明白他必需服從；因爲這才是眞實，這頭小母狼是他的伴侶，而他已喪失的人性只不過是一場夢幻。

「開始！」母狼高哼着：「爲了夜暗之子！」

她一聲不作的撲了上去，白森森的利齒咬在瞎眼婦人的手臂上。在等着她咬掉匕首這片刻之間，巴威爾只覺得體內獸性大發，他渴望着血的鮮美滋味。

「威爾！」孟夫人輕泣起來：「你不能……」

他屏住氣撲了上去。

但此時土克已發出一聲可怕的警告嘷叫，孟夫人鬆掉了牠，而退了回來，用匕首揮砍。撲上來的母狼，在半空中轉了個身，逃過匕首，但瞎眼婦人手腕上沉重的銀手鐲却打到了她皮毛光滑的小腦袋，這一擊之下，就讓她跌倒在地上顫抖着，正好這時那隻大狗上來咬住她的喉嚨，她在狗的利齒下絕望的扭轉，大叫了一聲，癱瘓了過去。

她這聲大叫，使得巴威爾擺脫最後對孟夫人的一點憐憫。他的利齒咬進狗的黃褐色咽喉，並攻擊那佈滿銀釘的項圈。當他碰着這個冰涼的金屬體時，他感到一陣澈骨劇痛傳遍了全身，他踉踉的向後退，因銀子的震波而想作嘔。

「抓住她，土克！」孟夫人氣咻咻的在喊。

可是這隻大狗在巴威爾襲擊牠的時候，牠就已放下貝茜玲轉身迎敵了。她掙扎着爬了起來，痛苦的蹣跚的滾出門外。

「快走，威爾。」她驚懼的大聲喊：「這個女人有着太多我們的黑色血統；她比我想像中要強得多。我們無法打敗她和那些銀器，再加上那條狗！」

她奔過了草坪。

巴威爾跟着她逃跑。而這個瞎眼婦人就跟在後面追，現在是以一種帶着自信的可怕速度。遠處街燈射過來的光，照在她的手鐲、項鍊、胸針和指環上閃閃發亮，這就成了她堅不可摧的盔甲，再加上她手上那要命的匕首。

「抓住他們，土克！」她凶猛的喊狗：「殺死他們！」

灰狼和白母狼結伴而逃，逃過寂靜無人的街道，奔向校園而去。巴威爾由於咬到了銀項圈，全身都痲木無力，他知道這條黃狗會追上他的，身後牠凶猛的叫聲是越來越近。在校園的轉角處，他轉過身準備作殊死的一鬪。

但是這頭白母狼閃電似的又奔了回來，超在他前面去，她經過那隻大狗時，還有意跳舞似的扭動，狗追了上去。她以怪聲學着狗的怒叫，得意的微笑着把狗引離開了巴威爾，向着校園外的公路上奔去。

「土克，抓住他們！」這位瞎眼的婦女還在他後面尖叫：「幫我抓住他們！」

巴威爾搖擺了一下身子，不安的離開她後退。這頭奔跑的母狼以及跟在後面撵的狗，都已在他的眼界中消失，但她的淸香和狗的惡臭，却飄盪在他們身後的冷風裏。他還能聽得到很遠處狗的深沉吠聲，他似乎已洩了氣。

這位瞎眼婦人跟在巴威爾身後冒失的跑，當他跑上公路時，他驚恐的回頭看了看，她已落後了他整整一條街。他守視着她跑上一條穿越冰凍草地上的車道，她的瞎眼一定是看不到欄干的，因此她絆倒在上面，整個人跌到水泥地上去了。

巴威爾有了短時間的憐憫衝動，他明白這意外的一跌，一定會擦傷得很痛。但過了一會，她又站了起來，跛着脚在後面拚命的追。他見到星光在她匕首的反光，他趕快又再跑，順着空氣裏混合着狗和狼的那股氣味，向右轉到了公路上。

第二次他再停下來往後看時，他已經到了中央街和公路交叉路口的交通標誌燈下面，只見那位瞎眼的婦人丟得更遠了，一部獨行車輛，沿着道路向他們開過來。燈光照在他身上，他感到痛意，他趕快蹲伏進一條黑巷子去，等着這部車開過去。等到他再站起向後看時，已

看不到孟夫人的人了。

這隻狗悲慘的叫聲，已消失在他前面很遠的地方，再加上工廠的機器聲和鐵路調車站火車頭的機器和冒蒸氣的聲音，他更聽不見了。他只能隨着這股氣味追了下去，這股氣味引導着他穿過了一連串路面不平的街道，最後他來到調車場裏。

狗和狼的氣味都已淡了，這裏充滿了機油熱辣辣的氣味，煤渣的焦味和木焦油的臭味，再加上煤煙的硫磺味。不過他還是能隨着這股氣味追踪，直到一部調車的火車頭擋住了他的去路。還有一個助理司機站在踏板上。

巴威爾跳到一邊去，可是意外的一股蒸氣噴了他一身，這時候除了火車頭本身的熱氣和機油金屬的氣味外，他什麽也聞不到了。那個看不見他的助理司機，揮旗的手差點還打到了他的頭，但就是他手上香煙的那股强烈味道，也隨着蒸氣吹走了。線索完全斷掉。

他圍着鐵軌轉圈子，滿懷希望的到處嗅，可是除蒸氣、煤渣、機油和金屬味，他什麽也聞不到。

他豎起了他毛聳聳的耳朶，拚命的傾聽，車頭在鐵軌上的聲音也已消失，只聽蒸氣聲和機器聲在機關車庫裏響着。工廠的「隆隆」聲爲這做了一個單調的背景音樂。在東方遠處的

河那一邊，有一列火車鳴着汽笛而來，可是他聽不到那隻狗的聲音。

當他向東方遠眺時，眼睛感到一陣激烈的刺痛，他腦子裏閃起一股驚懼。高大的工廠煙囪，現在正像黑色的巨長手指，伸展在魚肚色的晨曦裏。白母狼找不到了，而要命的白晝即將來臨。他突然想到，他還不知道怎樣囘到他在床上的軀殼裏去。

當他又聽到狗的叫聲時，他正無目標的在冰凉發亮的鐵軌上亂轉。這次狗的叫聲低沉而失意，是向着工廠這個方向來的。他跑出了調車場，奔向狗聲的方向，他保持着在兩排停着的車廂之間跑，這可以擋住一部份越來越使他疼痛的亮光。

最後他能看得到白母狼了，她正轉圈囘來，向着他這個方向跑來，還帶着那股懶洋洋的優美。她在這次奔逐中，靠着精明的轉圈子獲勝，但看樣子，現在她已經是精疲力盡了，或者是因爲這要命的光使得她軟弱下來。狗這時候加快了速度，叫聲也變得尖銳，叫的節奏也加快了，牠的叫聲已變成了帶着興奮的勝利的嗥叫。

巴威爾奔出列車廂，迎住了母狼。

「妳休息，」他喘着氣說：「讓我來帶着狗跑。」

他不敢肯定是否能把狗帶得很遠，因爲晨曦以它越來越殘酷明亮的光線刺痛着他。由於

受到銀子的震撼，他現在還覺得全身僵硬。但這隻光滑柔嫩的母狼情形和他一樣，於是他有意落後，想由他來帶領這次追逐。

「不要，威爾！」她急忙喊着說：「時間已不早了，現在我們必需待在一起。」

他和她並肩跑着，疲憊得不想問她的用意。東方已全亮了。當他們跑出調車場時，巴威爾向着河邊的凹地裏跑，他想這樣可以到那裏的灌木叢去躲一下陽光。

「威爾，往這邊！」母狼仍然跑在高高的河堤上：「保持跟着我走。」

他瘋狂的爬過水草叢生的斜坡，奔回來跟上了母狼。這隻黃狗已經追近，每跳一步就氣喘喘的大叫一聲。牠那要命的項圈上閃着灰光。巴威爾逃過了牠，緊張的跟上母狼懶散的腳步。

黑黝黝的河流已在前面不遠，爛泥巴的河堤，腐爛的樹，臭氣熏鼻，陣陣河風，帶來了城裏廢料處理工廠的氣味，同時他還能聞到平地那些工廠排在黑色河水上的化學廢料的酸味。

在河的那邊，魚肚色的曙光已在天空出現，真是怕人。他的眼睛模糊刺痛，而他的身體也因光線而發軟。他不屈的狂奔，追上了那頭纖瘦的白母狼。前面遠方某處，火車又在響着汽笛。

他們來到一道窄鐵道橋上，白母狼跨到每根枕木上的步子，都非常優美而平穩。巴威爾落在後面，心中充滿了兒時對激流所懷的那種模糊的恐懼。那隻嗥叫着的大狗已追了上來，巴威爾心懷恐懼的在橋上小心選路走，連橋下深幽的黑油油的河水都不敢看一眼。狗還在後面不顧一切的追了上來。

巴威爾正跑到橋半中間時，鐵軌開始有了響聲。火車又鳴起汽笛。它可怕的頭燈成弧形的照射出來，看樣子不到一英里了。一陣恐懼使他腳步慢了下來，可是後面的狗卻已追近，他只得瘋狂的往前奔，去和火車爭取時間。

白母狼現在似乎看不出疲憊了。她遠遠的領先，就像一道飛逝的白影子。他拚命的沿着轟轟作響的鐵軌跟在她後面。如今是空氣在震動，橋樑也在顫抖。他看到她在前面等他；她坐在跳動的鐵軌旁邊，嘲笑着那隻大狗。

他在雷霆萬鈞似的火車沙石風中，滾到了母狼的身邊，在半昏迷中，他聽到大狗最後一聲恐懼的慘叫。母狼看着牠褐色的身影掉在黑黝黝的河水當中，她笑得好得意，一邊還在抖掉她白毛上的泥塵。

「這下土克先生是完蛋了。」她高興的自言自語：「我想現在對付它那個邪惡的女主人，是很輕而易擧的了。只要時間一到，那怕她那些銀質武器和她的雜種血統！」

巴威爾戰抖起來，縮回到堤岸旁邊，想離開那炙人的東方亮光。火車所捲起的灰沙，漸漸稀少；鐵軌上的響聲也漸漸的消失。他想起孟夫人跌倒在車道上又爬起來一跛一跛的情景，憐憫之情油然而生，激烈的程度就和他怕她的銀匕首相等。

「我們不能這麽做！」他激動的說：「可憐的孟夫人，我們傷害她已經傷害得够了。」

「威爾，這是場戰爭，」白母狼小聲的說：「一場種族之間的戰爭，歷史的久遠已和我們以及人類的歷史相等。我們曾打敗過一次；我們不能再打敗，對這個帶有我們血統的女叛徒，是沒有什麽會說是殘忍的。今夜我們已沒有時間，但我想我們已推翻了她想警告寇山的計劃。」

她優美的站了起來。

「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她離開他順着鐵軌跑去：「晚安，巴威爾！」

巴威爾現在只賸下獨自一個了。東方的紅光灼燒着他全身，他感到一陣恐懼的涼意，因爲他不知道如何回去。他漫無目標的開始去尋找他的肉身。

他不認識路，但他模模糊糊的發覺到，他的肉身是在麵包街他那間小住處的床上僵挺着。他笨拙的盡力想去佔有它使它活動，他有點像是在夢中一樣。

開始他的努力是軟弱而帶點摸索性的，就像一個嬰兒開始走他的第一步。他還感到一種難耐的痛楚，似乎是過份使用了一個從未使用過的肢體。但也就是這種痛楚刺激着他努力。他又再試了試，拚命的想逃脫白晝給他的越來越大的痛楚。他又再感到那種流動的改變狀態——他發覺自己是滿身疼痛的在床邊上坐了起來。

這間狹小的臥室已變得很冷，而他是感到全身都凍僵了。他全身都有着一種奇怪而沉重的麻木感覺，他所有的感官都奇異的遲鈍起來。

他急切的想聞當灰狼時所聞到的各種氣味，但他現在的鼻子似乎像感冒了似的，什麽也聞不到了。甚至在衣櫃上空酒杯中的威士忌餘味，也全部都跑光了。

他又痛又倦的跛着脚走到窗口，將百葉窗關上。街燈在晨光中已顯得黯淡起來。他不敢面對那發光的天空，就像怕面對恐怖的死亡。

這是場什麽樣子的夢！

他心情不定的擦着額上因恐懼而流出的冷汗。他右邊的犬齒隱隱作痛。他不舒服的回憶

到，在夢中那就是狼的尖牙，曾咬在土克項圈上的銀釘。假若這是宿醉所引起的，他最好還是多喝點威士忌——但也許不會那麽嚴重。

他感到喉嚨又痛又乾。他跛着脚來到浴室裏，想喝點水，左手費力的在找鏡子。他打開緊握着的右手，不禁嚇了一大跳，原來他還緊揑着那支狼形白玉簪。他站在那兒，目瞪口呆的看着痲木的手和手掌上的古怪飾物。在他手背上還有一條長長的抓傷的紅印子；正是在夢中蓓蒂那條小狗銳利的牙齒所咬的。他搖了搖頭，試圖擺脫心上一種刺痛的難過感受。

他試着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場夢。他回憶到老孟德在課堂上所作的一些有關夢心理的討論。他記得孟德博士曾說過，這類無意識的現象，通常比夢者所見到的還要平常持久。

他對貝茜玲的諸多懷疑，以及對她荒謬自白的不相信，使得這在他的夢中出現。而後又使得他從睡夢中起來，爲了找證明，他在衣櫃上的香煙盒裏摸那支白玉簪，而手背正好爲一張舊刀片所劃破，或者就是玉簪本身所刮破的。其他的夢境，只不過是他自己潛意識中埋藏的願望和恐懼所變幻成的。

一定就是這樣！他鬆了一口氣，帶着微笑，嗽了嗽乾渴的嘴，然後又去找威士忌酒，想以酒來解解宿醉，但想起了睡夢中那一嘴的狗毛，他又堅決的把酒瓶放了回去。

第九章 噩夢以後

巴威爾想忘掉這場噩夢。他全身發抖的又回到床上去，他想再睡一會，可是就睡不着。夢中可怕的情景，還一幕一幕的在他腦海中出現，如此鮮明，如此眞實，却又這般的恐怖。他無法擺脫母狼伸着紅舌頭的那付笑容；也無法忘掉那隻小狗在他强有力的雙顎之下無力掙扎的情景；同時他還淸晰的記得，瞎眼的孟夫人在瘋狂的追逐摔倒，當時他心中的憐憫。却又懼怕她手上銀匕首的矛盾心境。

他又爬下床來，跛着脚走到窗前。下意識的拉開了擋住白晝的百葉窗。他在這神秘的傷痕上擦了點消炎藥，然後仔細的修了修面，吞服了一顆亞司匹靈來鎭定他嘴顎的疼痛。

他不斷向自己說，夢境只是一般情形變化的合理結果，他不需要去找顧倫博士來幫他分析這場夢。由於貝茜玲受到孟夫人和寇洛娜兩人很明顯的反感，所以給了他在潛意識這個暗示——貝茜玲是一頭母狼，再由於他對這個暗示的憤怒反抗，所以使他在夢中擔任了灰狼這個角色。孟博士的悲劇情景，以及他自己的緊張疲勞，這場噩夢似乎是很自然的結果。

但是他對這種自我心理分析，還是感到不能完全滿意。他決定打個電話給孟夫人。他要向自己確定，她還是好好的活在她大學路的那幢古老房子裏，還有她那隻狗土克也依然跟她在一起。

他用還有點痲木的食指撥了號，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接電話。他還抱着希望，也許每個人都正安詳的在睡夢中。最後他聽到女管家雷太太的尖嗓門，很凶的問他找什麼人。

「我想找孟夫人講話，假若她已經起來了的話。」

「她不在這裏了。」

「啊！」他吞了一口口水，似乎想嚥下他突如其來的驚懼：「那麼請烏小姐講話。」

「她也不在。」

「什麼——？」他無力的嘎聲問：「那到那裏去了呢？」

「烏小姐跟着救護車去照顧可憐的孟夫人了。」

他差點丟掉了電話聽筒。

「是怎麼一回事？」

「孟夫人——這個可憐的老太太——昨晚上她一定是神經出了毛病，你知道的，她丈夫的事來得這麼突然，而且自從那頭該死的怪物挖瞎她的眼睛後，她始終有點怪怪的，這你也是知道的。」

巴威爾感到吞口水都困難。

「發生了什麼事？」他焦急的喘着氣問。

「她在半夜爬起來，帶着她那隻堅持要養的醜狗。我猜她是出去追獵某個怪物的，也許就是挖掉她眼睛的那種怪物。不過，她還算帶着一把銀刀，那是她將餐刀改打以後加以磨利的。所幸的是狗叫驚醒了烏小姐，她也就起來跟着追出去。」

巴威爾無言的聽着，全身打着冷戰。

「一定是這隻狗亂跑把她一個人給丟下了，她在過街的時候，因爲跑得很快，所以也摔得很重——這個可憐的瞎子。據這個護士說，她追她差不多追了廿條街；我眞弄不懂她怎麼能跑這麼遠。」

雷太太似乎是變態的在她敍述中得到一種滿足。

「烏小姐本身也累壞了，但最後她總算找到一部計程車把她載了回來。她跌得皮破血流都昏了頭，說什麼也不肯放下手裏的那把利刀，最後還是我們給硬搶下來的。而她口裏一直

尖叫着有關士克在追着的某樣東西的事情。

「烏小姐喊來了顧倫醫院的救護車，然後喊醒我起來收拾了點要用的東西，他們就把她帶走了，剛一個小時以前——可憐的老太太，她還一直和救護人員掙扎，我眞怕她會把自己弄死。」

「我……我想顧倫博士以前給她看過病，」巴威爾盡量想把聲音放得平靜些：「爲什麽她不願意去呢？」

「她一再懇求我們送她到寇山先生家去。她對這件事也好像發瘋了似的要求，我只好幫她打電話給寇先生，可是接線先生告訴我，他們家的受話器拿下來了。救護車的人一直告訴她，我們會辦好一切事情，他們把她帶到顧倫醫院去了。」

「因此她已不在家了，」雷太太最後說：「我能幫什麽忙嗎？」

他說不出話來，她不耐煩的也把電話掛斷了。他跌跌撞撞的走進了浴室，又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可是在一個恐懼的衝動下，他又把這杯酒倒進了洗手缸裏。假若是威士忌惹出了這件麻煩事，那現在正是戒酒的最好時機。

他不斷告訴自己，烏小姐送她到顧倫醫院去，這件事做得很聰明；而機場發生的這場悲

劇，很明顯的是孟夫人所承擔不了的。同時他自已擔心孟夫人的神智狀態，這也是形成這場噩夢的部份原因。他頑强的決定，不要對事實和夢境間的巧合想得太多，孟夫人一定就是這樣瘋了的。

在突然的衝動下，他又撥電話到貝茜玲所住的公寓。

他不太敢問貝茜玲是否從鐵路橋邊安全的回到家裏。他知道得很淸楚，一個人絕不會在別個人的夢中受傷。但是他想聽聽她的聲音，知道一下她到底在那裏。他可以用昨天沒打電話給她作爲藉口，而要求再定一次約會。他在要貝茜玲聽電話的時候，語氣變得很急迫。

「對不起，先生，」櫃臺人員告訴他：「我們不能驚動貝小姐。」

「我是她的朋友，」巴威爾堅持說：「我認爲她不會介意的。」

櫃臺人員也很堅持，於是巴威爾就找經理說話。公共關係對一個旅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位經理對新聞界一直都是很合作的，但貝茜玲似乎不是個一般例子。

「巴先生，很抱歉，」他客氣的喃喃着說：「我們眞的是不敢驚動她。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但貝小姐通常都要睡到中午才起來的。而且她留下了嚴格的指示，任何事情都不要麻煩她，除了失火或者發生凶殺案。」

巴威爾聽到最後這句話，忍不住打了個寒噤。這位高高的紅頭髮女孩，日子倒過得蠻豪華的。但她只是一個晚報的新出道的記者。巴威爾丟下了口信，說他打電話來過。然後他決心不要再想這場噩夢的事。

他匆忙的穿好衣服，在街轉角處一家餐廳裏停下來喝了一杯咖啡，然後開車到市區。他要他周圍有人，而且是眞正的人。

他需要聽熟人的聲音和打字機的「答、答」聲；也需要聽打字電報機接連不斷的響聲和自動排字機的「叮嚀」聲；還有那印刷機滾動的聲音。他停在「明星報」街對過的報攤上，向老班恩打聽一下季瑞斯的情形。

「他憔悴得不得了，」這位乾瘦的老人似乎神情很沮喪：「孟博士去世的情形，給他的打擊很大。昨天在葬禮完畢以後，他到這裏來看了我一下，但他沒說多少話。他得立刻趕回基金會去。」

他停下來整理了一下架上的報紙，然後目光銳利的看了巴威爾一眼。

「爲什麽對這件事，這些報紙不多報導一點？」他一付迫切想知道的樣子：「我知道你在現場，還有那個『呼聲報』的女孩。在我看這件事是非常重要，像孟博士這樣的人這個樣子的死法，但報上什麽事都沒有登。」

「啊？」巴威爾微微有點困惑：「我認爲這是個頭版的新聞，而且我發了六百字的稿。我認爲那一定會登出來的。」

「你看，」這位老人拿了一張昨天的「明星報」給他看。他寫的新聞沒有登出來一個字，只是在內頁上他找到一個簡單的啓事，說是孟德的葬禮將在下午兩點舉行。

「我眞弄不懂。」他說，接着他聳了聳肩，就把他這點煩惱擺脫了，他有更使他不安的結需要打開。他走過對街，很高興又能回到繁忙的編輯部來。

在他的辦公桌上，有張他所熟悉的藍色通知單，要他到狄普瑞那裏去。「明星報」並不是狄普瑞最大的企業；他的企業包括了工廠、狄氏信託、電臺和棒球俱樂部。不過這份報紙是他所最寵愛的，他的辦公室就設在採訪部辦公室的樓上，他大部份的業務都是在那裏處理的。

巴威爾去他辦公室的時候，這位發行人正在向一位身材苗條的金髮女秘書口述文件。狄普瑞是用漂亮女秘書而出名的。他本人是個衣着講究個子粗壯的傢伙，粉紅色的禿頭四週，只賸下一圈紅髮。他用精明的碧眼看了巴威爾一眼，將那根粗雪茄塞進大嘴巴裏去。

「幫我把華上校的檔案資料找來。」他對這女孩說，他冷漠的目光轉移到巴威爾的臉上。「葛立德說你是個好外勤記者，巴威爾。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去採訪些特寫資料——用你自己的名字——來建立起華上校競選參議員的聲望。」

「多謝老闆，」巴威爾說，但他對華上校沒多大的興趣。「我知道葛立德昨天就沒用我有關孟德死訊的報導。」

「我要他剔掉的。」

「能告訴我爲什麼嗎？」巴威爾注視着他有着雙下巴的肥臉。「我認爲這是篇頭版新聞，富於强烈的人性，也帶點神秘的色彩。你看，老孟德就死在他要宣佈所帶回來的東西的中途。」

「老闆，同時這仍然是條好新聞，」巴威爾減少了語氣中的激動，盡量想說得平和一點：「驗屍官判定是自然死亡，但這位老人的同伴的行動，却顯示出他們根本就不相信。對那只草綠色箱子裏面隱藏着什麼東西，他們到現在還不敢提起。」

巴威爾吸了一口氣，想把說話速度放慢一點。

「老闆，我還想追查這項新聞，派一名攝影記者給我，我要寫點特稿，能使得克拉頓在全世界都出名。我要查出爲什麼孟德要到戈壁沙漠去；那些人怕的是什麼；以及他們在箱子裏藏的是什麼。」

狄普瑞的兩眼神色嚴厲，一付沒有興趣的樣子。

「對『明星報』來說，太情緒化了一點。」他刺耳的聲音突然變得專橫起來：「別管它了，巴威爾，去作有關華上校的事。」

「太情緒化了？」巴威爾重覆了一句：「老闆，你時常說謀殺案是『明星報』靠着起家的本錢。」

「我決定我們的編輯方針，」狄普瑞打斷他的話說：「我們不發表任何有關孟德的消息，同時你可以看一看，任何大報紙也都不會發表。」

巴威爾盡量壓制住心裏的不舒服。

「但我忘不了這件事，老闆，」他抗議說：「我一定得查出寇山在箱子裏藏着什麼東西，這不斷困擾着我，連做愛都會夢到。」

「你用自己的時間去做，而且你自己去擔風險，」狄普瑞的語氣冷淡：「而且不能發表。」他用銳利的目光打量着巴威爾，又將大雪茄塞進口裏去。「另外一件事就是要記住，你

不是魚，最好把酒戒掉。」

他打開辦公桌的貯藏櫃，臉色變得和藹一點。

「抽雪茄，巴威爾。」他的聲音也變溫和了：「這是華上校英勇的事蹟，他不要人知的慈善行爲；還有他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他在華盛頓爲民服務的成績。寫下一切選民愛看的東西。」

巴威爾在心裏想，有這麼多就足夠了。

「好的，老闆。」

他回到嘈雜採訪部自己的辦公桌上，開始翻閱一下這堆剪貼資料。但他知道太多這些剪貼資料中未提到的事：他有關下水道和公路局的醜聞，以及爲什麼他第一任妻子要和他離婚。要想將這樣一個人洗脫乾淨，讓他夠資格進參議院，這眞是件難辦的差事，他實在沒辦法集中他的注意力。接着他發現到自己是在瞪着眼睛，望着打字機旁邊的一張日曆牌；那上面畫着一頭瘦狼在對着月亮長嗥，他不知不覺的想起了夢中所享有的那種美妙的自由和力量。

去他媽的華上校！

巴威爾突然明白到，他必需查出孟德死亡和孟夫人瘋狂的謎底，還有貝茜玲所作的古怪

自白。假若他只是以威士忌酒和巧合來建立一個城堡，用來逃避自己，他就可以這樣相信；但假若不能的話，就是這種神智不淸的樣子，也會砸掉他這個『明星報』外勤記者的飯碗。

他把華上校的資料塞進辦公桌去，從停車場開出他那部老爺車，經由中央街向大學方向疾駛而去。他始終還弄不懂，爲什麼孟德的事不合乎明星報的編輯方針。在這以前，沒有任何新聞對狄普瑞是太過情緒化的。不管是不是能發表，他都得查出那只箱子裏裝的什麼！

他推測寇山絕對是已把箱子從書房搬到基金會頂樓去了，他想知道那些木匠和焊接匠在那裏弄了些什麼；同時他又再度瞭解到，他不得不接受夢境是眞的這個事實。

他在紅綠燈的地方向右轉，轉到了松林街，然後停在寇山的白色小平房門前。它看起來眞和夢中的景象完全一樣——甚至是那個蓓蕾丢在沙堆上的鉛桶和玩具小鏟子上生銹的斑點，也都是和夢中一樣。他敲了敲門，盡量想不管內心中的這陣忐忑不安；洛娜這時從厨房裏走出來開了門。

「什麼風吹來的，威爾——請進！」

她睁大了眼睛，微微露出詫異。他心裏在想，她那雙碧眼看起來有點呆滯，眼泡也有點發腫，看樣子她是沒有睡好。

「寇山在家嗎？」心頭一陣寒意，使得他在一進門時就停了下來，似乎是這處安靜而看來友好的屋子，還潛伏着某種要命的陷阱。他忍不住聞了聞，似乎是要聞出來箱子裏洩出的那股要命的臭味，但是除了烤箱裏冒出來的烤鷄味道以外，他什麽也聞不到了；他看到洛娜有點困惑的表情。

「我來找寇山作另一次採訪，」他告訴她說：「我想多問點有關基金會這次探險的事，以及在沙漠裏他們到底找到了什麽。」

她疲憊的臉上現出難色。

「威爾，忘掉這件事，」她急促的聲音聽起來帶點勉强和冷漠，「寇山不會談這件事的，甚至於是對我。我不知道他們帶回來的那只箱子裝的什麽，寇山根本就不給你一點看到它的機會。前兩夜在這裏他是放在書房裏的，今天早晨起來，說是做夢都夢到了它。」

「唷唷！」巴威爾吞了一口唾液。「眞的？」

「他認爲有人想來偷走它，」洛娜微微打了個寒噤，碧眼裏出現了憂慮的陰影，「我想我也是和寇山同樣的緊張，因爲昨夜我倆都沒睡好。我似乎還記得……」

她突然停了下來，緊盯着巴威爾看。

「有件怪事發生，」她突如其來的說了這麽一句，却沒說她似乎還記得什麽。「今天早晨發現到，寇山書房裏的電話，受話器竟是拿下來的。我明明記得昨晚上不是這個樣子，而且寇山還鎖了門，我想不出爲什麽會發生這件事。」

巴威爾沒有作聲。他的視線轉移開了她那張充滿困惑的臉。試着吞下喉嚨裏突來的梗塞。他打斷她的話問他：

「現在寇山在那裏？」

「在基金會，」她說：「自從他回來以後，他找了一班工人在那裏日夜的工作。據他告訴我在安裝一個新實驗室的附屬設備。在今天早晨起床時，他打了電話給他們，接着瑞斯和克禮開來輛小貨車將他和箱子接走了。他甚至連吃早飯的時間都沒有。」

她滿含倦意的兩眼，祈求的看着巴威爾。

「寇山告訴我不要擔心，」她說：「但我不得不擔心。他前幾分鐘還才打過電話，說是他今晚不回家了。我猜測那一定是個偉大的發現，一旦宣佈，定會使他們全都成名，但是我弄不懂他們爲什麽要這麽做。他們似乎都如此——怕得不得了！」

她微微的顫抖了一下，又滿懷希望的補充了一句：

「也許瑞斯會告訴……」

她制止住了自己。

「告訴什麽？」巴威爾問。

她因浸肥皂水而發紅的手，猶豫不決的在圍裙上捏着。

「寇山警告過我不要談這件事。」她圓臉上的雀斑看起來更明顯了：「我知道你可以信賴，威爾——但我並不是說我要說出來。拜托不要讓報紙知道這個消息。」她眼睛裏出現了恐懼：「哦，威爾——我太緊張了，不知道該怎麽辦。」

巴威爾拍了拍她渾圓的肩膀。

「我不會發表任何妳告訴我的事情。」他向她保證。

「眞的，也沒有什麽。」她還帶着睡意的聲音裏滿含感激：「就是在今天早晨他們離開以後，寇山又派瑞斯囘來開我們的車子。本來我打算早晨要送去把剎車弄緊點的，但他們如此匆忙，似乎是等不及了。寇山在電話裏告訴我，瑞斯要來開車子，今晚他們要開車去州立學院去作一項廣播。」

「廣播什麽？」

「我不知道，寇山只告訴我，基金會買下了一個明天的特別節目時間。他要我收聽，但是不要談這件事。我希望他們會解釋一下這個恐怖的神秘。」她的語氣又變得疑慮起來：「你不會說出去吧？威爾？」

「我不會，」他作了承諾：「早安，蓓蒂——妳好嗎？」

小蓓蒂從育兒室緩慢的走了出來，抱住洛娜滿是肥皂泡的手。她的那雙碧眼，比洛娜的眼睛還要紅，眼圈四周都是髒髒的，她粉紅的小臉板着，似乎是在强忍着不要再掉眼淚。

「我很好，威爾先生，多謝你，」她小聲的說話，是怕又要哭出來：「可憐的是我那隻小狗，牠昨天被害死了。」

巴威爾只覺得眼前一陣黑。他轉過臉來咳了幾聲，以掩飾這陣驚恐。

「那眞糟糕透了，」他的聲音也沙啞了：「怎麽個情形呢？」

蓓蒂眨了眨還帶着眼淚的藍眼睛。

「兩隻大狗昨晚跑進來了，」她平靜的告訴他說：「一隻是白的，一隻是灰的。他們要偷走爸爸的箱子，小狗出來制止牠們，而那隻大灰狗就咬牠，就把牠給咬死了。」

巴威爾震驚無言的轉過臉來看着洛娜。

「那是蓓蒂說的，」她疲倦的聲音裏也帶着激動：「不管怎樣，她的小狗是死了。我們早晨發現到牠躺在沙堆上，她一起來就哭，是她拉着我去看的。」

他對這件無法解釋的事，也只有聳聳肩膀。

「我實際上是想這隻狗是車子壓死的，」她肯定的說：「那些大學裏的孩子在晚上開車好冒失。也許牠是在被壓到以後，爬回到沙堆上死掉的，蓓蒂一定是因爲聽到了牠呻吟的聲音。」

蓓蒂鼓起她粉紅的小腮幫。

「拜托，媽媽，不要這麽說！」她頑强的抗議說：「是那隻大灰狗咬死的，牠用牠那又長又難看的牙齒。還有一隻漂亮的白狗跟牠在一起，就像我在夢中看到的一樣，是不是，媽媽？爸爸不都是相信我嗎？」

「乖乖，他也許是相信的。」洛娜愁眉苦臉的轉看着巴威爾：「是眞的，當蓓蒂告訴他這個夢時，他的臉都變得像紙一樣的蒼白。他不願跟我們一起去找小狗，而是跑到書房去看他的箱子。」

她充滿倦意的眼睛，突然出現了關懷。

「你臉色發白，威爾，有什麽不舒服？」

「我自己也做了個荒唐的夢。」他勉强裝出笑容：「也許我吃了點什麽，現在我就去基金會和寇山去談談。」他抱着孩子的小背說：「小狗太可憐了。」

這個孩子滑出他的手，將沾滿眼淚的臉藏到洛娜的圍裙裏。

「我不認爲寇山會告訴你任何事情，」洛娜說：「假若他告訴你的話，威爾，你會不會願意讓我知道？」她走到門邊，把聲音放低到蓓蒂聽不到的程度：「拜託，威爾，我很害怕，眞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

第十章 一個貝茜玲的朋友

大學校園裏的羣樹，依然披着秋季特有的紅；「人類硏究基金會」附近所有的草坪上，爲落葉點綴得紅黃處處。巴威爾囘憶起夢中所聞到的諸股氣味，至今還依然如此淸晰；他又聞了聞這裏淸涼的空氣，但他所能聞到的，只是在某個後院焚燒落葉的淡淡焦味。

他在大學路上遇着六名一年級生抬着一個裝着「克拉頓之虎」的籠子遊行，兩旁有六個拿着船槳的二年級生護送。他突然想起這個星期是校友集會週，而每天抬着老虎遊行，是克拉頓大學和州立學院比賽橄欖球以前，所學的傳統開幕儀式的一部份。

這隻象徵吉祥的假老虎和活的美洲虎大小差不多，身上還畫着棕色條紋，一付張牙舞爪的樣子。早先這只是陳列在博物館裏展覽，直到多年以前，有次州立學院的一些掠奪者把它搶走，他們又將它奪囘來。而這項慶祝將老虎奪囘的儀式景像，又勾起了巴威爾一些淡淡哀愁的囘憶。

在有次校友集會週的慶祝儀式中，他們「四騾夫」曾經是四位英雄人物。因爲他們駕着

季瑞斯的破爛卡廸拉克車，在舉行儀式的前夕越過山的西面，臉上身上塗滿代表戰爭的紅油漆，很成功的，裝成了「州立學院印第安人」，就在州立學院的戰舞會上，當場把被搶走的「克拉頓之虎」奪了囘來。

但這已經是多年的往事了，那時候老孟德還沒有對他翻臉。他忍不住又起了片刻的悵惘，他在心底問着，這到底是爲了什麽？但是目前的問題重大，足够不要他再囘想那些惆悵往事。他在轉角處停了車子，跨着大步向高大的新粉刷過的基金會大厦走去。

昨晚那些無名的怪味道已經消失，木匠趕夜工的那些響聲也全都停止了。那些光線黯淡的走廊裏，沉靜得有點怕人。他在詢問臺上沒見到他預期會見到的那位女孩，却發現到一個身體粗壯的大男人，他身上穿着件克拉頓大學汗衫，但照年齡看顯得太成熟了點。

「對不起，先生。」這個大男人大聲吼着說：「圖書舘和博物舘今天都不開放。」

「沒有關係，」巴威爾愉悅的說：「我只是想見見寇山先生。」

「寇山先生沒空。」

「那麽我和史先生或季先生談談也可以。」

「沒空，」這個大男人吼的聲音更大了：「今天不見客。」

當他看到自動電梯口有兩個男人閑散的站着，他腦子裏一直在盤算如何能「破門而入」。這些人穿起那件印着「克拉頓之虎」黃白條汗衫，年齡是顯得太大了些。他望着他們，他們也狠狠的回瞪着他。他看到他們屁股後面微微鼓起，他想起了寇山已經給基金會找了警衞。

他掏出一張名片在上面潦草的寫着：「假若你現在願意跟我談談，這可以同時救我們兩個人。」然後他將名片隨同一張一元的鈔票放到詢問臺上，對着那個目光冷漠的看門人笑了笑：

「拜托將這送給寇先生。」

這個扳着臉的大男人，不作聲的將鈔票推了回來，帶着名片走向電梯。他走起路來懶洋洋的，就像一個疲憊的警察。同時巴威爾也發現到，他屁股後面突起的是一支手槍。很明顯的，寇山是要保護這口箱子。

巴威爾在警衞的陰沉監視下，難過的捱了十分鐘，寇山才匆匆忙忙的從電梯裏走出來。巴威爾見到他臉上很明顯的焦慮神色，他不禁嚇了一大跳——難怪洛娜緊張。他沒有穿上衣；襯衫的袖子捲得高高的，粗壯的一雙手上還隱約有股化學藥品的味道，似乎是從某個實驗室工作中抽空來的。他未修過面的臉上，神色蒼白，充滿着嚴肅緊張。

「威爾，請走這邊。」

他看巴威爾的眼色，全無一點友誼味。他帶領着他走過走廊來到一間寬大的房間。第一眼看去，巴威爾感到有點困惑。四面牆上都掛着大幅的地圖，上面是各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海岸線；這些海岸開始弄得他大惑不解，後來他才明白到，這些圖是將那些早已消失的各個海岸線和大陸土地，又重新恢復原狀後畫下來的。房間的那一頭，排滿了一列卡片打洞機和卡片分類機，再過去就是一排灰色的資料檔案鐵櫃。

巴威爾有陣子很想知道，老孟和他的助手們在這裏到底收集和研究些什麼。那些已失去的大陸上的江河山脈，年代比傳說中的沉入大西洋的阿特蘭提斯島和沉入印度洋的利穆瑞亞大陸還要久遠，可是在這些地圖上却描繪得如此詳細肯定；隔在它們中間的彩色界限，又使他感到大惑不解。看樣子這間房間裏的工作，不是已完成就是已經停頓，因爲那些閃閃發亮的機器都寂靜無聲，而燈光黯淡的走廊上也沒有一個人。

寇山將門在他們身後關上，然後靠着一張辦公桌轉身過來面向着他。這裏有椅子，可是沒請巴威爾坐。他不知不覺的一隻手緊捏着拳頭，顯示出他潛意識中的緊張。

「威爾，最好別管閑事！」他表面平靜的聲音却因忍住的激烈情緒有點顫抖：「爲了你自已好。」

「告訴我爲什麼，」巴威爾帶着挑戰意味。

寇山毫無表情的臉上，似乎是因內心的痛苦而變得扭曲起來。他含滿痛苦的黯淡目光，在那些上古地圖上看了很久，他咳着嗽，聲音似乎有點梗塞。

「拜託，威爾，不要問我爲什麼！」

巴威爾在書桌上坐下來。

「我們是朋友，寇山，或者就算我們曾經是朋友。這就是我所以到這裏來的原因。爲了某些急迫的理由，你必需告訴我一些我必需明白的事。」

寇山的臉板了起來。

「什麼我都不能告訴你。」

「聽我說，寇山！」巴威爾的聲音顫抖，使得聽起來像是在哀求一樣：「老孟德在死的當時，他準備要說什麼？你們在沙漠裏找到了什麼？還有你在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他打量了一下寇山憂鬱蒼白的臉：「還有夜暗之子是誰？」

他停止了說話，可是寇山依然神情木然。

「你最好回答這些問題，寇山，」他憤恨的說：「別忘記我是玩報紙這一行的，我知道如何對付那些不願透露消息的消息人士，不管你是否喜歡，我都得找出來你藏着的是什麼東西。」

寇山的藍眼睛瞇了起來，喉節也不斷的在跳動。

「你不知道你想插手的是件什麼樣的事。」他低沉的聲音因痛苦而變得尖銳起來：「既然我們之間還有老交情存在，爲什麼要來干預我們？難道說你就不能忘掉你是個挖新聞能手的這回事？」

「這次不是爲了『明星報』，」他沙啞的抗議：「報紙對這沒興趣，但是最近發生了一些我所不能瞭解的事。我必需解出一些謎底，寇山，不然我都快瘋了！」

他的聲音變得顫抖起來。

「寇山，我知道你在害怕着某件事，不然的話，在機場上爲什麼要對老孟德來那麼一套無用處的安全措施？而且爲什麼你要把這幢大厦轉變成一座堡壘？」他噓下一口氣：「寇山，到底是什麼危險？」

寇山頑固的搖了搖頭。

「最好是忘掉這件事，威爾，」他說：「知道答案對你也沒有好處。」

巴威爾從桌沿上站起來，氣得全身發抖。

「我早就知道了這一點，」他聲音嘶啞的說：「但這就足够把我逼瘋了。我感覺到你們是在發動一場可怕的戰爭，用來對付——某樣東西。我也捲入了這場戰爭，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不過我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寇山。」

寇山沉重的坐在辦公桌邊的一張椅子上。他緊張的玩撫着一個紙鎭。巴威爾認得那就是孟德博士的那個羅馬小陶器，黑亮亮的雕像是戰神和凡人私通生的兩個孿生子，正在吮吸着一隻母狼的奶頭。

「威爾，你所知道的事情也許對我們倆都不利。」他突然將那個紙鎭推到一邊去，坐在那裏很久都沒有動一下。他那空洞籠罩着痛苦的兩眼，不斷打量着巴威爾。

「我認爲你是在幻想着某些事情，」他最後溫柔的說道：「洛娜告訴我，你酒喝得太多，工作又過度，她很爲你擔心，威爾，我只怕她說得不錯，我看你是需要休息一個時間。」

他的手放上了辦公桌上的電話機。

「我認爲你應該出城去幾天，威爾，否則把你自己弄垮了就來不及了。假若你答應我搭今天下午到阿爾布克的班機走，你用不到花一毛錢的旅費。」

巴威爾沉默的站在那裏，緊皺着眉頭。

「你知道的，」寇山解釋說：「基金會有個工作小組在新墨西哥；他們在挖掘一個原始人的居住洞穴找遺物，這些遺物可能會告訴我們，爲什麽當美洲原始土人到達時，人屬類動物就在西半球滅了種。但用不着麻煩你去參加他們的工作。」

他嚴肅的臉上出現了一絲滿帶希望的微笑。

「你要不要休一個星期的假，威爾？」他催勸着他：「我可以打電話給狄普瑞要報社安排，甚至在這次旅行中，你還可以寫點特稿，多曬點太陽，多做點運動，把孟博士的事情完全給忘掉。」

他拿起了電話聽筒。

「假若我們能訂到機位，你願不願意今天就走？」

巴威爾搖了搖頭。

「寇山，我不接受賄賂。」他看到寇山氣得滿臉通紅。「我始終弄不懂爲什麽你要保密

，但你無法就這樣把我撵出這個城市。不行，我得賴在這裏看看把戲。」

寇山氣鼓鼓的站了起來。

「威爾，很久以前，孟博士就決定了你靠不住。」他說話的語氣直率而冷酷。「他從來沒告訴過我們爲什麽。也許你這樣是對的，也許你是錯了。但我們沒有辦法來碰運氣。」

他固執的臉上出現了憂鬱和凶惡的神色。

「我很抱歉你竟如此不可理喻，威爾。我不是在賄賂你，但現在我得向你提出警告。放手別管這件事，威爾。假若你一定要管閑事，我們不得不制止你。我很遺憾，但這是唯一的辦法。」他難過的搖了搖頭：「威爾，好好考慮一下，現在我得走了。」

他走過去開了門。

「等一等，寇山！」巴威爾大聲的反對說：「假若你能給我一個合理的理由……」

但寇山在他們身後關掉房門以後，突然轉身走了。巴威爾想跟上去，可是電梯門當着他的面關上了。

他下意識中感到詢問臺上的那個警衞，正冷着眼在看他，他從這個已成爲禁地的塔狀建築物裏退了出來。

他靠在停車的馬路欄干邊，又仰視了一下那些高處的窗戶，在昨夜的噩夢中，他曾在那裏看到焊接的火光，當時寇山的人正在那裏爲這口箱子設防。他忍不住又想聞聞那股特別的臭味，但忍不住打起寒噤來。他現在是什麽都聞不到了。不過夢和眞實之間的完全相似之處，還是使他感到恐懼。他感到最能證明他神智清醒的，還是現在已鎖在那裏的那只箱子。

突然一陣說不出理由的驚恐，使得他趕快爬進了車子。他發動馬達，吃上排檔，轉過頭來開上了公路。他告訴自己他好愚蠢。但寇山那付混合着絕望、憂鬱和恐懼的神情，似乎是搖動了他的決心。

他開車繞着校園轉圈子，直到他那陣恐懼消失，然後他開始囘市中心。他帶着希望的看了看手錶，但還不到打電話給貝茜玲的時候。他忽然記起，他現在還是在幫「明星報」做事，採訪部的辦公桌裏面，還有華上校的檔案資料在等着他。但不管他怎麽爲這件事煩心，突然間他還是想起了該去看看孟夫人。他要問她：

爲什麽在實際生活和他的夢中，她始終戴着那些古怪的銀質飾物？據他所知，這些飾物都是她和孟博士在奈及利亞挖掘出來的。還有她受到黑豹攻擊當時的確實情形怎樣？她對孟博士後期工作的瞭解程度如何？她是否知道任何在機場謀殺她丈夫的共謀者？她是否知道「

夜暗之子」的名字？

那怕她只要能回答這些煩擾着他的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她的答覆都可以讓他用來分辨：昨天的事到底是事實，還是他喝多了威士忌所引起的幻覺。

車過了大學辦公大樓，他由中央街向北開向河邊新開出來的一條路上，顧倫醫院就位置於河邊小山上，佔地一百英畝，而且整理保養得非常漂亮，它距離克拉頓有四英里。秋色繽紛的叢樹，掩蓋着醫院大廈和職業治療法專設工廠，在公路上都見不到這些建築物。

巴威爾將車停在長方形的醫院之建築物後面的鵝卵石停車場上。這座建築物是一幢三層黃磚的龐然大物。他繞到這幢房子的前面，進入一個清涼燈光黯淡的寬大候診室。這裏莊嚴華麗，就像一個銀行的休息室，也似乎是一處廟堂，供的神乃是佛洛伊德。而那位坐在桃心木大辦公桌後面的一位身材苗條的總機小姐，就是這處神殿的聖女祭司。他送了一張名片給她。

「我要看孟夫人，」他說。

她纖細可愛的神情，使他想起在大學博物館所見到的某位古埃及的公主，她的眼睛和頭髮都黑得發亮，膚色像象牙；她額頭非常低，頭蓋長得出奇。她迅速的翻了下一本黑封面的簿子，給了他一個夢幻似的微笑。

「我很抱歉，先生，找不到你的名字。」她說話也帶着種睡意朦朧的溫柔。「到我們醫院來探病的人，事先都得先登記安排時間，經過主治醫師的批准。假若你願意留下你的申請表……」

「我現在就要看孟夫人。」

「我很抱歉，先生。」她微微的笑容非常迷人：「我怕今天是無法安排了，假若你願意下次……」

「主治醫師是誰？」

「請等一下，先生，」她纖細的象牙色指頭又優美的翻動那本黑皮書，「孟夫人是在今天早晨八時住院的，她的主治醫師是……」女孩清晰的聲音帶着音樂性拖長，最後唸出了這處神殿一尊小神的名字：「她是由顧倫博士主治的。」

「那麽讓我見見他。」

「抱歉，先生，」她微笑着說：「顧倫博士事先沒約好，任何人都不見的。」

巴威爾吸了一口氣，氣得有股想衝進去再說的衝動。但女孩迷濛的黑眼睛正監視着；他

明白她只要喊一聲，就有够多的粗壯工友會來維持這處神殿莊嚴的教規。

他不舒服地嚥下一口口水，想藉此呑掉梗在他喉頭的那股不祥感覺。他知道，顧倫醫院在全國精神病醫院裏算是最好的一家。他告訴自己，他那種對所有精神病醫院所懷的恐懼，本來就是沒有什麽道理的。

「孟夫人是我的朋友，」他告訴女孩說：「我只要看看她的情況如何。」

「任何對我們的病人的討論都是違規的，」這位纖細的女祭司委婉的笑着說：「不過有顧倫博士親自照顧，你可以放心，孟夫人會受到最好的治療，假若你要提出探病申請……」

「不要，」他喃喃着說：「多謝。」

他逃離了這女孩迷人的微笑，也逃脫了那種秩序井然却又無情的寂靜。他極力勸服自己，這位瞎眼婦人絕不會是囚禁在這個廿世紀神廟中的犧牲。實際上，顧倫是位很傑出的心理治療醫生；他的治療法也是仁慈而有技巧的。

不管怎樣，巴威爾很爲能脫離那處地方高興。他滿懷感激深深吸了一口清涼的秋天空氣，匆匆忙忙的囘到車子裏。又多了一項失敗，好在還有貝茜玲。當他想起那頭漂亮的紅髮，他的呼吸都加快了起來。現在差不多是可以打電話到她旅社去的時間了。他要去還狼形白玉簪，同時看看貝茜玲是否也做了同樣的夢。

但一見到烏小姐的身影，他的思潮就打斷了。這位身材瘦小的護士坐在拐角處公車站的一條凳子上。他在路邊停了車，讓她上車送她囘家。

「巴先生，眞多謝。」她露出一口黃假牙作感激的微笑，她上車坐在他身邊說：「我剛趕掉了一班公車，而且又不知道下一班車是什麽時候。我想我是可以要那個女孩幫我叫部計程車的，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已在做些什麽，可憐的孟夫人把我弄得心不在焉。」

「她情況如何？」巴威爾小聲沙啞的問。

「嚴重受到驚駭，這是顧倫博士在她的病歷表上所寫的，」這位護士沙啞的聲音裏帶着擔憂：「她仍然一付歇斯的里的樣子，她不要我離開她，可是顧倫博士說我一定得要——而他們要用鎭定劑使她安靜下來。」

「什麽——」巴威爾緊張得說不出來：「什麽樣的問題呢？」

「她驚恐過度而着魔，所以難以控制奇異的衝動；這是顧倫博士所說的。」

「啊！」巴威爾不安的皺着眉頭：「爲了什麽呢？」

「你知道她平日對銀子是個什麽樣子？顧倫稱她這種態度爲着魔，昨天晚上這種情形更

嚴重了，你看，今天早晨當我們爲她包紮那些擦傷時，把她那些銀質飾物都取了下來，等到她一發現到的時候，你看她發狂的程度，眞是可憐！後來顧倫博士讓我回到家裏，把她的項鍊手鐲又拿來時，她一直謝我，就好像我救了她命似的。」

巴威爾强忍住不將內心的驚恐表示出來。

「衝動又是什麼意思呢？」他無力的問。

「我不太懂，」這位小護士用憂鬱惶惑的眼神看着他。「她要見寇山先生，說是她有話要告訴他，但她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她不願意打電話，又不願寫字條，她只是哀求着我把他找來。她說她要向他示警，當然，她目前還不准人來探病。」

巴威爾試着想吞掉喉嚨頭那股發乾的感覺，並且決定不再提出問題了，因爲他怕這個護士會看出他內心的不安。他發覺到自己的車子，排檔仍然還在起步時的二檔。他緊張的放上了高速檔，沿着河邊道路開回了克拉頓。

「我眞爲可憐的孟夫人感到難過，」小護士的話還在說下去：「她眼睛看不見，丈夫才死，屍骨還沒寒，現在又這樣，當然她受不了。她一直在懇求我們去找土克那隻大狗，昨晚她把牠放出去的，可是到現在還沒回來。她說她需要帶着牠，讓牠在黑暗中保護她。顧倫一直在問她怕什麼，可是她就是不肯說。」

巴威爾坐在駕駛盤後面，感到又冷又緊張。他連這個護士都不敢再多看一眼。他的眼睛向前直看，可是對路上的一切，同樣是視而不見。他聽到烏小姐尖叫了一聲，只見一部大貨車擋在前面狹窄的橋上，他差點已撞了上去，好在他還沒有開得太快。他緊急轉彎繞過貨車，輪胎都磨得「吱吱」作響。在安全的避過橋欄干以後，將車子放慢了下來，他混身還在打戰。

「抱歉，」他對這位嚇壞了的護士小聲說：「我在想孟夫人的事。」

他在想，好在是烏小姐不會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他在孟夫人寓所門前讓她下車。然後他又開回市中心。時間差不多快中午了，可是他還待在辦公桌前面，不耐煩的弄着華上校的資料，等着能打電話給貝茜玲的時間。

不過，等他一拿起電話，剛才他那種急於要見到貝茜玲的渴望却已經消失了。他頑强的拒絕去相信：她除了漂亮迷人的危險之外，還有任何其他的危險。但是他却又制止不住內心的這陣惶恐，他猛地將話筒放了回去。

他決定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時再說，也許他要是放聰明點的話，根本就不要打這個電話

，不必事先通知就闖到她的公寓裏去。他要面對面提狼形白玉簪的事。

吃午餐的時候到了，可是他一點都不餓。他在一家藥房買了點小蘇打吃了，在明德酒吧又喝了一杯威士忌。這使得他精神振奮了一點。然後他去到華上校的律師公司，希望能藉此逃避一下所有這些折磨他的變化，同時對貝茜玲這個謎樣的人物多點認識。

這位一臉殷勤的政客另外又請他喝了一杯，開始對他述說他競選對手一些骯髒的故事，不過當巴威爾提到公債的事，華上校的好脾氣就消失了。這時候他突然記起了一個緊急的約會，於是巴威爾又只得回自己的辦公室去了。

他試着工作，但就是心裏放不開那只箱子的事，還有寇山所說的威脅話。他也無法忘記在昨夜夢中，孟夫人揮動着銀匕首，瞎着眼跟在他身後跌跌撞撞的追趕的事；他無法不想她到底要告訴寇山什麽話，而在他打字機的空白頁上，却有一隻碧眼的母狼一直在對他微笑。

他突然下定決心，拖延是一點用都沒有的。他匆忙將華上校的檔案資料丢在一邊，聳了聳肩，想擺脫他對貝茜玲的這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但有了一陣新的恐懼襲擊着他，那就是他已經等得太久。

因爲時間已差不多兩點了，她可能已離開了公寓。她要眞的是「呼聲報」的記者，她應該幾個小時前就上班去了。他匆匆忙忙的上了車，回到自己公寓去拿了狼形白玉簪，又飛快的從北大街開到了貝茜玲的公寓。

當他看到狄普瑞的大藍色轎車也停在公寓後面的停車場時，他一點也沒有詫異。他知道狄普瑞有一位漂亮的前任女秘書就住在頂樓的套房裏。

巴威爾未在櫃臺停留。他不願意事先讓貝茜玲知道，而讓她有足够的時間編艾姑媽這類的故事。他想將這支白玉簪出其不意的放在她手上，然後看看她碧眼中的神情，他連電梯都未等，直接爬上了二樓。

當他看到狄普瑞寬壯的身體就在他前面走廊上搖擺的時候，他還是沒有一點驚詫，他想，那個前任女秘書大概是換了新房間。他開始找房間號碼。這裏是二——A、二——B，那下面房間就一定是二——C了…

他幾乎窒息過去。

因爲狄普瑞已在他前面停了下來，就站在二——C房間門前。巴威爾驚得發呆的瞪着眼看。這個矮小粗壯的傢伙，今天是穿着一套畢挺的雙排紐扣西裝，打着刺眼的紫色領帶。他沒有敲門也沒有按門鈴，竟是自己拿了鑰匙開門進去的。巴威爾聽到貝茜玲出現在他腦海中

的軟綿綿的沙啞聲音，現在這聲音是又親熱又輕柔。門又關上了。

巴威爾跌跌撞撞的囘到電梯裏，瘋狂的按了「下」的按紐。他覺得有點想吐，就像是在胸口上挨了一拳似的，何況除了艾姑媽以外，她還說過她在這裏有其他一些朋友。她無法靠記者的收入住到這裏來，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

但他仍然忍不住有種想吐的感覺。

第十一章　變化成虎

巴威爾囘到嘈雜的採訪部辦公室，但他已沒事好做了——他不願再想到貝茜玲。然後他又想起了他處在困境的老辦法——努力工作，痛痛快快的喝酒。

他找出了華上校的資料，湊成一篇特寫——「『克拉頓第一公民』幼年時期的艱辛」。對那些該不提的事，他是昧着良心一個字都沒提。他又出去採訪了華上校阻止一羣憤怒民衆集會的事，然後照着編輯所說的狄普瑞想要的寫法，亂七八糟的亂編了一通，把這次集會說成是沒有任何用處的一些邪惡狗腿子的不祥集合。

他怕囘家去。

他試着不讓自己去想爲什麼怕囘家。但他閒蕩在編輯部辦公室裏，直到第三版都付印了。然後他走到對街的酒吧裏，和那一班同事喝了幾杯。

同時他也有點怕睡覺。時間已過了午夜很久，他帶着一身疲倦和滿肚子的威士忌，悄悄穿過他在麵包街公寓的陰暗大廳，囘到他自己那間小房間裏。

他突然痛恨起這處地方來；他討厭這股隱隱約約的霉味，也討厭那些髒兮兮褪了色的壁紙和廉價而醜陋的家具。他痛恨在「明星報」的工作，更痛恨要幫華上校寫那些言不由衷的不誠實特寫。他恨狄普瑞，恨貝茜玲，同時他也恨自己。

他感到又倦又孤單，再加上牢騷滿腹。突然間他爲自己難過起來。他無法照狄普瑞的要求爲華上校寫那些謊話，不過他也清楚，他缺乏靠山來解職；都是孟博士毀滅了他的自信和傲氣。他氣憤的又回想到多年前，這位粗率的老科學家突然粉碎了他在人類學事業上的計劃，而且還拒絕表明理由。但這是否他自己一個推卸責任的藉口呢？是否這致命的錯誤還是在他自己本身？但不管怎樣，他的生命就此糟蹋浪費掉了。他看到未來——同時他又怕睡覺。

他搖晃着走到浴室，將鏡臺上的威士忌酒瓶拿起來對着嘴猛灌，直到喝乾了最後一滴。爲了想解釋一下他昨夜的夢，他從書架上找出昔日的一本舊教科書，試着閱讀「變狼幻想症」這一章。

書中列擧了全世界所有這類奇異的原始信仰，就是相信人類可以變成兇猛的食肉類野獸。他翻了翻人變狼熊豹虎以及變鱷魚、鯊魚、貓和蠶狗的各段。他看到馬來西亞老虎是最無敵的一種。但是這位學院派權威所用的客觀謹愼語句，除了使他記起他的夢是眞實以外，讀起來是又枯燥又乏味。他的眼睛開始糢糊發痛，他丟開了書勉强爬了上床。

他忽然想到，變一隻老虎倒還令人滿意的變法。他有點嫉妒的回想起「克拉頓之虎」的那個凶相。當天早晨那幾個一年級生在街上所抬着的「克拉頓之虎」，是原始劍虎的重塑標本。他迷迷糊糊的還在想着這已絕種的原始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他不斷想着他所記得的一些有關這種老虎的片段知識：它銳利的爪子和尖利可怕的猙獰牙齒。於是他對睡眠的恐懼，竟變成了想變成老虎的渴望。

這一次變比較容易得多，變的過程沒有一點痛苦。他跳到床邊的地板上。在這樣狹窄擁擠的空間裏，他的動作竟是如此輕忽而靜悄無聲。他好奇的回頭看了看，只見被物中有一個沉睡着的形體，憔悴消瘦，死人一樣的蒼白安靜。

他靜立了一會，忍不住在想，怎麽這樣一個柔弱醜陋的軀壳，却能居存像他現在這種華麗强力的生命。但屋子裏的氣味又變得臭得使他無法忍受，那一排排書的霉味，忘了送洗的髒衣物和香煙的臭味，威士忌的酒臭，都使他難以容忍；而且這狹窄的四壁，對他這個威武莊麗的身體顯得太狹窄了。

他擠出了似乎萎縮了的客廳，大搖大擺的走向門口。他這雙眼睛，在看房間中一切時，

都帶有一種美妙的清晰；那怕室內的光線只是由遠處街燈反映來的一點弱光。他用巨爪摸到了門鎖的鑰匙，突然想起了貝茜玲教他的訣竅。

宇宙間沒有絕對的東西，只有或然性才是眞實。他自由的心智是一種流動型式的東西，是心智能的組合，向心智能利用或然性的接合作爲工具，可以抓住任何物體的原子和電子。心智網可以乘風，也可以透入木頭或一般的金屬，唯一例外的是那要命的銀子。

他照他所記得的方法開始做；門成爲霧狀，螺絲和鎖及鐵扣等也全都溶化。他鑽出缺口，小心翼翼的通過大廳，又聽到了另一個房客的呼吸聲。

他對大門也如法炮製。一個夜歸的醉鬼，脚步不穩的在人行道上搖擺，緊擦過他的毛皮，向他空望了一眼，大聲咳嗽了一陣，又高高興興的蹌踉着往前走。他高視濶步的走進人行道的各種臭味裏——那包括了燒焦的橡皮和丢棄的香煙頭臭味——向着貝茜玲的公寓大踏步而去。

貝茜玲下樓來街對過小公園的一個小湖邊迎接他，湖邊四周還薄薄結了一層冰。這次她不再是頭母狼，而是一個女人。不過他明瞭，當她通過公寓旅館關閉着的大門時，她已經將她眞正的人形丢在那裏睡着了。她全身都是赤裸裸的。她的紅髮散披在她白嫩的胸前。

「威爾，你一定是强而有力，才會變成這樣。」

羨慕使得她柔柔的聲音充滿了熱情，而這股柔情直接閃耀在她那雙秋水似的碧眼中。她跑上來迎住他，貼近他的毛皮，她高挑的胴體感到他光滑冰涼。她輕搔着他的耳後，他發出了一陣愉快的低吼。

「我眞高興你能如此强而有力，」她對着他耳語說：「因爲我到現在還感到不太舒服。你那個老朋友寇山在書房裏設下的陷穽，差點就要了我的命。我正好要打電話給你，今夜我們又另外有一件工作要做。」

他的尾巴因一股莫名的警覺而豎了起來。

「另一件工作？」他想起了瞎眼的孟夫人，在另一個夢中她拿着銀匕首追他，而跌倒在人行道上。他向着靠在他身邊的女人輕吼了一聲。「我不要做另一件工作。」

「我也不想做。」她在他的耳朵下面搔弄着。「但我剛才發現到，一個小時以前，季瑞斯開着寇山的車子出城去了。他今天整天都是和寇山在基金會一起工作。而現在我發現到，他是去安排明天在州立學院電臺廣播的事。我怕他是要宣佈孟德未說完的那項科學聲明。」

她低沈的聲音顯得清晰而悅耳。

「我們得制止他，威爾。」

「對瑞斯我辦不到！」巴威爾激烈的抗議：「瑞斯是我的好老朋友……」

他對她撫摸着他頭的冷手感到一陣厭惡。

「你所有的好老友都是人類，威爾，」她輕柔的說：「他們都是『夜暗之子』的敵人，而且都是狡猾殘忍而强有力的。他們抓住了一切科學方法來發現我們打擊我們，而我們只有少數在我們手中的武器。」

她輕搔着他强而有力的下巴。

「你明白了這點嗎？威爾。」

他點了點他的大頭，對她這種無法駁倒的推理投降。因爲這就是生命，白色的冰在他巨爪之下破碎，這個女人輕柔的手在撫摸着他的毛皮。瑞斯曾經一度是他朋友的那個世界，只不過是一場模糊的噩夢，充滿了痛苦的妥協和要人命的失意。就是爲了逃避這些，所以他才變成了劍虎的形狀，想到這裏他發出一陣愉悅的吼叫，他的心完全放開了。

「那麽我們走吧，」她催促着，於是他讓她騎到背上，對他新的力大無窮的身體來說，她算不得什麽負擔。他載着她走過了中央街，通過了大學校園轉角的黃燈，爬上了山路。

他們經過了公路兩旁那些人息燈滅的人家。有一次曾有隻狗在他們身後有氣無力的嗥叫了幾聲。月亮已落下，清澈無雲的天空佈滿了秋季序令的星座。不過，即使在這些黯淡的星光下，巴威爾也能將每樣東西看得清清楚楚——路旁的每塊岩石，架在電線桿上的每根閃亮的裸線。

「威爾，跑快點！」貝茜玲光滑的大腿，緊夾住他奔跑着的身體。她身體向前傾，乳房貼着他有着條紋的背，她散披的紅髮在風中飛揚。她急切的在他垂下來的耳邊喊着：「我們一定得在沙底山上追上他。」

他放大了步子，對自已無窮的神力感到歡欣。他狂喜在空氣的清涼和各種撲鼻的芬香裏。這就是生命。貝茜玲已經將他從行屍走肉中喚醒，當他想到躺在房間床上那個睡着了的軀殼，他一面跑着還忍不住一面打着寒噤。

「跑快點！」這女孩又催促。

這黑暗的平原和遠處的小山丘，就像浮雲一樣，在他周圍流轉。不過，即使在劍虎的神力之下，他仍然發現到有所限制。在他奔上林木幽深的上坡路時，他激烈跳動的心臟感到有點痛起來。

「我認識這處鄉下，」他喘着氣說：「寇山的父親在世時在這裏有個小牧場。我經常隨同寇山到這裏來騎馬和打獵。那次我們『四騾夫』去搶回『克拉頓之虎』，就是走的這條路。那時候我們一面在換一個汽車輪胎，一面堆石頭在路上，以阻擋那些追上來的州立學院的假印第安人。」

他寬濶的胸膛因呼吸急促而起伏着。

「車子一定是超前我們廿英里了，」他喘息着說：「坡非常陡，恐怕我們追不上。」

「這坡度對你那位老朋友的那部老爺車更嫌陡，」這位着急的女孩對他大聲吼着說：「同時我們爲什麼要在沙底山上抓到他，不然就只有放他走，這也是有一個道理的。」

「什麼道理？」他吸了一口氣。

「我們從沒有像在這種解脫狀下如此有力量過，」她在呼呼作響的風聲中喊着說：「由於我們平常的軀殼已經丟在身後，我們流動的心智結可以因或然性和我們本身所具有的空氣中原子結合。我們的力量全靠這種或然性的控制，所以我們必需在能保有這種力量的地方作出攻擊。」

他搖了搖毛聳聳的大頭，表示對她這種複雜的解釋感到不耐，這種牽涉數學物理上的似是而非的理論，一直是使他困惑的；現在他只滿意他這種劍虎無窮的神力，不想去研究什麼原子能的結構。

「這跟或然性有什麼關係？」

「我認爲只要季瑞斯保持在一條平直的道路上開車，我們就拿他沒有辦法，」騎在他背上的這個女孩低聲的說：「寇山一定告訴過他有關的事情，並且靠得住武裝，他來防備我們，我們所能抓到的傷害他的或然性是太小了。」

「因此我們得走快點！」她冰凉的纖細指頭緊抓住他的頸皮。「我們必需在沙底山上撞走他，因爲他車行在崎嶇的彎行道上時，他死亡的或然性要大得多。我能意識到這類的事情，而且還能够說出來。這個傢伙心裏在害怕，儘管寇山對他說了這麼多，他開車還是開得太快了。」

女孩平伏在他寬濶的帶着花紋的背上。

「快點！」她在怒吼着的風中怒吼。「我們要把季瑞斯殺在沙底山上！」

他在她身子底下顫抖，在跑的時候，貼地面更近一點。黑黝黝的山林在他們兩邊旋轉，就好像是兩座旋轉舞臺。他們經過第一處松林；他聞到松脂的芬芳，他的眼睛能看清每根松

針和松子。

在松林外面，有一盞紅色車尾燈在時亮時滅。

「就在那裏！」這個皮膚雪白的女孩高呼：「威爾，趕上去！」

他再加速前進，黑黝黝的羣山流轉得更快了。他感到肌肉疼痛，脚爪上火辣辣的。同時呼吸也困難起來。不過，他終於追上正在往沙底山上疾駛的紅色車尾燈。他跟在車後，再來了一個虎跳，跳向小路的鞍部。

這是部活動頂篷的褐色小汽車，是寇山在國外時，洛娜所買來的，雖然山風寒冷，頂篷却還是揭開了的——他想起來這對他的行動有利——季瑞斯緊裹着一件黑色大衣，緊伏在駕駛盤上。他看上去是又凍又怕。

「威爾，幹得不錯，」這個女孩輕笑着說：「緊緊跟着，等他開始上急轉彎時再說。」

他服從的奔躍着。這部小車子吃力的在爬坡，引擎「格、格」作響。它傳送過來的橡膠味和未燃盡的汽油味，味道好難聞。季瑞斯曾警懼的回過一次頭，手扶着駕駛盤瞥了身後一眼。他黑色的頭髮蓬亂，巴威爾可以看清每根他在寒風中飄起來的鬈髮。儘管他臉上的疲憊和下巴上烏青的鬚樁，以及他瞇着的眼睛所顯出的恐懼，他仍然英俊瀟灑得像電影明星一樣。

巴威爾向他背上的女孩怒吼。

「我們一定要殺瑞斯？」他抗議說：「他一直都是個好人，眞的。你要知道，我們從小一同上學。我們都沒有什麽錢，但他總是會把身上最後的一塊錢借給我，儘管他比我還有急用。」

「快跑，威爾，」女孩喀喀的說：「緊緊跟上。」

他轉過頭去掀露猙獰的虎牙。

「想想在擺報攤的老班恩。」他輕吼着：「瑞斯是老班恩唯一的命根子。在他們剛到克拉頓來的時候，爲了供給瑞斯上學，他作各式各樣的工作。」

「快點跑，巴威爾，」這個肌膚雪白的女孩，聲音淸脆甜美，就是沒有一點憐憫。「我們必須做我們一定要做的事。因爲我們已經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樣子。」她冰凉的小手輕搔着他强有力的肩膊。「爲了拯救我族類，爲了保護夜暗之子。」

她俯身在他毛聳聳的身上。

「快跑，巴威爾！」她尖叫着：「保持距離——我們必需忍受一下引擎排出來的廢氣。」

等一下——稍微落後一點，等到他急轉彎時——等他再開快一點的時候。等到或然性的連鎖堅固得足以抓得住的時候——你是否能感覺得到這正在加强？等等，等一下……」

她修長的身體貼着他；她冰冷的指頭抓緊他的長毛；而她的赤足脚跟緊壓入他的腰際。她擁抱着他是多麽甜美！因此他新生命的邏輯戰勝了舊傳統的觀念；過去一些行屍走肉所有的模糊影子都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她尖叫着：「撲上去！」

巴威爾撲了上去，但這部小車子避過了，加快速度向下坡開。他爪子所抓到的，只是些瀝青和鵝卵石，而那股熱煙差點把他嗆死。

「追上他！」女孩又高聲尖叫：「乘現在或然性的連鎖力仍然够强的時候！」

追逐的狂熱燃盡了他最後一點良心的不安。他離開道路，又再撲了上去。他張出來的利爪，抓着烤漆的金屬車身，可是又滑了下來，但他還是勉强抓住了皮沙發墊。他兩隻後腿登上了後保險槓。他緊抓住這部左右亂轉的車子，蹲伏着。

「殺了他！」貝茜玲又尖叫起來：「在連鎖滑脫之前！」

季瑞斯又轉了個彎，他從駕駛盤上又回頭看了一眼，眼睛裏有着多少的恐懼和焦慮！

他在厚厚的大衣裏打着寒噤；這是爲了寒冷的風，還是爲了別的什麽？他似乎沒看到這隻在他身後掀牙露齒的劍虎。他憔悴而滿臉于思的面上，露出了一點笑容。

「快成功了，」巴威爾聽到他在自言自語：「寇山說危險是……」

「現在動手！」女孩小聲的說：「乘他眼睛離開道路的時候……」

他長長的虎牙咬了下去，迅速而帶着點憐憫。在那個已死去的模糊世界裏，季瑞斯一直是他忠實的朋友，他不願意要他受痛苦。雖然或然性的連鎖對巴威爾來說，至今依然只是個無謂的科學名詞，但他虎牙一咬，只覺得一個軟軟的人類頸子已在他的利牙之下。

他忘了一切，只顧嘗着汩汩冒出來的鮮甜美的滋味，血腥味聞得他飄飄欲仙。

季瑞斯無力的手鬆掉了方向盤，而車子跑得太快。巴威爾似乎意識到，這種加强的連鎖作用，已使得他的虎牙咬對了地方。車子的輪胎在路面上磨擦起煙，在碎石上碰碰跳跳，最後到了急轉彎處，車子翻離了道路。

巴威爾本身跳開了這部向下衝的車子。他在空中轉了過身，像貓一樣四隻爪子輕忽落地，緊抓住了斜坡。在車翻身的時候，這女孩也在他背上滾了下來。她走下來到他身邊一塊鬆動的岩石上，兩隻手拚命抱着他。他聽到她痛苦的喘氣，然後是她可怕的低語。

「注意看，巴威爾！」

這部向下翻滾的車子，引擎依然響着，輪子還在空中打轉，似乎就飛在他們的頭頂上。它在空中翻了三翻，然後落地撞在他們下面一百多英尺處的一塊長岩石邊上。它翻過身來又滾，直到最後有一塊大岩石擋住了它。壓在車下面那個滿身是血的身體，也是一動都不動了。

這個修長的女孩高興的說：「我想這次連鎖的力量足够强的了。而巴威爾，你用不着擔心你這方面的事，警察絕不會知道不是擋風玻璃碎片割破他的喉嚨的。因爲你明白，你的虎牙咬進他的喉嚨，全是或然性連鎖作用所造成的。」

她不耐煩的將長紅魔甩披到赤裸的肩後去，彎下腰去摸足踝。她的粉臉上佈滿痛苦，狹長的眼睛不安的看到他們身後黑暗天空出現的晨曦。

「我受傷了，」她低聲說：「而夜也已快盡。親愛的，你一定要送我回家。」

巴威爾靠在一處岩石邊，讓她又騎了上來。他背着她又重回小路，奔回通往克拉頓的漫長黑暗的大路上。當他們出發時，她似乎沒有重量。但如今她重得和一尊銅像一樣。他在她沉重的身體下蹣跚前進，身上不斷在打着寒噤。

當時覺得甜美的季瑞斯的血，現在留在口裏成爲極苦的東西。他一切的興奮都消失了，他只覺得又冷又不舒服，同時還感到有種說不出的疲憊。再者他也怕已發出亮光的東方。他恨那具躺在床上的狹窄醜陋的軀殼，可是他必需回到它裏面去。

當他疲憊的走向黎明時，他一直不停的搖擺着身體，直到貝茜玲尖聲的抗議。他無法完全擺脫在他攻擊前所見到的瑞斯恐懼的眼神，也無法忘記老班恩會多傷心。

第十二章 虎 毛

巴威爾醒來時，天已經大亮了。臥室强烈的陽光刺痛了他的眼，他嚇得翻了個身，趕快躲避，然後他才想起，陽光對他有致命的力量，那不過只是一場夢。他覺得全身僵硬隱隱作痛。等他坐起來的時候，更是感覺到全身乏力，頭痛耳鳴。

季瑞斯臨死前黑色眼睛所有的恐怖神色，一直還縈繞在他的腦海裏，同時他更無法忘記，他虎牙咬破他喉嚨的滋味。他警懼的看了看狹窄的寢室，還好沒有一點劍虎在這裏走過的痕跡。

他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蹣跚着去了浴室，兩手還抱着頭。他先是把淋浴水盡量放熱，然後又盡量放冷，這個辦法消除掉一點他混身的酸痛。他放了一湯匙蘇打粉在一杯自來水裏，喝下去後，胃裏感到舒服了一點。

但出現在鏡子裏的臉使得他大吃了一驚；臉色蒼白，沒有一點血色；兩腮凹了進去，皺紋也變深了：眼睛陷了下去，佈滿着血絲，眼圈四周都是烏烏的；那張扭曲蒼白的嘴唇，却正對他自己嘲笑着。這是一張瘋人的臉！

他顫巍巍的伸出手去，將這面廉價的鏡子掉換一下角度，希望看起來臉會好一點，結果一樣令人不滿。他鐵灰色的臉看起來太憔悴，瘦骨嶙嶙的頭也太長。他不安的告訴自己，他應該多吃點維他命而少喝點酒。假若他能忍心騙自己一下的話，也許……修個臉會有所幫助。

正當摸到刮鬍刀時，電話鈴聲忽然響了。

「威爾……我是寇洛娜。」她的聲音充滿了憂傷：「威爾，聽到消息不要太難過。寇山剛從基金會打電話給我——他在那裏工作了一整夜——他告訴我瑞斯的事情。瑞斯昨晚上開車到州立學院去安排今天廣播的事。開的是我們那部車子，你還記得那部車子吧？他一定是車開得太快，也許是太緊張的關係。不管是什麽原因，車子是翻到沙底山溝裏去了。瑞斯死了。」

巴威爾手上的聽筒掉了下去。他混身發軟的跪下來，木然的摸着聽筒，又把它撿了起來。

「眞可怕！」洛娜低沉沙啞的聲音，每個字都像刺一樣：「不過總算他死得很痛快。州

警察局告訴寇山說，他的頭幾乎被擋風玻璃整個切斷了。這眞可怕……我幾乎要責怪自己，因爲你知道那部車子的刹車不太好，而我沒記得告訴他。」

巴威爾不斷沉默的對着聽筒點頭。她還不明白眞的有多可怕。他想放聲大叫，可是他乾澀的喉嚨甚至連一句小聲話都說不出來。他閉上了發痛的眼睛，躲開窗口刺目的陽光，可是又看到了瑞斯那張英俊却憔悴的臉，他憤恨的看着他，眼神中仍然充滿了恐懼。

他覺得聽筒裏還有聲音，於是他又再放在耳邊：「……這就是他唯一所有的命根子，」洛娜發抖的聲音一直都沒停：「我想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威爾。他在那個小報攤前面等瑞斯已等了兩年，好不容易把他給盼回來了，這件事對他一定很難受。我認爲你該去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你的意見如何？」

他連着吞了兩次口水。

「好吧，」他吐了口氣沙啞的說：「我會去的。」

他掛上了電話，又踉蹌着到了浴室，他就着威士忌瓶連乾了好幾大口。這使得精神好得一點，手也不再發抖了。他刮完臉，開車到市區去。

老班恩住在靠報攤後面的兩間小房間裏。等巴威爾靠邊停車時，他已經擺好攤子開始營業，正在整理架上的雜誌。他看到巴威爾以後，裂着大嘴，露出參差不齊的牙齒，對着他歡愉的微笑。

「嗨，威爾！」他高興的喊着：「有什麽新聞？」

巴威爾沉默的搖搖頭，暗地裏吞下一口口水。

「今晚忙不忙？」這位老人一點都沒發覺到他的神情不對。他緩步的走向人行道來迎住他，一面在襯衣口袋裏取出了煙斗：「今晚我要爲瑞斯弄頓晚飯。」

巴威爾感到有點站不穩，內心裏升起股寒意。他茫然的看着這位老人擦了根火柴點燃了煙斗。

「自從他從海外回來，我也很少見到他。」老班恩繼續說下去：「但照算起來，現在他的工作也該告個段落了，而且我知道他會來的。他一直喜歡我的牛肉羹，再加上有塗上蜂蜜的熱餅乾，從他當小孩子的時候，他就是喜歡的。而且我記得你常常會跟我們一起吃飯。威爾，假若你願意來，我去打電話給瑞斯……」

巴威爾低聲咳了一下。

「季老爹，我爲你帶來一個壞消息。」

這位老人的興奮一下就消失了。他屏住氣瞪着巴威爾，手開始顫抖起來。煙斗從他依然彎曲着的手指間滑落，柄部在混凝土的行道上摔斷了。

「是瑞斯的？」

巴威爾又嘸了口氣，然後點了點頭。

「壞得很？」

「壞得很，」巴威爾說：「昨晚他爲了基金會某件事情在山路上開車。在沙底山車子失去了控制，瑞斯死了。他……死得很痛快。」

老班恩茫然的瞪着眼睛很久，眼睛裏慢慢湧出了眼淚。他的眼睛和瑞斯一樣是黑色的；而當這對眼睛木然的看着他身後時，巴威爾似乎又見到了季瑞斯臨死前的那對眼睛，在劍虎的利牙下，充滿了恐懼的茫然神情。

巴威爾匆忙的移開了視線。

「我早就在擔心，」他聽到這位老人哽咽的低語：「自從他們由海外回來，他們看起來彷彿不對勁，全都是一樣。我試着找瑞斯談過，但他什麽都不願告訴我。威爾，但我早就在擔心了。」

這位老人停住說話，費力的彎身去撿煙斗和碎掉的煙斗柄；他顫抖着手一片片的在湊攏。

「我早就擔心了，」他又重覆的喃喃着說：「因爲我猜想他們是挖出一些應該留在地底下的東西。你知道的，甚至就在他們還未出發以前，瑞斯就告訴了我，孟博士是在尋找眞正的『伊甸園』，也就是人類的發源地。威爾，我只怕他們是眞正找到了這個地方，以及還找到些他們不該找到的東西。」

他疲憊的將煙斗碎片又裝回口袋裏去。

「瑞斯絕不是最後一個會死的人。」

他茫然的眼睛又注視到巴威爾的臉上。他似乎覺察到自己在流淚，他憤怒的用袖子擦了去。他搖搖頭，步伐沉重的蹣跚着回到報攤整他架上的雜誌。

巴威爾呆立在那裏，守視着他這一切擧動，心上太過震驚，反而說不出要安慰他的話。

「瑞斯一直喜歡我的牛肉羹的，」這位老人輕柔的自言自語：「尤其是塗了白脫油和蜂蜜的餅乾。你還會記得的，是不是？威爾，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就一直喜歡的。」

他神情茫然的關掉了報攤，鎖上了門。巴威爾開車送他到了停屍所。救護車還未將屍體

載回來；巴威爾在內心暗自感激。

他將這位神情木然的老人交給了警長向克爾照顧，他不由自主的又開車上了明德酒吧。兩杯雙份威士忌，還是解除不掉他的頭痛，現在他胃裏又有着那種想吐的感覺。他沒辦法忘掉瑞斯臨死前，眼神中所流露的那陣茫然的恐懼。一想到這個悽慘的景象，他全身又感到一陣激烈的緊張和恐懼。

他拚命的想克服這陣恐懼：他在酒吧裏到處走動，試着對那些說俏皮話的酒客微笑。但他都失敗了，這些人都躲着他，而酒保却嚴厲的在監視着他。他付了酒錢，踉蹌着又回到耀眼的陽光下。

他的手在發抖，他知道他無法開車。他將車留在原地，叫了部計程車到貝茜玲的公寓旅社。那道貝茜玲在夢中輕而易舉就溜行通過的門，現在是沒上鎖的。他搖晃着走了進去，在櫃臺上的人還未來得及制止他以前，他已直奔上了樓梯。

二——C房間門的轉把上掛着一塊牌子：「請勿打擾」。但是他却用力的敲着門。假若他的老闆還在裏面，那就讓老闆躲在床底下去吧。想到這他忍不住笑了。

貝茜玲穿着一件海藍色的睡袍，暴露的程度就跟昨夜的夢中差不多，身材修長苗條可愛。她的長髮散披在肩上，她的臉白嫩光滑成橢圓形，唇上還未塗上唇膏；當她看到是他時，她的眼睛閃亮。

「威爾，請進！」

他進得室中，暗自慶幸那個櫃臺人員沒制止他。他坐上一張大安樂椅，椅子旁邊還有一盞閱讀用的枱燈。他看不到他老闆的人，可是心裏却在懷疑，這是不是狄普瑞坐的安樂椅。因爲茶几上還放着一本最近的「財富」雜誌，看情形貝茜玲對這不會太感興趣。同時她也不會吸那些放在大金質煙盒的大雪茄，他想，這個煙盒以前他是在那裏見到過的。

他將視線轉離這些東西，心裏幾乎有着種罪惡感。這些東西在他內心上，引起了一種說不出道理的火辣辣的反感；但他不是和貝茜玲吵架來的。貝茜玲此時正以夢中的那種輕盈優美的姿態走過來，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

這付神態使他很容易的想到昨夜夢中，她赤裸着雪白的身體騎在奔駛着的虎背上，她紅色的長髮在風中飄揚。尤其使他不安的是，她輕盈的行動時，微微有點跛……

「你總算來了，威爾。」她緩慢的說話聲帶點音樂性的沙啞。「我正在奇怪你爲什麼再沒有打電話來了。」

巴威爾將兩手緊貼住大腿以制止發抖。他問她要杯酒——不過他已經喝得够多了，但還是不管用。他突然從這張一定屬於狄普瑞的安樂椅上站起來，給脚櫈絆了一下，他跌跌撞撞的坐到她沙發的另一端。她狹長的眼睛跟着他看，裏面閃爍着些微的看笑話的意味。

她望着他發出嘲弄的微笑。

「茜玲，」他沙啞的說：「那晚在樂布山莊，妳曾告訴過我妳是個女巫。」

「那是你買太多的鷄尾酒給我喝的緣故。」

巴威爾緊握住冰涼的雙手，想制止它們的顫抖。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他底下的話很難再說下去了。他不安的打量着這豪華安靜的房間。他看到一幅框好的油畫，上面是一個清瘦蒼白却有着堅毅神情的婦人，那一定是貝茜玲的母親；但他看到安樂椅旁邊的那本商業雜誌和那個金質煙盒時，他不禁又不想再看下去了。他感到喉嚨有點乾澀。

「我做了一個夢。」他將目光轉移到這個四肢修長的女孩身上；她沉默的微笑，使他不覺又想起第一次夢中那頭母狼的笑容。「我想我變成了一隻老虎。」他費力的斷斷續續的說出來。「我認爲妳……不錯，妳跟我一起。我們在沙底山殺死了季瑞斯。」

「季瑞斯是誰？」她那雙碧眼無邪的眨動着。「哦，你告訴過我，他是你那班由亞洲帶那隻神秘箱子回來的朋友其中的一個。長得像好來塢明星的那個。」

巴威爾氣僵了，在心裏駡着她這種若無其事的樣子。

「我夢到我們殺了他，」他差不多是吼出來的：「他死了。」

「這很奇怪，」她輕快的點着頭：「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我祖父死的那個晚上，我就夢到了。」她聲音裏帶着些微的同情，柔軟圓潤，同時清脆得像金鐘齊鳴。但他聽得出其中隱藏着的嘲弄意味。他又打量了一下她的眼神，發覺到那清澈得有如山間的湖水。「負責道路的人，應該將沙底山上轉彎的曲羊徑重新修築一下。」她又加了這麽一句，漠不經心的就將他做夢的事解決掉了。

「櫃臺上的人說，昨天早晨你打過電話給我，」她懶散而優美的攏了攏她閃亮的長髮。「很抱歉當時我還沒起床。」

巴威爾嚥下這口怨氣。他想緊揑住她滑凝的肩膀，將事情的眞相從她口中搖晃出來。但她臉上這種嘲弄的神色，是否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想像？他對她感到害怕，使得他心裏有股寒意和緊張。他猛然站了起來，不顧意讓她看到他在發抖。

「茜玲，我帶來樣東西想交給妳。」她狹長的眼睛閃着期待的亮光。她似乎未注意到，他在口袋裏握着那枚狼形白玉簪時，他的手一直都在發抖。他將白玉簪緊揑在手掌心裏，白玉簪涼涼的。他將它放到她伸開的手掌上時，一面注視着她臉上的表情。

「哦，威爾！」她看到玉簪以後，是一付無邪的驚異神情。「這就是我遺失的寶貝玉簪——就是艾姑媽給我的那支。這是一件傳家之寶，眞高興能找回來。」

她將這隻奔跑着的小狼在手心中轉動着。而巴威爾感到那隻小狼孔雀石的眼睛又在向他眨動，狡猾邪惡，就像他想像中貝茜玲的眼神一樣。她高興得呼吸都急促了。

「你是在那裏找到的？」

巴威爾將臉伸到她面前，嚴厲的注視着她。

「就在妳丟掉的那個手提包裏，」他面色毫無表情的厲聲說：「揷在一隻死小貓的心臟上。」

她穿着褐藍色睡袍的修長身子起了一陣戰抖，不過害怕是有點像裝出來的。

「多噁心！」她低沉的聲音帶着熱情的音樂性：「威爾，今天你看起來不太正常。」她澄澈的眼睛仔細的打量着他。「眞的，你看起來很糟，我只怕你是酒喝得過量了。」

他憤恨的點了點頭，準備承認這場把戲他弄不贏她——假若她眞的是玩把戲的話——他端詳着她充滿同情的甜甜臉，想在那上面找到一點得意的痕跡，可是却找不到。他最後還是要再試她一試。

「妳的艾姑媽到那裏去了？」

「走了。」她不經意的聳了聳披滿長髮的肩膀。「她說在克拉頓過多會引發她的痔瘡，因此她回加州去了，我昨晚送她上飛機的。」

巴威爾微微一鞠躬，表示在這場把戲上投降；不過他仍然懷疑，除了在貝茜玲的想像中外，這裏是否有艾姑媽這個人的存在。他不禁感到有點站不穩。

「眞的，威爾，」她催勸他說：「你不認爲你該去看看醫生嗎？我認識顧倫醫生，他對酒……喝酒太多的人有一套。」

「爲什麼不說出來？」巴威爾憤怒的大叫：「喊我酒鬼好了，我本來就是酒鬼！」他步履不穩的走向門口。「也許妳是對的，」他痛苦的點了點頭。「這是對這一切事情最簡單的答案，我該去看看顧倫。」

「但現在你不要走啊！」她搶到他前頭，像蛇一樣優美的轉身擋住了門。這時候他又想

到，在夢中她傷的足踝也正好就是這隻脚。「我希望你不要見怪，這只是一個朋友的建議。」她溫柔的又加了一句。

他身體搖晃着停下來面對着她，這時候他聞到了一陣幽香；清涼幽淡，就像夢中松林的香味一樣。突然他充滿了一陣熱切的渴望，希望再有劍虎的那種神力；他對清醒世界中這種要死不活的複雜的灰色生活，也感到說不出的厭惡。他在解決貝茜玲這個謎的事上是失敗了。儘管她現在是正正經經的在懇求他，但那裏面似乎仍然隱含着嘲弄的味道，他又想逃避了。

「回到厨房去，」她在催勸：「讓我幫你弄杯咖啡，煎幾個蛋，假若你想吃早餐的話。拜託，威爾，咖啡應該是有點幫助的。」

他堅決的搖了搖頭。假若她在那件隱密的把戲上獲勝了；隱藏了她明明知道白母狼引誘他攻擊瞎眼孟夫人和共同謀殺季瑞斯的這件事，他也不能讓她幸災樂禍看他這付發狂的樣子。

「不要，」他說：「我要走了。」

她一定是見到了剛才他對雜誌和金質煙盒的反感神色。

「不管怎樣，先抽支雪茄，」她甜甜的請求：「這些雪茄我是準備着招待朋友的。」

她帶着一種野性輕盈的姿態走過去拿雪茄煙盒，可是他看得出她的脚有點跛。

「妳的足踝是怎樣傷到的？」

「我開車送艾姑媽上機場，回來上樓扭到的。」她輕鬆的聳了聳肩，遞給他一支雪茄。

「沒什麼值得緊張的。」

但這却是值得緊張的事。同時當巴威爾伸出顫抖得非常猛烈的手去接雪茄時，他看到雪茄盒上的縮寫名字。他只喃喃的謝了一聲，踉蹌着走向門口。

不管他心情如何混亂，他還是看清那縮寫的名字是狄普瑞的。而且這種黑雪茄，一頭粗一頭細，是狄普瑞曾經在辦公室請他抽過的同樣牌子的進口貨。他笨拙的打開房門，盡量去除掉臉上所表現的不愉快，然後轉過臉來對着這女孩。

她也屏着氣在注視着他。也許在她眼神中所閃爍的只是憐憫，但他在那裏面看到嘲弄的嬉笑。海藍色睡袍微微打開，露出她白皙的頸子，她這種美的展示，却像一把刀刺向他心窩。她蒼白的嘴唇對他露出微笑，這時她尖叫着說：

「等一等，威爾！拜託……」

他沒有等一等。他不能忍受他所見到的憐憫，也無法忍受幻覺中她的嘲弄。這個充滿懷疑失敗和痛苦的灰色世界，實在令他忍受不了，他又渴望着老虎的那種神力。

他重重的關上了房門，將那支粗雪茄丢在地上用脚踩了幾踩。他感到想嘔，但他仍然挺直着身子，滿不在乎的走向樓梯。他告訴自己，他不應該感到難過。就算狄普瑞比她大廿歲又如何？二千萬美元很容易就補償了廿歲。除此以外，狄普瑞也是她先認識的。

巴威爾緩慢的走向樓梯，眼前彷彿瀰漫着一團灰色的濃霧。他也管不了櫃臺人員是否看到了他，他漫無目標的蹣跚着走過大廳。他自言自語的說，也許她是對的，他應該去看看顧倫博士。

由於他不知道如何回到變老虎的夢中，回到那種自由自在而歡樂的夢——但這個避難所只有晚上才有可能到達，因爲晝光會傷害自由心智網的結構。他無法再忍受這不死不活的清醒時的世界，和它裏面的這些恐懼悲痛和緊張疲憊的糾纏。再加上它裏面，還有這多的瘋狂盼望，和折磨人的無常和惶恐。

不錯，他下了決心，他一定得去看看顧倫博士。

他不喜歡精神病院；但顧倫博士的醫院在全國都算是最好的。而且小顧倫醫生和他父親一樣，都被公認爲心理治療這門新科學中傑出的開拓者。巴威爾記得「時代雜誌」就爲他寫了三篇專欄報導，談到他在結合精神和肉體缺憾的創新研究方法，以及大戰中他在海軍服役時，他對心理治療吸毒技術所補充的創見。

巴威爾知道，就和他父親一樣，小顧倫博士也是個頑强的唯物主義者。老顧倫是著名胡地利的朋友，他一輩子都在研究和暴露各類星相學家和預言家的虛僞手法。而小顧倫依然在打這場仗。巴威爾曾爲『明星報』採訪過他的一些學術演講。在那些演講中，他攻擊所有根據迷信思想而建立在虛僞解釋上的僞宗教。顧倫的信條是，一切都完全嚴格遵循着身體的機能。

但除了顧倫以外，他還能找得到更好的人來幫忙嗎？

第十三章　秘密地獄

巴威爾走了九條街口，才回到了他原來停車的地方。這場運動使得他腦子裏那團酒精所造成的霧氣完全消散，因此他胃裏也感到舒服多了。他駕車又沿着河邊那條開闢的路，通過了狹窄鹿河橋，開往顧倫醫院。

載滿秋色的樹木花草環繞着所有醫院的房子，使它們與道路隔絕，成了一處禁地。當他看到這些房子時，他混身又是一陣顫抖，他盡力想忘掉舊時精神病院中的恐怖。他頑強的告訴自己說，這些防守嚴密的堡壘，都是用來抵禦精神上某些不明的恐懼的。

他將車停在立體建築物後面的碎石停車場，然後繞到了前面的進口處。由一處高籬笆叢的缺口處，他看到外面的草坪上，正有兩個穿白色制服的護士夾着一位病人在散步。他緊張得呼吸都停住了。

這個病人就是孟夫人。

雖然陽光普照，但寒意還是未消；爲了防寒，她仍然裹着那件黑色長裙。她戴着黑手套，圍着黑圍巾，和她的銀髮相映照。當她轉過頭來時，那隻戴着不透光墨鏡的盲眼，似乎在瞪着他。她有着一付想走又不想走的樣子。

她站了一會又往前走，挺直而高傲單獨的走在那兩個扶着她肘的護士前面，孤單得可怕。一陣椎心的憐憫在他心中油然而升，他明白他必需要和她談談。他在想，她雖然頭腦有毛病，但困擾他思想的各種怪問題，只有她才掌握得有答案。

在一個突然的衝動下，他轉過身來向她走去。他非常希望幫助她，同時那也是幫助他自己。他滿懷希望的對自己說：困擾着她的，也許就是困擾着他自己的這些可怕問題。他認爲事實眞相可以同時解救他們兩個人。

這位瞎眼婦人和她那兩名警覺性極高的隨從，現在是向着他的反方向朝河邊一處葱籠的樹林走去。他追在她們後面，跑過籬笆和佈滿露水的草地，因着這股激動的渴望，他的心激烈跳動得隱隱作痛。

「……我的狗？」他聽到孟夫人的聲音，尖銳而帶着焦急：「你們甚至都不讓我喚我可憐的土克嗎？」

那個高個子的護士抓住了她的瘦削的手臂。

「孟夫人，假若妳要的話，妳就喚吧。」這位矮壯的護士耐心的向她說：「但這是沒有用的。說眞的，我們早已告訴妳那隻狗死了，妳也就可以把牠忘掉……。」

「我不相信！」她的聲音變得又尖又細：「我不能相信，我需要土克到這裏來。請幫我找烏小姐來，同時要她在所有的報紙登廣告，懸下重賞去找。」

「那沒有用的，」這位矮壯的護士委婉的說：「因爲有個打漁的在昨天早上已發現牠飄浮在河面上的屍體，就在鐵路橋的下面。他把釘着銀釘的皮項圈也已交給了警察。我們昨晚就告訴過妳，難道妳不記得了嗎？」

「我記得，」這位瞎眼的婦人哽咽着說：「我只是一時忘記了；我好需要土克來警告我保護我，免得他們在黑暗中來殺我。」

「孟夫人，妳用不着擔心，」這位高大的護士與高采烈的安慰她說：「他們不會到這裏來的。」

「但他們會的！」這位瞎眼婦人急呼呼的喊着說：「你們不明瞭，當他們來的時候，你們是看不見的。很久以前，我就警告我先生這一切驚人的危險。但是那時候我對自己所知道的還不十分相信；一直到他們殺了他，但現在我知道他們要來了。沒有牆壁能擋得住他們，也沒有任何障碍能阻擋他們，除了銀子以外——但你們給我留下的銀質品已不太多了。」

「妳還有項鍊和手鐲，」這位矮壯的護士安慰地說。「同時妳在這裏也很安全。」

「他們一度曾想殺掉我，」她絕望的低語：「是可憐的土克救了我，但現在牠死了，我明白他們又會再來。他們想阻止我警告寇山——但我一定要做到這。」

她突然停止說話，瘦小的雙手懇求的緊握住高個子護士的手臂。巴威爾在她身後停住。他本來無意偷聽她們的談話，但是無意中聽到的這些話，使得他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爲她的狗一定是死在他第一場夢中的。「護士小姐，拜託妳，」她激動的懇求：「妳能不能幫我打個電話給在基金會的寇山先生，要他來看我一趟？」

「我很抱歉，孟夫人，」這位高個子護士和婉的對她說：「不過妳知道爲什麼我們不能這麼做。顧倫博士說，在你未好點以前，接見任何人都對妳不太好。假若你能放愉快些，盡量幫助我們使妳好起來，很快妳就可以見任何人……」

「已經沒有時間了！」她厲聲的揷口說：「我怕他們今晚就會又來殺我，我一定得跟寇山說。」她絕望的又轉向那個矮壯的護士：「妳願不願意帶我到基金會去呢？就是現在！」

「妳知道這裏的規矩的。」這位護士責備她說：「妳知道我們不能……。」

「寇山會報答妳們，」她又拚命的要求：「他也會樂意向醫生們解釋，因爲我的警告會救他的命。同時比這還要緊要得多……。」她細弱的聲音突然接不下去了，然後她開始啜泣起來。「叫部計程車——借部車子——去偷部車子來！」

「我們很樂意幫助妳，孟夫人，」這位矮壯的女孩說：「我們會幫妳帶任何信給他。」

「不行！」孟夫人小聲的說：「只是帶信是沒有用的。」

巴威爾嚥下一口氣，又走上前去準備要開始講話。這時候那兩個護士仍然是背對着他的，可是孟夫人突然轉過臉來，他很清楚的看到她瞪着的瞎眼和飽受驚恐折磨的臉。一陣憐憫油然升起，他的喉頭感到梗塞，淚迷糊了他的視線。他急切的希望能幫助她。

「爲什麽沒有用呢？」那位高個子的護士問：「什麽人會傷害寇山先生呢？」

「一個他所信任的人，」這位瞎眼婦人啜泣着說。

這些話又使得巴威爾停止下來，就像在黑暗中看到有什麽東西在睨視着他一樣，他說不出話，因爲恐懼塞住了他的喉嚨。他又向後退，靜靜的待在潮濕的草地上，勉强的聽着。

「一個他認爲是朋友的人，」孟夫人喘了一口氣說。

矮護士看看手錶，向另外一個護士點了點頭。

「我們已經散步够了，」這位高個子的護士說。「現在是該我們回去的時候了。妳現在也走累了，該回去睡一下。假若到下午，妳還是想見寇山先生，我想醫生會准妳在電話上和他談的。」

「不行！」她嘆氣說：「那沒有用。」

「爲什麽沒有用呢？」這位護士說：「他一定有電話的。」

「我們的敵人也都是有電話的，」這位瞎眼婦人沙啞的低聲說：「那些裝成人類的怪物都有！我講話他們會竊聽，我送信他們會截走。土克就是訓練來能够聞出他們來的，但現在土克已經死了。親愛的邁可也死了，除了寇山我還能信任誰？」

「妳可以信任我，」這位高個子護士愉悅的說：「但我們現在要進屋裏去了。」

「好的，」孟夫人平靜的說：「我會去的……」

她開始轉過身來，似乎是非常聽話的樣子，但等到兩個護士一鬆懈，她拚命的推開她們，凶猛的掙脫了跑走。

「嗨，孟夫人！妳不能這樣做！」

兩名護士都跟在她身後趕，但她的動作非常精靈。有段時間似乎她贏了，而且連巴威爾

也想她可以跑進河邊的樹林，但他忘了她的缺憾。當她還未跑到幾十碼，她就絆上了澆草坪用的灑水管，臉向下狠狠的摔了一跤。

兩名護士小心的將她扶了起來。溫柔而結實的握住她瘦削的兩臂，她們拉着她轉向屋裏走去。等到巴威爾想到她們會發覺他時，他急着要跑開，因爲孟夫人的瘋狂和他的夢湊合得這麽巧。他又爲一陣突如其來的恐懼所震撼，他想他是看到了她瘋狂的癥結之處。

「先生你好，」這位高個子護士狠狠的看着他，手却仍然緊握着孟夫人瘦削的手臂：「我們可以爲你效勞點什麽嗎？」

「我剛下車，」巴威爾指了指他身後的停車場。「我想見顧倫博士。」

「轉回到籬笆那面，先生，」這位高個女孩帶着戒意的笑了笑：「從這條路繞到門診大樓的前門，你得先找辦公室的一位小姐，問問你的約見時間。」

巴威爾很少在聽她的說話，他一直注意着孟夫人。在開始一聽到他聲音的時候，她就已經嚇楞了，如今她是靜立在兩個護士的扶持之下，就像冰凍了似的。她的墨鏡一定是在她跌倒時丟掉了，顯露出她空陷的兩處眼眶，使得她蒼白驚惶的臉，可怕得像一張醜陋的面具。

「我是巴威爾。」他說。但目前他還不想和她談話。他所偷聽到的她的話，已足够使他明白，她再要說任何話，都只有使他陷入更深的迷惘。他爲她的恐懼也感到一陣寒意和難過——但是他却制止不住自已沙啞急促的聲音。

「孟夫人，請告訴我，妳要警告寇山什麽事？」

她轉臉向他，突然又後退幾步，兩隻沒有眼球的眼眶瞪着他，就像有眼球似的充滿了恐懼。她顫抖得如此之凶，嚇得兩個護士雙手扶住瘦削的手臂，她蒼白的嘴張開，就像要大聲叫喊，可是沒有聲音發出來。

「爲什麽那隻黑豹要在奈及利亞襲擊妳？」這個問題似乎是未經過他的考慮，就又自然而然的問了出來：「還有那是種什麽樣子的豹子？」

她緊閉上了嘴。

「孟博士眞正想找的東西是什麽？在奈及利亞在阿拉山到處都在找的。」他知道她不會回答，但却忍不住要這樣急切的一連串的問。「他和寇山帶回來的那隻箱子，裏面裝的到底是什麽？誰要殺害他們？」

她又在向後退，驚懼的不斷搖着頭。

「不要說了！」那位高壯的護士尖聲的責備他：「不要打攪我們的貴賓，你眞的要找顧

倫博士，就繞到大門去。」

這兩名護士忽忙的扶着孟夫人轉身就走。

「誰是這些秘密敵人？」巴威爾忍不住又跟在她們身後追問：「躲在黑暗中的那些殺手又是誰？誰想傷害寇山？」

她在兩名護士強而有力的挾持下扭轉身來。

「你不知道嗎？巴威爾！」她冷漠而帶點顫抖的聲音，對他和她那張有着疤痕的臉是同樣的恐怖，「你還不清楚你自己嗎？」

巴威爾全身都感到一陣恐懼，再也說不出話來。

「先生，最好是別再說了，」這位高個子護士提出了警告：「假若到這裏來有事，請走大門，要是沒有的話，請別擋路。」

兩名護士帶着孟夫人急忙忙的走了。巴威爾震驚的走回籬笆缺口處，盡量壓制住自己，不要去想孟夫人話裏的意思。他還抱着一線希望，就是顧倫博士會幫助他。

在這處陰冷靜得出奇的候診室裏，總機前面那位像古埃及女祭司的苗條女孩，轉過臉來對他來了一個夢幻式的微笑，表示歡迎他來到她的神殿。巴威爾仍然是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無法忘記孟夫人那張可怕的臉，同時也擺脫不掉他對精神病院這陣古老而模糊的恐懼。

「巴先生，你早，」這位女祭司嫵媚的說：「今天我可以爲你效什麼勞嗎？」

巴威爾嚥了一口口水，可是說不出話來。很久才低聲說出他要見顧倫博士。

「他現在很忙。」她嬌聲嬌氣的說：「假若你是爲了孟夫人的事而來，我想她的病況進展非常的好。但恐怕你是不能見她的。因爲顧倫博士目前還不准她會客。」

「我剛才見到她了，」巴威爾笑了笑說：「我不知道她進展好到什麼程度，可是我還是要見顧倫博士。」他又遲疑了很大一會：「那是……有關我自己的事。」

女孩夢般的微笑，變成了迷人的關懷神情。「班博士可不可以呢？你知道的，他是診斷學家，再不然戴博士怎樣？他是精神病權威。我想，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都……」

巴威爾搖了搖頭。嘶聲的打斷了她的話。

「告訴顧倫我在這裏，只要告訴他我幫助一隻白母狼殺死了孟夫人的狗，我想他是會抽出時間來見我的。」

這位漂亮的高額頭的護士，優美的轉過身去，象牙色的纖手將總機的插頭插上，她對着送話器輕聲的說了幾句話。她水汪汪的黑眼睛又轉過來看了看巴威爾，閃閃發亮却不帶驚奇

的意味。

「顧倫博士馬上就見你，巴先生。」她的聲音淸脆悅耳：「請等一下，護士顧小姐會來帶你去。」

顧小姐是一位男性化的女護士，長着一張馬臉，戴着眼鏡。她點頭的樣子就非常嚇人，似乎是她要對他用點什麼苦藥，叫他把什麼話都自己說出來。巴威爾跟着她通過一條安靜的長長走廊，進到一間小辦公室裏面。

她用一種沙啞低悶的聲音，問了他一大堆問題；在這些問題中包括有他看病的帳單要由誰付，他以前得過什麼病，他喝多少酒等等。她將他的回答記在一張病歷表上，然後要他簽字。他看都懶得看的就簽了。正當他簽好字，他身後的那道門打開了。她站了起來，笑着對他說：

「顧倫博士現在就要見你了。」

這位著名的精神病醫生，個子高大，長得很英俊。他有着一頭黑色帶波紋的頭髮和一雙昏沉的褐色眼睛。他伸出一隻保養得很好的手，微笑得很熱誠。巴威爾瞪着他看，心裏起了一陣奇異的感覺，就好像是和一個親密老友久別重逢似的。當然他見過顧倫，他不是爲明星報採訪過他的演講會嗎？他對自己說，事情就只不過如此；但他仍然擺脫不掉那種比這更久遠更親密的感覺。

「巴先生，早安。」他的聲音低沉，而且是平靜的出奇。「請跟我來。」

顧倫的辦公室佈置得很簡單高貴，氣派高雅而迷人，什麼東西都安排得很妥貼而不會分散人的注意力。兩隻大皮椅，一張長躺椅上放着一個枕頭，上面覆蓋着白枕巾。有張小桌子上面擺着小鐘、煙缸和一盆花。一個高大的書櫃，放滿了巨帙的醫藥書籍和心理學研究論文。威尼斯式的活動百葉窗開着，窗外是一片葱鬱的樹林和河景，還有一小段路的轉彎處。

巴威爾沉默不安的坐了下來。

顧倫漫不經意的在另一張皮椅上坐下，取出了一支香煙。他看起來是一付優閒自在的樣子。巴威爾在心裏暗暗驚異，在那幾次採訪顧倫演講會裏，他並沒有這種認同的感覺，但現在這種感覺却很快的擴展成一種信任的喜歡。

「抽支煙吧？」顧倫說：「有什麼麻煩？」

「巫術！」

巴威爾受了他沉着的鼓勵，不自主的簡短說了出來：

顧倫看上去是既不驚訝也不在意。他只是等待着他再說下去。

「我要不是遭到巫術，」巴威爾沮喪的對他說：「再不然就是神智不清了。」

顧倫抽了一口煙。

「這是從星期一晚上開始的，就在機場上，」巴威爾開始覺得很難出口，但後來越說越流利。「正當我等着孟博士的專機降落時，這個紅頭髮的女孩走到我面前來……」

於是他說出孟博士死的情形，以及那隻被勒死的小猫，還有其餘沒死的人如何害怕，如何保護他們從亞洲帶回來的那只箱子。他又描述了在夢中他如何變成狼和貝茜玲在一起，而那隻狗土克是如何個死法。

他說話時一面注視着顧倫的臉；在他那張光滑的臉上，他只看得到職業性的沉靜和同情。

「博士，昨天晚了我又做了夢，」他急迫的說：「我想是變成了一隻劍虎，但所有的情景却是出奇的眞實。那個女孩又和我在一起，告訴我該做的事情。我們跟着季瑞斯的車子上山，而在沙底山上把他給殺了。」

在他說出這些事來的時侯，他感到那些惡夢所遺下的震撼竟減退了不少。他想這也許是因受到顧倫那種不動聲色的沉靜的影響。不過當他講完以後，他沙啞的聲音又顫抖了起來。

「瑞斯死了——情形正如同我夢中殺死他的那樣。」他絕望的在端詳着顧倫毫無表情的臉。「告訴我，博士，」他沙啞的懇求着：「爲什麽夢和眞實如此的配合？你認爲我眞的是昨晚謀殺了季瑞斯？在一種巫術的咒語之下？還是我已經瘋了？」

顧倫小心的合攏了指尖。

「巴先生，這得花點時間來診斷。」他嚴肅的點點頭說：「不錯，得花一段時間。我建議你至少在顧倫醫院住幾天，這可以讓我們的人有機會來好好幫助你。」

巴威爾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但這是怎麽一回事呢？」他着急的問：「難道說我眞做了這些事，還自以爲是在做夢？還是我眞的瘋了？」

顧倫坐着沒動，他那雙沉着的睡眼一直注視着他，直到他又無力的跌落到皮椅上。

「事情的發生，往往沒有所想的那麽嚴重，不管是潛意識中或顯意識中的想。」顧倫低沉的聲音是懶洋洋的，一付理所當然的語氣。「不過，就你所陳述的，有這麽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那就是每件你所提到的事情，從孟德博士的死一直到季瑞斯的被殺，甚至包括了那

條狗的死亡，都有一個完整而自然的解釋。」

「這就是使我要發狂的原因。」巴威爾偷看了顧倫毫不表示關切的臉，想看一下他會有些什麽反應。「這可能都只是巧合；但到底是不是呢？」巴威爾原先壓低的聲音現在大了起來：「在我未得到季瑞斯的死訊以前，我怎麽會知道的呢？」

顧倫伸開了他瘦長的指頭，然後拿起另一支香煙在大拇指指甲上小心的敲着。

「巴先生，有時候頭腦會欺騙我們。尤其是在不知覺的壓力底下，我們都容易常把因果的細節給弄顚倒了。這類的錯誤思維並不一定就是神智不清。你知道的，佛洛伊德就有關日常生活的瑣碎事情就寫了整整一本書。」他散懶的用一支扁平金質打火機點燃了香煙。

「巴先生，讓我們冷靜的來看一看你的個案，先不要作任何立即的診斷。我瞭解，你是在一個你所不喜歡的工作上被逼得太緊。你也承認你喝酒過量。你應該知道，這種生活到了最後一定是陷入崩潰，不是這種就是另外一種崩潰法。」

巴威爾呆住了。

「這麽說你是認爲我……瘋了？」

顧倫帶着裁決意味的搖了搖頭。

「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而是我感覺到，你在這個神智清不清楚的問題上，給自己情緒上所加的壓力太重。因爲頭腦不是機器，心智上的狀態也不是像黑白那麽簡單，某種程度的心智不正常，事實上正是一種正常的狀態，假若不是這樣，生活就會變得單調乏味了。」

巴威爾不安的移動了一下身體。

「因此在我們未能有時間作充份身體和心理的徹底檢查以前，我們不能匆促的遽然下結論。」顧倫又懶洋洋的搖了搖頭，小心的將香煙頭弄熄了：「不過我可以提出一點，貝小姐很明顯的是攪擾到了你；而佛洛伊德自己也將愛情形容爲一種正常的瘋狂。」

巴威爾不舒服的望着他。

「你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

他緩慢的又合攏了他修過指甲的手指。

「巴先生，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他不經意的解釋着：「都隱藏着一些自己都感覺不到的恐懼和罪惡感，這都是在嬰兒時期發生，而影響到我們整個的一生。它們都要求表現，而以我們所想不到的方式而求得了發洩。甚至是神智最清最正常的人，也有這些秘密的動機在他心裏面發生作用。」

「你是否認為在你的這件個案裏——你顯意識的壓制力量，不幸的因極度疲勞加上激烈的情緒，又加上你酗酒過度，而變得薄弱起來。因此你埋藏已久的一些情緒，就開始在夢中甚至是清醒時的幻覺中表現出來？」

巴威爾搖了搖頭，突然感到心裏不舒服起來。他移動了一下坐的姿勢，看到河那邊點綴着紅色和黃色的羣山。在黑油的河水邊，有一片金黃色的玉蜀黍田；再過去是一架風車的銀色車翼，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他對顧倫這種精明而毫無感情的分析，興起了一種模糊的反感。他恨這間小房間，也恨顧倫對心智的這套小巧精簡的理論。他不想將他個人和心中的恐懼和羞辱，作為顧倫作統計表的資料。他開始又想逃避，又渴望着夢中那種神力。

顧倫低沉的聲音仍然在響着。

「也許為了孟夫人目前嚴重的精神病，你有點自責，當然這是在潛意識中的……」

「我不認為是這樣！」他厲聲的插口說：「我為什麽會如此？」

「就是你抗議激烈的本身，更為我這隨意的猜測增加了份量。」顧倫懶散的微笑似乎表示出他心裏的高興。「正如我對你說的，我們需要花點時間，才能追查出你主要情緒的結構。不過大致輪廓已經是很顯明了。」

「啊？」巴威爾倒抽了一口氣：「你的意思是什麽？」

「你難道不明白嗎？你在大學時所學的人類學，一定給了你很多有關原始信仰、巫術和『變狼妄想症』的廣泛知識。這種背景就是够左右你幻想的方向。」

「也許，」他喃喃着說，但他並不完全心服。「但你怎麽認為我是在為孟夫人的病自責呢？」

顧倫昏沉的眼睛突然變得銳利起來。

「告訴我，你曾否有想殺孟德博士的念頭？」

「什麽？」巴威爾氣憤地坐直了身體。「當然沒有！」

「回想一下，」顧倫柔聲的堅持着：「有沒有？」

「沒有！」巴威爾氣憤的大叫：「我為什麽要有？」

「他傷害過你沒有？」

巴威爾不安的在椅子上轉動着。「很多年以前，當時我還在大學裏……」他猶豫住了，帶着回憶的看了窗外的光明世界一眼。「在我四年級的時候，老孟德突然對我改變了態度，

」他怨恨的承認說：「我始終不知道爲什麼。但在他成立基金會的時候，他把我給踢掉了，而選了寇山、季瑞斯和史克禮。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爲這件事感到怨恨。」

顧倫點了點頭，臉上顯出滿意的神色。「這使得事情明顯起來了。你一定曾希望過孟博士死——記住這是潛意識中的——以洩你的舊恨。你想殺他，而他却意外的死亡，因此以簡單而不計較時間的潛意識上的推理，於是你爲他的死有着罪惡感。」

「我對這弄不懂，」巴威爾呆呆的喃喃着說：「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不管怎樣，這和你所說的我對孟夫人的病要負責扯不上關係。」

「潛意識是沒有時間觀念的，」顧倫溫和的抗議：「而且你誤引了我的話，我並沒有說你要爲孟夫人的病負責——我只是大膽假設，你也許爲這在責怪你自己。你對我這個假設有什麼意見呢？」

「那方面的意見？」巴威爾氣憤的瞪着眼睛。

「她不幸的精神崩潰，」顧倫平靜的繼續說：「乃是她丈夫突然死亡所引起的。假若你在潛意識中覺得該爲這件事負責，那麼對她的精神崩潰，你也會覺得是種負擔。」

「不！」巴威爾站了起來，氣得混身發抖。「我不能容忍你這麼說！」

這位英俊醫生愉快的點了點頭。

「的確，」顧倫輕柔的說：「顯意識上你是無法忍受。這就是爲什麼罪惡情結會被驅入潛意識中去的原因。在你的潛意識中，你記憶中的人類學課程，就被這個情結用作一個很適當的外貌而纏繞着你。」

巴威爾站在那裏發抖，沉默的吞着口水。

「遺忘並不能逃避，」顧倫昏沉的眼睛裏似乎帶着點殘忍：「思想要求我們每個不能適應都需要受到懲罰，在潛意識的結構中有着一種自然裁判存在，有時候是一種拙劣殘酷的裁判——盲目而且不可避免。」

「什麼裁判？」巴威爾厲聲的急促問：「我不明白……」

「這就是主要的一點，」顧倫和藹的點了點頭：「你不明白，是因爲你不敢正視，但是這並不停止你潛意識的意志行動。你責怪你自己，很明顯是爲了孟夫人的發狂。你埋藏在潛意識中罪惡感要求你爲這項罪惡受到適當的處份。在我看來，你是在無意識中安排了所有這些夢和幻覺，作爲對她神經崩潰的一種補償——冒着你自己也可能得精神病的危險。」

顧倫發出微笑，似乎對自己的理論感到滿意。

「你是否看到這裏面有種盲目的制裁呢？」

「不，我弄不懂。」巴威爾搖搖頭。「即使我能弄得懂，這也不能解釋所有情形。這裏還有劍虎的夢和季瑞斯的死。孟夫人或許可以說是這樣，但季瑞斯却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但也是你的敵人，」顧倫溫和的表示意見說：「他、寇山和史克禮都是基金會選擇的人，但你却被拋棄了，這是你告訴我的。記住，這是一記殘酷的打擊。你一定曾經嫉妒過，對不對？」

巴威爾氣呼呼的說：

「但還未到謀殺的程度！」

「潛意識中的，」顧倫洋洋得意的又說下去：「而且潛意識是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的。它是完全自私完全盲目的。在它那裏時間毫無意義，矛盾也被不當回事。你曾想要傷害你的朋友季瑞斯，現在他死了，因此你又在負擔你這個帶有罪惡感的願望的後果。」

「說得倒滿有理由的！」巴威爾打斷他的話說：「只是你忘記了一件事；我是在沒知道季瑞斯已死以前做這個夢的。」

「我知道是你如此想，」顧倫表示同意。「但是在壓力下的心智是可以在因果關係上玩花樣的。也許實際上是你得知了他死的消息以後，再製造出這場夢的，然後把因果關係顛倒了過來。或者是你早就料到他會死。」

「我怎麽能料得到？」

「你知道他要開車下沙底山，」顧倫輕快的說：「你知道他會又疲倦又慌張。」顧倫昏沉的眼睛瞇了起來說：「告訴我，你是否知道一點有關那部車子刹車的事？」

巴威爾微微垂下了頭。

「洛娜告訴過我刹車需要修理。」

「那麽你弄清楚了沒有？」顧倫高興得連連點頭。「潛意識對每一個暗示都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它會抓住每一個可能用上的暗示來作爲它自已表現之用。當你上床的時候，你就已經知道季瑞斯在沙底山出事的每種或然性。」

「或然性，」巴威爾小聲說着這個名詞，全身又顫抖起來。「也許你是對的。」

顧倫兩眼注視着他說：

「我不是個信宗教的人，巴先生，我排除迷信，而我所有的推論都是建立在已經證明的科學上。但是我仍然相信有地獄。」

這個皮膚黑黑的醫生笑了。

「因爲每個人都製造了他私人的地獄，也創造出那裏面的妖魔鬼怪來，他爲他自己的不爲人知的罪惡在那裏受盡了折磨，不管這些罪是眞實的，或者僅僅是出於他自己的想像。一般來說，這些妖魔鬼怪並沒有它們看上去那麽可怕。你的狼，你的虎，都是你秘密地獄中的鬼怪。巴先生，我希望現在它們對你沒有以前那麽可怕了。」

巴威爾不敢肯定的搖了搖頭。

「我不知道，這些夢都很眞實。」他幾乎帶點野蠻意味的說：「你很聰明，博士，但事情並不只是幻覺而已。寇山和史克禮仍然在保護着那只木箱子。他們仍然在和我所不知道的什麽東西作殊死戰。博士，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他狠狠的嚥下一口口水：「我要幫助他們，而不要作他們敵人的工具。」

顧倫帶着滿意的點了點頭。

「你的發脾氣更證實了我的假設，不過你絕對不要太在意這次探索討論中對你有所冒犯的話。」他懶洋洋的看了一下鐘。「這次我們到此爲止，假若你希望待在顧倫醫院，我們明天還可以再談。我認爲在我們未給你安排好一般身體檢查以前，你最好是休息個一兩天。」

他向門口點了點頭，可是巴威爾仍舊坐着不動。

「我想留下，博士，」他的聲音因急切而帶着顫抖：「但現在我有一個問題必需要問，」他端詳着顧倫那張沒有表情的臉。「貝茜玲告訴過我，她曾到你這裏來協談過，她是否有什麽超自由的法力呢？」

這位高大的心理醫生嚴肅的站了起來。

「職業道德不容許我討論任何病人的事，」他說。「不過，假若一個概括的回答能使你感到稍微心安一點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我曾協助我父親調查過成千上萬各式各種的這類所謂超自然能力的個案，我還未曾發現到一件個案不適用於一般自然律的。」

他堅決的轉過身去開門，可是巴威爾仍然坐在那裏等着。

「只有像公爵大學這類的大學，才會以眞正科學的論點來支持超感覺和人類對無生命物體影響能力現象的研究，」他又補充說：「有些這類研究所發表的結論，似乎是顯示出超感覺和心智或然性的運用這類的說法很能吸引人——但這只怕這是由於人們想表示靈魂的存在，使得這些研究者在實驗和統計方法上都看不到嚴重的錯誤。」

他搖了搖頭又稍微放重語氣說：

「在我看來，這個宇宙是絕對機械性的。那裏面產生的每個現象——從太陽的出生，一直到人類生活着怕上帝和魔鬼的習俗——都可以用來解釋宇宙形成的道理。有些科學家費盡心思想爲人類自由意志和不確定法則找根據，但這些努力都是白費。巴先生，所有這些所謂的超自然能力，都只是一些荒誕無稽的幻覺，所根據的方向錯誤的感情用事和不正確的觀察以及不合邏輯的思維。」

他平靜的臉上露出希望的微笑。

「這是否使你感到舒服一點？」

「的確是，博士。」巴威爾握着他强而有力的手，又感到了那股奇異的認同感覺，似乎是有某種已忘掉的結，連在他們兩人之間。他想，顧倫將成爲他强有力的忠實戰友。

「多謝，」他熱情的說：「這就是我想聽到的一番話。」

第十四章　變化成蛇

姓顧的護士在顧倫辦公室的外間等着他。在她强力的控制下，他只得投降。巴威爾打了一個電話到狄普瑞辦公室，他告訴這位發行人他需要待在顧倫醫院幾天，以進行一項身體檢查。

「巴威爾，當然可以！」狄普瑞急促的聲音聽起來熱情而充滿了同情：「你這樣是在慢性自殺——同時我知道季瑞斯是你的朋友。你的編輯會管好『明星報』的事。我也相信顧倫醫生的醫術。假若在經濟上有什麼困難，要他打電話到我辦公室來——同時別爲你的職務操心。」

巴威爾囁嚅着道謝，喉頭覺得有什麼東西梗塞住一樣。他在想，狄普瑞並不太壞。也許是因爲他幫華上校競選議員和看到他是走進貝茜玲房間的這兩件事，而自已對狄普瑞懷得有成見。

在顧小姐的勸服下，他決定不再開車回克拉頓去拿牙刷和睡衣，甚至他決定不參加季瑞

斯的葬禮了。他服從的跟着她由主建築經過一道走廊，來到一幢紅瓦頂的附屬建築前面。

她帶着他參觀了圖書舘、音樂廳、康樂室、嗜好培養間和飯廳。她偶而也給他介紹了幾個人，他也弄不淸楚那些是職員那些是病人。他一直不安的在尋找孟夫人，最後他不得不問起。

「她是住在心理失常病房裏，」這位護士溫柔的笑了：「在轉角處的第二幢房子。聽說今天她的病情又惡化了，她是在散步的時候又遇到了使她受刺激的事。她不能會客的，要等她好得多的時候，你才能見到她。」

最後顧小姐把他領到了二樓他自己的房間，然後她離去了。房間有一個叫人鈴，假若他需要什麽的話，他可以按鈴找一個姓艾的護士。房間很小，但看上去滿舒服，還附設得有一間小巧的浴厠設備。但是門鎖的鑰匙却沒有交給他。

同時他發覺到，玻璃窗戶都是用鐵絲鋼架加强了的，只要比一條蛇大一點的東西都鑽不進來。但他邪惡的笑了笑，假若他要做夢的話，這一切都是擋不住他的，因爲他們還不够聰明，他們沒有用銀絲。

這不是瘋了麽？他怎麽會想起這來！

他在那間小浴室裏洗了臉和流着冷汗的手。發覺到一切東西都設置得很精巧，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銳邊，也找不到可以掛繩子吊頸的支撑。他疲憊的在床沿上坐下，然後解開了鞋帶。

他默想着，他眞的感覺不出自己有什麽神智不淸；那他是否以前有過這個毛病呢？他現在只是覺得極端的煩惱疲憊，這都是因爲要適應目前這些狀況所引起的，最後是弄得他承受不起了。他覺得能休息一段時間也不錯。

巴威爾只要一想到精神病，他不禁就會恐懼的想到他父親；他如今是很少想起他了，但他就是死在州立精神病院的「祭壇」上的。他一直有個含糊的想法，精神崩潰一定是非常古怪嚇人，必然要和可怕的沮喪和瘋狂的得意奮戰。不過精神崩潰也許更會像他現在這樣，只是想從難以解決的問題上退却。

他一定是在這陣灰色的冥思中睡着了，因爲他在迷糊當中，感到有人喊他起來吃中飯，但他醒過來時，手錶上的時間是已過了四點。有人幫他脫掉了鞋子，還在他身上蓋了一床毯子。他的鼻子不通，頭也隱隱作痛。

他想喝酒——也許他可以偷弄進來個把品脫——即使是威士忌把他弄到這裏來的，但他

還是不得不喝兩杯。最後他決定先試試姓艾的護士，雖然他沒抱着多大的希望。他坐了起來，按了按掛在床頭的按鈕。

艾小姐又瘦又長還又黑，她長着一張漫畫上那種有着齙牙的臉，而且一頭深灰色的頭髮也懶得整理，就那麼蓬蓬亂亂的。她走起路來還是個羅圈腿，使他想起他曾訪問過的一位鏡技會的皇后。她冷冷的問他要什麼，他告訴她今天晚飯前要喝點酒，晚飯以後最多也只喝兩次。她慷慨的爲他拿來一大杯上好的威士忌，還拿了一杯蘇打水。

「多謝！」這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爲巴威爾對顧倫博士的自信和這些工作人員的效率仍然有點輕視。

「爲魔鬼乾杯！」

他乾掉了威士忌。艾小姐毫無表情收拾空杯子走了。巴威爾又回到床上去躺了一會，回想着顧倫對他說的話。也許這個無情的唯物主義者是對的；也許他變狼變虎都只是些幻覺。

但他無法忘掉他那些清晰的感覺；在清涼的夜裏，脚爪踩在「吱、吱」作響的薄冰上；經由虎眼看出來，星光閃爍下的山景，都是如此清晰美妙。他也無法忘記那個赤裸女孩騎在他背上的那種溫暖感覺，以及他一個虎躍帶有多少的神力；他更無法忘記季瑞斯的那股血腥味。不管顧倫怎麼說，這些夢比他清醒時的感覺還要來得眞實。

這杯酒使得他放鬆了不少，然後他又有了倦意。他想到只要天色一晚，變條蛇倒是很容易就能鑽出窗子去的。在他要睡着時，他還在想要變一條漂亮的大蛇，然後回去找貝茜玲。假若發現到老闆睡在她的床上，那麼一條卅呎的大蟒蛇對付像他那種矮胖的小身子，還不是件輕而易擧的事！

暖氣爐突然響了一下，他跳下床來吃驚的罵了一聲。這些想法都是白費，顧倫不正是要幫他治掉這些夢嗎？他的頭仍然有點暈，但是在晚飯前他是喝不到酒的。他用冷水洗了洗臉，決定要下樓去。

巴威爾一直對精神病抱着好奇。他想將這次冒險經歷寫成一篇特寫；但是快到了夜裏，還是沒有什麼值得一記的動靜。這處地方似乎只是個脆弱的想像中的世界，住的都是些不敢面對眞實世界的懦夫；他們甚至都不敢互相面對居住在這塊地方上的人。

在音樂室裏，當他聽到收音機裏報告一件車禍新聞，他旁邊一個正在編毛線的漂亮女孩，手上編的一雙小襪子跌落在地上，而人匆匆忙忙的啜泣着跑了出去。他和一位童顏白鬚的老頭玩棋，每盤到最後，老頭總是把棋子弄亂，最後他只得推說頭痛，再也不跟他下了。在

晚飯的時候，兩位大夫盡量想使他們輕鬆的交談，但並不怎麼成功。巴威爾很高興看到窗外的初秋暮色越來越濃。他回到自已的房間，按了按鈴，要他那兩杯獲得許可的酒。

艾小姐下班了，另一個粗魯的姓金的小護士，爲他拿來了兩杯量威士忌和他所沒要的一本歷史小說。她無必要的搜查了整個房間，放了一套睡衣和一件紅睡袍，另外還給他一雙氈底拖鞋，然後她爲他舖好了床，很明顯的盡量在裝出愉快的樣子。當她離開以後，他感到很高興。

兩杯酒一下肚，他又倦得要命，雖然手錶上只不過指着八點，而且是他已睡了差不多一整天。他開始要換睡衣上床，忽然又停下來傾聽着。他聽到遠處某個地方有一陣輕微的怪嗥傳來。

醫院附道農家的狗都開始瘋狂的吠叫，但他知道那個嗥聲不是狗所發出的。他急忙又跑到窗口去聽，又聽到另一陣顫抖着聲音的長嗥。這是那隻漂亮的白母狼，她已來到河邊在等着他。

巴威爾又檢查了一下用鋼條加强了的玻璃窗。他看不到有任何銀子的跡象。顧倫這個死硬派的唯物主義者，一定要排除任何心智或然性決定主義的證據。變一條令人滿意的大蛇，下去和貝茜玲見面，這應該是件不太難的事。他又聽到她的嗥聲，他開始急得發抖。

他轉向那張高大的白色病床，但一陣恐懼又使得他停下來。按照顧倫博士的理智的科學邏輯，他應該是潛意識對寇山和史克禮有種嫉妒。而在他這些夢中的瘋狂邏輯，則是貝茜玲一心一意要毀掉他們，因爲他們守衞着的那隻木箱子裏面有秘密武器。

同時對變一條蛇又要幹什麼，他也有着恐懼。

他拖延着不願上床，他用把新牙刷刷牙，直到牙齦都流了血。他拿了一條浴巾，小心仔細的擦乾淨了脚指甲，然後穿上那套太大的睡衣，再套上背上繡得有「顧倫醫院」字樣的紅睡袍。他坐在椅子上試着去讀那本歷史小說，他整整看了一個小時，但書中的那些人物，似乎是和他在樓下所碰到的那些人一樣灰色平淡……

而這條母狼又在嗥叫了。

她在喊他，可是他不敢去。他想關掉窗戶以免聽到她的嗥叫和羣狗的吠聲。正當他不耐煩的走到窗邊時，他又聽到另一陣使他打寒噤的尖叫聲。聲音就在附近，但模糊得聽不清，但他聽得出它裏面的恐懼和絕望——同時他聽得出這是孟夫人的聲音。

他很快的關上了窗戶，拿着書上了床。他盡量試着不去聽孟夫人在精神病房裏的尖叫，

或者是白母狼在河邊的呼喊。他試着再看書以抵抗想睡的壓力，但是他一個字都看不進去。他恨這個使人崩潰的世界，那裏面就正有這個瞎眼女人在尖叫着；他渴望得到他以前那些夢中的那種愉悅的解脫。突然，他向那個新的眞實投降，急切的關上了電燈。

書從他的手中滑落……

他從床上那個僵硬的軀殼裏滑落出來，只是他已沒有了四肢。他長長的身子游過地毯，將扁平三角形的頭高擧到窗口。

在他的自由心智下，玻璃溶化了，鋼架溶化比較慢點，但幸好看不到銀子。他在心裏暗暗嘲笑着顧倫的機械論哲學，一面他悄悄的鑽出了窗口。他降落在草地上，捲成了強有力的環狀，然後又向着黑暗的河邊樹林游去。

白母狼輕快的跑上來，在一叢柳樹下迎住了他，她狹長的碧眼閃閃發亮。他伸出黑黑的細舌頭去吻她冰涼的嘴，他粗壯身體上的鱗甲都因這一吻而狂喜得起了微波。

「這又是因爲喝多了鷄尾酒，」他嘲弄的說，「所以使得妳對我說巫術的瞎話？」

她笑了，紅色的舌頭拖得老長。

「不要再折磨我了，」他懇求說：「妳難道不知道這已把我逼瘋了？」

她帶着嘲笑的眼睛變得正經起來，裏面充滿了同情。

「我很抱歉，威爾。」她熱呼呼的舌頭溫情的舔着他扁平的嘴。「我知道你一定是急得發狂了，第一次的覺醒通常是有煩惱和痛苦的，直到等你悟出道理以後才行。」

「讓我們離開這裏，」他催促着，他捲伏着的身體又起了一陣顫抖：「孟夫人還在她病房裏尖叫，我眞的受不了。我想離開這裏，也想丟掉這一切的不穩定，我想忘了……」

「今晚不行，」母狼打斷他的話說：「威爾，當我們能作樂的時候，我們會盡量的作樂，可是今天我們還有工作要做。我們三個最大的敵人還活着——寇山、史克禮和那個瞎寡婦。我們已經將這個寡婦送到了一個她除了尖叫其他什麽也不能做的地方。但是寇山和史克禮仍然在工作。他們正在學習使用木箱裏的那種武器。」

她的兩眼中突然亮起了仇恨的怒火。

「我們一定要在今夜制止他們——就是在今夜！」

巴威爾不甘願的搖了搖大黑頭。

「我們一定要殺他們？」他無力的抗議：「請想一想小蓓蒂和洛娜……」

「現在又想起可憐的洛娜了？」母狼惡毒的嘲弄他。她用嘴吸着他帶鱗的頸子，雖然是

半開玩笑，但還是有一股野蠻的力量。「你的這些老朋友今晚都得死，」她對他說：「為了要救『夜暗之子』。」

巴威爾不再表示反對。從生命的漫長惡夢醒來以後，他一切的價值觀念都改變了。他用尾巴捲了母狼身體兩圈，直到她喘不過氣來。

「不要擔心洛娜，」他告訴她說：「但是有一天我在床上逮到妳和狄普瑞在一起，那妳就會糟了。」

他放鬆了她，她一本正經的抖動着白毛。

「草裏的賤蛇，別要碰我。」她的聲音甜得發膩。

他又靠近她問：「那麼告訴我狄普瑞是妳什麼人。」

她從他的尾巴跳開了去。

「你想知道嗎？」她露着白森森的牙齒笑了。「那跟我來，我們今夜有件工作要做。」

巴威爾起伏的身體以驚濤駭浪之勢，跟在母狼的身邊前進。他光滑的鱗甲游在落葉上「沙、沙」作響。他保持和母狼一樣的速度，頭也昂得和她的頭一樣高。

如今這個夜的世界，對他來說又和以前大不一樣。他的嗅覺沒有變狼時那樣靈敏；他的視覺也沒有當劍虎時那麼銳利。但他卻能聽得到河水的嗚咽和老鼠在田裏走動的「沙、沙」聲。他能聽到路旁那些睡眼中的動物和人們任何輕微的聲音。在他們抵達克拉頓市區時，在他耳中響着的是一片喧嘩——汽車引擎的隆隆聲，輪胎和喇叭的尖銳聲，叱叫着的收音機，狂吠着的狗兒，以及人們所發出的低語、哭聲、吼聲，全亂成了一片。

他們在香梅街的交叉路口離開了公路，通過了基金會的空地來到大廈前面。九層樓上的燈光還亮着，寇山和史克禮正在上面準備一場和「夜暗之子」的戰爭；同時在空氣中，也瀰漫着一陣惡臭。

在他們合力之下，大門開出來一條路，他們進入到燈光輝煌的大廳，身上感到了痛楚。而且那股有毒的臭氣變得更濃起來。但巴威爾在心裏希望，這對蛇不會像對狼那麼敏感。

那兩個目光銳利的人，穿着大學汗衫顯得太老也顯得太兇了一點；他們正坐在服務臺的辦公桌上玩賭博。當這隻狼和這條蛇接近他們時，其中的一個丟掉了手中的牌，警覺的摸了摸屁股後面的槍。

「賈格，很抱歉，但我們不能不往壞處想，」他沙啞的聲音裏充滿了焦慮：「我告訴你，基金會的這項工作使得我神經受不了。看起來是不錯，廿塊鈔票一天，只要不准人進實驗

室就好了——但是我却不喜歡！」

另一個人收攏了牌。「查禮，爲什麽呢？」

「賈格，你聽！」這個大個子側起頭來：「市裏的每條狗突然之間都叫了起來，我不能不詫異這是爲了什麽。這些基金會的人在怕着些什麽——想一想事情也眞奇怪，老孟德是這樣一個死法，而季瑞斯突然又死了。寇山和史克禮的擧動就像是下一次就會輪着他們似的。他們在箱子裏到底有什麽東西，給我四千萬我也不想去看一看！」

賈格看到大廳的陰暗處，却看不見正在爬行着的狼和蛇，但他還是下意識的要拔左輪槍。

「去他媽的，查禮，你是想得太多了。像這樣特別的工作，平時你想都想不到。工作輕鬆又不犯法，一天賺他媽的廿塊，廿塊終究是廿塊！」賈格茫然的看着狼和蛇的身上：「但是我也想知道。我是不太相信什麽咒詛這類的鬼話的，不過他們是找到了某種東西。」

「我也不知道，」查禮堅持的說：「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也許你會認爲他們在發瘋，」賈格一雙賊溜溜的眼睛，在關着門的電梯和樓梯口亂轉，然後又望到九層樓上去，這條蛇聽到上面隱隱約約還在發出聲音。「也許他們是找到了點什麽，但也許他媽的他們是在沙漠裏待得太久了。也許——可是我不這麽想。」

查禮不安的眨了眨眼睛：「你怎麽想呢？」

「我想他們是找到了某些特別的東西，那值得雇特別警衞的。」賈格玩弄着手槍柄：「我眞想他們在那只寶貝箱子裏裝了些什麽，也許眞的值得到四千萬美元。」他放低了聲音：「也許值得寇先生和史克禮這麽兩件乾淨俐落的謀殺案。」

「發牌，別管箱子的事了，」查禮嘟噥着說：「基金會是個受人尊敬的機構，而且廿塊鈔票總是廿塊。我們不知道樓上在搞些什麽，但我們不是拿錢來管那些的。」

他沒看到母狼已通過了服務臺前的過道，也沒有看見黑灰條紋的大蛇跟在她後面。她在樓梯口鎖着的門前停下，而他們用自由心智在那裏開出了一條通路。賈格瞪着眼看在他們身上，就是視而不見，他不耐煩的哼着，說查禮窮緊張，洗牌也太呆板。他似乎沒有看到門上的那個缺口。

蛇跟在母狼身後爬過了黑黝黝的八層樓。在樓梯的頂端，這股霉味更濃了，還有一陣異香使人感到難過。白母狼畏縮着向後退，但這條蛇依然游了過去。巴威爾看到另一道門上，那道門也溶化成霧狀。他擺動他扁平的頭示意，要那隻全身在發抖的母狼跟着他進九層樓的

房間。

有一個房間裏設備得有長椅、水槽和做化學實驗的用品，玻璃儀器裏燃燒着試劑的火焰，但它們的氣味已被一個紙篩子上放的一些灰色粉末的味道所壓了下去。房間裏寂靜得很，只有一個水龍頭在滴着水。狼和蛇都爲這股要命的氣味逼得縮成一團。

「你看，威爾！」白母狼身子搖擺不穩的發出苦笑：「你這些親愛的老朋友正在分析那種古老的毒藥，想把我們一網打盡。」

他們進入的第二個房間是一間擺人造骷髏的陳列室，那些骷髏站在鋼架上，陰森森的向他們裂着嘴。巴威爾不安的巡視了一下。這些串連得非常精巧的骷髏裏，有現代人、現代猩猩，也有早期人類舊石器時後期和新石器時代，猿形的人類塑膠製的骨架。但還有些骷髏他却看不懂，口中露出的牙齒如此尖銳，瞪着空洞兩眼的頭骨是又長又光滑。他往後退縮了一下，某種感覺使他防衞性的跪成了一團。

「你看！」白母狼低聲說：「他們正在研究如何發現我們的踪跡，而可以對我們用這種毒藥。」

房間外面是寂靜而黑暗的，掛在牆上的彩色地圖，顯示出現代和古代的各個大陸的形態；在各冰河時期的冰河邊沿，都像劃戰區線一樣標了出來。一些上了鎖的玻璃櫃裏，貯存着孟德博士以往一直在記載的筆記本和日誌。巴威爾認得出封面上他粗大的紅色字跡。

白母狼突然嘷叫了一聲，巴威爾看到她碧綠的眼睛正盯着一付中古時期的繡像，這付繡像配得有玻璃框，而掛在窗邊辦公桌的上方，彷彿是一件特別的珍藏品。這已褪了色的繡像是一隻大灰狼拖着三根鐵鍊撲向一位獨眼的老人。

巴威爾對母狼的咆哮很不耐煩，他抬起扁平的頭來研究這付古老的繡像。他認出這隻巨狼是北歐神話中的魔鬼芬利斯。他記起孟德就曾有一次在討論中，將北歐神話中的魔鬼和希臘神話中的魔鬼作了一個比較。芬利斯是魔鬼洛基和一個巨人所生。這隻巨狼芬利斯一直在長，直到那些受驚的天神將牠用鐵鍊鎖了起來；牠掙斷了兩根鐵鍊，第三根魔法的鐵鍊一直到某個可怕的日子才會被牠掙斷，來加害天神之王奧丁，而這個獨眼老人就象徵着奧丁的樣子。白母狼掀露着牙齒往後退縮。

「爲什麽？」巴威爾小聲問：「什麽地方有危險？」

「那邊！」她低沉的咆哮着：「就在那付繡像裏面，以及它呈現出的史實——以及所有關於人類、天神和冰雪巨人之間的戰爭和婚姻，在一般人來說，大都是只當作神話聽的。不

過老孟德是知道得太多了，我們已讓他活得太久。」

她停止下來聞了聞那股要命的甜美香氣。

「我們得展開攻擊——就是現在！」她光滑的毛皮在顫抖：「要乘這幾個笨蛋還沒有發現到孟德和他妻子全部所知的事情，免得他們將這處地方又變成另一個抓我們的陷阱。」她緞子般的耳朵又豎立了起來傾聽着：「走，威爾！他們正走過大廳——這都是你的昔日好朋友！」

他們通過了黑暗的大廳，還沒有銀子阻擋他們的通路，這條蛇領先她很遠，先進入到一個已上了鎖的側面小房間。當他見到寇山和史克禮時，他警惕的豎起了黑色扁平的頭。

「爲什麼要跑這麼快？」這隻狡猾的母狼在他開始走的時候如此嘲笑他，她狹長的眼睛裏流露一種勝利的凶猛神情。「我想我們來得正是時候，」她低聲的說：「這些笨蛋一定還未找到認識夜暗之子的方法，否則他們不會不用銀箔或銀絲使我們進不來。我想你那位瞎眼黑寡婦朋友，也還未能把警告送到。我想這次是可以解決掉這兩個人類中的大怪物，現在要爲拯救夜暗之子而戰！」

但在巴威爾的眼中，在小房間的這兩個人並不像什麼大怪物。史克禮疲憊的扒在書桌前面，在寫着點什麼。他傴僂扁胸的身體似乎是生命力都已乾涸。當巴威爾偷看他的時候，他抬起了頭，緊張的移動了一下身子。他那雙藏在厚鏡片後面的眼睛下陷而充血，裏面燃燒着一股激情。他瘦瘦的臉上因爲忘了刮鬍子，顯得一片青黑，臉容蒼白，一付心事重重的樣子。巴威爾在想，要是讓史嫣媽看到他現在的這付樣子，她一定會感到心酸。

寇山躺在靠牆的一張帆布床上，很明顯是因心力交瘁而睡着了。他曬紅了的臉上，儘管是睡着了，仍然是滿臉倔强。他一隻結實的手臂，伸在毯子外面，即使已經睡着，仍然還握着箱子的一隻皮握把。

這箱子是鎖上的，巴威爾運用自由心智的力量想看看箱子裏裝的什麼，他感到鐵和木頭之間還夾着厚厚的銀質襯墊。這層阻礙擊打着他，使得他全身都感到一陣顫抖。他不舒服的盤成了一團，混混沉沉的感到從箱子裏面又滲出一陣要命的香味。白母狼在他身邊伏倒下來，顯得又難過又害怕。

「看住你的老朋友史克禮，」她細弱的喘着氣說：「他今晚是我攻擊的目標。」

史克禮警覺的看到書桌這邊，他紅得可怕的兩眼直瞪着巴威爾，可是却似乎根本未見這條蛇或者是這隻母狼。他微微的打了個寒噤，似乎是爲了天冷，他狹窄的兩肩聳了起來，於

是他又回到他的工作上去。

巴威爾又游近了一點，擧起了他扁平的黑頭從他肩後看過去。他看到史克禮顫抖着的手指，不經意在轉動一塊古怪形狀的骨頭，因爲年代久遠，那塊骨頭已變成黃色。他又見到這個心驚膽戰的人，檢起了桌上另一樣東西，這時候巴威爾感到有一陣不愉快的痲痺，傳遍了他盤着的整個身子。

這樣東西是一團白色石膏模型，看起來像是一塊圓形石頭的模型物，雕刻的邊上有部份磨平了；另外一定還有部份破裂，因爲他看到上面有點缺損的地方。它四周散發出一種香氣，就像一層妖霧；力道大到這種程度，巴威爾不得不把頭縮回去。

這隻白母狼恐懼的偷看着這塊石膏模型，在原地不斷搖搖晃晃的。

「這是那塊石頭的模型，」她沙啞的喘着氣說：「這塊石頭本身一定是在箱子裏面——這項毀滅我們的族人的秘密就是刻在那塊石頭上的，而用這股香氣來保護着那塊石頭。我們今晚是無法接近那塊石頭。」她長長的舌頭不安的舔着她的長牙：「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制止你這位學者朋友看不到上面的銘文。」

巴威爾又伸長了身子，像條黑色花柱般立在史克禮的背後。他看到史克禮在抄那塊圓形石膏上的銘文，他用一支鉛筆在黃紙上寫着。無疑問的，他現在是在試着將它繙譯出來，因爲這些古怪的文字成行成列的排在紙上，旁邊有着史克禮以一般文字所寫的註釋、猜測和繙譯結果。

「威爾，今天你很強而有力，」母狼還在喘氣：「而且我能看得出來某種史克禮死亡的或然性——這個連鎖近得你可以捕捉得住。」她紅紅的血盆大嘴邪惡的撮了起來：「殺死他！」她催逼着說：「乘這個連鎖還存在的時候！」

巴威爾猶豫不決的游向書桌邊這個傴僂的身影，但又聞到了這股要命的異香。它使得他噁心想吐，又捲成了一團。他扁平的眼睛又看到那狹窄的帆布床上去，他冷血的身體裏升起了一陣憐憫。他體會得到這兩個寂寞的人千辛萬苦要對付夜暗之子的目的，突然之間，他對洛娜和粉紅臉蛋小蓓蒂的憐憫之情，油然從心底而生。

「我不能傷害他們，」他喃喃着說：「我連碰都不要碰寇山一下。」

「這也許是個好機會，除掉擋住你接近洛娜的寇山，」這隻母狼嘲弄着他：「但他靠那只箱子太近，我無法找到今晚置他於死地的那個連鎖。史克禮却有一個，同時你必需制止住他，不讓他解出銘文中的奧秘來。」

巴威爾忍着痛苦又鑽入了那團異香的雲霧裏，他用帶着鱗甲的身子沉重的游向這個寫字的小人類。只因這個人類是夜暗之子的敵人，事情現在跟以往已大爲不同。

他可以想像得到，當史爸爸和史媽媽聽到史克禮死訊的傷痛欲絕的樣子。但這位矮胖裁縫和他那位比他更胖的妻子，再加上他們那家裁縫舖，都只是一場遙遠夢中的東西。他們不再重要，不會比老季斑恩和他那個破爛書報攤更重要些。目前眞實而重要的事，是他自己的凶猛力量和等候着「夜暗之子」的降臨，還有他對這隻碧眼母狼强烈的愛情。

史克禮緊張兮兮的在翻閱着黃紙，他不耐煩的又把它們推到一邊去。他在口袋裏摸出來一把放大鏡，仔細的看着石膏模，似乎是在找他抄寫上的錯誤。他搖了搖頭，點上一根香煙，接着又把它弄滅了，然後又警惕的看到寇山睡在的那床帆布床上。

「老天，」他自言自語的說：「今天晚上我是太心神不定了！」他將石膏模推開，又弓着背專心在他的稿件上。「假若我只要能確定這一個倒楣的字，」他咬着鉛筆，他蒼白的額頭皺了起來。「製造這些盤子的人曾經打敗過那些魔鬼，而這些發現到它們的人，又再打了一次勝仗！」他瘦削的兩肩堅決的挺立了一下。「讓我再來看一下——假若這個開頭的字眞的意思是團結……」

這就是他全部的最後的話。因爲這時巴威爾扁平的黑腦袋已伸進這張憔悴的臉和桌面之間，而他的長身子已繞了史克禮的身子三圈，然後他用力纏緊，緊握住那或然性的連鎖，這更證實了他的力大無窮。

史克禮下陷的瘦臉因恐懼而僵直；他眼鏡後面佈滿血絲的眼睛突了出來；他張開嘴巴想叫，可是巴威爾笆斗大的巨頭給予他凶猛的一擊，就使他喊不出聲了。他深陷的胸部此時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他的手奮力掙扎，人想要站起來，蛇身捲得更緊一點，他整個的胸部都凹了進去。他最後的一次拚命是摸索到了石膏圓模，無力的擊向巴威爾的肋骨。一降寒意因這種接觸震撼了巴威爾全身，他感到痲木虛軟。同時那上面的這陣可怕要命香味，更使得他變得全身無力起來。他的身子因顫抖也微微的放鬆了點。他在想，這只不過是個石膏模，而且現在已無力的掉在地板上了，假若是那個石頭本身，那又會有多大的威力！

「纏緊點！威爾，」白母狼在低聲的喊叫着：「乘你現在還能殺他的時候，趕緊將他幹掉！」

但史克禮已經是早就死了。石膏圓模掉在地上已破成碎片。巴威爾從它剛才一擊之下的震撼恢復過來一點，於是他又再用力一纏。史克禮的骨頭碎得「格、格」作響，血噴紅了書

桌上的文件。

「快點！」母狼警告說：「寇山要醒了！」

她奔向窗口，而巴威爾試着要她用自由心志溶化掉玻璃和木框，開出一道出口來。她搖了搖頭說：

「不是這樣，」她呼吸緊張的說：「我們一定得把窗框拉起來。窗戶上沒有窗架，同時我相信你那位老友史克禮，在過度疲勞時有夢遊的毛病。今晚他是非常的疲倦了，所以我發現到這股連鎖有助於你殺他。」

她抓撥着窗閂，身子因那股要命的異香而顯得搖搖欲墜。巴威爾試着要去幫助她，可是癱軟的掉了回來，跌落在那具還有體溫的破碎屍體上。這隻母狼瘋狂的用爪子用嘴撥弄着窗閂，最後窗戶拉起來了，「碰！」的響了一下。寇山似乎也聽到了這下響聲，因爲他在帆布床上沉重的翻了個身。

「克禮，」他喃喃的說：「你在搞什麼鬼？」還好他沒有起來，白母狼緊張的小聲說：

「他現在可不能醒，不然會破掉那股連鎖作用。」

清涼的新鮮空氣，從打開的窗戶灌了進來，開始驅散了那股難聞的異香。母狼呼了一口氣，抖了抖身上的皮毛，而巴威爾覺得又恢復了活力。他緩慢地游向窗口，帶動了那具血污的屍體，在地板上留下了一道血腥的痕跡。

「把他丟下去！」這隻白母狼急呼呼的說：

「乘這股連鎖還存在的時候。」

雖然史克禮的身子不重，但當你用蛇的身子包着他，而且是在你自己暈暈欲墜的情況下，想把他由窗口丟下去，這並不是件容易事。不過，現在的空氣清涼新鮮，這使得巴威爾的神力又恢復過來。他將笆斗大的頭伸出窗外，用尾巴先纏繞書桌一圈，然後再舉起那具混身破碎的屍體游向窗口。

「快點！」貝茜玲還在催促：「在寇山驚醒之前，我們一定得離開這裏——我還要寫點東西。」

她越過倒在地板上的椅子，輕盈的跳上了書桌，用她的利爪抓起了死人的鉛筆。巴威爾正想問她要寫什麼，寇山在帆布床上呻吟了一聲。他拚命用力纏緊了屍體，將它放到了窗臺上，他尾巴沾上一點血，他無力的跌落下來。白母狼一定是看到他這種情形，因爲她焦急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趕快離開，威爾，在寇山醒過來以前！」

他急促游過黑黝黝的九層，鬆掉那個曾經是史克禮的血淋淋的東西。那具屍體在他身體下面摔落下去。他又得去尋找他睡在顧倫醫院裏的那具軀殼，一方面還驚恐着寇山會醒過來。

他聽到下面史克禮的屍體，沉重的跌在基金會尖塔前面的水泥人行道上，沉重的發出一陣悶響。

他最後還有時間去看看這具屍體，它已摔得不成人形，伏臥在一灘血跡裏。他靈敏的耳朵隱隱約約的聽到查禮在大厦裏面說話：

「該死，賈格，我再告訴你一次，你不要再去胡猜瞎猜的，孟德和季瑞斯的死因，那是驗屍官的事，而且我也不想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麽東西。一晚上拿廿塊，總是廿……」

巴威爾跌落了下來……。

可是他並不是跌落在水泥人行道上的史克禮屍首旁邊，而是跌在顧倫醫院病床邊的地板上，只因爲他現在變化時的流動，已變得更輕快更少痛苦了。

他僵硬的又爬了起來。

現在他又是個尋常的兩腿動物了，而且是睡意朦朧，行動遲緩。他的頭因受了凉而感到昏沉沉的，一方面也是爲了剛才栽倒在地板上的緣故。他需要喝一杯，他的胃也在翻動。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怠倦。

他想，顧倫博士又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他，這只是因爲他躺着看書，枕頭伸得太出去了，然後引起了這場惡夢，而剛才那一跌，就解釋了這一切。

第十五章　人性的一面

所有夢中的那股殘酷的得意之情，如今都已消失殆盡，在巴威爾心上代之而起的，是一陣恐懼想吐的感覺；因爲他在朦朧有這種肯定；史克禮一定是眞的死了，而且是爛身碎骨的仰躺在基金會塔形建築的人行道上。

他站在床邊，因着一陣暈眩而站立不穩，他不停揉着兩邊的太陽穴。他在頸子上摸到一道細細的刮傷痕跡。他想起那是白母狼用她利牙所吮吸的地方。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僵硬的擺動了一下身子。但無法擺脫史克禮眞的是像夢中那樣死了的肯定想法。

他迷迷糊糊的打開了電燈，看了看手錶，時間是兩點過十五分。他想找他脫在椅子上的衣服；但一定是大夜班護士拿走了，他只找得到紅色睡袍和軟底拖鞋。他冷得發抖，却緊張得混身冷汗；他穿上了睡袍和拖鞋，按了按叫人按扭，不耐煩的跑到走廊上去等着護士來。來的是一位高頭大馬的護士，有着女摔角者的體格和一頭淺黃色頭髮。

「怎麽了，巴先生，我還認爲你已經睡着了……」

「我需要見顧博士，」他打斷她的話說：「立刻要見。」

她寬大的臉上先是一片驚詫之色，接着又化成了微笑。

「當然，巴先生。」她盡量將她男性化的聲音裝得溫柔一點：「爲什麽你不現在回床去睡，等我們……」

「小姐，」巴威爾厲聲的插口說：「現在不是說妳那一套哄瘋人技巧的時候，我也許瘋了，但也許沒有瘋，我希望我就是我。但不管瘋不瘋，現在我必需要和顧倫談談，他睡在那裏？」

這位女護士身體微傾，似乎是在角力場上面對着她的對手。

「不要不懂事，」巴威爾嚴厲的勸告她：「我猜測妳對一般精神病人有妳的一套，但我的事情却略微有點不同。」他想她是不甘願的在點頭同意，於是他又試着裝出一付不懷好意的樣子瞪着她：「我現在要是變成一隻大黑老鼠的話，我想妳一定會拔腿就跑的。」

她向後退了幾步，臉色微微變了一下。

「我只要和顧倫談五分鐘——立刻，」巴威爾告訴她說：「假若他不願意的話，他可以在我帳單上記下費用。」

「那會很貴，」這位護士說。巴威爾衝着她笑了笑，身體扒了下來四肢着地。

「但我不想制止你，」她沙啞的說：「我會帶你到他家去。」

「這才是個聰明女孩！」

他又站了起來。護士警戒着向後退，等到他走在她的前面經過大廳到了樓梯。他無法擺脫這個使他不安的念頭，這個女孩難道眞的相信他能變成一隻大老鼠？出了這幢附屬建築物的後門口，她指給他看顧倫已沒有燈光的寓所。他在想，這個女孩離開他的時候，一定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在他還未到達顧倫寓所之前，他磚屋的樓上燈光已亮了起來，他知道一定是那個護士打了電話給顧倫。這位高大英俊的精神病醫生，穿着一件相當野氣的睡袍，在巴威爾還未找到電鈴以前，就打開了大門。

顧倫看上去比平常更是一付沒睡够的樣子。

「什麽事，巴先生？」

「事情又發生了，」巴威爾簡單的說：「另一個夢——但我知道這不僅是個夢。這次我變成了一條蛇，而殺……殺的是史克禮。」他停下來喘了一口氣。「我要你打電話給警察，他們會發現到他的屍首躺在『人類研究基金會』九層大樓窗戶下面的人行道上——而我就是殺他的兇手！」

巴威爾用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焦急的看着顧倫有什麽反應。這位精神病醫生眨了眨他睫毛濃濃的睏眼，穿着豪華睡袍的兩肩不在意的聳了聳。他同情的笑笑，有着鬈髮的腦袋向後仰了仰，在這些動作中，巴威爾似乎又感到了那股親切的認同意識。

「你願不願意？」巴威爾厲聲的堅持：「你不願意打電話給警察？」

顧倫平靜的搖搖頭。「不，我們不能這麽做。」

「但史克禮已經死了！」巴威爾顫聲的說；「我的朋友……」

「巴先生，不要慌張。」顧倫懶洋洋的聳起肩膀。「假若那裏沒有屍首，我們會無謂的去麻煩警方。假若眞的有，那我們也無法解釋爲什麽我們會知道的。」他笑起來很可愛。「我是個嚴格的唯物主義者——但警方却是一些殘酷的唯物主義者。」

巴威爾牙齒打着戰的問：「你認爲我——我眞的殺了他？」

「怎麽可能？」顧倫安慰他說：「剛才那個護士還向我保證，幾分鐘以前，你還好好的睡在床上。不過我却發現到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可能，這也許可以爲你的夢作個解釋。」

「哦？」巴威爾屏住氣問：「怎麽樣的一個可能？」

顧倫好睏的眨了眨眼睛。

「你是想解決你兩位老友在眞實世界的行動上所帶的那道神秘色彩。」顧倫低沉的聲音，顯得又慢又不經意：「在顯意識上，你是未能解決這個問題，記住，但潛意識通常比我們所懷疑所想像的還要來得準確些。」

他漫不在意的又將十個長長的棕色指尖合攏在一起。

「巴先生，在潛意識中，」他嚴肅的繼續說：「你也許事先知道，在今夜史克禮會從某個窗口掉下去。假若你潛意識中的預測正好跟眞實符合，那麽警察就會在你夢到的地方找到他的屍體。」

「無聊話！」巴威爾氣得全身發硬：「只有寇山和他在一起……」

「正是！」顧倫點點頭，臉上顯示出「我早就告訴你是這樣的神情」。「你的顯意識思想中，拒絕承認寇山會是兇手的這個想法；但甚至是你這種拒絕承認，也正好强調了一個象徵，就是你在潛意識希望寇山因謀殺而被處死。」

巴威爾握緊一隻長滿毛的大拳頭。

「我不會這樣！」他梗住氣嘶啞着說：「你這樣說——這樣說太殘忍了！」他身子前傾想控制住自己的聲音。「博士，我告訴你，你這簡直說的是瘋話，寇山和洛娜都是我最好最久的朋友。」

顧倫小聲的問：「兩個都是？」

巴威爾又握起了拳頭。

「閉嘴！」他吼叫着說：「你……你不能對我說這種話！」

顧倫迅速的退到他亮着燈的門裏面。

「巴先生，這只是個假設，」他安撫的微笑，然後又點點頭說：「你這種激烈的反應在我看來，是表示這正擊中了你的痛處，好了，我們現在用不着再討論下去了。我們是否能忘掉今夜的一切問題，而大家都回床睡覺去？」

巴威爾不甘願的吸了一口氣，將兩手插入紅色睡袍的口袋裏去。

「好吧，醫生，」他無精打彩的同意說：「很抱歉，打擾了你。」他剛轉身要走，突然又回過頭來，他急切的小聲說：「顧博士，你完全錯了，我所愛的女人是貝茜玲。」

顧倫帶着嘲弄的微微笑了笑，他關上了門。

巴威爾在寒冷的星夜中緩慢的走着，走回到那一排巨大的建築物，現在那裏只有兩三個窗戶，照射出蒼芒的燈光。用兩隻腿走路，現在他有着一種笨拙古怪的感覺，以他人類的肉眼來看，整個的夜色都只是一片模糊，而且也聞不到他在夢中所聞到的那一切的氣味，聽不到那時所聽到的許多聲音。

他注意到，所有附近的狗都已停止狂吠。他停下來想聽聽孟夫人的尖叫聲，同時他不安的看到受驚病房那頭去。他又看到一些窗戶亮起了燈光，他在懷疑，是否又有新的緊急事情使得這幢病房騷擾起來。不過，這陣絕望驚懼的尖叫聲，如今是完全停止了。

他滿懷不愉的向着自己的病房走回去。顧倫是個笨蛋，或者是比笨蛋更糟的東西。

巴威爾認爲，沒有任何好的精神病醫生會如此口沒遮攔。不錯，他必須承認，在她嫁給寇山以前，有段時間他是愛過洛娜。也許在寇山不在家的這些日子裏，他和洛娜見面的次數太多，超過了聰明人所應該做的，但顧倫這種違反常理的結論，的確是太過荒唐。他們之間沒有什麽不可讓寇山知道的事，他也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會要想寇山受到傷害。

不過就打電話給警察的這種事，他承認顧倫是對的。打了這通電話，那他怎樣也洗不脫兇手或瘋子這個罪名。不過，他仍然是擺脫不掉史克禮陳屍在基金會窗子下面的這股念頭。

他緊握着拳頭，長長的吸了一口晚間清涼的空氣。一想到顧倫殘酷的假設，他禁不住又打了個寒噤；寇山可能被控爲兇手，他對這事一定要採取點行動。

他匆忙的趕回了附屬建築的三層樓。那位護士帶點恐懼的讓他用了辦公室的電話。他撥通了洛娜的電話。鈴一響洛娜就接了電話，似乎是她一直就守在電話機旁邊等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尖，裏面帶着恐懼。

「威爾，現在又發生了什麽事？」

「寇山在基金會有電話是吧？」他連珠砲一樣的說了出來：「請馬上打個電話給他。把他給弄醒，要他——要他找找史克禮。」

「威爾，爲什麽？」她緊張的在呼吸。

「我相信克禮發生事情了，」他說：「我相信爲了這，寇山有着很大的危險。」

她很大一會沒有作聲，他聽得見電話裏她緊張的呼吸和書桌上鐘的「的答」聲，聽起來緩慢而平靜得出奇。

最後她以一種緊張猶豫的聲音問：

「威爾，你怎麽知道的？」

「和往常一樣，洛娜，」他不安的含糊其詞：「秘密消息人士——那是我的工作，妳明白的。」她吞了一口口水。「這樣說妳是早就知道了？」

「寇山剛剛打電話給我，」她小聲的說：「聽上去他似乎要瘋了，威爾——差不多快急瘋了。」

「什麽——」洛娜的聲音斷了，他又再問了一句：「克禮怎麽啦？」

「他掉在窗戶外面去了。」洛娜的聲音因恐懼而變得呆板：「基金會頂樓他們一間特別實驗室的窗子。寇山說他摔死了。」

「我的消息人士也是這樣說的，」巴威爾囁嚅着說：「我要妳向寇山提出警告，洛娜，我認爲他自己也有危險。」

「他怎會有危險呢？」她盡量控制着說話語氣，但還是透露出歇斯的里的顫抖。「寇山認爲克禮是在睡着了以後走出去的，你知道他一直有夢遊的習慣。但這怎麽會發生在克禮身上呢？」

悲傷使得他說不出話。

「威爾，你在想什麽？寇山會發生什麽事呢？」

鐘的「的答」聲仍然在響着，而巴威爾盡量想吞下梗在他喉嚨的那股乾澀。

「寇山和克禮單獨在那間小房間裏，」他嘶啞的低聲說：「他們在保護那口從戈壁沙漠帶回來的箱子，而箱子裏似乎裝的是非常珍貴的東西。知道這項內容的四個人中，已經有兩個人死掉了；孟德和季瑞斯的死正在引人起疑，現在又加上了克禮。」

「不！」洛娜低聲疾呼：「不！威爾！不！」

「事情看來就是如此的，」巴威爾對她說：「我明瞭這些警察。他們會認爲是寇山爲了自己對那口箱子的利益而殺害克禮的。他們在未看到箱子的內容以前，他們始終是會這樣想法——但我不認爲寇山會願意告訴他們。」

「但不是他殺的！」洛娜瘋狂的低聲喊：「寇山沒有……」

她低聲的呼喊消失了。只賸下鐘的「滴答」聲在沉寂中廻盪着。最後他又聽到洛娜的呼吸聲了，這陣呼吸聲又長又刺耳。

「多謝你，威爾。」她的語氣遲鈍，充滿了恐懼。一陣憐憫從巴威爾心上升起，他的喉嚨哽塞住了。「我立刻打電話給寇山，」她說：「我會要他注意。」突然她又帶着抗議的顫抖聲音說：「但他沒有作這件事！」

她掛上了電話，巴威爾心情沉重的回到自己的房間。他恨恨的在想，一晚上出這麽多的事，眞是教人受不了。現在那隻白母狼總該讓他安靜的渡過今夜了吧！這隻母狼到底是什麽呢？她是否象徵着他潛意識中的恐怖？

他脫掉了紅色睡袍和拖鞋，疲憊的倒在床上。他試着想睡，可是心裏總隱隱約約有種不安。他無法不看到玻璃窗那些鐵框上去；在他夢中變蛇的時候，他會把它們溶化掉而開出一條通道來。他也無法忘掉在他變蛇時，纏得克禮全身骨頭都鬆散的那付慘狀。他按鈴叫來了護士，要她拿了一顆安眠藥來。但就在他還未睡着的時候，他又聽到白母狼的低語。

「巴威爾！」她輕微的聲音中似乎帶着驚恐：「巴威爾，你聽到我的呼喊沒有？」

「貝茜玲，我聽到了，」他睡意朦朧的喃喃着；「親愛的，晚安。」

「不，威爾，」他彷彿聽到她在尖聲的抗議。「你一定得再變，今夜我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

「今夜不行！」氣憤使得他清醒起來：「今晚我們已經殺害了克禮，而使得寇山要背上殺人罪名。今晚我們作惡還作得不够嗎？」

她遙遠的低語似乎變得輕微了一點，彷彿是他的驚醒切斷了他們之間的聯繫。

「幹得很乾淨俐落。」她嬌聲的說：「但還是不够……」

「我已經幹够了，」他對她說：「我不想再做那些噩夢了，而且說眞的，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明白的，」她仍然堅持的低語着：「你沒法欺騙你自己，威爾——這些都不是夢。我知道你在睡着的時候比較容易變化，這是因爲在清醒時，你人性的部份仍然控制住你。現在放輕鬆點聽我說。」

他在床上不停的輾轉，一面睡意惺忪的咕噥：「我聽不到妳說什麽，我不做夢……」

「這不是夢，」她低語着：「公爵大學的超心理學專家們，已提出足够的證據來證明這類的超感覺。假若他們知道選擇帶有我們血統的人作硏究對象，那我們的成果會更好。我知道你聽得見——別要和我開玩笑！」

「但是我不願意聽……」

「威爾！」她聲音變成淒厲的懇求。「你必須得聽——而且是趕快變了到我這裏來——因爲我們要和一個比史克禮更厲害的敵人作戰。」

「啊？」他眼皮沉重的喃喃問：「什麽敵人？」

「你那位瞎眼的老朋友！」母狼深深吸了一口氣：「那個姓孟的女人。我們都認爲把她關在顧倫醫院裏很安全。不會有人聽她胡說八道。但是她現在跑出來了，她試着要去警告寇山！」

巴威爾感到背脊骨上有陣寒意，似乎感覺到變狼時那股狼毛倒豎的味道。但他現在是人，他不斷的這樣安慰自己。他如今能以人的感覺，感覺出蓋在身上的被單的那種柔柔的冰涼，同時也聽得見醫院裏各種的聲音，全是按照人類的聽覺所聽到的；別個病房病人的打鼾聲，護士在遠處急促的脚步聲，還有某個地方電話煩人的鈴聲。他完完全全是個人，而且是整個人都清醒着的。

「警告寇山？」他低沉的覆誦着她的話。「她知道些什麼？」

這陣幽靈似的低語中充滿了恐懼。

「她知道了『夜暗之子』的名字！」

這種震撼又使得巴威爾再度清醒。他打着冷戰的抬起頭來，搜視着整個黑暗的房間。他看到四方形成灰白色的窗戶，再看到他門上的那麼微弱亮光的黃燈。他告訴自己，他還是個人，而且是完全清醒的。不過他帶着緊張的聲音，却顯得如此之乾澀。

「他們所怕的那個人？」他說：「那個陰謀者——兇手——秘密人員——還有老孟德在臨死之前還叫他什麼來着？」

「他就是我們等待的彌賽亞，我們的救世主！」這個低語者在低語着。

巴威爾全身僵硬而戰抖着。

「他是誰？」他厲聲的問：「他叫什麼名字？」

「威爾，你眞的不知道？」他似乎聽到貝茜玲在嘲笑的說：「你眞的不知道？」

他不耐煩的强屛住呼吸。

「我想我能够猜得出來，」他突然低聲咕噥起來：「我想那一定是妳的好朋友狄普瑞先生！」

他等候着她的答覆，但她沒有作聲。他聽得見他手錶走動的聲音。他一個人待在這黑暗的房間裏，他依然醒着沒有變。他看了看手錶，時間是四點四十分。還有兩個小時才是黎明，但他不敢睡着，在未見到陽光之前，他都不敢……

「不是，威爾，」這聲低語嚇得他快暈倒了。「『夜暗之子』不是狄普瑞先生，但是你得證明出你配知道他的名字。你今晚就可以證明——殺掉孟夫人！」

他在床上爬起來，氣得把毯子都掀掉了。

「妳不能要我傷害她，」他氣憤的堅持：「不管我做夢或醒着，我都不會聽妳的！同時我也不相信她跑掉了，因爲早先我還聽到她的尖叫，而且她是受驚，病房門上了鎖，還有值班護士看着，她跑不掉的。」

「但她就是跑掉了，」這陣低語已微弱得要憑想像才能聽得到。「她正在去警告寇山的路上。」

「她永遠找不到他的，」他輕蔑的說：「一個瞎了眼的老婦人，而且是神智不清……」

「但她沒有神智不清，」這陣遙遠的低語又傳到他耳中來：「並沒有比其他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更神智不清。巴威爾，精神病院本來是關這類敵人最方便的監獄。但是你這位黑寡婦却比我想像中的要堅強。只因爲她有我們的血統，所以她有比一般人類更大的力量。」

「她老了！」他喘着氣說：「她又是個瞎子。」

「我知道她眼睛瞎了，」這隻白母狼嬌聲嬌氣的說：「因爲是我們給挖出來的！但是她却另外發展出一種不同的視覺，銳利得足以能辨識得出『夜暗之子』。她曾和老孟德在一起工作，她知道太多。」

「不——」巴威爾嘶啞的說：「我不要……」

他坐到床邊上，混身顫抖，却因流汗而感到黏黏的，他猛烈的搖着頭。

「來吧，巴威爾！」他仍然未能切斷這絲輕呼——但這是否只是他的神智不清？「變成你能變的最凶猛的形狀，」這隻母狼在催逼着：「用爪子把她撲倒，用利牙咬破她的喉嚨，因爲我們必須殺死她，……」

「我不要！」他嘶聲大叫，但爲了怕護士聽見，他又放低了聲音：「我已經完了，貝茜玲小姐，我不再作你們邪惡計劃的工具，我不再謀殺我的朋友，我和妳也完了！」

「眞的嗎？巴……」

他顫抖的站了起來，這陣輕微的低語跟着消失了。他的憤怒和警惕切斷了這絲幻覺。同時他的確不想殺害孟夫人，不管他是在夢中或是醒着的時候。他不安的在室內轉動，一直還是虛弱的喘着氣，全身因痛苦而流着冷汗。

那陣可怕的低語眞的是停止了；他站在房間中央，又再仔細的聽了聽，的確是沒有了。他聽到附近有着一陣咳嗽聲接着是呻吟聲，然後又是嘆氣聲；接着又是一陣咳嗽接着是呻吟，然後又是嘆氣，這三種聲音週而復始的在響——這是曾和他下過棋的白鬍子老頭，他正住

在走廊那頭。這是他聽到的唯一的聲音，直到又有人在樓下高聲喊着點什麼。

他打開房門傾聽着，另外有些人在某處地方大聲叫喊着。女人們響起一片激動的嘈雜聲；大廳脚步聲亂成一片。有部車子重重的關上了車門，在開始發動引擎，突然間引擎怒吼起來，由於車子起步得太快轉彎太急，輪胎磨擦在地面上發出「吱——吱」的響聲。

孟夫人是眞的跑掉了，這件事實的證實使得他心底發凉，爲了什麼，他不知道。也許正如顧倫所解釋的，他自己不安的潛意識，將這些騷動轉變成那隻白母狼的低語。

他靜靜的穿上紅睡袍和拖鞋，停下來把皮夾和鑰匙塞進皺皺的口袋裏去。他已弄不清那是眞實那是幻覺了。他還不能明白孟夫人的危險會到什麼程度，因爲他不敢相信那陣耳語。但這次他是下定了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他都會助孟夫人一臂之力，而不再替『夜暗之子』爲虎作倀。

到了門口，他想起了點什麼而停了下來。心裏有種模糊的不安，使得他想回到那張高床上面，謝天謝地，那上面是空着的。他一面爲沒有留下空軀殼而感到安慰，一面他偷偷的走出到走廊上。這裏是空無一人。他放輕脚步奔向後梯口。他聽到了班醫生響亮的聲音在怒吼着罵人。

「護士，怎麼囘事？」

「是的，醫生，」一個嚇壞了的女孩在小聲囘答。

「你有什麼理由？」

「先生，我沒有。」

「這個病人怎麼跑掉的？」

「我不知道，先生。」

「最好是找出原因來，」值班醫生吼着說：「妳看住她，病房又上了鎖的，而且妳知道她曾試圖逃走過。」他的聲音因嘲諷而變得溫和一點：「她是否從牆裏消失了？」

「我想是這樣的，先生。」

班醫生大聲咆哮起來。

「先生，我的意思是……」這個女孩囁嚅着說：「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出去的。」

「妳知道她的那些情形？」

「可憐的孟夫人——」女孩有點忍不住想哭的樣子：「你知道的，自從昨天早晨散步以後，她就發作得很厲害。她整夜都沒睡，一直求着我們讓她去見寇山先生。」

「然後呢？」

「那些狗開始嗥叫——那大概是在半夜的時候——然後孟夫人也開始尖叫。顧博士交待過，必要時可以給她皮下注射，我準備好拿來時，前後不到一分鐘她就不見了。」

「爲什麽妳不早點報告？」

「先生，我在搜查病房，但她都不在。」

「再找找看，」班博士厲聲說。「我要去組織一個有系統的搜索。她眞的是發作了——我怕她會惹點什麽事出來。」

「先生，我明白，」這女孩啜泣起來：「她眞的是心理失常。」

「告訴每個人不要驚動病人。」班醫生又補充了一句：「也不要讓這個消息傳出去。這類的事會造成不良的輿論後果。我會派杜醫生去和警方連絡，一定得找到這個女人。」

他們的聲音消失在大厦前面，巴威爾沒聽到這女孩的回答，他悄悄的溜下了後梯，偷偷看了下燈光輝煌的走廊，只見班醫生領導那個嚇壞了的護士走進一間辦公室。他等到他們走出視線時，悄悄的溜出了後門。

他得意洋洋的向着他的目標迅速邁進。孟夫人是眞的跑掉了，正如那隻白母狼在他耳邊

所說的。但這次他不是做她邪惡的幫兇去打擊那女人。而是他勝利的未聽從她罪惡的呼喊——但這是否完全出自於他有病的潛意識呢？

無論如何，他現在是完全清醒的，而且是在他眞正的人的形態。他明白孟夫人的危險處境——她的危險是來自用貓毛殺她丈夫；在沙底山殺季瑞斯；將史克禮從基金會頂樓推下來的那一個狡猾的敵人。但這一次他不會身不由己的去做貝茜玲的幫兇，不再做她玩巫術的伙伴。但這是否只是一種普通的罪行呢？

他到如今還不知道這場古怪棋局的規則，也弄不懂它的賭注和下棋的雙方是那些人，但他是一個叛卒，他現在決定玩到終局，不只是爲了他自己，他要站在人類這一邊。

第十六章　最恐怖的方式

巴威爾在冰凍的黑夜裏走得上氣不接下氣，只穿着件紅色睡袍，也禁不住有點冷得發抖。他立在建築物後面的碎石停車場上，找到自己停在那裏的老爺車。他在口袋裏摸出車鑰匙，盡可能小聲的在發動車子的冷引擎。突然間他背後亮起了一道水銀燈光，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大個子從大廈裏面衝出來，對着他大聲吼叫。

他沒有停車。他將車子放到最高速，在那個揮舞着手的工友脚邊擦了過去，接着猛衝着進入黑暗的公路上。他緊張的看了看後視鏡，好在沒有人追上來，於是他又稍微放慢了速度，沿着新河邊路，轉向克拉頓走，一面他在屏着呼吸找那位瞎眼女逃脫者。

他又不敢開得太慢，因爲他必須比任何人都要先找到她。他必須在那些工友拖她回到顧倫醫院以前找到她，否則她只有在那處病房裏終生哭叫；他也必須在她死以前找到她，防止她像她丈夫一樣，被一隻鬼魂似的手所殺。

他將車速保持在四十英里，一面拚命的在路兩邊搜視。他看得到遠處的車燈沿着公路向西，却沒碰到過對面開來的車子。一度他曾看到一些野獸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着黃光，但牠們回頭又消失在黑暗裏。除此以外，他就沒看到什麽活動的東西。等到他看到鋼架混凝土的鹿河橋時，他越來越感到沒希望了。

這條橋距離顧倫醫院足足已有兩英里，在第一次他見不到孟夫人而白跑一趟時，他在橋上就差點給一部大卡車壓死。的確，她瞎着眼睛，又沒有人帶路，絕對跑不到這麽遠。也許她並不像白母狼在耳語中對他所說的那樣，她發展了另一付視覺……。

然後，他在離橋不遠處見到了她。她這個高大瘦削的身影，在黑夜中顯得憔悴而孤單，可是她是以瘋狂的速度在奔跑着。尤其她穿的是黑衣服，所以特別的難以辨識出來。他踩了緊急剎車，在那一刹那間，他還深怕已把她壓在車子底下了。還好他並沒有撞到她。

她沒事；他輕鬆的嘆了口氣，他慢慢開着車跟在她後面。要加害她的危險，到現在還沒有對她下手。他正好趕上時間來幫助她，他要擊敗這「夜暗之子」的陰謀。當他在後視鏡中看到兩道車燈光時，他在她身後十多碼的地方停下了車。

那兩道車燈已從顧倫醫院轉入了公路上，但他認爲時間還來得及。他決定要叫孟夫人上車，而把她直接送到基金會寇山那裏去。有了這個冷靜的抉擇，他流着冷汗的開車的手也變

得堅定起來；他又重燃起希望，要和他自己內心中那股恐懼戰鬥。

他感覺到，這樣坦率的一種表示，的確可以消除孟夫人對他的不信任，也可以去掉寇山對他那種沒有理由的懷疑。除此以外，孟夫人曾參加過孟博士的研究，也許她眞的有點什麽事要告訴寇山。也許她還可以爲他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帶來一點新的希望——甚至她眞的可以把「夜暗之子」辨認出來。

這位瘦女人一定是聽到了他刹車的聲音，因爲她瘋狂的逃出了他車頭燈光的照射範圍，而跑到在混凝土的橋礅上，她用手和膝蓋又掙扎着爬起來。這時候他已開了車門，伸出頭來喊着說：

「孟夫人，等一等！我要來幫助你。」她似乎是嚇得又蹲了下去，接着轉頭回來傾聽着：「現在讓我扶你上車，」他喊着說：「我要送妳去見寇山。」

她回頭走向他來，但依然帶着緊張和懷疑。

「謝謝你，先生，」她的聲音嘶啞，呼吸急促：「但是，你是誰？」

「孟夫人，我願意盡一切力量幫助妳，」他輕柔的對她說：「我是巴……」

她一定是辨認出了他的聲音，因爲在他還沒把名字說出來以前，她就尖聲大叫起來。她裂開的嘴，就和她沒有眼珠的眼眶一樣，黑森森的好嚇人；而她的叫喊是瘋狂的恐懼中帶着哭聲。她跌跌撞撞的向後退，摸索到橋的欄干，她就以這欄干來維持她的方向，而向着橋的那頭狂奔。

巴威爾驚呆了一大會，但後視鏡中的那兩道車燈光是越來越近。他要在這些車子追上他以前把事情辦好，他能用的時間已不太多了，而且他明白，沒有他的協助，這位瞎眼婦人永遠也到達不了寇山那裏。他換上了慢速檔，踩上了油門——突然他爲一陣驚愕所抓住。

他看到了那隻白母狼。

他明白她不應該在這裏出現的，因爲這明明不是夢，他完全清醒着；而且他扶在駕駛盤上發抖的那雙毛手，也明明是人類的手。但是這隻白母狼却和剛才逃掉的那個穿黑衣服的女人是同樣的眞實，而且是更容易辨認得多。

她跳出了橋礅的陰影處，蹲坐在橋面的中央。她雪白的毛皮在車燈光中閃亮；碧綠的眼睛像兩盆綠森森的火光。燈光一定會使她感到痛，可是她却在對着他微笑，長長舌頭伸了出來。

他連忙踩住了刹車，可是一時刹不住車。他已經沒有時間來考慮她是幻是眞，她離車子

太近，他眞實的轉彎想避過她。

車子左邊的擋泥板撞上了橋欄干，他的胸部也撞上了駕駛盤，而他的頭一定也是前衝撞到了擋風玻璃，輪胎的尖叫，金屬品摩擦以及玻璃的「叮噹」聲，在寂靜的夜暗裏迴盪。

他頭上的這一撞，使得他暈了片刻，接着他背向後靠，長長的呼吸，感到胸口隱隱作痛，他又摸了摸他發暈的頭，還好沒有摸到血。

他感到一切都完了。他呆坐在夜暗的寒冷裏，只有將薄薄的睡袍裹得更緊一點。車子橫在橋面上停住，引擎已熄了火，但頭燈依舊亮着，他隱隱約約的能聞到汽油的臭味和輪胎橡皮摩擦生熱後的那股味道。的確他現在是清醒得很，不應該再看到剛才那個幻影了，但他忍不住還是往橋上偷偷的看了一眼。

「幹得好！威爾，」這隻白母狼溫柔的嬌笑着說：「雖然我不希望這是你用的最恐怖的方式！」

接着他看到她斜着眼睛看他，而在她前面的車燈光道外有一個黑影伏着。他辨認不出那團東西是什麼，但在它後面就看不到有什麼東西在橋上活動了。他緊張的傾聽着，但再也聽不到孟夫人瘋狂的脚步聲。一陣恐怖襲上心頭，他感到呼吸都困難了。

「這是什麼……？」他驚恐得說不出話來。「那是誰？」

這隻狡猾的母狼輕盈的跳過這團東西，輕快的跑到車子的旁邊來。她狹長的眼睛裏，閃耀着一種勝利的光輝。她對着他微笑，一面用舌頭舔着她嘴邊和牙齒上的新血跡。

「幹得漂亮，威爾！」她高興的喃喃着。「剛才我叫你的時候，我就感到那股或然性的連鎖力量，一個瞎眼女人在公路上跑，而且是穿着黑衣服，又害怕聽到車子的聲音，這種或然性是强得足够帶她進入死亡。我們很巧妙的抓住了這股力量。我認爲你殺她的方式和任何方式一樣的恐怖。當你撞倒她時，她頭上的項鍊斷了，銀珠也散失——我不認爲她現在還能告訴寇山『夜暗之子』是什麼名字！」

白母狼轉過頭，光滑漂亮的兩耳又豎立了起來傾聽着。

「威爾，他們來了——那些從顧倫醫院來的愚蠢人類。」

還有點距離的車燈光擊中了她，她畏縮的跳到陰暗的路旁。「我們最好走掉，」她催逼着：「開車走，讓這個死黑寡婦躺在這裏！」

「死了？」巴威爾嘶啞的覆誦她的話：「妳……妳使得我做了些什麼？」

「這只是你應負的責任，」她輕笑着說：「在我們對付人類這場戰爭中應負的責任——

而這個雜種叛徒，却想利用我們的血統來對付我們！你已經證實了你自己，威爾，現在我知道你完全是屬於我們這一邊的。」「開車！」她厲聲的叫着：「別讓他們看到你在這裏！」

她靜靜的跳離橋面，進入到黑暗中去。

巴威爾呆呆的坐在那裏，直到後面來的車燈光又反照在後視鏡上。最後一陣激烈的驚恐，將他從這種痲木中刺激醒過來。他鑽出了車子，昏沉沉的伏到這樣東西的上面察看，剛才那隻母狼丟下它時，一面還在大笑。

他把這團軟綿綿的東西扶坐起來，他感覺不出脈搏，也摸不到它的鼻息。溫溫的鮮血打濕了他的手，而那些黑色衣服的碎片，足以說明這隻母狼的利牙做了些什麼。震驚和憐憫使得他有陣說不出的難過，突然他感到他顫抖的雙手再也抱不動這具屍體了。他盡量輕柔的將屍首又放回到橋面去，除此以外，他也沒有別的可做了。他長長的影子，投在她的屍體上，也隨着他自己的身子在轉動。他漠然的轉過身來，看到那車燈已爬下最後一條長斜坡，正在向橋這面接近。夜風吹在他手上，他感到手上沾着的血變得又冷又硬起來。他站立在屍首旁邊，什麽都懶得去想。

「開車走，巴威爾！」一陣尖銳的警告從黑暗中發出來，把他嚇了一大跳。「那些顧倫醫院的笨蛋不懂得什麽叫或然性的心智行動，別讓他們看到你站在這個寡婦的屍首旁邊。」這隻白母狼的低語，又變得溫柔低沉而緊張：「到我的公寓裏去——我們要爲『夜暗之子』乾一杯！」

也許這只是他的恐懼在低語，也許這只是他潛意識中的願望，以這種僞裝的姿態在出現。也許這是比這些更可怕的某種情形。但他現在沒有時間來思索這心智之謎，因爲一部慢了下來的車燈已使他明白了自己可怕的未來。

在一道窄橋上，孟夫人的屍首就倒在他撞得亂七八糟的車子前面。她身上的血就在他的兩手上，而顧倫醫院的那個女護士，她一定會在法庭上宣誓，說是她怕他怕得要命。他無法告訴陪審團，是那隻白母狼殺死她的。

他全身都感到一陣恐懼，快接近到面前的車燈照花了他的眼睛，他半盲目的鑽進了車子，發動了馬達。引擎吼叫起來，他試着倒車脫離橋欄干。但方向盤就是轉不動。他又鑽出車來，藉着逐漸靠近的强烈車燈光，看清楚了是左邊的擋泥板已撞癟到前輪下面。

他又緊張又害怕，但此時只得用雙手去扳正它。他濕濕的手指太滑，用不上力。他將手指在冷冷的車漆上擦了擦，又在用力的扳，好了，聽到了響聲，總算把它扳正了。

另一部車此時緊靠在他車後停了下來，壓得碎石蹦了起來。

「好了，巴先生！」眩目的車燈光後有人說話，聽起來像是班醫生的聲音。「我看你是出了點小意外吧。」

他摸索這彎曲的擋泥板，看樣子是高得不會妨碍輪胎了。他把眼睛遮住不要讓那强烈的車子照上，一面悲傷恐懼的戰抖着繞到車燈的另一邊。

「巴先生，等一等！」巴威爾聽到橋面上急促的脚步聲。「你是顧倫醫生的貴客，你值得受到我們的尊敬，但你應該知道，你不能沒得顧博士的許可，在半夜裏隨意外出。我怕我們得……」

他不能再聽他說下去，一陣無聲的恐懼已使得他趕緊爬進車裏去。他打到倒檔，猛踩油門，抱緊了方向盤作撞車準備。保險槓相撞，發出玻璃的破碎聲。後面那部車子的燈光不亮了。走在地上的那個人，此時他的甜言蜜語已變成了一陣怒吼。

「巴威爾，停下來！」

但巴威爾沒有停下來。他又變成了低速檔，他繞過了孟夫人的屍體向前開。輪胎壓過了某些滑滑的東西，歪曲的檔泥板刮着點某種障碍，好在沒有掛住。他恢復了車的控制，風掣電閃的向橋那邊疾駛而去。

他後面那部撞壞了車燈的車，燈光還是黑黑的。這也許要花班醫生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得走回顧倫醫院去打電話。他知道，等天一亮，警方就會搜捕一名穿着紅色睡袍的兇手，他駕着一部血跡斑斑的雙座跑車，是個壓死了人而脫逃的瘋子。

他不安的看到他單車燈光兩旁的陰影裏，可是就看不到白母狼的身影。在他爬坡的時候，這部老爺車瘋狂的向左邊扯。他猜測是在剛才撞車的時候，碰彎了某樣零件。他緊握住方向盤來對抗這件搗鬼的事。他將車速減到四十英里，昏昏沉沉的想把剛才的事再想一下。

他感到一陣可怕的寂寞襲擊在心頭。孟夫人被撞死的屍體，就躺在他身後的橋面上，但他無法不回憶到在大學的那些日子。他和寇山都住在她家裏，她常常在鋼琴上爲他們彈出他們所喜歡的曲子。她要烏小姐拿糕餅和牛奶給他們吃，隨便他們有什麼瑣碎的小煩惱，她總是那麼不厭其煩的聽他們傾訴。在現在他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可說是他生命中最愉快光明的時間。她曾經是他一位眞實而慈祥的朋友，但現在她再也不能幫助他了。

貝茜玲的笑容，如今又出現在他的腦海裏，她那充滿誘惑的碧眼，又縈繞在他眼前揮之不去，他不安的又回想到，這隻白母狼要他到她公寓裏去，爲了「夜暗之子」乾上一杯。這

股恐懼的衝動驅使着他走向貝茜玲。她一度曾要爲他煮咖啡，也許這次她還會幫他的忙。他將車速減慢，在找着她住的那條街，可是他腦海中的那個微笑着的高挑漂亮紅髮女郎，突然變成一隻張牙舞爪的白母狼，他心頭起了一陣寒意，他將車子照直開了過去。

他現在已無處可去了，而他的腦子昏昏沉沉的，似乎什麽也無法去想。他將車向左轉，脫離了河邊道路，開到一條僻街的盡頭，將車停在雜草叢生的空地上，直到凛冽的晨風灌進了他單薄的睡袍，而東方已經現出了晨曦的時候。

白晝使得他從黑夜的那種瘋狂的恐懼中驚醒過來。他想起了母狼的怕光，以及他在夢中變灰狼時所有的疼痛，他不禁還是對青白色的晨曦感到畏縮。現在它是傷害不到他了，但却顯示出他車子彎曲的左擋泥板——警察正好在找這樣東西。

他又發動了車子，身子因冷而縮成了一團。他將車子開回河邊道路，經過了一些空寂無人的街道，這次他是開往大學校園而去。一度他曾看到有些車燈跟在他後面，車燈光在晨曦已經變爲黃色。他只得照直開，不敢加速也不敢轉彎，直到這些車子停了下來燈光熄滅，他才放鬆的嘆了口長氣。

他在一處堆木場後面的小巷裏停車，這裏離大學校園約有半英里。他在黯淡的晨曦中，摸索着座位下面的工具箱，找到一些解凍劑粉和着水箱裏的水，開始洗擦起手上已結凍的黑色血跡。他把車子留在那裏，匆匆的經過已逐漸蘇醒的街道，走向寇山家的小平房。

當他看到一個報僮騎着脚踏車迎面而來時，差點就要躲進旁邊的一條巷子裏去。這個報僮挨家挨戶的在丟着報紙。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强迫要自己在街沿上沉着的等他來。他盡量裝出一付睡眼惺忪的樣子，好使報僮認爲他就是附近住家的，他在口袋裏摸索着，在衆多硬幣裏找出一個一毛的硬幣。

「先生，要買『明星報』嗎？」

巴威爾隨便點了點頭。「不要找了。」

這個男孩遞給他一份報紙，又丟了一份摺好了的報紙在他身後的房子裏，接着他又騎着車子走了。但巴威爾注意到他回頭狠狠的看了他一眼；待會他聽到找人的時候，他一定會記得他的紅色醫院睡袍和絨質拖鞋。

不過他總算事先有所警覺，所以他站的角度，正好要這個報僮在回頭看他時，看不到他睡袍上繡的顧倫醫院的標誌。巴威爾將報紙打開，盡可能裝出一付沉着的樣子。他看到頭條標題的大鉛字時，他緊張得呼吸都停止了，似乎頭上挨了一棍子。

「歷史的『咒詛』——人類的殺星——又抓走了第三名受害者。

「屬於『人類研究基金會』的人類學家，卅一歲的史克禮今晨被發現死在基金會九樓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屍體是由基金會所雇的特別警衞所發現。在他以前，這個星期已有兩名基金會的科學家突發意外死亡。

「這是否他們在亞洲挖掘了史前古墓，因此而遭到了咒詛？這個私人研究組織的倖存者，拒絕承認在荒僻的阿拉山沙漠中挖出了任何值得驚奇的東西；該處一般認爲是人類的發源地。但史克禮的死，已使得這項意外數字達到三人。

「基金會創始人孟德博士，同時也是這次探險隊的領隊，他在星期一晚間，在特洛堅機場下專機時死亡。探險隊另一位年輕成員季瑞斯，在星期四清晨死亡；當時他的車在克拉頓西方四十英里處的沙底山翻離了道路。

「根據警方說，基金會另一位成員寇山已爲史克禮的死受到詢問。警方暗示，預期這次詢問可使得這幾件離奇死亡有新的發展。

「警方對所謂咒詛的說法，斥爲無稽之談，並且暗示這個探險隊所帶回來的草綠色箱子，對這幾個人的死可以有關鍵性的說明。

「寇山被認爲是單獨和史克禮住在頂樓，警方認爲史克禮是失足跌落，或者是被推墜樓而死……」

報紙從巴威爾冷得發僵的手中滑落；他又回想起顧倫博士殘酷的推論，也許這些都是謀殺，但要說寇山是兇手，這簡直不可思議，他不禁全身顫抖，猛然的搖着頭。

但這裏一定有兇手，連孟夫人算上，如今已死了四個，要說是巧合，這死亡的數目不是太多了一點麽？在有些矛盾而神秘的怪誕事件後，他認爲一定有個精明的頭腦在操縱，而把這些死亡安排得像意外事件。「夜暗之子」是不是和這有關呢？

但誰是「夜暗之子」？他不敢再深究這個問題，他在初露的朝陽光下打起冷戰來。他沿着靜靜的街道，又開始往寇山家走，盡量把態度放得自然些。

秋天寒冷的空氣，令他身心精神一爽。在他目前的感覺，整個世界依然如此眞實和美好。在他的前面，一部滿載牛奶的卡車，「叮噹，叮噹」的正在越過街道。一位穿着鵝黃睡袍的女人，驚鴻一瞥的出現在石階前，檢起了門口的報紙。

一位穿工人裝的男人，手裏還提着飯盒，在街角上等公共汽車，看上去很像一位泥水匠，在巴威爾經過他身旁時，他還親切的對他笑了笑。

忽忙中，他對那位工人點了點頭，盡量裝成沒事的樣子。但他蓋在薄薄的睡袍下的身子，却起了一身的鷄皮疙瘩，他感到一種寒意，却不是因爲天氣冷。因爲在他目前的眼中看來，這個城市只是籠上薄紗的一幅抽象畫。它朦朧靜謐的氣氛似乎是隱埋着恐怖，對神智清醒的人來說，住在這裏的確太可怕了。即使是那個提着飯盒的工人，他也許就是那個可怕的「夜暗之子」。

當一陣警笛劃破晨間的沉寂，嚇得他幾乎心臟都快停了。一部警車正在前面的交叉路口轉彎，沿着人行道向他開過來。他呼吸困難，兩脚發軟，但是他臉上裝着微笑，閉着眼睛向前衝。他等着會有一個冷冷的公事化的聲音叫他停住，但警車沒有停下來。

他悄悄的加快了脚步，可是感到穿着薄薄拖鞋的脚，開始又痛又痲起來。他明白，警方的無線電一定在叫囂着要抓他。也許他丢掉的那部車，早就有人發現報案了。巡邏車正在奔跑着調查，找人行動很快就要開始了。

他又走了兩條街，但那部警車仍然沒有轉囘來。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轉了最後一個彎，走上了松林街。當他看到一部黑色轎車停在寇山的小白屋門前，他喉嚨都感到發乾，因爲他認爲警察已經在那裏等他了。

不過，沒多久他看到了車門上的大字，那只不過是寫的是「研究基金會」。他剛才幾乎忘了寇山本人惡劣的處境。他一定是囘家和家人共聚，等候着法律對他採取行動。

巴威爾心放寬了一點，他燃起了一線希望，當他跛着脚忽忽走近大門。他們兩人都處於共同的困境，現在寇山是應該願意和他談談了。他倆同心協力，也許可以突破這纏住他們的可怕的羅網。他急切的敲着門。

洛娜立刻就來開了門。她憔悴的圓臉蒼白，上面還留着淚痕，因爲缺乏睡眠，臉都有點發腫。他很快的進了門，急着要在警車囘來以前離開街道，但仍然不願顯露出他的恐懼。他懷着希望掃視了小客廳一下，可是看不到寇山的任何東西。

「怎麽啦，威爾！」洛娜帶着黑眼圈的眼神中，露出了一陣寬心的神彩。「眞高興你能來，過了好恐怖的一夜！」她看到他本身那付絕望的樣子，她對他浮起了一個同情的微笑。「你本身看起來也是精疲力盡了，威爾，到厨房裏來，我要倒杯咖啡給你。」

「洛娜，謝謝你。」他感激的點了點頭，發覺到自己牙齒都冷得打戰。他急需要一杯咖啡，但更緊急的一個需要使他沒往厨房裏走。「寇山在家嗎？」他緊張的問：「我必須要和寇山談談。」

她浮腫的眼睛轉到了一邊去。

「寇山不在家。」

「我看到基金會的車子，」他說：「我想寇山是會在家的。」

她蒼白的嘴唇頑强的緊閉着。

「抱歉，我沒有探查的意思，」他顫抖的手攤開，作了一個請求的姿勢。「我只是希望寇山會在家，因爲我也遭到了麻煩，我認爲我們兩人可以互相幫忙。拜托——我可以喝咖啡嗎？」

她沉默的點了點頭，他跟着她穿過了這間小屋。

屋裏的百葉窗還是關上的，室內的燈光依然亮着。在他們經過寇山的書房時，他忍不住又是一陣戰抖，可不全然是爲了冷。那裏面一度放的木箱子裏面的東西，差點就要了他的命。

不過如今他的人類鼻子，再也聞不出那股甜美的香氣。他知道那隻箱子已搬走了，而且也見到洛娜對他的不信任也逐漸在消失。當他們踮着脚尖走過育兒室門口時，她輕輕用指頭按了按嘴唇——她又有點想哭的樣子。

「小蓓蒂睡着了，」她細語着說：「我想在警察來我們家的時候，她一定是醒着的。警察在這裏待了好幾個小時，總想逼我告訴他們寇山到那裏去了。」她看出他的臉色緊張，她柔聲的對他說：「威爾，別擔心，我沒有告訴他們有關你打電話給我要我警告寇山的事。」

「多謝，洛娜。」他聳了聳肩。「我想那沒有什麽，不過警察爲了比這更緊要的事在抓我。」

她沒有提出任何問題，只是點了點頭，要他在白色的餐桌旁邊坐下。她幫他從爐子上的咖啡壺倒了一杯濃濃的熱咖啡，同時拿來了乳酪和糖。

「多謝，洛娜，」他嘶啞的低聲說。他嚥下了喉頭那股哽塞，兩眼含滿了感激和痛苦的眼淚。他的孤寂感消失了，一股衝動使他說出原本無意要說出的話：

「孟夫人死了！」

她浮腫的眼睛瞪着他，裏面充滿了震驚。

「她從顧倫醫院裏逃了出來，」他因着太過困惑，語氣反而變得平板起來。「她死在鹿河的橋上，警方認爲是我壓死的，不過我並沒有。」他的聲音越來越尖。「我明白我沒有！」

她沉重的坐到他對面。她憂鬱的兩眼注視在他激動的臉上很大一會。最後她點了點頭，

兩眼含着眼淚微笑了一下。

「你說話和寇山一樣，」她輕喟一聲說：「他也是嚇得要命，可是他也弄不懂這是怎麽一囘事，他都不知道該怎麽辦。」她帶着黑暈的兩眼，又打量了他憔悴的臉一下。「威爾，我認爲所有這些事情的背後，一定有着某樣可怕的東西。你和寇山都是受害者。你眞的——眞的認是你可以幫助寇山嗎？」

「我認爲我們可以互相幫助，洛娜。」

巴威爾試着去攪動咖啡，可是他不得不把調羹又放了下來，因爲他聽到一陣警報器的聲音，兩手顫抖得很厲害。洛娜聽到這陣噪音，也皺起了眉頭；她走到育兒室門口聽了一會，又默默的爲他加點咖啡。最後這陣單調刺耳的聲音終於消失在另一條街上，這時候他才敢撿起調羹。

「我要告訴你有關寇山的事。」她嚥着口水，似乎是焦慮哽塞住了她喉嚨。「因爲他的確需要幫助——需要得不得了！」

「我會盡我的力量，」巴威爾沙啞的細聲問：「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是眞的，」她搖了搖頭，紅紅的眼睛充滿了絕望，「可怕的就是這，他連我都不相信。」她又嚥了一口氣低聲說：「我怕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妳能不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情？」

她渾圓的肩膀抖動起來，然後似乎是恨自己啜泣的無用，突然又生起氣來。

「在你和我談過話以後，我就立刻打了電話給他，」她說：「我告訴他你說的話，警察可能會爲了史克禮的死找到他。」

說到這裏她煩惱的注視着巴威爾：「在他聽到我的話以後，他說話怪裏怪氣的，他問我你怎麽知道這件事的。」她緊張的聲音因不安而變得尖銳：「威爾，你怎麽知道的？」

巴威爾不敢看她充滿痛苦的眼神。

「那只是我平常一些報紙的關係。」他心裏有愧的移動了一下身體，不得不重複那不太使人相信的謊言：「我必須保護我的消息來源。」

他想舉起咖啡杯來，却把黑色的咖啡灑滿了一桌子。他勉強喃喃的問道：

「寇山還說了些什麽別的？」

洛娜拿起白圍裙角擦了擦眼淚。

「他說他得走，但他無法告訴我要走到那裏去。我懇求他囘家來，但他說他沒有時間。

我問他爲什麽不向警方解釋，他說他的敵人對他的陷害安排得太巧妙了。」她帶着哭泣的聲音因恐懼變得更細微了。「威爾，寇山的敵人是誰？」

巴威爾茫然的搖了搖頭。

「威爾，這不是個極恐怖的陰謀嗎！」她的低語中滿帶着驚懼。「警察把他們所找到的一些證據拿給我看，盡量想要我說話，他們告訴了我他們的想法，我——我簡直是不能够相信！」

巴威爾嘶聲的插口問：「什麽證據？」

「有一張字條，」她無力的喃喃說：「一張黃紙上寫的是克禮的字跡——或者說是模仿得極像的字跡。那上面說他們爲處理這只由亞洲帶囘來的箱子的方式，曾經吵過架。寇山將這只箱子佔爲己有，而且要克禮幫助他這樣——字條上就是這樣寫的，威爾。」

她瘋狂的搖頭以示抗議。

「字條上說，寇山在機場上讓孟博士吃了過量的心臟藥，所以他就死在那裏，目的是在防止孟博士把箱子列入基金會的財產。上面同時還說，寇山弄鬆了刹車和方向盤，所以季瑞斯死在沙底山。上面還說，明明基金會有比較好得多的車，寇山偏偏要把我們舊車借給他，這不是很好笑的事嗎？」她嘶啞平板的聲音裏又帶着恐懼：「最後上面還說，克禮一直怕寇山爲了保持秘密和獨吞這個寶藏也會把他殺掉。」

洛娜嚥了一口氣，接着提高了聲音說：

「警察認爲他是這樣，因爲他們相信那張字條眞正是克禮所寫的。他們認爲是寇山殺了他，然後又丢到窗子外面的。但是你知道，克禮一直有夢遊的習慣。你還記得吧？」

巴威爾點了點頭，看出她在尋求希望。

「我記得，」他低沉的囘答：「而且我也不認爲那字條是克禮所寫的。」

他心裏在想：一定是那隻狡猾的母狼所寫的。就在她跳上克禮的書桌，用爪子拿起他的鉛筆，而那時候那條大蛇正忙着拖克禮的屍首丢到窗外去。但這說出來誰也不會相信——他不敢說。

「寇山囘家來過沒有？」他小聲的問。

她微微的搖了搖頭，然後她一定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在向停在門外的那部轎車點頭示意。

「哦——那部車子！」她屏住了氣：「寇山要人在昨天開囘來的，以代替那部瑞斯死在

裏面的車子。」

巴威爾低下頭來攪動咖啡。

「他就這樣走了，」她又在氣她自己流眼淚：「我也不知道他的去處。他曾談到孟博士他們都死了，現在留下一樣任務要他單獨去完成，但他又不願意說出這個任務是什麽。我告訴他用這部車子，但他說他沒有時間囘來。他說他會用一部基金會的小貨車，但他不願意告訴我他要到那裏去。」

她用一張紙巾拚命的擤鼻涕。

「威爾，」她沙啞的低聲說，「我們能怎麽樣來幫助他？」

「我們首先得找到他。」巴威爾擧起杯子，手不斷在發抖，他盡力在思考。「但……我想我能找到他的，」他緩慢的低聲說：「因爲他會知道，一到中午，這附近四個州裏每個警察會在找那部貨車，所以我知道他會到那裏去。」

她身子傾過那張小桌子急切的問：「威爾，是那裏？」突然她又嘶聲的啜泣起來：「他在那裏呢？」

「這只是個直覺的猜測，」巴威爾不安的聳了聳肩：「也許我會有錯誤——但我認爲不會有錯的。假若我猜得不錯的話，妳也最好是別要知道。我想警察很快又會再到這裏來，除了找寇山以外還要找我。」

她雪白的雙手護住了喉嚨。

「警察！」她抽了一口冷氣：「你不會把——他們引去吧？」

「當然不會，洛娜。」他盡量裝出微笑。「我會小心從事的——我的危險和寇山是一樣大。妳現在可以收拾一點他要用的東西。粗厚的衣服，靴子，睡眠袋，火柴，煮菜鍋，日用品，輕型的長槍等等。也許家裏有他帶囘來的探險用的輕型個人裝備。」

她點了點頭，變得興奮起來。

「我需要那部車子，」他又補充說：「爲了去到他那裏。」

「你開走就是了，」她說：「要什麽儘管拿——請等我寫張字條給寇山。」

「好的——不過要快一點，」他對她說：「記住，警察也在追捕我。」他站了起來，嚴肅的面向着她。「洛娜，我對這全盤的事情只有個模糊的概念，但我認爲這件事比它表面還要可怕——它在外表上看起來已經是够醜惡的了。我們必須得幫助寇山，並不只是爲了他本身的緣故。他是我們最後的一個希望——用來對付某種人類最怕的敵人。」

她緩慢的點着頭，緊抓住小餐桌的邊沿。

「我明白這一點，」她帶着黑暈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身上也微微在發抖。「寇山從來也不告訴我。甚至在蓓蒂的小狗被殺以後。我覺得他爲那件事很不安，而且是就在他們下飛機的那晚上，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她沙啞的聲音又放低了：「我體會得出，某些看不見、聽不到、殘酷可怕、叫不出名字的東西，一直在等着他們。」

巴威爾在心裏想：不過它是有名字的，它的名字是「夜暗之子」。

第十七章　並不都是人類

巴威爾去到浴室去換掉身上的紅睡袍和脚上的拖鞋，他一面還屏着呼吸聽着是否有巡邏車警報器的聲音。他換上了寇山的卡其布服裝，穿了兩雙厚襪子來適合寇山的鞋子。洛娜已經收拾好毯子衣服食物和各項用具。他盡量依他揹得動的能力多帶點在打着包，這方面洛娜在寫她的字條。

「不要告訴警察妳看到過我，」他嚴厲的警告她說：「不要告訴他們任何事情，因爲我們都知道，他們也許是和這些寇山的敵人串通好了的。」

「我不會。」她不斷的嘶着口沫。「威爾，幫助他！」

他又仔細偵察了這條靜靜的街道，然後將包裹丟到基金會那部轎車的後座。這部車子很容易就發動了。他向站在門口的洛娜揮揮手，現在她的臉上掛着一絲他未覺察出的希望的笑容。他以一小時十八英里的速度，小心的開在松林街上。

曾經有一度，一部警車的警報器在他車後狂鳴着，但他仍然平靜的保持着這個緩慢速度

，直到警報器聲音沒有了，他才算鬆口氣。他在中央街轉了彎，然後由中央街向西上了州道。他一直保持法定的速度，他也再未聽到過警報器聲音。西行十英里以後，他又向北轉，進入一條通往山區的泥土道路。

這時候他算是放心下來，他一面開着車，一面在盤算，要到那裏才能找到寇山。寇山屬於那種戶外型的人，他在全世界四大洲都流浪吃苦過。他知道警方一定廣播着到處抓他，他必然不會在道路上逗留。他童年時候曾經是在這處山中的一個牧場上渡過，他本能上就會向這些山裏跑。

沒有問題的，寇山一定是帶着那隻箱子。不管裏面是否有銀子，那箱子都是沉重的。巴威爾回憶到那天在機場上，季瑞斯和史克禮都爲它壓得直不起身子。沒有人幫忙，寇山帶着這口箱子走不出多遠。他找的藏身之處必然是可以通車的。

巴威爾知道他在什麽地方了！

在他的推理中也許會有些錯誤，但這沒多大關係。預感本身就是最好的直覺眞理。假若直覺就是這麽回事，那它一定是沒顯示出在潛意識中許多的推理過程。不管怎樣，他知道寇山會在那裏！

當他還坐在洛娜的廚房時，他的腦子裏就閃出了這麽一個鮮明的回憶。那是個聖誕節假日，那年的冬天氣候溫和，積雪不怎麽厚。他、寇山和季瑞斯三人，騎着騾子逛遍這裏的羣山，在山裏看到一處荒廢了的鋸木廠，機器和設備都已生銹了。寇山勒住了騾子，指着山頂懸崖的一處煙囪。他說那黑黑的煙囪就表示有一處印第安人居住的洞穴。

巴威爾知道那處洞穴會是寇山的理想藏身之處，它離開任何道路都很遠，但像寇山這種駕車能手，却是可以把車子開上去的。那裏有樹林，能把貨車遮蔽得很好，即使是從空中搜索也看不到。那裏有足够的燃料和居處，在勞瑞河裏有的是水。他可以將那口寶貝箱子搬到洞穴裏去，在一千年以前，那裏就已經是個堅固的自然堡壘。巴威爾現在想起了這多的理由，但他認爲寇山會在那裏的結論，却是在這以前早就下定的。

在一個小時中，他停了兩次車；他兩次找到掩蔽良好的地形，把轎車藏了起來，然後仔細的觀察整個這條荒涼的道路，他看不出有人跟踪的痕跡。但是路上的一條新車轍痕跡，這更使他確信寇山就在前面。

在到達大熊谷以前，時間就已過了中午。天氣由晨間的寒冷變得暖和起來，可是重重的烏雲蓋住了陽光，風向又轉成南風，看樣子會下雨。他把車子開得更猛一點，因爲他怕一陣

傾盆大雨，就會把這些車轍痕跡沖得乾乾淨淨而變成一條河。

在勞瑞山谷那處高峻的懸岩上面，那部貨車遮蔽得如此之好，前面有叢草遮着，上面還有一棵擋住的大樹，他差點在沒發覺之前就撞到了它，他將轎車也藏在這部貨車的旁邊，揹着包裹開始往懸岩上爬去。

爬過了勞瑞峽谷，他壯着膽子在開闊地裏面走着。他知道寇山的脾氣——而且是不管換了任何人，他要偷偷摸摸的進去，這都是種自殺的行爲。他人類遲鈍的意識，沒帶給他任何徵候，但在他裏面那股做灰狼時的直覺，却告訴他寇山正監視着他，隨時都可以取掉他的性命。

「寇山！」他大聲的喊，恐懼使得他的聲音發抖。「我是巴威爾，爲你帶來了補給。」

當這位逃犯從一棵橡樹後面顯身時，他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接着他的心很快放鬆了下來，想不到他就在這麼近的地方監視着他。寇山的頭是光着的，滿頭的金髮蓬散，襯衣也塗滿了泥土，同時破爛不堪，他瘦得一身的骨頭，一付精疲力盡垂頭喪氣的樣子，但是他大手裏握着的手槍却和他說話的聲音同樣怕人。

「威爾，你到這裏來搞什麼鬼？」

「我只是帶點你所需要的東西來給你，」巴威爾急忙兩手高擧的轉過身來，將背上的包裹顯示給他看。「你別擔心——我已經把車子藏好了，我背後也沒有人，洛娜帶了封信要給你。」

寇山曬紅了的瘦削臉上，神情依然嚴厲。

「威爾，我應該殺掉你。」他的聲音低沉凶狠而又陌生。「我早就該殺掉你的，或者是孟博士早就該把你殺掉。但我想你還不算太壞，昨晚你對洛娜的警告救了我，才沒教警察把我抓住。而且我的確也需要這些東西。」

巴威爾繼續往前挨近，兩手仍然高擧，直到寇山揮動着槍要他停止。

「寇山，現在你是否能相信我呢？」他的聲音裏充滿了懇求。「我也需要幫助——假若你能告訴我整個的事情。昨天我到顧倫醫院去了，我認爲我是瘋了，也許我眞的是瘋了。——但我想恐怕不止這一點。」

寇山兩眼戒備的瞇了起來。

「是不止這一點，」他嚴厲的聲音非常刺耳。「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烏雲已蓋住了羣峯，强烈的南風在勞瑞谷中颳了起來，天氣似乎突然變冷變潮濕起來。

懸岩上端亮起了閃電，雷聲隆隆的悶響起來，接着第一陣大雨點打在紅色的橡樹葉上，濺到他們的臉上，涼得像冰。

「把包裹拿起，」巴威爾催勸他說：「看看洛娜的信——同時請讓我幫助你。」

最後寇山勉爲其難的揮了揮槍示意。

「走到這裏沒雨的地方來，」他厲聲低沉的說：「我不知道你幹了多少壞事——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的。我也不知道該相信你到什麼程度，但我總認爲把事情全部告訴你，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

洞穴的本身從下面看不到的，雖然是有些微古老的煙薰過的痕跡，顯示着它的存在。寇山用槍指了指路，等待着巴威爾走在他的前面。他們順着已被水蝕而半湮滅掉的石階，這裏的形勢可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在狹窄的石階上面，有一條和地面平齊的石縫，這處洞穴是用石鑽費了很長的時間在兩塊岩石之間硬鑿了出來的。洞穴的頂上有着古老煙火薰黑的痕跡。這處洞穴深藏入地下，最後屋頂一直傾斜到地面。巴威爾在洞底看到了那口從亞洲帶回來的木箱。他解下了背上的包裹，滿懷希望的看着這口木箱。

「現在還不能打開，」寇山嚴厲的說：「我要吃點東西。」

等到他稍微喘過來一口氣，巴威爾就打開了包裹。他在一具小煤油爐上煮了咖啡，煎了火腿，還開了一罐青豆。寇山坐在巴威爾和箱子之間，槍始終放在手邊。他瞇着的充了血的眼睛，來回不斷的看看巴威爾又看看谷中小路。

巴威爾耐心的等着他吃飯，不安的想着那越下越大的雷雨。濃濃的烏雲蓋住羣峯，雷聲在山巔響起，隆隆的又響向遠處。一陣陣的冷風，將雨點帶進入洞穴，打在身上像冰一樣冷。他知道，一場大雨將淹沒小路，而將他和寇山困在這裏。最後寇山吃光了盤子裏所有的東西，巴威爾開始焦急的催他說話。

「好了，寇山——告訴我。」

「你眞的想知道？」寇山逼人的眼神上下的打量着他。「威爾，等你知道了這件事，你將想忘記也忘不掉了。這個消息將使全世界變成一個恐怖的動物園。它將使你對每個朋友都存有一種難言的懷疑——假若你眞是像你自認爲那麼天眞無邪的話，這個消息可能就會害死你。」

「我要知道。」巴威爾說。

上在機場說了些什麼？」

「那會是你的死期到了。」寇山把槍握得更緊一點。「你是否還記得，孟博士星期一晚上在機場說了些什麼？」

「孟博士難道就是爲了這被謀殺的？」巴威爾喃喃着說：「而這樣凶器就是那隻貓——被勒死的那隻小貓？」

寇山久未修面的臉，突然間變得蒼白失神。他的嘴呆呆的開着。他充血的眼睛，茫然的瞪着巴威爾，裏面充滿了恐懼。沉重的手槍在他手中跳動，他沙啞的急聲問：

「你怎麼知道的？」

「我看到了那隻小貓，」巴威爾說：「那以後發生了好幾件醜惡的事，都是我所不明瞭的。這就是我爲什麼要自認爲瘋子的原因。」他不安的看了寇山身後的箱子一眼；箱子上的鎖亮亮的，似乎眞是鍍了銀的。「我記得老孟德臨死前，最後說的幾個字是：『在十萬年以前……』」

嚇人的青白色閃電，使得下着雷雨的天空顯得更爲陰暗。雨打在岩石的邊沿上，一陣陣冷風將雨絲吹進了洞穴。巴威爾身上穿着洛娜給他的寇山的羊毛衫，但仍然冷得全身發抖，肩膀都聳了起來。陣陣雷聲隆隆響起，在山谷間引起廻響，然後又逐漸消失，寇山疲憊的聲音又在雷聲間歇中響起。

「那時候人類就是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的，」他對着煙薰黑的洞穴點了點頭。「那個時代，整個人類都生活在一種夢魘似的恐怖之中，這種恐怖如今還在我們各地的神話和迷信中反映出來；有時候也會在我們每個人的夢中出現。這是因爲我們的老祖宗一直被另一個族類所一再的追殺；這個族類孟博士稱之爲『狼人』。」

巴威爾吃驚的問：

「狼人？」

「狼人，」寇山說：「孟博士這項命名，是因爲這些人在骨骼、頭顱和牙齒上都有特徵——這些特徵在日常生活中你每天都可以見得到。」

巴威爾坐在濕潤的石頭上，身上不禁打了個冷戰。因爲他想起變蛇的夢中，他和那隻母狼在基金會頂樓所見到的人造骷髏，長頭顱、尖牙齒，特別細長的骨頭。但是他沒說出來；他在想：要是他說了，寇山靠得住一定會殺他。

「說得好聽一點，」寇山緩慢的又加了一句：「也許可以稱作巫人。」

巴威爾覺得背脊上有股涼意，那味道就跟他變灰狼時皮毛倒豎時一樣。他忍不住發抖，

但他很高興有冷而濕的風這項藉口。在洞穴的外面，黃色的泥漿水滾滾而下，開始也從洞穴頂上滴了下來。寇山停止住說話，忙着將他的寶貝箱子移到乾燥的地方。

「這個敵對的族類並不是猩猩，」他嘶啞的聲音低沉得像遠處不斷的「隆隆」雷聲。「你知道的，進化的道路並不一定是向上的。居住在歐洲大陸的原始人種，就比今天你很容易找到的一些人種還要文雅些。我們人類的家族分支，有時候會出一些怪支族——而這些巫人可能就是最怪的一種。」

巴威爾望了一下洞外的傾盆大雨，不想顯露他的緊張。

「要想找到這場種族之間悲劇的起源，我們還得往更久遠的時代去看。」寇山無精打彩的說話聲現在變得急促起來：「在五十萬年以前，也就是兩次冰河更新時期的第一個時期。這第一冰河時期由於較好的生活條件延續了將近十萬年，所以就產生巫族這個族類。」

「你們在阿拉山找到了證據？」巴威爾不安的問。

「一部份，」寇山點了點頭說。「雖然戈壁臺地本身從來未經過冰封——在冰河時期，它的沙漠反而變得濕潤有所生產，而我們的原始石器時代的祖先就在這塊地方忙着進化。這些巫族是從人類的另一支脫胎出來，而這支人類正被西南高處一直到西藏的冰河所圍困住。

「孟博士在戰前的一次挖掘中，已在古老洞穴中找到他們的遺骸，位置是在南山山脈。而我們上次在沙漠中的古塚中所找到的東西使得這證據更形完整，這是使人震驚的事。」

巴威爾注視着洞外的雨霧。

「以湯恩比的話來說，這是挑戰與反應的一個最精確的例子。」寇山神情莊嚴的繼續說下去。「那些被冰河圍困的巫族面臨着冰的挑戰。冰河一百年一百年的漲高，獵物一年比一年少，而且冬季也變得越來越難捱。他們得適應，否則就只有死。經過了漫長的一千年時間，他們的反應是發展出一種新的心智能力。」

「什麽？」巴威爾倒抽了一口冷氣。但他沒說出有關自由心智網或者或然連鎖的事。他不願意讓寇山將他殺掉，他早就有槍在手了。

「眞的？」他不安的喃喃着。「那類的力量？」

「很難準確的加以說明，」寇山皺着眉頭看他。「你知道，死去的心智不會留下化石的。不過孟博士就他們的語言、神話和迷信來看，他們的確是有的。他研究過這類傳說資料，並且從像公爵大學所研究的這類超心理學中也得到不少證據。」

巴威爾忍不住瞪着眼看他，上下牙齒打起戰了。

「這些被冰河圍困的巫族活了下去，」寇山繼續又說：「由於他們這種進化的力量，使他們能隨意殘殺比他們較幸運的住在戈壁平原的表兄弟。孟博士的確相信他們有着更敏感的本能，因此他們會有着傳心術、千里眼和預知等等的能力。」

巴威爾的呼吸都感困難了。

「這類的證據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找得到，」寇山還在說話。「幾乎每個原始民族都得有對這類能力的恐懼，不過形式有所不同罷了。那就是一種看來像人類的族類，他們可以變成當地最凶殘的野獸而加害人。在孟博士的看法，這些巫族學會將他們的軀殼留在洞穴裏，而本身能越過冰封的大地，變成狼和熊或者是老虎的樣子，然後去獵取人類當獵物。」

巴威爾不自禁的縮成了一團，他慶幸沒有把他的夢說出來。

「因此，這些被冰河所困的巫族，就以這種凶殘的方式作了反應而征服了冰河。」寇山又說下去。

「大約在冰河期末期——依證據顯示大約是四十萬年以前——他們幾乎征服了整個世界。不到幾千年的時間裏，他們以這種可怕的能力征服了所有其他各種眞正的人類。」

巴威爾不舒服的又想起掛在基金會頂樓那些大地圖。但是他不敢問出來。

「不過巫族並沒有消滅其他各種人類——除了在美洲的——這也是他們的失算。一般情形下，他們讓其他的族類活下去；用來作他們的奴隸和食物。他們學會了嗜食人血，而且到後來沒有人血他們就會活不下去。」

巴威爾坐在石頭上發抖，他又想起在劍虎口中季瑞斯血的甜美味道。他忍不住搖了搖頭，對自己的發抖作無言的抗議，只希望寇山不要看出他的恐懼。

「在那幾十萬年前後冰河時期的間隔時間裏，」寇山的聲音變得尖銳起來：「巫族一直是人類殘酷的敵人和主人，也是他的狩獵者。他們是邪神，也是那些狡猾的祭司。他們是各地神話傳說中所說的那些妖魔鬼怪和食人的龍。他們對人類進行殘殺吞食的迫害，令人不敢置信。假若你詫異人類眞正的文明爲什麽要經過這長的時間才會誕生，這就是這個醜陋的答案。

「他們魔鬼似的能力一直維持到第二個冰河時期的來臨。但他們的人數始終都不太多；當然沒有任何飼主的數目會超過他們的飼養家畜。也許是時間腐蝕了他們生命活力。

「不過，在大約十萬年以前，一個智慧比較高的人類種族叛變了。狗在那時候已變成了家畜。這也許是一些跟着冰河消退而遷移以逃避巫族統治的堅忍部落族人所馴養的，狗是一

個很得力的幫手。」

想到孟夫人的那隻大狗，以及他和母狼引着牠到鐵路橋上壓死的情景，他忍不住又發起抖來。寇山充滿了狂熱的眼神，使得他心裏非常的不舒服，他藉口躲洞口風吹來雨點，移動到洞裏面一點。

「我們找到了阿拉山那一戰的證據，」寇山又繼續說下去：「眞正的人類似乎學會了用銀子作爲護身符來抵禦巫族的攻擊。孟博士認爲這一定有所科學根據，但這套理論他始終沒建立起來。」

巴威爾想起母狼的話，銀子的原子和自由心智網沒有連鎖作用，所以沒法透過它而連接上那或然性。但他沒有說出來。他盡量不去想孟夫人那些古怪的銀飾物未能救她的命這件事。

「我們讀到那場叛變的經過，而帶來了一些能說明這次經過的東西。」寇山看了看他背後的箱子。「銀珠子、銀刀和銀箭頭。但僅靠銀子本身還嫌不够，巫族又狡猾又強大。於是阿拉山的人類又發明了另一種更有效的武器，我們發現這就埋在那些古墳裏面，和那些巫族的枯骨埋在一起，無疑問的這是防止他們復活。」

巴威爾煩惱的想着；假若自由心智網能本身和一具屍體接合，到了晚上來捕食活人，這類不愉快的事實，可能就是目前一切迷信傳說的根據，而迷信實際上都是源自人類古老的恐懼。他在想：那些殺死巫族而又能防止他們復活的武器到底是什麽？他又想起木箱裏滲出來的那股香氣，那次差點殺死了他和白母狼，以及史克禮手上的那塊圓形的石膏模也發出了同樣的香氣，那麽，這個石膏模的本體是否就是這種武器呢？

「人類贏了，」寇山疲憊的聲音突然又響了起來。「但並不是一戰成功的，而且是勝得頗不容易的。這些巫族的人都很能幹，而且堅守着他們原有的統治權不放。這場可怕的戰爭延續到整個舊石器時代，尼安德埃猿人和克洛曼金猿人因此絕種，都成了巫族手下的犧牲品，但智力較高的現代人類的祖先倖存下來，又把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使用狗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也知道了銀子和其他武器的效用。在有了文字的開始，巫族就差不多不存在了。」

巴威爾不安的移動了一下身子。低聲的說：「差不多？」

「巫族是很不容易殺死的，」寇山說：「他們最後的一個支派一定是古埃及的那一些祭司和統治者。這證據似乎是非常顯明，由埃及人所祭拜的野獸和半人半獸的神，以及他們所怕的鬼怪和邪術，都可以看得出來。我在埃及古墳的牆上也看到非常符合的巫族狹長腦袋的

畫像。但到了最後這一支還是被征服了，或者說是被同化了，那大約是在古埃及結束時。」

閃電照亮了寇山憔悴而嚴肅的臉。

「因爲征服者的血統不再純了，」他閃閃發亮的眼睛注視着巴威爾，「這是孟博士一個可怕的發現。我們都是混血兒。」

巴威爾等着他說下去，連呼吸都屏住了。

「這件醜惡的事實很難弄得懂，」寇山皺着眉搖了搖頭。「這兩個人種一直是死敵，但混血的情形却發生了。孟博士認爲『黑色彌撒』和『巫族安息日』都是巫族紀念未給洪水消滅的慶祝節日，而人類的女孩却被迫去參加。也許這就是一些神人通婚的神話以及關於夢魔迷信的由來。那些巫族的人一定非常熱情！但不管怎樣，混血的事發生了。」

黑暗的洞穴裏廻響着天邊的雷聲，寇山疲憊的聲音顯得像緩慢而低弱的細語。

「在那些可怕的過去時日裏，巫族的黑色血統已流入了人類的血液裏。我們並不是純人類，而這股外來的遺傳性格深植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使我們在潛意識中始終有着矛盾和爭戰，這就是佛洛伊德所發現而試圖解釋的東西。而如今人們這部份邪惡的血統又蠢動了。孟博士更發現到，巫族最後還可能贏得這場古老慘烈的種族之戰！」

第十八章　巫族的再生

巴威爾在石頭上坐直了身體，他回想到很多的事情：想起了貝茜玲和夜暗之子；也想起了母狼舐着孟夫人血的那付慘狀。他全身發抖，嘴巴張開又合攏來。洞外的閃電頻頻亮起，雷聲也隆隆不停，雨勢又越來越大了。

「我明白這件事很不容易接受，」寇山嘶啞的聲音又再響起：「但在你周圍，你到處都可以找到證據——甚至在聖經裏也記載着要除去行邪術的人。」

巴威爾想起了貝茜玲有關兒時的自述，以及她和後父之間的爭鬪，同時他盡量不讓寇山看出他的驚恐。

「事實上聖經上伊甸園的故事不是別的，」這個疲憊的聲音在繼續：「也只不過是這場種族之戰濃縮的象徵故事。蛇就是巫族，他巧妙的將咒詛加在夏娃和她的子孫身上，很明顯的就是我們的血液中帶有巫族邪惡的血統，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蛇類，他們不再甘心吃泥土，他們要再捲土重來！

「這些族的人在各個時代都留下了明顯的痕跡。在法國南部的一處洞穴裏，留得有舊石器時代的一幅畫。當時正是在巫族的統治之下，這幅畫上面，顯示着一個男性巫人正在變成一隻帶角的雄鹿，這類無害的形狀，當然是要感動那些服從的人類敬拜者，卻又不會把他們嚇得太厲害。

「巫族的人在拉米斯三世時，還想恢復他們對埃及的統治。根據現存的資料顯示，有些軍官和拉米斯三世的妃嬪，就利用塑造一尊這位法老王的蠟像，而想用咒語禁制來傷害他。不過他們的天賦那時已是大爲減低了，否則也用不着用這種兒戲式的辦法來集中他們破壞的能力。

「據孟博士的發現，希臘神話是另一個巫族支派的民間傳說。這位主神宙斯姦了人類的女兒，生下許多神力較差的天神和英雄，很明顯的是形容一個巫人逐漸失去了他的法力——或者是他的熱情。海神這位脾氣古怪的老人，可以隨意變化他的外形，這又是另一個法力高深的巫人。

「同樣可怕的歷史在北歐又曾重複，這和其他每個民族的民間傳說都大同小異。芬利斯這隻大怪狼，是一個非自然的聯合產品，牠成爲古北歐人口中的魔鬼。色格曼德是另一個混血的巫人，他卻需要披上一張狼皮才能變成狼。」巴威爾又再發抖，但他決定不要說出貝茜玲皮大衣的事。

「中古時期的巫族經過宗教裁判所的掃蕩後，被迫完全轉入地下，只賸下一些小支派的混血巫人，企圖保持這個古老族類的藝術和紀念儀式。他們所敬拜的魔鬼大都是些野獸的外形。這些野獸都是變形的巫人。在十五世紀，惡名昭彰的基利斯試圖建立他的邪教，但也許他只有四分之一的巫族血統，所以還是逃不掉被絞首的命運。在同一個世紀裏，采安爲了行巫術被處火刑，無疑問的，他也只是混血巫族，最後還是受到他人性方面的控制。」

巴威爾惶恐的在硬石頭上移動了一下身子，他想起了孟夫人。

「在更近的時代裏，」寇山說：「組魯族的巫人追捕者，一直還在執行宗教裁判所的工作。甚至在歐洲，這個可怕的巫人族類依然沒有完全消滅；在義大利農村中，它仍然有許多徒衆。」

寇山强調的搖了搖頭。

「威爾，你無法逃避這麼多的證據。這些證據都是孟博士在各方面的知識中找出來的。所有我們關在牢裏的囚犯，以及囚禁在瘋人院的瘋人，都是因爲他們血管中所流着的部份巫

族血液在作怪，驅使着他們犯罪，逼迫着他們心靈衝突而陷於精神分裂！

「血型和頭骨特徵提供了更明顯的證據，你要去檢查的話，幾乎每個人都帶有某些從巫族遺傳的特徵。佛洛伊德對潛意識的探索，顯示出另一個可怕的證據的泉源——但是他却未能認清楚這一點。

「然後是目前一些大學對超心理學所作的實驗，雖然大多數的這類研究人員還未懷疑到他們即將發現的這個事實，同時這些巫人當然也會減低或誣蔑他們這些發現的價值。

「這種證據在各時代的每個地方出現。孟博士在他的辦公桌上經常放得有一樣提醒他的東西——那是一盞羅馬小燈，它的設計是一隻母狼在照顧羅馬創國者的孿生兄弟。孟博士常說這是巫者最精明的宣傳。

「這就是全部事情的大致情形，要仔細說起來，話就太多了。」寇山又向他身後的箱子作了個手勢：「更別說我們擺在這裏的確切證據了。」

巴威爾越聽越害怕，他不安的擺動了一下身體。

「我還不能完全明白，」他喃喃的說：「假若巫族要是眞正絕種了的話……」

「你懂得孟德爾的遺傳定律，我們一起跟着老孟德學的。」寇山瘦削的臉上微微有點笑意，而巴威爾更是在內心中升起一陣酸楚，他好懷念當學生時的那段快樂時光。他不敢肯定的搖了搖頭，於是寇山爲他解釋說：

「你應該會記得，控制遺傳的生殖細胞裏的最小單位叫做遺傳因子，在人類身上的這種遺傳因子數目有好幾千，而每一個遺傳因子都可以形成或幫助形成這個人的某種特性。譬如說一個顯性的遺傳因子形成黑眼睛。每個嬰兒都從他父母那裏各得到一套遺傳因子——實際上就是一種重組遺傳因子的工具，而或然性却保證了每個人的單一性。」

「或然性……」巴威爾忍不住小聲複誦了這個名詞。他同時也在想，自由心智控制或然性，這到底又是個什麽道理。

「你大概還記得，遺傳因子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隱性的，」寇山繼續說下去：「我們是成對的接受遺傳因子，來自父母的各一，而顯性的遺傳因子可以蓋住另一個隱性遺傳因子的存在。譬如說一個顯性遺傳因子形成了黑眼睛，它就掩蓋住那個形成碧眼珠的隱形因子。這一種情形是沒有什麽關係，但有的却非常糟糕。」

巴威爾坐在那裏，不斷舔着他發乾的嘴唇。

「有一種醜惡的隱性遺傳因子是，它可以造成遺傳性聾啞。

「正常的帶有這兩種遺傳因子的人，用任何一般的測驗方法試驗，和正常人是分別不出來的，這種情形是由於他有一個顯性遺傳因子是聽得見，而另一個隱性遺傳因子是聽不見。不過這類的人就是遺傳天生性聾啞的人。假若有兩個這類人碰巧結了婚，那麼遺傳因子的重組是四個孩子中有一個完全正常——他從父母那裏各得一個正常聽覺的遺傳因子。在一般狀態是有兩個孩子是遺傳天生性聾啞的人。他們接受了一個顯性的正常聽覺的遺傳因子，也接受了一個『聽不見』的隱性遺傳因子，但顯性蓋住了隱性的缺點。最不幸的是第四個孩子，一般情形下他會天生又聾又啞，一生都在寂靜無聲的世界渡過，因爲他接受了兩個隱性的『聽不見』的遺傳因子。」

巴威爾不安的移動了一下身子小聲的問：

「這跟巫族又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太大了，」寇山說：「人類至今還帶着巫族的血統，所以巫族的人並不是全都死了，因爲他們的遺傳因子還在，而且是在人類的身上一代代的遞傳下去。」

巴威爾吞了一口冷氣，不甘願的點了點頭。

「這件事比那遺傳性聾啞的問題還要複雜得一點，並且也要糟糕得多。根據孟博士研究的結果，這是牽涉到數百種的隱性遺傳因子，而不只是一個。他發覺到要數百對巫族遺傳因子配合起來，才會產生一個具有超感覺的這類天才人物。而大多數的巫族遺傳因子都碰巧是隱性的。」

巴威爾激烈的搖着頭，接着又突然停止，他深怕這種沉默的抗議會讓寇山看出來。

「『祖型重現』的現象也會出現，」寇山說：「但並不常見，要是只聽其自然的話。不過這全都是一種或然率的問題，而且你可以看得出這些奇特的人物。不過每個活着的人都帶有巫族遺傳因子的人，而大多數『祖型重現』的人，都只是部份情形。嚴格的說起來，在眞正人類和純粹的巫族之間，可以有着好幾百萬種變型。」

「哈？」巴威爾喘了一口氣問：「那會怎樣呢？」

「遺傳因子配合的機會，只能重現巫族的一種天賦，不會兼具別一種。」寇山告訴他說：「這種部份隔代遺傳的人，要是有了十六分之一的巫族遺傳因子，他們就可以具有超感覺的能力。這些人通常是些生性特別敏感、憂鬱、緊張而不快樂的人。這是因爲在潛意識當中，他們互相敵對的雙重遺傳性格在不斷衝突。這些人也就是你的那些宗教狂，你的那些靈媒，你的那些雙重性人格者，以及你的那些病態犯罪者。要是幸運的話，他可能成爲一個天才

——你知道混血的力量。」

「那些生來具有强烈遺傳的人，一般對自已異常的天賦都弄得很清楚，而且大多數的這類人，他們都會小心的掩飾起來。在中古時期，當宗教裁判所的活動如火如荼時，通常是抓住他們就用火燒死。如今他們的待遇是好得多了。現在他們能够明瞭自已的天賦，並且是組織了起來，而陰謀奪囘以前所失掉的控制地位。他們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時間，來培養現代科學對任何超自然事物抱懷疑態度的懷疑主義。甚至對孟博士常愛說的一句話，『超自然事物實際上是指超人』，他們也表示反對，這也是他們掩護的手段。」

巴威爾無言的在想着貝茜玲和她的自白。她一定是個「祖型重現」型的人，實際上也就是個女巫——而他已在她的禁制之下。

「每個時代那些少數傑出人物，都一定是繼承了大約四分之一的巫族遺傳因子，」寇山又說：「他們是四分之一的巫人，但通常他們不會覺察到這一點。他們的感覺超乎常人，有的是笨拙或半下意識的在運用着他們祖先這種奇異的力量，有的是精力旺盛過人。他們一生當中都充滿了這兩個人種的衝突。他們是善中有惡，或者是善惡衝突，或者是惡披着善的外衣——他們的生命走的是偏鋒。」

巴威爾開始懂得這種道理了，而這事實的眞相使他心底發涼，比洞外吹來的寒風還要凛冽。

「孟博士花了很多的時間，總想找到一種鑑定巫族遺傳因子的方法。」寇山繼續說：「但他並不太成功。由身體上的特徵——諸如腦骨形狀和血型等等——來辨認，這是非常簡單的事，但不幸的是，這和心智上的特徵都沒有太密切的關係。他有的試驗有所顯示，但沒有一個是決定性的。」

巴威爾長長的吸了一口氣。

「那是……？」他低語着，但下面的話他無法說出來。

「威爾，不要擔心這點，」寇山平靜的說：「一些試驗中顯示出你帶着强烈的巫族血統汚點，所以他要你離開了。但這些試驗結果並不是決定性的，很多部份巫族血統的人，也仍然是良好而有用的公民。孟博士告訴我，有一次他的試驗中顯示，他自已的妻子就有着很大的巫族血統汚點。」

「孟夫人？」

巴威爾緩緩的點頭。這一定是由於她體中巫族的血統和巫族的能力天賦，所以才使得她

對其他的巫族深具危險性。一定也就是這種黑色的遺傳，使她被送到顧倫醫院而招致到死亡。但是巴威爾不願談到孟夫人。

「那些純血統的巫族又是些什麽樣子呢？」他不安的低聲問。

「應該是沒有一個，」寇山說，「你可以就所有全部幾百對的隱性因子重組的情況來看這個可能性。甚至是四分之三的類型一代也不容易出一個；而且這類的人他會謹慎防範，不會讓別人懷疑到他。

「尤其是在像美國的這種國家，人民只是個掛名的統治者，實際上的權力却操在報紙、銀行、獨占性公司和立法機關的手上情形之下。」

外面又亮起了閃電，强光映照出寇山憔悴嚴肅的臉，使他背後的洞穴顯得格外的陰森森。

「照講如今是不應該有純血統的巫族活着了——不過我相信這裏還有一個。」他充血的眼睛狠狠的注視着巴威爾。「孟博士發現到證據，正有這麽一個秘密的巫族領袖，生來就具有廣大的法力，他在人類社會中活動，却從來沒受到過懷疑。這個僞裝好人的魔鬼，正在陰謀恢復他們族類的黑暗統治！」

巴威爾不安的在寇山凶猛的眼神下移動了一下身子。

「是『夜暗之子』？」他囁嚅着說。「我記得孟博士那句話。」他又吸了口氣。「但如今巫族怎麽能復權呢？」他小聲的表示不贊同：「那些『祖型重現』的類型，都難得產生一個。」

「事情不是這樣，」寇山嚴肅的對他說。「這是孟博士最後最緊張的發現——也就是在他被謀害之前想向全世界所宣佈的。這些『祖型重現』的巫族已經集合成了一個秘密幫派。他們之間互相交配，就推翻了自然遺傳的狀態，而增加了隔代遺傳的或然率。」

巴威爾緩慢的點着頭在想：自由心智對或然性的控制，也許在保證能生純血統的巫族的重組遺傳因子的過程中，要佔一個敏感而主要的角色，但他不敢說出這一點。

「這項陰謀一定是在好幾代以前就開始了，」寇山又繼續說了下去。「孟博士認爲，少數殘餘的巫族秘密組織，一直在將他們失國的情形和復國的決心一代代的在交下去。他們是在地下工作，謹愼而努力。由於他們本身的法力，孟德博士完成不了的試驗，在他們可說是輕而易擧的。他們會找得出來誰具有他們的血統。他們找出帶有巫族遺傳因子的人，然後利用現代科學的淘汰方法，將人類的顯性遺傳因子過濾掉，然後就可以產生他們等待已久的領

神人物——也就是他們稱爲『黑色彌賽亞』的夜暗之子。」

「夜暗之子」這個古怪的名詞，不斷在巴威爾痲木的腦子裏廻盪着。寇山充滿激情的眼睛，似乎在探測着他的內心。他在坐着的潮濕石頭上，拘促不安的縮成一團。他帶着恐懼的心情，望着寇山背後的那口箱子。他拚命用力的嚥下一口口水，嘶啞的問着說：

「我能不能——看看那裏面的東西？」

寇山的巨手又用手槍指着他。

「不行，威爾，」他瞇起的眼睛裏神色冷酷，疲憊的聲音嚴厲。「也許你沒有什麽，但現在我無法信任你——無法比孟博士看到那次試驗後更信任你。我告訴你的這些話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已經非常謹愼的未洩露出任何巫族幫派頭所不知道的事。但是你不能看這箱子裏的東西。」

寇山似乎看到他受到傷害而後縮。

「我很抱歉，威爾，」他的聲音變得溫和點。「我可以告訴你一部份裏面所裝的東西。那裏面有些銀質武器，是人類在那場漫長戰爭中用來擊敗巫族的。這裏還有些破碎的骨頭，是那些打敗了的巫族人的。另外還有一具完整的巫族人的骷髏骨，這是從一處墳墓裏挖出來

的——另外就是那些使他們埋骨在那裏的那種武器。」

他的聲音又變得嚴厲凶狠起來。

「這個武器曾經打敗過巫族一次，」他斬釘截鐵的說：「我也會再來一次，只要人類會學會如何使用。威爾，我只能告訴你這麽多了。」

「誰——」巴威爾又打了個寒噤，他的話也暫停了一下：「誰是『夜暗之子』？」

「也許就是你，」寇山說。「不過我這樣說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能就是他。我們的確知道巫族身體的外表——骨頭較細，耳朵較尖，而有着長長圓圓的頭顱和長得比較低下的頭髮，而且牙齒也特別的尖銳。但身體上的特徵遺傳和心智上特徵的遺傳，孟博士發現到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何況『夜暗之子』也可能不是個純種的巫族。」

寇山憔悴的臉上，籠罩着一陣越來越濃的恐懼。

「威爾，這就是我爲什麽要跑到這裏來的道理。我不能到法院去打官司，因爲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容忍任何人。這些人大部份都具有一大部份的人性，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把握發現誰是妖怪。我一直都不敢肯定，瑞斯或者克禮是否巫族的間諜。說起來也許可怕，但實際上連洛娜我都懷疑……」

寇山的話突然停止了。

畏縮在這陣濕得要人透不過來的冷風裏，巴威爾盡力想要自己不發抖。他想問一問，這個紅頭髮的女人如何去蠱惑一個正常的男人，以及他該怎麽做才能逃脫她的禁制。銀子如今是否救得了他，還是他需要有隻狗？甚或是需要木箱中的武器？他舐了舐嘴唇，接着又搖了搖頭。假若他把心裏的問題都問出來的話，寇山靠得住會把他殺掉。

「寇山，你會讓我來幫助你的吧？」他嘶啞的問。「我要幫助你，我也需要幫助你——同時也是爲了拯救我自己的神智，尤其是在你告訴了我這些話以後。」他焦急的注視着寇山瘦削的臉。「我們一點都辨認不出那個『夜暗之子』，也毫無辦法暴露那些巫人？」

「按照孟博士的看法，」寇山搖了搖頭說：「四百年前也許可以，但當這派人在宗教裁判事件後，他們對任何人也都不相信了。如今這些在大學實驗室的巫族，他們可以證明根本沒有巫族這回事；那些發行報紙的巫族，他們可以使那些認爲有的人被人看成傻瓜；而那些在政府裏的巫族，更可以將這種人排斥出去。」

巴威爾又發起抖來，眼睛看到了洞外飄着雨的陰暗裏，晝光的殘燼很快卽將消失，而自由心智之網卽可自由自在的活動。他知道貝茜玲又會呼喊他，而他又要變化——同時他更知道下一個輪到要死的就是寇山。

「寇山！」他聲音因急迫而顫抖。「我們要怎麽辦？」

寇山下意識的舉起槍口，他方下巴的臉上，表情却變平和的。他下凹的眼睛仔細打量着巴威爾，最後他微微的點了點頭。

「威爾，我無法忘記那次試驗，我也不喜歡你的樣子——也不喜歡你到這裏來。假若我這樣說太過份了，還得請你原諒，可是我得保護我自己。你看得出來事情是多緊急，但我不需要你的幫助。」他心不在焉的看了看他身後的木箱。「不過我要給你一次機會。」

「謝謝你，寇山！」巴威爾興奮的說。「只要告訴我該怎麽做就好了。」

「第一，」寇山對他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先明瞭。」巴威爾等着他說下去，一面注視着對準他的槍口。「只要我一發現到你有出賣我的情形，我就會立刻殺掉你！」

「我……我明白，」巴威爾點點頭，緊張的嚥着口水。「但你不相信我可能會是個混血兒？」

在寇山點頭時，他都快停止呼吸了。

「威爾，也許你是的。但每個活着的都帶了些微的巫族血液的污染，但都大約是一千對

一的比例，所以人類的遺傳因子佔絕對控制的地位。但就是這樣，人類的本性還是會和這點外來的邪惡遺傳時時發生衝突。這一點是精神病學家都忽略掉的，他們所有的精神病治療學說，也都沒看到這一點。」

巴威爾盡量想使自己放鬆，他不斷的吸着氣。

「孟博士的試驗，顯示出你比大多數的人都帶有更多的巫族血統。」寇山說。「我也看得出你內心的這種矛盾。但我不相信你裏面的人性已完全投降。」

「多謝你，寇山！」巴威爾感到喉頭有點哽塞。「我會做任何事情爲你效勞。」

寇山皺起了眉頭陷入沉思。雷雨的「嘩嘩」和「隆隆」聲都已停止，洞內緩慢的水滴聲音顯得更爲清晰。巴威爾坐在那裏靜靜的等着，冷風爲他帶來一陣陣寒意。這個殘酷的解釋，已驅散了他清醒時那種夢幻似的懷疑，而且說明了他夢中那股一直纏繞着他的恐懼。他想他現在是明白了他內心中的這種衝突，這是場人性和邪惡的戰爭。人性這面必需得戰勝！他緊揑着拳頭，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滿懷希望的等着寇山說下去。

「孟博士有一個計劃，」寇山平靜的說：「他要在不意之間撲向這個巫族幫派——他要廣播一項公開的警告，而讓人類大衆團結在他身邊。他希望能喚醒各國政府和民衆，發動一次和宗教裁判類似的行動，以制止『夜暗之子』的活動。但是巫族的人謀殺了他和瑞斯以及克禮，而現在我認爲我們必需採用不同的計劃。」

他擦了擦他滿是鬚樁的下巴，嚴厲的又看了巴威爾一眼。

「這場公開之戰我們已經輸了，現在我認爲必需發動一次私下的戰爭——一次只對付一個人。這不需要我來辨認那些混血兒，只要找出少數我能肯定是屬於黑色幫的人。任何瞭解我們的巫族幫的人，都必需得把他們除掉。」

巴威爾沉默的點了點頭，緊閉起他在顫抖着的嘴。

「現在我要你回克拉頓去，」寇山說。「我要你去和我所選的人先作接觸——而我必需要留在這裏。」

他又轉頭看了一下他那口寶貝箱子，而巴威爾小聲的問，「誰？」

「我們要小心的選擇我們的伙伴，就像『夜暗之子』選擇他的徒衆一樣。這些人一定要是在經濟、政治、或是科學方面有着影響力的人。他們絕不能是弱者，這項任務的艱巨，甚至可以要最堅强的人的命。」他目光如電的又注視到巴威爾的臉上。「同時——他們最好不是巫族！」

巴威爾又倒抽了口冷氣。

「你是否想到了什麽人呢？」巴威爾也拚命的在想。「顧倫博士怎麽樣？他是個科學家，又是個死硬派的唯物主義者，他有錢又有聲望。」

寇山固執的搖着頭。

「這就是我們最不能信任的典型。那些恥笑巫族的人，也許正好他本身就是巫族。不行，顧倫正好把我們關在精神病房和孟夫人待在一起。」

巴威爾有點感到輕鬆，很高興寇山還不知道這位瞎眼寡婦的死訊。

「我們得選擇另一種不同的典型，」寇山說：「我名單上的第一個人就是你的老闆。」

「狄普瑞？」巴威爾驚詫的眨着眼睛。「狄普瑞的確是個百萬富翁，而且有他政治方面的勢力，但他不是個聖人。他是市政廳派的首領，華上校做的一切稀奇古怪的壞事，都是他在幕後所計劃的，而他是坐地分贓。他妻子在過去十年來都不准他進她臥房的門。克拉頓漂亮的女人，差不多有一半是他養着的。」

「包括了某些固定的？」

寇山臉上閃過一絲笑意。

「這沒有關係，」他嚴肅的繼續說：「孟博士常說，大多數的聖人大部份都是屬於八分之一的巫族血統。他們的聖人行爲，只是對邪惡污染的一種過度補償作用，今天晚上你和狄普瑞去聯絡一下如何？」

現在是該巴威爾開始搖頭了。

他才從警網裏逃出，而現在那一定佈置得更寬廣而更嚴密了。狄普瑞本身毫無疑問的就想逮住他，以便爲「明星報」得到一條獨家新聞。他發暈的頭現在似乎就看到了那條新聞的標題：「明星報抓住了用車殺人的兇手。」

「什麽事不對勁？」寇山問。

「什麽都沒有！」巴威爾匆忙的站了起來。現在要坦白說出他壓到了孟夫人，已經是爲時太晚了。他必須回克拉頓去。但寇洛娜也許不會告訴警察有關基金會這部車子的事，想到這他安心不少。他也許可以見得到狄普瑞。甚至他也許可以爲寇山爭取到這個現實主義的工業鉅子。他試着想用微笑來掩飾他心裏的恐懼。他在洞穴的黑色洞頂下彎着腰站，混身都感到僵硬。

他伸出了手低語：

「我倆聯合起來對付夜暗之子！」

「我們還要找些別的人——我們一定要。」寇山伸了個懶腰。「因爲人類記憶中的地獄，只不過是巫族的統治時代。」寇山看了看他伸出來的手，却揮了揮那支醜惡的手槍作爲回答。

「抱歉，威爾，你先得表現點成績給我看，現在最後是開始行動！」

第十九章　沙底山上

他知覺麻木的面對着漲水的道路，心裏還在想着狄普瑞怒不可測的責駡，以及更擔心在入夜以後，又會在耳邊響起的那陣母狼的低聲呼喊。但在寇山的槍口之下，他不得不向他道別。看到他蹲坐在那口箱子旁邊的狼狽相，他不禁在這樣想：這個抵抗那些非人類狩獵人的人類救星，他是多疲憊而又軟弱無力！

雷雨如今已變成了一團冷霧，但一股黃色的冷流依然在從山邊沖刷下來，沖過那些他要爬過的岩石階梯。他連滾帶爬的在這股冷流中下得坡來，混身弄得透濕，不停的打着冷戰。但奇怪的是，能逃脫寇山和那嚇人的箱子，却仍然使他感到了一種欣慰。

等他水花四濺的淌過了那片洪流，到達停車的地方時，暮色已經是很濃了。車子很容易發動，而道路狀況也比他預期的要好。當他涉水開過大熊河渡口時，他聽得見過水道路肩被沖刷掉的聲音，還好車子總算是平穩的通過了洶洶翻滾的水流。

在開回公路以前，他得將車頭燈開亮，但此刻他仍然聽不到那陣耳邊細語，路前面也看

不到那隻柔軟光滑的母狼，而後面也沒有警車在追他。當他把車停在狄羅津山上狄普瑞那座大寓所旁邊時，時間正好是八點正。

巴威爾對他的家很熟，因爲過去爲了政治新聞，他曾來過多次。他從邊門走了進去，而看到餐廳裏是黑暗的，他鬆了一口氣。他悄悄的爬上樓梯，直接衝到了狄普瑞二樓的密室。這位發行人用他破鑼般的聲音在問，那個混蛋是誰？

「老闆，我是巴威爾，」他警惕的小聲說。「我得馬上見到你，因爲孟夫人不是我壓死的。」

「你眞的沒有嗎？」狄普瑞的聲音從門後轉來，充滿了懷疑的意味。過了一會他才加了一句。「進來。」

這間密室很大，在房間的那頭是一個圍着銅欄杆的酒吧，牆上佈置得有各種獵獲品和四肢修長的裸體油畫。房間空氣中有着淡淡的雪茄煙霧，全部都用的是皮質家具，一派豪華的樣子。狄普瑞曾吹噓過，在這間密室中所創造的歷史性事蹟，比在州長官邸裏還要來得多些。

巴威爾第一眼所見到的，是一件掛在椅背上的白皮大衣。一陣青色的閃亮抓住了他的視線，這是別在那件皮大衣上的那隻小玉狼的青孔雀石的邪惡眼睛。這件大衣是貝茜玲的。他的手握成了拳頭，但接着他很快的吸了一口氣。

「巴威爾，有什麼事嗎？」狄普瑞只穿着襯衫，嘴裏含着一根新點上的雪茄。他站在一張大紅木書桌旁邊，書架上凌亂的散放着文件、煙灰缸和空酒杯。他雙下巴的肥臉帶着種不耐煩的表情。「那麼你的車子沒壓到孟夫人了？」

「沒有，老闆，」巴威爾轉過臉來不看那件貝茜玲的皮大衣，並且盡量使自己的聲音不發抖。「他們想陷害我，就像對寇山那樣！」

「他們？」狄普瑞紅色的眉毛誇大的揚了起來。

「老闆，這是個很恐怖的嚇人新聞——假若你願意聽一聽的話。」

狄普瑞的眼神漠無表情。

「警長和這些警察才有興趣聽，」他說：「還有顧倫醫院的那些醫生。」

「我沒……瘋。」巴威爾急得快哭出來了，「老闆，求求你，先聽我說！」

「好吧，」狄普瑞點了點頭，他那張撲克臉上還是沒有任何表情。「等一等。」他撬着八字步到了酒吧後面，調了兩杯威士忌加蘇打，拿回到書桌上來。「乾掉它。」

「我只認為我是要瘋了，」巴威爾承認。「但等我見到寇山以後，我才知道我是中了巫術。」

他看到狄普瑞長着大嘴巴的臉變得更嚴厲起來，於是他盡量把緊張急促的語氣放慢一點。他急切的將寇山的那些話說了出來，什麼巫族的發源和消滅，什麼巫族人們要從遺傳因子裏再生，他盡量把這些話說得帶有說服性。

他焦急的注視着狄普瑞的反應，但他却把握不定他的反應是什麼。大雪茄熄了火，那杯酒他也沒動一下，但他蹺起來的一雙銳利的眼睛裏，却沒有任何表情。巴威爾最後吸了一口氣，焦急而緊張的結束了他這番話：

「相信我，老闆——你一定得相信！」

「那麼孟博士和其他幾個基金會的人都是被這班巫族所殺害的了？」狄普瑞胖胖的雙手放到了大肚子前面，下意識嚼着他熄了火的雪茄。「現在你是說要我幫你對抗夜暗之子？」

巴威爾吸了口氣，急切的點着頭。

狄普瑞毫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

「也許你是沒有瘋！」狄普瑞胖胖的撲克臉後面，似乎燃起了點興奮之火——而巴威爾開始也有了希望。「也許這些巫族的人是在陷害你和寇山，因為孟博士的學說解釋了太多的事情。甚至解釋了你為什麼喜歡某些眼面前的人，而不敢相信其他的人，這是因為你感覺到他們血液中有汚染！」

「你相信我了？」巴威爾興奮的說。「你會幫助……」

狄普瑞的大禿頭堅決的點了點。

「我要調查一下，」他說。「我今晚要和你一起回寇山那裏去，聽一聽寇山怎麼說，也許再看一看箱子裏的東西，假若寇山的話和你一樣具有說服性，我幫助你們的，威爾——直到我用完最後一毛錢，剩下最後一口氣。」

「多謝，老闆！」巴威爾沙啞的低聲說。「有了你的幫助，我們或許有戰勝的機會。」

「我們會打垮他們的！」狄普瑞富於攻擊性的大叫起來。「巴威爾，你找對了人。我從來沒有給任何人打敗過。只要給我半個小時準備，我要告訴我的秘書，我有緊急事情要辦，讓她一個人去參加華上校的宴會。假若你想洗澡的話，就用這間浴室好了。」

巴威爾在浴室鏡子裏看到好可怕的一張臉，憔悴、疲憊，滿臉于思，完全和寇山那張下陷的臉一樣。但除此以外，他還有點別的某樣東西，這使他想起了他變蛇時，在基金會樓上

所見到的那具巫族人的骷髏。他懷疑這面鏡子是否有點變色和變相，他敢肯定以前他從來沒像這個樣子過。

另一股不祥預感使得他不再想這使人困惑的問題。他匆匆忙忙的又趕回到密室，小心的拿起了長桌子上的電話，正好趕上聽到狄普瑞的談話。

「警長嗎？我幫你抓到了一個人，就是從顧倫醫院逃出來壓死了孟夫人的那個巴威爾。你知道的，他一直是爲我工作的，現在他到了我狄羅津山的寓所裏。沒問題，這個傢伙應該送到州立精神病院去——他給我說了一些我從來就沒聽過的怪事，你能不能馬上就來照顧他一下？」

「當然可以，狄先生，」這名警長說。「只要廿分鐘。」

「小心點，」狄普瑞說。「我想這個傢伙很危險，我會把他留在我二樓的密室裏。」

「好的，狄先生。」

「警長，另外還有件事，巴威爾說他看到了寇山——就是你通緝的那個基金會的兇手。他說寇山是躲在大熊河上面的山洞裏，這可能是個槓上開花——巴威爾和寇山是老朋友，他們說不定是同謀。只要稍加說服一下，巴威爾就會領你去那個山洞的。」

「多謝，狄先生！」

「這算不得什麽，警長，你知道『明星報』一直是支持法律和秩序的。我全部的要求就是第一個看看箱子的東西。但是請快點，可以嗎？我不大喜歡看巴威爾那付樣子。」

「好的，狄先生。」

巴威爾悄悄的放下了話筒。這些牆上的裸體女人正在瘋狂的跳着艷舞，他只覺得這間大房間裏，瀰漫着一層濃濃的霧。他呆立在那裏，只感到搖搖欲墜，心上陣陣發涼。他明白他出賣了寇山，甚至就是出賣給「夜暗之子」本人。

這可怕的愚蠢錯誤，全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不錯，是寇山自己派他到這裏來的，但他却沒敢把貝茜玲是女巫以及她和狄普瑞親密的關係說出來。他怕講的事情的確太多了，但現在是什麽都爲時已晚。

但會不會眞的太晚了呢？

一股堅强的意志使他站穩了身子。他傾聽了一下周圍的動靜，把鞋子脫了下來，悄悄的走出了密室。大廳對面狄普瑞的臥房，門開了一條縫，他看到這位矮胖的發行人從衣櫃的抽屜裏取出一支自動手槍。

那個紅髮女孩的照片，就站在衣櫃臺上。使得巴威爾忘却了去看那支槍。不錯，這個女孩就是貝茜玲。他有會工夫簡直是氣瘋了，他眞希望又變成那條大蛇，但接着他爲自己這個念頭嚇了一大跳。不，他不想再變了！

他毫無聲息的溜下了樓，接着又偷偷出了邊門。這部滿身是泥的基金會車子，還停在原來的路上。他混身緊張的發動馬達，盡可能的小聲，在他未開上公路時，他連頭燈都沒有亮。

他轉彎向西，拚命的踩緊油門，也許他還能挽救他的錯誤。假若他能趕在警長的前面到達那處洞穴，寇山或許會聽他的警告，而把那只寶貝箱子裝上車和他一起逃走。如今狄普瑞已經知道寇山的計劃，他一定會離開克拉頓遠走高飛，因爲他非常有可能就是這個「夜暗之子」。

黑夜降臨，閃電也已停止，但寒冷的南風却一直吹個不停，還夾帶着霏霏細雨。他一加大油門，雨刷却慢了下來，他很難辨清前面的路。他感到全身都緊張，因爲只要打一個滑，就意味着寇山的全盤皆輸。

在他轉到通往大熊河的泥土路上，把速度放慢下來時，他發現到後面有東西跟踪。雖然在模糊的反視鏡中看不到任何燈光，但他冷靜本能的警告太清晰，不容他加以忽視。他不敢停下也不敢轉彎，他只有向前更開快點。

他知道後面有什麽在追踪，肯定得就像他看到了那雙碧綠眼睛裏所閃着的凶光。是貝茜玲在追踪他，外形可能還是那隻白母狼。她沒有插入他和狄普瑞的談話，只因爲狄普瑞是這個組織的頭目。但現在她是要跟着他回去殺寇山。

「夜暗之子」已經獲勝了。

巴威爾感到一陣絕望的寒意，他握着方向盤的手也顫抖起來。他盡量不要去想他們陰謀的詳細情形，但他知道這些再生的巫族將是不容易擊敗的。他不能再回到寇山那裏去，他不能回到克拉頓去，那裏意味着他要被關進州立精神病院。一陣絕望的痛苦驅使着他盲目的開車向前。

他將車往西方的羣山方向開去，原因是他不能開回到寇山那裏去。車燈在雨中亮起一道白色光道，在光道中他忽然看到一個古怪的行列在走着。老孟德的瞎眼寡婦，身材高挺而表情可怕，手上還牽着那隻大牧羊犬，另一隻手緊捏着銀匕首。老季班恩顫抖着的手在點煙斗，可是怎麽也點不着，因爲煙斗裏面已塞死了。胖胖的史太太伏在那個小個子裁縫史先生的

肩上在哭。

寇洛娜披着金髮，圓圓的臉上因眼淚太多顯得有點浮腫，牽着小蓓蒂，而小蓓蒂頑強的在忍住不會哭出來。

速度錶上的指針已指到七十英里，當他爬上第一座小山時，雨刷就停止了轉動，雨迷濛了擋風玻璃。車子怒吼着疾駛，在潮濕的柏油路上搖擺，經過破損的路面，濺起了陣陣白色的水花。一輛沒燈的農用卡車突然在雨霧中出現，他急着打方向盤，緊擦着它身邊繞了過去。

時速已到達八十英里。

但他知道這隻白母狼還一直緊跟在他後面——自由心智網的連鎖乘風，快得像人的意念。他看了看雨霧模糊的後視鏡，稍微放慢了點速度；他眼睛裏看不到什麽，但他腦子裏却清晰的感覺得到那雙惡毒眼睛中所含着的嘲笑。

山越來越高，山岩也越來越陡，但是他依然把車開得那麽快。這就是以前劍虎追季瑞斯的這條路。他不禁回憶起那晚從老虎眼睛所看到的山景，而那些夢境又重縈繞在他的腦海裏。

一會他又變成了那隻長毛的灰狼，血盈的大嘴裏咀嚼着蓓蒂小狗的背脊骨。一會他又是那條大蛇，游上了基金會頂樓，將季瑞斯纏得骨頭碎裂。他又是那隻劍虎，那個赤裸的女孩騎在他的背上，在現在這同一條路上奔馳，就在這條路上他咬斷了季瑞斯的喉嚨。

他繼續踩緊油門，緊掌住方向盤在彎曲的道路疾馳，他盡量在想擺脫這些惡夢。他試着不要去想寇山，他正坐在滴着水點的洞穴裏等着他的幫助，但等下會到的却是警長和他的助手。他看着雨霧迷濛的後視鏡，他想擺脫這一切。

一陣恐怖的渴望爬上他的心頭，比恐懼後面母狼跟踪的感覺還要恐怖。在後視鏡的邊緣有一張小廣告，上面是一個翼龍的輪廓，這個已絕種的古生物圖像，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商標圖案，在他上次打黃油時貼了上去的。

這條飛騰的翼龍的影子，現在又縈繞在他的心頭不去。

他覺得，這種帶有翅膀的大蜥蜴倒是值得一變的東西。他要有利爪利牙來摧毀所有的敵人，除掉一切使他不能忍受的煩惱，連帶着貝茜玲一起！他想停車——但這種衝動簡直是瘋狂，他盡量想打消這個念頭。

他控制住這部怒吼着的車子不要脫離道路，拚命加速狂馳，想擺脫這股恐懼。但照在車

頭燈光中的白濛濛雨絲，對他却像一處監獄，裏面沒有可以使他心動的東西。他竭力的想恢復神智清醒——找到一點可以抓住的眞實——但他狂熱的意念却不斷的在翻滾出來，就像套在磨子上的瘋狂傢伙，再怎麽用力還是達不到任何目的地。

貝茜玲到底是用巫術蠱惑住了他，還是只是用一般女人的魅力吸引住了他？他眞的是想逃避那隻從阿拉山帶囘來的箱子，還是他只不過是想逃離威士忌的酒瓶？他是患了狂想症了？還是眞的殺了人？或者兩者都不是？寇山會不會眞的是殺人兇手，而動機是爲了箱子裏的財寶，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以他人類學家的知識所編造出來的？狄普瑞眞的可能是「夜暗之子」？孟德的瞎眼寡婦眞的是瘋了嗎？她想帶給寇山的警告又是什麽？

巴威爾不想再這樣想下去，他又踩緊了油門。

他又囘想起寇山給他的警告，知道巫族的情形就意味着恐懼和瘋狂。現在他永遠得不到安寧了。在任何地方，他都再找不到休息之所。就是因爲他知道了這些秘密，這些神秘的追獵者將追殺他到天邊地極。

車子爬上了最後一道稜線部份，開始走入了下坡。前面頭燈光裏有道黃色號誌燈光閃起，他知道那裏已經是沙底山。他在想像中又見到那段要命的急轉彎道路，就是在那處地方，那隻劍虎的牙齒咬斷了季瑞斯的喉嚨。他感覺得出車子潮濕的輪胎在路面上打滑；用不着那股特別感覺，也能明白他死在這裏的或然性，但是他還是讓車子跑得飛快。

「去妳媽的！」他對那隻他知道是跟在身後的白母狼說：「我不認爲現在妳能追得上我了！」

他發出勝利的輕笑聲，笑那隻血盆大口的母狼和警長那幫人，也笑州立精神病院的軟墊病房。他看了看沾滿雨水的後視鏡，輕蔑的嘲笑着「夜暗之子」。不，這班神秘的追獵者，現在沒有人能追上他了！他又加大了油門，只見那段急轉彎道路，閃現在他的面前。

「貝茜玲，去妳媽的！」他感到方向盤在打空轉，但是他沒有去管它。「我不認爲現在妳還能夠要我變。」

車子向路旁歪了過去，脫離了潮濕的路面。方向盤在他的手中亂轉，他也沒去管它。車子在柏油路肩上顚動了一下，然後飛躍進路外黑暗的山澗。巴威爾感到一陣輕鬆的狂歡，他在等着車子跌得粉碎。

「再見，」他對母狼輕聲的說。

第二十章　「夜暗之子」

痛苦沒有巴威爾所怕的那麽厲害。當車子撞在一塊花崗石的邊沿上時，那段翻滾時間很久的沉寂突然間被打破了。受到折磨的金屬體大聲尖叫，就像人在叫痛一樣。他感到自已的肉體也被這金屬物抓住、撕爛，壓得血肉模糊。有一會工夫，這種酷刑似乎是叫他忍受不了，但最後的一次衝擊，他反而沒怎麽感覺到。

在刹那間的昏黑以後，他又恢復了知覺，車子的一隻前輪還在半空中打轉；他聽得見輪軸轉動的聲音。汽油灑滿了他附近的地面。當他聞到汽油刺鼻的臭味，一陣害怕着火的恐懼，襲擊到他心上來。他軟弱的從跌得稀爛的車身下爬了出來。

當他發覺到沒有重大的骨折時，他還高興了短暫的一會。眞的奇怪，他還到處都擦傷疼痛的身體竟沒有流一點血。一陣夾帶着雨的刺骨冷風襲來，他不禁冷得縮成了一團。當他蹌踉着爬回路上的時候，那隻白母狼正在他頭上嘷叫。

他想對她這種勝利的嘷叫來一番嘲弄，可是他混身虛軟，連笑罵的力氣都沒有了。他絆住一塊濕滑的鵝卵石跌到地上，連爬起來都感到困難。他無助的縮回到路肩邊，就躺在那裏瞪着母狼看。

「威爾，這下好了！」當車子在轉彎處翻落時，她一直就站在路邊上看着。她的聲音是貝茜玲的聲音，如今充滿了愉悅和嘲弄。「你不是想跑掉的嗎？」

他無力抓起了一把小石子投向她。

「妳眞該死！」他嘆了口氣說：「難道都不肯讓我死？」

她不管他的怒吼和丟來的石子，她優美的跳下斜坡。他試着爬到路上來，可是一陣無力，他又滑了下去。

她聽到母狼輕盈的脚步聲，聞到了她身上那股使人愉悅的幽香，同時還感到她溫暖的舌頭在舔着他的臉。

「滾開！」他掙扎着坐了起來，無力的試着把她推開。「妳他媽的想幹什麽？」

「威爾，只想在你需要我的時候來幫助你。」

她蹲坐在他面前，血盆大嘴上還掛着微笑。「我跟着你到這裏，利用或然性的連鎖來使你解脫。我知道這一定很痛也很惱人，不過稍過一會，你就會感到好一點。」

「哦！」他恨恨的咕噥着。「妳說的？」

他靠着一塊大岩石放鬆了身子，眼睛還直瞪着她。她一隻前脚抬了起來，碧綠的眼睛帶着友好的玩笑意味。即使在變狼的時候，她依然是如此苗條優美，白淨的皮毛潔白得像雪。但他還是在向後退。

「去妳媽的蛋！」他嘶啞的亂罵。「妳難道連讓我死都不肯嗎？」

「不，威爾。」她搖了搖纖美的頭。「現在你永遠不會死了。」

「啊？」他打了一個寒噤。「爲什麼？」

「威爾，因爲……」她尖尖的耳朵突然豎立了起來，一動也不動的傾聽着。「我將來會告訴你的。」她迅速的喃喃說。「現在我感到有一個正在形成的或然性連鎖，我們一定要準備加以運用——這次是用在你老朋友寇山身上。現在他還無法傷害到你，我去一下馬上就會回來。」

她迅速突然的一吻，使他一時都楞住了。她又跑回到路上，就讓他一個人躺在那裏。她嘲弄的眼神，一直還縈繞在他眼前不去，他突然感到難過得要發狂。他連求死都不可得。他眞希望貝茜玲能多告訴他一點有關或然性控制的事。也許她就是利用了對或然性的控制而使他不死，就像那次她利用同樣的東西要季瑞斯死一樣。他實在弄不懂這些，但他如今唯一所知道的，就是他想弄死自己而未能成功。

他在那裏躺了很久，冰涼的細雨中冷得發抖，連想都懶得去想了。他在等那隻母狼回來，心裏却帶着幾分討厭和恐懼，可是她始終沒有回來。現在他覺得有力一點了，一部貨車在山坡上換排檔的「卡、卡」聲，使他興起一股找躲雨的地方的希望。

他蹣跚的走到眩目的車燈光中揮着手；可是那面目凶狠的司機，只對着他叫罵。他揮着拳頭大聲叫喊，司機轉過車子來好像是想壓死他，然後還是丟了他不管。

貨車的大輪子擦過他身邊，接着向山坡上爬去。車子是空的，後車門也是敞開着的。突然有股衝動使他跟着它後面跑，在司機換檔車子停下來的片刻之間，他抓住車身，翻了進去。

加蓋的車身裏面是黑黝黝的，只有一堆臭氣熏人的軍毯，那一定是用來搬運家具包在外面用的。他裹上了一條軍毯，就坐在硬硬的車板上，眼望着車後滾動的地面發呆。

籠罩着夜色的羣山，消失在他身後，接着是一片片的農田和平交道上的寂寞燈光。克拉頓就快到了。他知道警察又在找他，而且這次還有狄普瑞告訴他們，他所穿着的借來的衣服

的形狀，但他還是無力地懶得去想別的計劃。

他眞是完蛋了，連個逃避的地方都沒有；甚至是想死都找不到門路。現在他心中只有一個想躲雨的動物本能，以及那股害怕貝茜玲再回來的恐懼。

不過，他看不到後面有碧綠的眼睛跟着，他的腦海裏忽然閃起了一絲希望。大學裏黑暗的房子也過去了。在交叉路口司機慢了下來，爲的是要過紅綠燈。然後他向北轉入河邊的公路。他看出來這部貨車會經過顧倫醫院，突然間他找到了一個目標。

他要回到顧倫那裏去。

他並不想回去。他不想借瘋狂而作逃避，也不想在州立精神病院去過艱難的逃避生活。但是白母狼很快就會來了。他需要顧倫的唯物主義來做安慰他的護身符。他等到貨車在顧倫醫院轉角慢下來的時候，他跳到了柏油路上。

他跳下來就想跑，可是一陣痲木使他面向前跌倒了。他掙扎着爬了起來，昏昏沉沉的連下雨都感覺不出來。他很累，他得找一個乾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覺，其他的他什麼也不想。街對過一間黑屋旁邊，一隻狗拚命的吠着，聲音充滿了驚懼。這使他想起，白母狼一定是很接近了。

當他踉蹌的走進有着四方石柱子的醫院大門時，別的一些狗也開始嚎叫起來。顧倫的住處，燈還是亮着的，他向着顧倫的住處走去，不時還警惕的向身邊偷看一眼，還是看不見有碧綠的眼睛跟着。他按了按電鈴，那位高大的精神病醫生自己來開了門。

「你好，巴先生，我想你是會回來的。」

巴威爾搖搖晃晃的有點站不穩，一面舔着他乾燥痲木的嘴唇。

「警察呢？」他焦急的小聲問。「裏面是不是有警察？」

顧倫望着他這付狼狽的樣子，臉上掛着職業性的同情微笑。

「現在不要操心法律上的事了，」他安慰着他說：「巴先生，的確我們都在到處找你。但爲什麼現在不放輕鬆點，而讓我們的人幫助你解決問題？你知道的，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只需要打個電話給警方，說你在這裏很安全，法律上的痲煩明天再談，好不好？」

「好的。」巴威爾同意得很肯定。「只是——有一件事你必須知道的，就是我並沒有壓死孟夫人，是一隻白狼咬死她的，我還看到牠嘴上有血！」

顧倫隨意的點了點頭。

「這些事我們明天早晨再談，但不管發生任何事情——是眞實的也好，是在你想像中的

也好——我都可以向你保證，我對你這個病例非常有興趣。你看起來是心理不太正常，我會用一切精神治療的方法來幫助你。」

「多謝，」巴威爾喃喃着說。「但你一直還是認爲我殺了她。」

「一切的證據都很具說服性。」顧倫臉上還掛着微笑，人却謹慎的往後退。「你別想試着再離開了，而且明天早晨你必須搬到另一種不同的病房裏去。」

「心理失常者的病房，」巴威爾恨恨的說。「我敢打賭，到現在你還是不知道孟夫人是怎麽跑出病房的！」

顧倫不在意的聳了聳肩。

「班醫生一直到現在對這還弄不懂，」他不經意的承認說。「但今晚上你不必操心這些事。看起來你很不舒服，爲什麽不回房去洗個熱水澡，睡一下覺……」

「睡覺？」巴威爾嘶啞的重複着。「博士，我就是怕睡覺。因爲我知道那隻母狼會來，她又會把我變成某樣別的東西，逼着我去殺害寇山。你看不見她，甚至我現在也還看不見她，但沒有那種牆壁能夠擋得住她的。」

顧倫又笑了笑，無意義的點點頭。

「她來了！」巴威爾的聲音突然轉高。「聽那些狗叫！」

他能聽得出，隨着夜風傳來，附近農莊上的狗都在長嚎。他指了指那片聲音，驚恐的揮了揮手。顧倫還是待在門口，臉上不帶任何表情。

「這隻白母狼就是貝茜玲，」巴威爾低聲的說。「她殺害了孟博士。她逼使我幫她殺害了季瑞斯和史克禮。我看到她在孟夫人的屍體上，舔着她的血。」他牙齒打起戰來。「只要我一睡覺她就會來，她又會逼着我變，然後陪她去追寇山。」

顧倫又聳了聳肩，臉上還帶着那股職業性的平靜。

「你太累了，」他說，「同時你也太激動，讓我給你服點東西，幫助你睡一會……」

「我什麽也不吃。」巴威爾盡量抑止住自己不要尖叫。「這是比瘋狂更糟的事——我一定得讓你明白！聽我說一說寇山今晚告訴了我些什麽話……」

「巴先生，」顧倫面無表情的打斷他的話。「你要平靜……」

「平靜？」巴威爾粗魯的大聲說。「聽聽這個！」他抓住門框使他自己站直了，他身上的泥水還在往下滴。他開始說出這種事情：「博士，這些巫族，他們在第一冰河時期進化，練成了自由心智網，後來一直捕捉人類。」

「眞的？」顧倫同情的點了點頭，沒有感動的樣子。

「老孟德發現到今天的所有人類都是混血兒……」

巴威爾焦恐的說了下去。一度他還回想到寇山懷疑顧倫本身就可能是個巫族，但他立刻就打消了這個念頭。那股奇異的認同和信任他的喜悅，現在又在他心頭燃起。他很高興見到顧倫臉上的同情。他全部所需要的，就是顧倫用他懷疑的科學頭腦來幫助他。

「博士，事情就是這樣。」他在最後又來了這麽帶有挑戰性的一句話。「你認爲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顧倫不經意的作了一個習慣的手勢，然後兩眼看到自己合攏棕色的手上。

「你病了，巴先生。」他深沉的聲音非常平靜。「你得記住，你病得太厲害，所以用你內心的恐懼而把一切眞實的事物都看變了形。你所說的巫族故事，在我看來這只是將眞實歪曲了的一種歇斯的里的想法。」

巴威爾盡量在聽他說，可是他聽到背後的羣狗仍然在嚎叫着，他又不禁毛髮聳然起來。

「的確不錯，有些研究超心理學的傢伙，將他們的發現解釋成靈魂和身體分開的證據，認爲那可以在眞實世界中影響到某些事件的或然性，甚至在身體死後還可以獨立生存。」

顧倫又點了點頭，似乎是對自己的話很滿意。

「但這也是千眞萬確的，人是從野性動物進化來的，現在我們每個人都遺傳了一些天性，而那在文明社會中早就沒有用處了。潛意識當中，我們還存得有很多的恐懼，這個不愉快的事實，我們常表現在象徵的傳說和神話上。那些有趣的『祖型重現』情形，的確是會發生的。」

巴威爾疲憊的搖頭以示抗議。

「但你無法解釋那些已發生的巫術事件，」他沙啞的急聲說：「更別說他們現在想要用或然性連鎖作用殺寇山的事了？」他不安的回頭看看背後，爲那些狗的哭嚎感到心驚肉跳。「想想可憐的洛娜，」他自言自語的說：「想想可愛的小蓓蒂，我今夜不願去殺害寇山——這就是我爲什麽怕睡覺的理由！」

「拜托，巴先生！」顧倫平靜的聲音，含得有更多的同情。「你不想明白嗎？你所以怕睡覺，只不過是你在潛意識當中，恐懼那些會在睡夢中解放出來的願望。這些巫夢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你對愛洛娜的一種罪惡感。你所以有會謀殺寇山的想法，那只不過是你潛意識中嫉妒她丈夫恨他丈夫所產生的結果。」

巴威爾握緊了拳頭，混身氣得發抖。

「你現在是否認這種想法。」顧倫平靜的說。「但你必須接受它，面對它，而在眞實的基礎上把它擺脫掉，這就是我們客觀的給你的治療處方。這類的恐懼並沒有什麽特別，所有的人都用這……」

「所有的人，」巴威爾嘶啞的打斷了他的話。「都帶有巫族血液的污染。」

顧倫不自在的點了點頭。

「你的幻想表現了一個基本上的眞理，所有的人都經歷過這相同的內心衝突……」

巴威爾聽到身後有了脚步聲，他恐懼的嘆了一口氣轉過身來，還好，不是那隻母狼，而是那個男性化的護士身後跟着另一個護士。巴威爾憤恨的看着顧倫。

「巴先生，最好是安安靜靜的跟她們走，」這位高大的精神病醫生溫和的說。「她們會服侍你上床，然後使你睡一覺……」

「我就是怕睡覺，」巴威爾嘆了一口氣說。「我不要！」

他吸了一口氣想跑，這兩位穿着白色制服的「亞馬遜女兵」早就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只得精疲力盡的投降了。她們把他帶囘原來的病房。一陣熱水淋浴停止了他牙齒的打戰，而乾淨的床舖的確使人感到輕鬆。

「我會在大廳裏看着的，」那個男性化的護士對他說，「假若你不馬上睡覺，我就會給你打一針。」

他不需要打針，睡神已走近，正在向他招着手。他眼前似乎蒙上了一層絲網，一根無法抗拒的繩子正在不停的拉他前進。這是一陣冷風，這是一陣催眠歌聲，這些都好殘忍，他不想睡，却不得不睡；這一切都成了會使人尖叫的痛苦，他急於想睡，但是他不敢睡！

不過他發現到了某件事，那使得他又看到緊關着的門上。門的下半邊木板已靜悄悄的溶化掉了。那隻白母狼輕盈的從缺口中跳了出來。她在屋中央蹲坐着，帶着一種嘲弄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她長長的紅舌頭，在血盆大口的一邊拖着。

「你可以等到天亮，」他疲憊的向她說。「但妳沒法要我變，因爲我不會睡覺。」

她碧綠的眼睛裏顯出平靜的微笑。

「你不需要睡覺，」她以貝茜玲那種富於磁性的熱情聲音說。「我只是將你在沙底山上的事，告訴了你的同父異母哥哥，他爲這件事感到非常高興。他說你一定非常有力，因爲護士都未覺察出來。他說如今你是想變就變，再也用不着睡眠的協助。因爲你看，你再也沒有

任何需要放鬆的人體的阻擋。」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急促的坐到床沿上來，困惑的緊皺着眉頭，「護士們未發覺到什麼？」

白母狼邪惡的笑了。

「巴威爾，你不知道嗎？」

「知道什麼？」他不解的急忙問。「同時誰又是我的同父異母哥哥？」

「顧倫沒告訴你任何事情？」這隻母狼搖了搖她纖細的腦袋。「不，他是不會的。他也許想花一年的時間來喚醒你身上那股古老的法力，他也是如此對待我的——以每小時四十元的代價。但是組織不能再等了。我今晚使你解脫，因爲我們要對寇山採取點行動，而你殘餘的人性使你顯得太勉強。」

「妳的話我一句都不懂，」他喃喃的說。「我甚至不相信我？有什麼同父異母兄弟。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母親就死了，我從來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只聽說我母親死後不久，父親就死在州立精神病院。而我是由一個慈善機構撫養大的，等到我進大學的時候，就在孟夫人家搭伙。」

「這都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故事。」這隻母狼靜靜的笑着。「當然眞的是有巴露絲這麼個人，但她和她丈夫只是拿了錢負責領養你而已。而他們也發覺到你是個非人類的小怪物。所以這個女人被我們除去了，以防她說得太多。」

巴威爾不相信的搖着頭。

「那麼——」他不甘願的喃喃着問。「我又是什麼人呢？」

「巴威爾，你和我都是特殊人物。」這隻母狼笑得好甜。「我們是爲了一個特別的目的，經由一種特別的技巧，而由人類生出來的。但我們不僅僅是不值一談的人類。」

巴威爾勉強點了點頭。

「寇山告訴了我有關巫族的事，」他睡意朧朦的喃喃着說。「那些有關人類血的污染和從遺傳因子着手再重建巫族的事。」

「寇山知道得太多了，」這隻母狼下了這個評論。「在顧倫醫院這裏，就把利用自由心智控制遺傳因子的事做得很完美。」接着她又補充了一句：「你自已那位有名的父親卅年前就完成了這件工作。」

巴威爾打了個寒噤，緊抓住床的鐵欄干。

「誰是我父親？」

「老顧哈文醫生，」這隻母狼說。「所以顧倫醫生就是你同父異母的哥哥。他比你大了幾歲，所以在遺傳因子控制上面，沒有你這樣成功。」

巴威爾不安的嚥了口口水，想起了他對那位高大的精神病醫生所有的那股認同的親切感。難道就是爲了他們血液中這份相同的邪惡？他沙啞的低語說：

「那我的母親呢？」

「你認識她的。」白母狼笑他那付吃驚的樣子。「她是你父親爲了遺傳因子所挑選的一位女人——他把她帶到當時的顧哈文醫院來當護士。她富於我們祖先的血統，可惜的是，她總無法克服那種悲劇性的人性缺點。她竟傻得認爲你父親是眞愛她。等到她明白了事情眞相以後，她就永遠沒原諒過你父親。於是她參加了人類敵人那方面——不過那時候你已經生出來了。」

巴威爾聽得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她不是——」他又深深吸了口氣。「孟夫人嗎？」

「當時的史洛娜小姐。」這隻白母狼輕笑着說：「直到你父親喚醒她體內的潛力以前，她根本不知道她自已具有我們祖先的能力。說起來也可憐，當她聽到不結婚就要生出你時，她眞是嚇壞了，她總認爲你該是個人類的。」

白母狼在不懷好意的偷笑，他連呼吸都感困難。

「但是我殺了她！」他微微的喘着氣說：「我自已的母親！」

「別說無聊話！威爾！」母狼又拖出她長長的紅舌頭，仍然在嘲笑着他。「對一個雜種背叛者的死，你用不着這樣緊張，何況殺她的人是我。你的車子停在橋上，只不過是完成那股或然性的連鎖作用，因此我才可以咬着她的喉嚨。」

她高興的點着頭，一面舔着她的血盆大嘴。

「但是——」巴威爾沮喪的低語。「假若她眞是我的母親……」

「她是我們的敵人。」白母狼凶狠的掀露着牙齒咆哮。「她裝作參加你父親的聯盟，然後她利用跟你父親學會的那一套技巧逃脫了他，而將組織裏的秘密都帶到老孟德那裏去——這使得老孟德首次開始追踪我們。孟洛娜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直到我們的一個人挖掉了她的眼睛。那次在奈及利亞，她差點就找到了一塊那類的石頭——那些圓形的武器，比銀子更能致我們死命——而那些石頭是和我們被殺害的祖先埋在一起，以使我們的祖先永遠躺在那

些墳墓裏。」

巴威爾不舒服的點點頭，又回想到箱子裏所洩出來的那股要命的香氣，以及史克禮手上的蠟製模型，那上面的香氣就差點要了他們的命。他用兩隻手緊握着床欄干，直到他的指關節「格、格」作響，但是他仍然制止不了他心裏的激動。

「這本來可以使她得到一個教訓，」白母狼又小聲說：「但她仍然盡一切力量來協助老孟德，當他想把你引進基金會時，她就是這個警告他要對你作血型試驗的人。」

「是她？」巴威爾不安的在床沿上移動。「但她一直對我這樣仁慈友善。」他抗議說。「卽使是在那件事以後，我還是認爲她很喜歡我……」

「我想她是愛你，」母狼說。「不管怎樣，你有某些强烈的人性特徵；而她希望有一天你會和她一樣，從我們的組織裏背叛，可是她却不知道你的遺傳是如此强固。這也是我要使你解脫的原因。」

巴威爾注視了這隻母狼的笑容很久。

「我多希望……」他輕聲的說：「我多希望我早知道。」

「不要自尋煩惱了，」她勸告他說。「這個女人已經死了，你得記住，她是要去警告寇山的。」

巴威爾難過的眨了眨眼睛，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他要警告寇山什麼？」

「夜暗之子的名字，」母狼坐在那裏媚笑着看他。「但我們制止了她。而且你自己的角色也扮演得非常漂亮。威爾，你裝作是他的朋友，求他給你一個幫助的機會，並且還去安慰他傷心的妻子。」

「什麼？」巴威爾從床上跳了起來。他突然感到有點冷，頭也暈得叫他有點站立不穩。

「妳不能這樣說，你不能說我……」

「巴威爾，我就是這個意思！」母狼豎起了她的三角形耳朵。碧綠的眼睛裏閃着調皮的笑意，她在嘲弄他的震驚。「你是我們的一份子——是我們生養出來的最有力量的一個，你是要當我們領袖的人，也就是我們所等待的『夜暗之子』。」

第二十一章

巴威爾迷惘的搖搖頭。

「不！」他站在那裏全身顫抖，雙手緊抱着床柱。突然他全身沁出一陣冷汗。他試着吸氣，只吐得出這句微弱的抗議：「我不相信。」

「你會相信的，」她輕笑着說。「只要一旦你得到了你的法力。」

「我們祖先的法力是恢復得很慢，但通常最慢恢復的，也是最偉大的。它們隱藏在人類的遺傳下面，沒有用到，甚至沒有受到懷疑，直到它們自己清醒過來；或者是受到像顧倫這類的專家所喚醒。你父親就失算在突然告訴了史洛娜，所以她人性部份興起了反叛。」

巴威爾抖得全身無力，他不得不又坐回到床上。

「我不要當你們的『黑色彌賽亞』，」他微弱的低語。「那——那簡直是瘋狂。不管怎樣，我不相信妳！甚至我不相信此時此刻妳眞的存在。妳只是從我威士忌瓶裏鑽出來的東西。」他威脅的揮動着拳頭。「快滾出去，否則我就要喊了！」

「喊吧，」她靜靜的笑着看他，精美的耳朵又豎了起來。「我的自由心智之網沒有你這麽強固，護士是看不到我的。」

巴威爾沒有大叫。他只是坐在床沿上注視着這隻母狼，整整有兩分鐘之久。他注視着那對發亮的眼睛和那裏面的期待。即使她只是個幻影，產生於他自已的夢魘，她也是個鮮艷而優美的。

「妳今晚跟着我從狄普瑞那裏離開的。」他突然指責起她來。「我知道妳在那裏，也許是以另一個外形。我看到妳的白皮大衣，上面還別着我還給妳的那隻白衣狼，那就放在他密室的一張椅子背上。」

「那又怎麽樣了呢？」她碧綠的眼睛充滿了嘲笑。「威爾，我只是在等你。」

「我看到妳的照片掛在他臥房裏面，」巴威爾的聲音顫抖起來。「而且我看到他進妳的公寓房間是用自己身上的鑰匙。他跟妳是怎麽一回事，茜玲？」

這隻母狼又笑了起來。她跑近他身邊，將纖美的前爪放在他顫抖着的膝蓋上。她狹長的眼睛看起來更像是人的眼睛——貝茜玲的。這雙眼睛緊盯着他，眼神中充滿了熱情和喜樂，但依然帶那麽點嘲弄的味道。這雙眼睛閃爍着淚光。

「就是為了這個，所以你今晚想逃避我？」

他嘶啞的咕噥着。「也許是的。」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她冷冷的大嘴嘟了起來，似乎是不自主的吻了他一下。「你這個愚蠢嫉妒的魔鬼！我告訴過你我倆是特殊人物，威爾，你和我出生是為了一個特殊的目標。假若你不喜歡我，那真的就太糟了。」

他氣憤的擦了擦她吻過的地方，冷冷的問她說：

「狄普瑞是什麼人？」

「他只不過是我父親。」她看到他那付震驚不信的樣子，又忍不住笑了起來。「我跟你說的話全都是真的，有關我的童年以及那個殘忍的牛奶商的事，全部都是真的——我告訴過你他不是我的父親，而且他也知道他不是。」

這隻母狼又微笑着睨視住他。

「你要知道，我母親在結婚以前，做過狄普瑞的秘書，婚後只要她抽得出空，她還一直會和他見面。那個牛奶商懷疑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要相信我是巫女，而那樣殘酷處罰我的原因，他一直不喜歡我的頭髮。」

她回憶的沈吟着。

「但狄普瑞一直是很大方的，」她說。「當然他不能娶我母親——他的女秘書太多了。但我們住在加州時，他經常送錢和禮物給我們，而每次接到這些東西，母親都會告訴我，這是一位神秘的艾姑媽送來的。直到我知道了狄普瑞這件事。自從母親去世後，他為我做的事更多了，甚至在顧倫醫院的精神分析也是他出的錢。」她碧綠的眼神中又出現了嘲笑。「威爾，現在你還嫉妒嗎？」

他用他流滿了冷汗的手，撫摸着她光滑柔軟的毛皮。

「我想我曾經嫉妒過，」他沙啞的說。「不過，我忍不住要高興……」

突然一道光亮射了進來，把他的話給打斷了。病房門現在完全是敞開，那位男性化的護士伸頭進來東張西望，一臉責備的味道。

「也真是的，巴先生！」她盡量放溫和的責備他。「假若你要整夜坐在這裏自言自語，會着涼的，現在讓我扶你上床。」她表情堅決的向他走來，而這隻白母狼此時舔了一下她肌肉發達的小腿。「老天，這是什麼？」她看着那隻微笑着的母狼的方向，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她轉臉警告巴威爾，聲音却帶着顫抖。「等下我再來的時候，要是你沒睡好的話，我就要

給你用鎮靜……」

「她不會的，」在這位護士驚懼的向門外走的時候，母狼對着巴威爾說。「現在我們要走了。」

「到那裏去？」他不安的問。

「去照顧你的老朋友寇山。」貝茜玲的聲音在輕笑。「警長和他的人可能抓不到他，因爲大水使他們過不去，而且他正爬上了一條小徑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不過他還帶着那隻箱子。他擁有這唯一能傷害你的武器。威爾，我們必須在他學會使用它以前制止他。我已發現到一股我能把握的或然性連鎖作用，我們只要等一會就行。」

巴威爾固執的揑緊了拳頭。

「我不要傷害寇山，」他憤恨低沉的說。「卽使你向我施了巫術，我也不會。」

「威爾，你不能這樣。」這隻白母狼用她光滑柔軟的肩輕擦着巴威爾的膝蓋。「你還不明白你已經是我們的一分子嗎？現在是完完整整的一分子，因爲你最後一點和人類的關係，也已經在沙底山上解脫掉了。」

「什麼？」他坐在那裏眨着眼睛看她。「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威爾，這麼說你是沒感覺出你奇妙的天賦了？」她微笑中還帶着嘲弄意味。「等下我們到了沙底山上時，我會顯示給你看我的話是什麼意思。」

他堅決的往後靠。

「我始終不相信我是什麼『夜暗之子』，」他不加考慮的說。「我也不要傷害寇山。」

「來吧，」她低語着：「等我顯示給你看以後，你就會相信了。」

「不要！」他感到全身僵硬發抖，他緊緊抱住鐵床。「我不會是什麼怪物——任何怪物！」

「威爾，你將成爲我們的領袖，」她輕柔的對他說。「爲復國而戰的新首領，直到有一位更有能力的人來接替你的位置。在這一代中，你和我是最有法力的人，但我倆的遺傳因子會造出一個更少人性汚染的孩子。」

她四隻脚落地，輕柔的咬着他的膝蓋。

「趕快走。」

他試着想抵拒，可是他抱着鐵床的手却鬆開了。那股希望能變成翼龍的想法，如今又回到他的心上；這個想法很快就轉變成一個迫不及待的渴望。他的身體又在流動變形。如今變

起來是輕而易擧的了；沒有困難也沒有痛苦；同時這爲他帶來一種新奇而狂放的力量。

在他身邊的白母狼此時也在變。她站在後腳上，接着很快的在變高。她身體的曲線都顯露出來，而且狼皮也消失了。她兩手輕攏了攏她散披在赤裸雙肩上的紅髮。巴威爾狂烈的用他的兩翼圍住了這個全身赤裸的女孩，用他突出的鼻子吻着她濕軟的嘴唇。她嬌笑着在他硬腦袋上，清脆的敲打了幾下。

「首先我們要去赴另一個約會，」她從他圍着她的翅膀中滑脫出來。跳上了他帶有鱗甲的背上。「現在要趕上你老朋友寇山的那股或然性。」

巴威爾看了看那扇加强了的窗戶，它立刻就溶化掉了。他背着這個伏在他背上的女孩，用有力的爪抓住了窗檻。臨出去時他又回頭看了看，想看一下他遺留在身後那具醜惡的人體，可是出他意料之外，病床上是空空的。不過，這點小小的困惑沒有騷擾到他的心情。能够再度變得强而有力和自由自在，這眞是件美好的事情，何況他更喜歡那個赤裸女孩坐在他身上的這種感受。

「巴先生，你在幹什麼！」他聽到那個男性化的護士在喊着推門進來。他沒有讓她看見，只見她在房間裏的屋角和床底下到處找，手上還拿着針筒。「你跑到那裏去了？」

巴威爾起了個鬼主意，想顯身嚇她一下，可是貝茜玲責備的敲着他帶鱗甲的側邊身子。讓那個護士自已解決問題吧！他展開了黑色的翅膀從窗口飛了出去。

仍然是個雲幕低垂的夜晚，冷冽的南風還夾帶着絲絲細雨。不過，他的這個新形象對這些却又是另一番感覺；如今這些潮濕和寒冷，對他只是一種刺激，他所有的顫抖和疲勞都已經一掃而空。他的長翼輕拍着飄着細雨的天空，向西方疾馳而去。

在他下面的某處農舍旁邊，有一隻受驚的狗突然狂吠了起來，巴威爾向下低飛，他翅膀的「嘶、嘶」聲就把那隻狗嚇跑了。這就是生命！他舊時內心中所有的徬徨、衝突和沮喪，如今是全部丟棄在身後，最後他終於是自由了。

他們又升高向西飛。一道道的車燈在夜色籠罩的山路上移動。遍山到處都有燈籠和手電筒的光閃爍着。但是他以他翼龍的眼睛看到，這場獵人行動沒有什麽進展。自他離開寇山的洞穴時，山洪已經衝了下來；大熊河和勞瑞山谷都已無法通過，那裏不但漲水，而且還有山洪衝下來的石頭。警長的人現在都受阻在渡口邊。

「他們永遠也抓不住他的，」貝茜玲喃喃的說。「我們要利用或然性連鎖，讓他自已跌下山岩跌死。」

「不要，」巴威爾不甘願的低聲說。「我不要這麼做……」

「我想你會的，」這個白巫女對他說。「只要等下你看到沙底山上所發生的事情。」

一陣奇異的恐懼使得他勉强又往西飛，他順着那條在羣山中蜿蜒的公路，通過狹窄的山鞍部，然後他飛得低一點，用他神奇的眼睛搜尋着。

在公路的那個急轉彎處路邊，停得有幾部車子，外加一部黑色救護車。還有一小堆後來的好奇開車人站在路邊上，向山岩下看那部基金會轎車的殘骸。兩名穿白衣服的人，熟練的將某樣東西抬到擔架上去。

巴威爾看清楚了他們所抬着的東西時，他忍不住在天上打了一個寒噤。

「那是你的屍體，」白巫女輕柔的對他說。「你的力量已發展成熟，你不再需要這具臭皮囊了。當你掉下山岩的時候，我抓住了那股或然性的連鎖而讓你得到了解脫。」

這兩個人用一床毛毯蓋在那使人不舒服的物體上。

「解脫？」巴威爾沙啞的說：「妳的意思是說我已經死了？」

「沒有，」貝茜玲嬌笑着說。「如今你永遠不會死了——假若我們在寇山學會使用那項武器之前把他除掉，你就會長生不老。你是現代我們的人當中，第一個堅强得永遠不會死的

人。但即使是這樣，你的人性汚染仍然會使得你軟弱和不快樂。現在正是你丟掉這部份人性的時候。」

他覺得翅膀有點飛不穩。

「親愛的，很抱歉，」她嘲弄的語氣突然轉變得很溫柔起來。「我猜想你失去了這個軀殼，一定會感到很難過，即使是現在你已並不需要它了。但是你得快樂起來才對。」

「快樂？」他恨恨的說：「爲死掉了而快樂？」

「不——那是解脫！」她低沉的細語因激動而發抖。「很快你就會覺得有所不同，威爾。你體內祖先的法力很快就會復甦，因爲限制它的臭皮囊已經擺脫了。同時現在你已擁有了我們族裏所有的傳家之寶和珍貴的秘密，這都是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中一代代的流傳下的。」

他的長翼搖晃了一下，在空氣中顫抖着。

「親愛的，別怕！」她熱情的手撫摸着他身上的鱗甲。「我想你會感到古怪和寂寞，當他們第一次告訴我的時候，我也有這種感覺。但這種情形不會維持太久的。」她的聲音突然出現了一種平靜的喜悅。「你要知道，顧倫博士說，我也會堅强得長生不老。」

他無精打彩的飛着。

「當然，我還得等我們的繼承人生下來，生一個兒子能够再恢復我們族人純潔的血統。」他感到她提到這項目的，她的身體也變得緊張起來。「然後我才能解脫，」她又溫柔的補充了一句：「到時候我們就會永遠在一起了。」

「哈！」他輕哼了一聲。「一對作伴的幽魂！」

「不要爲自己太難過，威爾！」她輕笑着，又將她光亮的頭髮甩到背後去，兩隻赤足緊緊的壓住他的鱗甲。「你現在是個吸血鬼了，最好你趕快學會這套手法，値得同情的倒是你的老朋友寇山。」

「不，」他不太肯定的急忙說。「我才不相信妳的鬼話。」

他又飛低了一點，緩慢的盤旋在那兩個抬他屍體的人的上空。有個人在潮濕岩石上滑了一下，他們幾乎把擔架上的屍體倒了出來。不過他知道，現在他已不在乎這些了。

「當顧倫第一次教我這些古老的技巧時，總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貝茜玲笑嘻嘻的說。「想到要躲在黑暗裏，甚或是自己的墳墓裏，只有在晚上出來找食物，這眞是噁心，但現在想一想，倒也是蠻好玩的。」

巴威爾沒作聲，只是神情激動的守視着那兩個人將他的屍體抬進了救護車。他對自由心智能的分離又開始懷疑起來。他眞希望寇山曾多告訴他一點有關那隻箱子的事。

「這就是在人類沒擊敗我們以前，我們族人的生活方式。」這個巫女又在侃侃而論。「這是種很自然的方式，因爲我們的自由心智有這種奇妙的法力。他們可以永遠活下去，除非受到光和銀子或者那類可怕石頭的摧毀。」

她望着北方，似乎在傾聽着什麽。

「現在是去找寇山的時候，」她說：「我能感覺得出或然性連鎖已在逐漸形成。」

他心情沉重的向北面飛去。他低飛在這些等在水邊的人羣上空盤旋。

「別管他們，」貝茜玲責備的喊着話：「他們既沒有銀子彈，也不知道如何才看得到我們。自那次宗教裁判事件以後，人類已不懂得如何跟我們作戰了。甚至對他們的狗也不瞭解了。寇山如今才是我們唯一的威脅。」

他飛過了那片白茫茫的水，來到了勞瑞山谷。貝茜玲用手指給他看寇山在的地方。只見寇山背着那隻草綠色的箱子，脚下步履踉蹌。寇山現在是在小路上的高處。

「等一下！」貝茜玲輕喝。「等到我們能捕捉他要滑倒的機會，我感到這股連鎖作用正在形成。」

巴威爾自由自在的盤旋在險峻的山岩上空。即使在現在這種情形下，他也不能不敬佩寇山的確是個勇敢而危險的敵人。儘管他勝算機會不多，又是這種精疲力盡的情形，他仍然幹得很漂亮。要是他的對手差一點的話，他眞還有獲勝的可能。

最後，寇山已爬到那些已半風化掉的石階上——那一定是印第安人所挖出來的——然後他將箱子放了下來，步履不穩的走到懸岩前面，他休息了一會，喘着氣默默的看了看渡口那邊警長那班人的燈光。接着，他盡最後的力量，頑強的又將箱子背到了背上。

「就是現在！」貝茜玲喊着說。

巴威爾翅膀半收的俯衝下去。

寇山似乎覺察出這種危險。他急着想退後離開那處懸岩，但身體搖擺着開始失去平衡。他憔悴的臉仰了起來，帶着恐懼的頑强微笑着。他一定明白如何去看自由心智網，因爲他的口大張，而巴威爾似乎聽到他在喊他的名字，聲音非常淒厲。

「是你——巴威爾——」

翼龍的爪子抓住了這隻木箱。那股古老的異香又從箱子裏滲了出來，塞滿了巴威爾的鼻孔。他一抓上箱子，就感到一陣寒意，接着全身發麻，翅膀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但他仍然拚命的抓住箱子。

箱子脫離了寇山緊抓住的手指，很快掉到懸岩下面去，巴威爾也隨着箱子在往下墜，渾身癱軟，直到箱子脫離了他的爪子。他拚命扇動雙翼以制止下墜，兩隻大眼仍盯着那隻往下急落的箱子。

最後箱子跌落在一處突出的岩石上，跌得粉碎，裏面的東西也都紛紛散了出來。巴威爾看到發黑的銀質兵器，以及一些黃骨頭碎片，另外還有一塊圓形的東西，發射着一種可怕的紫色强光。對他這隻翼龍的眼睛來說，這比陽光還具有傷害性。

這股可怕的强光使得他回憶到一次原子意外事件，在這事件中有一位研究人員遇害。他在想，具有放射能的鈾是否對他們比銀子更要命？假若是這樣的話，那些負責安全的巫族族人，就應該注意不讓寇山得到用來殺害其他的巫族。

這塊發光的圓形石頭，隨着那具巫族骷髏掉在一處突出的岩石上跌得粉碎；和那些銀質武器和其他的一些東西，全掉入了泥漿石頭翻滾的洪水裏。

巴威爾的翅膀又恢復了活力，他用力扇動翅膀，將那陣香氣瀰漫的灰霧散去。他還是感到有點虛弱得發抖，於是他停在懸崖的岩石上，看着山下白茫茫的流水。貝茜玲也從他背上

跨下來。

「威爾，你幹得眞漂亮！」她聲音充滿了嬌媚。「這塊石頭才是我們唯一眞正的威脅，你是唯一堅强得能抓掉這隻箱子的人。我們其他的人都會受不了箱子裏所滲出來的那股香氣，在未抓到它以前，我們就會已經完蛋了。」當她似乎帶了電流的手指撫摸着他厚厚的鱗甲時，他快樂的顫抖起來。她又說：「現在讓我們完成這項任務——把寇山幹掉！」

巴威爾的爪子緊抓住岩石，多鱗甲的頭不斷搖着。

「寇山對我們還能造成什麽傷害？」他勉强低聲的說。「那隻箱子裏裝着那件唯一的武器和全部的證據物，沒有了這隻箱子，寇山只不過是個普通的逃犯，他涉嫌殺害了三個人；他的行爲說起來，別人只會認爲是一種瘋狂，像顧倫博士這類巫族的人會照顧他的。」

他又用長翼抱住了這個紅髮女孩。

「假若他逃脫了警長和這班人的手呢？假若他傻得把這件故事告訴別人呢？或者更可能的是寫成書呢？假若有那麽個大膽的出版商就敢印了出來呢？——也許僞裝一下，以小說的姿態出現呢？這是不是巫族的一個隱憂？」貝茜玲問了一連串的問題。

「我想是不會的。那些負責審核書的巫族，毫無疑問的一定會把它打入逃避主義的幻想之列。

「假若這本書要流入像顧倫博士這類的精神病專家的手裏，那麽，現在我就能想像到他那股帶着倦意的微笑，他也許會說，這是本標準的精神病歷——我還能想像得到他那種懶洋洋的聳肩姿態。

「這位受人敬仰的巫族人可能還會加上這麽一句，這是分裂人格最好的說明例子，是一個精神病患的自傳。他可能還會下這麽一個結論，有關吸血鬼的傳說，多少萬年來，都提供了那些古老人們最方便的發洩潛意識罪惡感的方式。在這種無情而精密的懷疑主義掩飾下，誰還會相信這本書的眞實性？

「誰會相信，嗯？」這頭翼龍合攏了雙翼，緊緊的擁抱這個裸體女孩。「讓我忘掉寇山——爲了洛娜的緣故。」

「哦，又是洛娜了？」

貝茜玲憤怒的彎身掙脫了他的擁抱。

她白皙的身體變小，而頭和嘴變長了。她紅色的秀髮又變成了光滑柔軟的毛皮。只有白母狼的那雙碧眼沒變，依然帶着挑戰的味道。

「茜玲，等我一下！」

這隻母狼帶着微笑跑離開他，跑向他翅膀不能跟進去的林中黑暗深處。不過現在他要變是太簡單了，他立刻由翼龍變成了一隻大灰狼。他隨着她留下的香味，跟着她追向黑暗之中。

「狼女」譯後

李莫邪

「狼女」是繙譯的東西，是別人的作品，而由我來向讀者介紹，我可以也應該說幾句介紹的話，以使讀者女士先生們對它多一點認識。

目前科幻小說在歐美很流行，在我們國內有少數的繙譯本，但自己創作的還不多見，當然這和國情有關；西方人從小即和科技接觸，在我們國家被認為是專門知識的某些東西，在他們也許是中學生都知道的常識，所以在他們不是搞科技的文人也能寫得頭頭是道。

「狼女」是一部早期的科幻小說，初版是在一九四〇年，到如今已經歷了四十年，但還是一再的再版，所以被稱為是這類小說的經典之作，它的生命算得是够長的了。而譯者在選這本書的時候，也是注意到它沒有時下一般科幻小說那樣太荒誕不經和內容空洞的情形，多少它還對人性有所闡釋，雖然它是採用的寓言方式。書中以巫族血統表示人性中的惡，照作者的意思，人類本來是純善的，但在某段時間，却受着「惡」的統治，雖然後來奮力戰勝了「惡」，但「惡」却已經混入了「人類」的血液裏，所以才造成人性上的矛盾以及世間的許

多罪惡。而男主角在變化時變狼變虎，變蛇變翼龍，這也是象徵人性中有狼的貪婪，虎的凶殘，蛇的狡猾和翼龍的醜陋。我們要是以讀格列佛的「大小人國」遊記和我國古典小說「鏡花緣」的眼光來看這本書，也許可以看得更深刻一點。

科幻小說在一般文學評論家的眼中，和我國的武俠小說一樣是不入流的東西。但以我個人的看法，它雖然不是文學的正統和主流，但也應列入文學的支流和別徑之內。西洋文學力主求變，由古典而浪漫，由浪漫而寫實，不外是歌頌或批判人性，但別的東西時時都在變化更新，唯獨人性，千萬年來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變化，所謂「世風日下」等等的感慨，也只不過是就表面現象而發；其實說今日人性現實重利，戰國甚至三代時，未必不是如此，所以唐宋的小說現在讀來，還是一樣會引起共鳴。

不過問題也就出在這一點，幾千年來文學作品如此多，而且文學不像科技，後人一定超過前人，今日一定強於昨日；文學天才也不是按照年代分配的。但人性題材有限，天才一寫，後人就根本不敢動筆了。譬如說寫戰爭，幾千年來沒出第二個荷馬；寫人性的矛盾缺憾，大都也出不了莎士比亞的範疇；寫人性黑暗面的短篇小說，到如今還沒見到第二個莫泊桑……當然，我們無法一一舉下去。我的意思是說，後人天才不願落前人天才的窠臼，就只有求變。以小說來說，古典派重神話英雄事蹟，浪漫派着重描寫傳奇或想像中人物，到了寫實主義是講求就在身邊取材，所以可寫的題材增多，眼界更廣，筆觸也更深刻，但十九世紀的這些「經典作品」一出，還是有使人「廢筆興嘆」的時候，所以有雄心的作者也就不得不另闢途徑，科幻小說就是這種情形之下產生的。現代的科學知識加上文學家的幻想能力，的確可以寫出許多前人未寫過的東西。

不過，就我個人的粗淺的看法，科幻小說到底成不了小說的主流，這是因為「人只對本身感興趣」，譬如說，我們見人殺青蛙就比見人殺魚多一種惻隱心，原因是青蛙比魚更像人，而「超人」也好，「外太空人」，甚至是全部科學裝備的「地球人」也好，都只能算做「非人」。所謂共鳴者，也就是讀者把自己幻想成了書中人物，這樣才能使讀者對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有如身受。科幻小說就缺乏了這一點條件，它只能使人感到驚奇好玩，絕對無法產生共鳴，這是因為它到底和現實生活脫節得太遠。不能產生共鳴的作品，就無法持久，這也許是評論家不願將科幻小說列入文學作品之列的道理。

狼女是一部比較接近現實生活的科幻小說，很多描寫人性的情節，還是很感動人的，這也許是它生命能維持如此久的主要原因。

我譯「狼女」只是種拋磚引玉的性質。文壇應如花園，最好是不但要百花爭艷，而且也需衆草雜陳；浩翰應如大海，要不捐涓滴細流，這樣才能成其美成其大。天上只有一個太陽，或者是一根雜草都沒有的花園，這都是最不够美的天空和花園，人也許應該學學宇宙的兼收廣容。共黨控制地區沒有好文學作品，也就是這種要求天上只有一個太陽，花園只准種一種紅色花的結果。寄望讀者先生們原諒我譯這本書的淺薄動機。

當然，最後我還是得套一個譯者應說的老話：「譯者學識淺陋，中英文造詣都不够，錯誤之處必多，還祈方家多加指正。」

狼女

原著者：傑克・威廉遜
翻譯者：李莫邪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定價
新台幣 一四〇元
港幣 二十元
美金 三元七角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初版

